讀書樸志

讀書雜志

八十二卷

餘編二卷

同治庚午十一月
金陵書局重栞

PL
2261
.W34
v.1

讀書雜志目錄

逸周書雜志四卷
戰國策雜志三卷
史記雜志六卷
漢書雜志十六卷
管子雜志十二卷
晏子春秋雜志二卷
墨子雜志六卷
荀子雜志八卷補遺一卷
淮南內篇雜志廿二卷補遺一卷

漢隸拾遺一卷

逸周書弟一　讀書雜志一

高郵王念孫

政

度訓篇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念孫案政與征同古字多以政爲征　力征謂以力相征伐吳語曰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皆是也又大武篇武有七制政攻侵伐陳戰鬬今本七誤作六陳誤作摶又脫鬬字辯見本篇政亦與征同故與攻侵伐陳戰鬬竝列而爲七而孔注云政者征伐之政則誤讀爲政事之政矣

力竟

揚舉力競盧氏抱經曰力竟疑力競之訛競盛也强也
念孫案競古通作竟不煩改字史記篇竟進爭權盧改竟爲
競墨子旗幟篇竟士爲虎旗皆以竟爲競

賞多則乏

罰多則困賞多則乏引之曰賞多則乏當爲賞少則乏
困與乏皆謂民也民衆而罰多則民必困民衆而賞少
則民必乏故上文云人衆罰多賞少政之惡也不得言
賞多則乏之明矣此多字卽涉上句罰多而誤

成而生

長幼成而生曰順極念孫案此當作長幼成而生義曰

順極故孔注曰使小人大人皆成其事上之心而生其義順之至也今本葢脫義字

惠而不忍人

命訓篇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害不如死念孫案惠而不忍人當作惠而忍人此反言之以申明上文也上文言惠不忍人故此言惠而忍人則人不勝害下文均一則不和云云皆是反言以申明上文也今本作惠而不忍人不字卽涉上文惠不忍人而衍

六極不嬴

常訓篇六極不嬴八政和平念孫案嬴與羸同羸者過

也言六極不過其度則八政和平也廣雅嬴過也開元占經順逆略例篇引七曜曰超舍而前過其所當舍之宿以上謂之嬴退舍以下謂之縮班固幽通賦作嬴縮項岱亦曰嬴過也縮不及也考工記弓人撟榦欲孰於火而無嬴鄭注曰嬴過孰也皆其證孔注以嬴爲無常失之

一人

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而績功不同念孫案一下不當有人字蓋衍文也績功皆成也爾雅功績成也說見經義述聞明王奉法以成其治幽王奉幽

以成其亂皆有所奉而其成也不同故曰奉則一也而績功不同

正民

文酌篇發滯以正民趙氏敬夫曰正疑當作振念孫案振正古不同聲則正非振之誤正疑當作匡字形相似而誤也匡民謂救民也後序曰文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是也本書中言匡者多矣大聚篇曰秋發實蔬冬發薪蒸以匡窮困卽此所謂發滯以匡民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成十八年傳曰匡乏困救災患杜注匡亦救也

美女破舌

武稱篇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盧曰今戰國秦策引此破舌作破少唯高誘所注本與此同念孫案美女破舌於義亦不可通舌當爲后美男破老美女破后猶左傳曰內寵竝后外寵二政也見閔二年傳政非政事之政當讀爲正謂正卿也說見經義述聞隸書后字或作石與舌相似而誤東魏敬史君碑女石稱制郎后字段氏若膺說文注曰舌后字有互譌者如左傳舌庸譌后庸周書美女破后譌破舌是也

舉旗以號令　無取侵暴

既勝人案自此以下皆四字爲句此句內疑脫一字舉旗以號令命吏禁略

無取侵暴念孫案取字文義不明取當爲敢字之誤也無敢侵暴卽所謂禁掠也若粊誓之言無敢寇攘矣引之曰舉旗以號下疑衍令字號卽令也下句又有命字則令爲贅文矣且此以號暴爲韻下文以虧化爲韻虧古讀若科化古讀呼禾反說見唐韻正若號下有令字則失其韻矣

收武釋賄

允文篇收武釋賄無遷厥里念孫案收武二字文義不明武當爲戎字之誤也收戎釋賄者謂勝敵之後收其兵器古謂兵器爲戎月令以習五戎鄭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毋取財賄也據孔注云收其戎器則本作收戎明矣

用損憂恥

命夫復服用損憂恥引之曰損當爲捐字之誤也捐者除也謂捐除其憂恥非徒損之而已也孔注損除憂恥亦是捐除之誤

遷同氏姓

遷同氏姓位之宗子念孫案遷本作選言選其同氏姓之賢者而立以爲宗子也今本選作遷則文義不明蓋涉上文無遷厥里而誤玉海五十引此正作選

武有六制至後動撚之

大武篇武有六制政（與征同說見度訓篇）攻侵伐搏戰善政不攻

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政有四戚五和攻有四攻五良侵有四聚三斂伐有四時三興搏有三哀四赦戰有六厲五衞六庠五虞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郤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此九者政之因也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此九者攻之開也四聚一酌之以仁二懷之以樂三旁聚封人四設圍以信三斂一男女比二工次三祗人外祗字義見下條此七者侵之酌也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

冬凍其葆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
此七者伐之機也三衰一要不羸二速人三擯厥親四
赦一勝人必羸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
此七者搏之來也六厲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
厲以勇四師厲以士五校正厲御六射師厲伍五德一
明仁懷恕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明
藝攝官五虞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車舉旗四采虞
人謀五後動撚之
念孫案此篇文多譌脫又經後人刪改而諸家皆不能
釐正今據鈔本北堂書鈔所引正之如左

武有六制六本作七政攻侵伐搏戰本作一曰政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陳六曰戰七曰鬬祇因下文說鬬之事已脫落不全後人遂妄加刪改矣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本作善伐不陳善陳不戰俗書陳字作陣因誤而爲搏善搏不戰則義不可通莊八年穀梁傳亦云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下有善戰不鬬善鬬不敗八字亦經後人刪去書鈔武功部一所引皆不誤

政有四戚五和本作政有九因因有四戚五和合四與五而爲九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政之因也今本無九因因有四字乃後人所刪書鈔武功部二有明陳禹謨又依今本刪

攻有四攻五良本作攻有九開開有四凶五良凶與良對文

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攻之開也今本無九開開有四字且四凶誤作四攻攻有四攻則文不成義書鈔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刪改侵有四聚三斂本作侵有七酌酌有四聚三斂合四與三而爲七故下文云凡此七者侵之酌也此條書鈔雖未引然以上下文相比亦必有七酌酌有四字而後人刪之伐有四時三興本作伐有七機機有四時三興故下文云凡此七者伐之機也今本無七機機有四字書鈔武功部二有陳依今本刪搏有三哀四赦本作陳有七來來有三哀四赦故下文云凡此七者陳之來也今本兩陳字皆誤作搏又無七來來有四字書鈔武功部五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改陳爲搏而七來來有四字尚未刪

戰有六厲五衛本作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衛（今本無十一振振有五字書鈔武功部六有陳依今本删）合六與五而爲十一故下文云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今本無此九字辯見下）六庠五虞本作鬬有十一客客有六廣五虞（今本無鬬有十一客客有七字六廣作六庠則義不可通書鈔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删改）故下文云凡此十一者鬬之客也（今本無此九字辯見下）

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書鈔武功部引此一二三四下皆有曰字（凡篇內之一二三四五六書鈔皆作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曰六曰陳皆依今本删）同里作同盟（陳依今本改）皆於義爲長此九者政之因也書鈔此上有凡字（篇內兩言此九者三言此七者書鈔此上皆有凡字陳皆

依今本刪亦於義爲長

四攻本作四凶辯已見上書鈔武功部六所引不誤陳依今本改凶下本無者字上下文皆無此例書鈔亦無陳依今本增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書鈔行利作兵利陳依今本改亦於義爲長

三哀一要不羸今本羸誤作羸梁氏處素已辯之二惢人三擯厥親惢人本作惢民人今本脫民字則句法參差書鈔武功部五有民字陳未刪

明藝攝官案此下有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九字而今本脫之書鈔武功部六有陳依今本刪

五虞案此上有六廣一曰明令二曰明醜明醜卽明恥故僖二十二年左傳曰明恥敎戰求殺敵也祭公篇厚顏忍醜卽忍恥高注呂覽節惢篇及秦策竝云醜恥也又注呂覽不

侵篇云醜或作恥恥醜聲近而義同故古多通用說見漢書賈誼傳三曰明賞四曰明罰五曰利兵六曰競竟凡二十六字而今本皆脫之書鈔有陳依今本刪又後動撚之下有凡此十一者鬬之客也九字而今本亦脫之書鈔有陳依今本刪

案上文云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厲五衞故此說六厲五衞既畢而總言之曰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若六廣五虞乃鬬之事非戰之事故曰凡此十一者鬬之客也客字之義未詳祇因脫文甚多遂致混戰鬬爲一事後人不知五虞爲鬬之事非戰之事遂據後以刪前存戰而去鬬去鬬則七制缺其一於是改爲六制矣其餘以意刪改者

甚多幸賴書鈔所引不誤可以逐段校正而陳禹謨不曉文義又依俗本周書刪改故具論之

祗人死　祗民之死

祗人死孔注曰祗敬又文政篇祗民之死注曰敬死勸蓺也念孫案祗之言振也振救也見說文及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言救人之死救民之死非敬死之謂也楚辭離騷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祗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也王注亦云祗敬也辯見楚辭祗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皋陶謨曰嚴祗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祗作振粊誓祗復之魯世家祗作

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曰祇或作振

有功無敗

念孫案爾雅功勝也周官大司馬若師有功若師不功鄭注與爾雅同燕策亦云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

強轉

大明武篇藝因伐用是謂強轉念孫案強轉二字於義無取且轉字與下文之暑處賈女下韻不相應轉當爲輔字之誤也藝卽上文十藝也輔助也言用此十藝以伐人則戰必勝攻必取是爲我軍之強助也

代興

小明武篇五教允中枝葉代興盧曰代興當是代舉方與上下韻協念孫案舉字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因譌而爲興

不賓祭

大匡篇祈而不賓祭服漱不制孔注曰不賓殺禮引之曰不賓祭當作不祭羅匡篇云大荒有禱無祭正所謂祈而不祭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亦云大侵之禮鬼神禱而不祀祈而不祭爲句服漱不制爲句今本作不賓祭者賓字涉下文非公卿不賓而衍祈與不賓義不相屬且下文云賓不過具則不得言不賓明矣孔注亦當

作不祭殺禮周官荒敗有眚禮卽孔所云殺禮也今本不祭作不賓者亦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

登

哭不醢日登降一等念孫案登降一等義不可通登疑祭字之誤自哭不醢日以下三句皆指喪事而言言有喪事則哭不醢日而其祭亦降一等所謂凶荒殺禮也故孔注曰降一等爲荒廢之

津不行火

程典篇津不行火藪林不伐引之曰津非行火之地津疑當爲澤草書相似而誤也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澤

燒句火炎照堂下尹知章曰獵而行火曰燒是澤爲行火之地

六容

酆保篇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下文云六容一游言二行商工三軍旅之庸四外風之所揚五困失而亾困本或作因作事應時時乃喪六厚使以往來其所藏念孫案四蠹五落六容七惡皆用之於敵國也然容字義無所取疑是客字之誤自游言以下六事皆謂散游客於敵國以陰取之也故曰六客客與蠹落惡爲韻客古讀若恪說見唐韻正蠹古音當各反故說文蠹作螙從䖵橐聲周官翦氏掌除蠹物故書蠹作槖商子脩權篇此民之蠹也與

隙爲韻隙古讀若郤荀子勸學篇魚枯生蠹與作爲韻韓子亾徵篇木之折也必通蠹與隙爲韻若作容則失其韻矣上文之五祥六衞七厲十敗四葛亦以衞厲敗葛爲韻

適無見過過適

適無見過過適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念孫案此文本作無見過適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三句各四字而以適益迹爲韻適讀爲謫無見過謫者無見責於人也廣雅謫過責也商頌殷武篇勿予禍適毛傳曰適過也呂氏春秋適威篇煩爲敎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高注曰過責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適過

猶過適也今本無見過上衍一適字過下又衍一過字則文不成義

兆墓

大開篇兆墓九開開厥後人念孫案兆墓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兆基之誤九開當爲大開九大字相似周官大司樂九磬之舞鄭注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管子四時篇大暑乃至今本大字亦誤作九又涉前九開篇而誤也大開二字卽指本篇篇名而言兆基大開開厥後人者兆始也爾雅肇始也通作兆哀元年左傳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杜注兆始也言始基此大開之謀以開後人也後序云文啟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是其證

禱無憂玉

引之曰憂字義不可通當是愛字之誤愛吝惜也禱神必用玉無或吝惜其玉而不用故曰禱無愛玉哀二年左傳衞大子禱曰佩玉不敢愛杜注不敢愛故以祈禱是也

時維暮春

文傳篇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念孫案時維暮春周書文無此例時字必後人所加也太平御覽所引已與今本同見盧注泰誓正義引作惟暮春大雅文王正義引作惟暮之春之字蓋後人依周頌臣工篇加之皆無時字

脫文十五　至無日矣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念孫案此下有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十五字而今本脫之上文云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是專指有國者而言故此引夏箴以明家國一理之意若無此十五字則但言家而不及國與上文不合矣據孔注云古者國家三年必有一年之儲此正釋國無兼年之食以下十五字若無此十五字則又與注不合矣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

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卽是約舉此篇之文若無此十五字則又與墨子不合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十文部四玉海三十一所引皆有此十五字

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案羣書治要作禍至無日矣今本脫禍字則義不可通

脫文十二 其如天下何

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念孫案不明上有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十二字而今本脫之其注文有變化之頃謂其疾七字而今本亦脫之明開塞禁舍

者二句正對下不明者而言今脫此二句則語意不完矣下文其如天下何本作其失天下如化祇因上文及注皆已脫去後人遂不解如化二字之意而以意改之曰其如天下何不知如化者言其速也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取天下必速故曰取天下如化不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失天下亦速故曰失天下如化兩如化上下相應今改爲其如天下何則失其旨矣小稱篇曰民服如化小明武篇曰勝國若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皆言其速也故孔注曰變化之頃謂其疾羣書治要作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下引孔注變化之頃

云云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今據以補正

王始

令行禁止王始也盧曰王始疑是王治念孫案王始也本作王之始也王讀王天下之王令行禁止則可以王天下故曰令行禁止王之始也上文曰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卽是此意今本脫之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正作王之始也

成

柔武篇以信爲動以成爲心盧曰以成趙疑是以誠念孫案誠古通作成不煩改字大戴記文王官人篇非誠質者也周書誠作成小戴

記經解篇衡誠縣注誠或作成墨子貴義篇子之言則成善矣成卽誠字

以匡辛苦

和均口里以匡辛苦孔注曰匡正也念孫案匡救也說見文酌篇

靡適無口

靡適與敵同無口念孫案闕文當是下字靡適無下者無猶不也見薛綜東京賦注餘詳釋詞此承上以德爲本云云而言言如此則靡敵不下也下與序苦鼓武下爲韻允文篇靡適不下亦與語武所戶宇輔土爲韻以是明之

告

大開武篇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念孫案歲之有秋云云乃取譬以明之則告當爲若下文若農之服田旣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卽其證若與告字相似而誤

騰上

寶典篇倫不騰上上乃不崩孔注曰不騰不越念孫案騰上當爲上騰騰與崩爲韻九德皆用韻之文

由禱

酆謀篇由禱不德不德不成念孫案由禱不德當爲曲禱不德故孔注曰曲爲非義神不德之曲與由字相似而誤

天下不虞周

寤儆篇天下不虞周驚以寤王念孫案下與不字形相似不字蓋涉下字而誤衍也天下虞周驚以寤王者孔注曰虞度言唯天下度周故驚以寤王也上文曰今朕寤有商驚子若作天下不虞周則義不可通

無虎傅翼

無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念孫案韓子難勢篇引此虎上有爲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李善注東京賦引此亦有爲字

逸周書第一

逸周書弟二　　讀書雜志一

高郵王念孫

比

武順篇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引之曰比彖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祭統曰身比焉順也管子五輔篇曰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是比與順同義不得言比則不順比當爲北字之誤也北古背字說見漢書高紀故曰北則不順孔注比者比同也失之

惟風行賄

和寤篇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念

孫案惟風行賄文不成義行下當有草字而今本脫之言民之歸惠如草之應風也其賄賄無成事五字上仍有脫文大意謂賄不可以致民若用賄則必無成事也孔注曰人之歸惠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是其證

合于四海

武寤篇王克配天合于四海孔注曰德合四表引之曰配合皆對也爾雅曰妃與配同合對也合于四海猶大雅言對于天下耳合與荅古同義宣二年左傳注合猶荅也荅亦對也

右擊之

克殷篇乃右擊之以輕呂念孫案持劍必以右手無須

言右擊之上文擊之以輕呂不言右史記周本紀亦無右字葢衍文也或以右爲又之誤亦非上文已言王又射之三發則無庸更言又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二引此無右字

乃出場于厥軍

念孫案此下當有明日脩社及宮之事而今本脫之孔注曰治社以及宮是其證史記曰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紂宮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帝王世紀曰明日王命除道脩社皆本於周書也又案孔注治社以及宮下又云徹宜去者宜居者居遷也注有脫文則此處脫文尚多然

皆不可考矣

奏王

泰顚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念孫案奏王當依史記作衞王上文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孔注曰二公夾衞王也則此泰顚閎夭亦是執劒以衞王不當言奏王也奏字蓋涉上文叔振奏拜假而誤注云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衞失之

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

念孫案此本作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故孔注曰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錢作財乃後人以晩出古文尙書

改之又脫去散字太平御覽資產部錢類引此作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史記作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而今本史記亦改錢爲財矣辯見史記

路徑

文政篇七閭不通徑八家不開刑九大禁不令路徑孔注曰刑法也不令不宣令也念孫案大禁不令下不當有路徑二字路徑當爲徑路乃注文非正文也徑路是釋徑字刑法也是釋刑字不令不宣令也是釋不令二字

遠愼而近類

念孫案爾雅愼誠也小雅白駒篇愼爾優游巧言篇予愼無罪毛傳並與爾雅同禮器說禮之以少爲貴者曰是故君子愼其獨也鄭注曰少其牲物致誠愨是古謂誠爲愼也䫉即貌字也史記商君傳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孔注周祝篇曰貌謂無實是貌與愼意正相反遠愼而近䫉者遠誠愨之士而近虛誕之人也盧謂䫉與藐同失之

位長

位長以遵之念孫案位長本作伍長下文什長以行之什長與伍長文正相對大聚篇曰五戶爲伍以首爲長

十夫爲什以年爲長此之謂也今本伍長作位長則文義不明蓋以伍位字形相似而誤玉海六十七引此正作伍長

土地之宜

大聚篇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趙曰土地之宜土字疑衍以下句言水土之便故也念孫案趙說非也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土地之宜與水土之便對文刪去一字則句法參差矣且注文有土宜二字則正文本作土地之宜甚明

闕閈脩道

念孫案闢開脩道文不成義開本作關關闢脩道皆所以來遠人故下文言遠旅來至關人易資也俗書關字作閞閞字作開二形相似而誤說見史記西南夷傳玉海二十四六十引此並作關闢

畜五味以備百草

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念孫案下句當作畜百草以備五味百草與百藥對文今本百草與五味互易則義不可通

有生而不失其宜　天不失其時

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

天不失其時念孫案有生而不失其宜本作土不失其宜上文曰因其土宜以爲民資文傳篇曰土不失宜皆其證今本土誤作生又衍有而二字則文義不明且與下三句不類矣天不失其時本作天下不失其時王者因時布令故天下不失其時若云天不失其時則非其旨矣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則天之不失時非因王政而致然也藝文類聚帝王部二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此竝作土不失其宜天下不失其時

農民

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念孫案此本作水性歸下民性歸

利漢書食貨志民趨利如水走下民性與水性對文民字總承上文士農商賈而言非專指農民而言今本作農民者卽涉上農民歸之而誤玉海六十引此正作民性歸利

求

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念孫案求當爲來字之誤也隸書來求相似故書傳中來字多誤作求辯見楚策來如脩文德以來之之來下句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至與來正相應又下文不召而民自來尤其明證也今本來作求則非其旨矣玉海二十六十引此竝作來又周祝篇觀彼萬物且何爲求求亦來之誤盧已辯之

舊玉億有百萬

世俘篇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念孫案此文本作凡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億有八萬乃佩玉之數非舊寶玉之數今本舊上脫得字舊下脫寶玉萬四千佩六字八萬又誤作百萬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二引此正作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三並同（今本類聚佩下脫玉億二字）初學記器物部佩下亦引武王俘商得佩玉億有八萬

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于河

度邑篇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于河宛瞻于伊雒盧本依史記周本紀改丕爲鄙改願爲顧念孫案史記作北望嶽鄙顧詹有河則此亦當作我北望過于嶽鄙顧瞻過于有河徐廣史記音義引此亦云北詹望于有河今本有字誤入上句嶽字上則與史記及徐廣所引皆不合

曰

其曰茲曰度邑念孫案上曰字義不可通玉海十五引作其名茲曰度邑是也度邑卽本篇之篇名故曰名茲曰度邑

建蔡叔霍叔　三叔　四蔡叔

作雒篇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又下文云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汪氏容甫述學曰略疑當作畔又云降辟三叔又云乃四蔡叔于郭凌引之曰蔡叔二字乃後人依東晉古文尚書加之下文三叔本作二叔四蔡叔本作四霍叔說見經義述聞三監下

九畢

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念孫案書傳皆言畢無言九畢者玉海十五引此作九里據孔注以爲成周之地近王化則作九里者是也葢里畢字相似又涉上文葬武王於

畢而誤

同室克追

予畏同室克追孔注曰周公追畏尊王也謝氏金圃曰同室克追當是周室克造之譌注追畏尊王之語殊不明案注文蓋有脫誤念孫案初學記居處部引此本作予畏周室不延延誤爲追後人因改爲克追耳謝以同爲周之誤是也而改克追爲克造則與畏字義不相屬

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

盧曰水經注雒水城方七百二十丈脫一千字沈改七爲六不知何据郛方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念孫案城

方七百二十丈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玉海百七十三引此城上皆有立字蓋古本也七百皆作六百與水經注異未知孰是沈改七爲六蓋本於此郭方七十里類聚初學記御覽玉海皆作七十二里與宋本同當據以訂正

國西土

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盧云水經注國作因念孫案水經注是也上注云因連接也謂連宗周爲方千里也漢書地理志曰雒邑與宗周通封畿爲千里是其證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亦作因

立城

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盧曰立字疑衍前編大縣下亦作立城念孫案玉海十五引此大縣小縣下皆作立城正與通鑑前編同且上文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城上原有立字辯見上與此文同一例則是今本大縣下脫立字非小縣下衍立字

日月星辰

乃設邱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念孫案日月星辰四字本作農星二字漢書郊祀志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周頌絲衣序高子曰靈星

之尸也則靈星之祀自古有之張晏曰龍星左角爲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靈星葢即周書所謂農星也後人不解農星而改爲日月星辰謬矣藝文類聚禮部上兩引此文竝作農星先王皆與倉太平御覽禮儀部六及十一玉海九十九所引竝與類聚同

以爲土封

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盧曰以爲土封本一作以土封之念孫案一本是也以土封之謂各以一方之土封之故下句云受列土於周室也若云以爲土封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禮儀部八藝文類聚禮部中初學

記禮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二禮儀部十一玉海九十九竝引作以土封之

復格

復格藻梲孔注曰復格累芝栭也惠氏半農曰復格即複笮引之曰諸書無謂笮爲格者格當爲格(音節)字或作楶或作節謂柱上方木也說文格欂櫨也櫨柱上枅也倉頡篇曰枅柱上方木也(見文選魯靈光殿賦注)爾雅栭謂之楶李巡曰栭今欂盧也(見明堂位正義)明堂位山節藻梲鄭注曰山節刻欂盧爲山也栭或謂之芝栭魯靈光殿賦芝栭欑羅以戢䇲張載曰芝栭柱上節方小木爲之長三尺

故孔云復格累芝栭也格笮一聲之轉故廣雅云格謂之笮然則笮也格也栭也芝栭也枅也欂櫨也六者一物也格爲柱上方木棁爲梁上短柱故以復格藻棁連文猶禮記論語之以山節藻棁連文也格與格字相似世人多見格少見格故格誤爲格矣

會羣門

皇門篇周公格于左閎門（今本脫于字據玉海補）會羣門念孫案會羣門三字義不可通當爲會羣臣後序云周公會羣臣于閎門以輔主之格言（以上疑脫語字）作皇門是其證今本臣作門者涉上句左閎門而誤玉海九十二百六十九

引此竝作會羣臣

開告于予嘉德之說

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引之曰此本作維其開告予于嘉德之說故孔注曰開告我於善德之說也般庚曰予告女于難彼以告女于連文猶此以告予于連文也下文賚告予元亦以告予連文今本予字在于字下則義不可通

之不綏于卹

我聞在昔有國誓與哲同王之不綏于卹引之曰哲王之不綏于卹文義不明之疑當作亾亾與罔同綏安也卹

憂也始於憂勤者終於佚樂哲王之憂乃其所以得安
也故曰在昔有國哲王罔不綴于卹下文言罔不耆多
矣罔與亾古同聲而通用亾隸或作亡其草書與之字
相似因誤而爲之晏子春秋雜篇播亾在於四方今本
亾誤作之是其證

先用有勸

引之曰先字於義無取疑克字之誤克用有勸者克用
有勸於羣臣也多方曰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
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文義竝與此同上
文曰用克和有成下文曰戎兵克慎軍用克多亦與此

克字同義克與先草書相似故克誤爲先

遠土

王用奄有四鄰遠土盧曰遠土卜本何本作遠土念孫案作遠土者是也上言奄有故下言遠土魯頌閟宮篇奄有下土是也玉海百六十九引此正作遠土

維時及

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于非夷趙云及疑是反字引之曰及當爲乃言後嗣不見先王之明法於是乃相學於非常也乃字不須訓釋若及字則費解矣孔注但云爲是相學於非常而不言及故知及

爲乃之誤

以昬求臣 至 俾無依無助

以昬求臣作威不詳不屑惠聽無辜之亂注詳善也不察無罪以惡民也亂是羞于王注言順不進辭于王趙曰或是言進不順辭于王案趙說是王皐良乃惟不順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注皐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故王無依助也念孫案此文顛倒錯誤今改訂如左

以昬臣昬臣二字連讀下文譬若匹夫之有昬妻注曰喻昬臣也是其證以昬臣三字上有脫文作威不詳不屑惠聽無辜之辭乃惟不順之辭是羞于王乃惟不順之五字本在辭是羞于王上故注曰言進不順辭于王王皐求良言皐求良言謂大

求善言也故注曰皐大㫗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于是
誣以對據此則皐㫗二字之閒原有求字明矣
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今本求
字誤入上文昏臣二字之閒兩辭字皆誤作亂乃惟不
順之五字又誤入下文㫗言二字之閒則義不可通盧
改倂上下文又改下亂字爲辭而以亂辭二字連讀則
愈不可通

婚妻　自露厥家

是人斯乃讒賊娼嫉以不利于厥家國譬若匹夫之有
婚妻曰予獨服在寑以自露厥家念孫案婚妻本作昏
妻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據孔注云喻昏臣也則

本作昏妻明矣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謂敗其體也莊子漁父篇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田疇穢都邑露齊策其百姓罷而城郭露露皆謂敗也字或作路管子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謂國家敗也解者多失之言讒賊娼嫉之人專權以敗國亦若昏妻之專寵以敗家也孔云言自露於家謂美好葢未解露字之義

媢夫　倉葢

媢夫有邇無遠乃倉葢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引之曰媢當爲娼字之誤也下娼夫同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媢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媢之誅此二媢竝當作娼娼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娼王充論衡云妬夫娼婦益知娼是妬之别名原英布之誅爲意賁赫耳不得言

媢案五宗世家索隱亦云媢鄒氏作娟潛夫論賢難篇妬媢之攻擊也亦誠工矣今本媢字亦誤作娟爾雅釋宮楣謂之梁釋文楣或作梋葢隸書眉字或作肙與冒相似故從冒從眉之字傳寫往往譌溷鄭注大學曰媢妬也此媢夫二字正承上文讒賊媢嫉言之非謂其佞媢也不當作媢明矣奄葢二字義不相屬奄當爲弇爾雅弇葢也字通作掩孔注云掩葢善夫是其明證矣弇葢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亦承上文媢嫉言之大學引秦誓曰媢疾以惡之又曰而違之俾不通正此謂也弇與奄字相似故弇誤爲奄盧云奄猶曰月奄之奄失之

兆厥工

大戒篇朕聞維時兆厥工念孫案兆厥工三字文義未明孔注曰兆始工官言政治維是始正其官據此則正文兆下當有正字

匿

克禁淫謀眾匿乃雍念孫案匿古慝字說見管子七法篇慝惡也言能禁淫謀則眾惡皆塞也

無口其信

無口其信雖危不動念孫案闕文是轉字轉者移也上守信而不移則下親其上雖危而不可動矣故曰無轉其信雖危不動孔注曰轉移是釋正文轉字也下文曰

上危而轉下乃不親正與此文相應

　□□以昭

□□以昭其乃得人念孫案闕文是貞信二字此承上文無轉其信而言信不轉故曰貞信以與已同上之貞信已昭則下莫不爲上用故曰貞信已昭其乃得人也孔注曰貞信如此得其用也是其證

逸周書第二

逸周書弟三　　讀書雜志一

高郵王念孫

有春夏秋冬

周月篇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念孫案歲下更有歲字而今本脫之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正作歲有春夏秋冬

中氣

中氣以著時應念孫案中氣上有月有二字而今本脫之月有中氣以著時應與上文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文同一例下文十二月中氣皆承

此月有二字言之文選顏延之讌曲水詩注及太平御覽並作月有中氣

嬖奪后

時訓篇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念孫案嬖奪后下少一字則文義不明且韻與上下不協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引此作嬖奪后命是也命與漫姓爲韻命字古音本在鎮部自周秦閒始轉入諍部漫字古音在願部願部之字古或與諍部通故漫與命姓爲韻管子內業篇曰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淮南原道篇曰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要略曰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太元聚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燕聚嘻嘻樂淫衍也宗其高年鬼待敬也皆其例矣

腐草化爲螢

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引之曰螢本作蛙後人習聞月令之腐草爲螢故改蛙爲螢耳蛙卽蠲之俗字說文蠲馬蠲也引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蛙從圭聲圭蠲古同聲故小雅天保吉蠲惟饎之蠲釋文蠲古元反舊音圭鄭注周官蜡氏士虞禮記並引作圭腐草爲蠲之蠲作蛙亦猶是也唐段公路北戶錄引周書正作腐草爲蛙公路誤解爲蛙黽之蛙蓋不知爲蠲之俗字是其明證乃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七並引作螢蓋本作蛙字後人以月令改之也呂氏春秋季夏篇腐草化爲蚈高注蚈馬蚿也蚈讀如蹊徑之蹊聲與圭亦相近卽蠲之或體也而今本

呂氏春秋作腐草化爲螢蚈螢字亦後人所加盧氏抱經已辯之獨有公路所引尙足見周書之舊亦考古者之幸矣

邪病

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念孫案邪病二字文義不明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疾病部六竝引作民多欬病是也鈔本御覽時序部十作劾病明是欬病之誤而刻本御覽乃改爲疾病謬矣

下臣

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念孫案下臣本作臣下謂羣臣也燕義曰臣下竭力盡能是也若倒言之則文義不明

士相見禮曰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非此之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

竝作臣下驕慢

雷始收聲　雷不始收聲

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引之曰雷始收聲本作雷乃始收

此後人依俗本月令改之也下交雷不始收聲亦本作

雷不始收說見經義述聞月令

淫佚　甲蟲

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鼂蟲不培戶民靡有賴水不始

涸甲蟲爲害盧云御覽佚作泆或洪字之譌念孫案盧

說非也泆賴害三字於古音屬祭部轉入聲則入月部

佚字屬質部轉去聲則入至部至與祭質與月古音皆不相通見段氏六書音均表此唯精於周秦之音者乃能辨之下文母后淫佚自與一嫉爲韻不得與賴害爲韻也昭元年左傳注曰泆驕也俗作汰非諸侯淫泆猶言諸侯放恣耳今本作淫佚卽涉下文母后淫佚而誤藝文類聚引此亦作淫泆

咎徵之咎

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念孫案咎徵之咎文不成義此後人妄改之以就韻也不知負婦二字古皆讀如否泰之否說見唐韻正不與咎爲韻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作災咎之徵是也

徵轉上聲爲宮商角徵羽之徵故徵驗之徵亦轉而與負婦爲韻古人不以兩義分兩音也凡蒸之二部之字古音或相通上去二聲亦然故洪範之念用庶徵亦與疑爲韻文十年左傳秦伯伐晉取北徵釋文徵如字三蒼云縣屬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反他若鄭風雜佩以贈之與來爲韻宋玉神女賦復見所夢夢古音莫登反說見唐韻正與喜意記異識志爲韻賈子連語篇其離之若崩與期爲韻皆其例也說文崩從邑崩聲讀若陪倗從人朋聲讀若陪位又艿訪朷仍扔孕六字竝從乃聲又云鹵讀若仍即今之迺字又氷爲古凝字從水仌而凝字則從疑聲繒從曾聲而籒文作縡則從宰省聲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注故書仍作乃爾雅罤孫之子爲仍孫漢書惠帝紀仍作耳墨子尙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倍作崩楚策仰承甘露而歆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史記賈生傳品庶馮

生漢書馮作每司馬相如傳葴橙若蓀
漢書橙作持此皆蒸之二部相通之證

鴠鳥

大雪之日鴠鳥不鳴盧云鴠鳥鶡旦也御覽鴠作鶡時序十三亦可通本或作鴞或作鷃皆誤引之曰書傳無謂鶡旦爲鴠鳥者鴠鳥本作鶡旦唐月令避睿宗諱改鶡旦爲鶡鳥校逸周書者依唐月令亦改爲鶡鳥御覽所引者是也藝文類聚作於睿宗以前而引月令亦作鶡鳥則唐人依唐月令追改之案說文鴠渴鴠也渴鴠與鶡旦同又云鶡似雉出上黨是鶡旦與鶡異唐人改鶡旦爲鶡鳥則與似雉之鶡無別校周書者依唐月令作鶡鳥非也今本作鴠作鴞作鷃則又鶡

之譌矣當從月令原文作鶡旦然後復周書之舊

仁義所在

謚法篇仁義所在曰王孔注曰民往歸之盧曰在史記正義作往非念孫案往字是也後人不解仁義所往之語故改往爲在子謂廣雅歸往也迋歸也迋與往同仁義所往猶言天下歸仁耳古者王往同聲而互訓莊三年穀梁傳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王也者天下之往也漢書刑法志歸而往之是爲王矣大雅板篇及爾出王毛傳王往也呂氏春秋順說篇桓公則難與往也高注往王也是王與往聲同義同而字亦相通故曰仁義所往曰王若云仁義所在則非古人同聲互訓之旨天下皆以仁義歸之則天下皆往歸之矣故孔曰

民往歸之若云仁義所在則又與孔注不合

長弟

愛民長弟曰恭孔注曰順長接弟念孫案孔言順長接弟則以長弟爲長幼失其旨矣予謂長弟者仁愛之意齊語曰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吳語曰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韋注弟猶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亦失之）是長弟爲仁愛之義故曰愛民長弟曰恭倒言之則曰弟長鄉飲酒義曰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焉字屬下讀說見釋詞弟長而無遺言德厚之偏及於衆也正義曰弟少也亦失之說見經義述聞）墨子非命篇曰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趙策曰窮有弟長辭讓

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

不二

純行不二曰定孔注曰行壹不傷念孫案不傷與不二異義若正文作不二則注不得訓爲不傷今考不二本作不爽爾雅曰爽差也爽忒也衞風氓篇女也不爽小雅蓼蕭篇其德不爽毛傳竝云爽差也故曰純行不爽曰定定卽不爽之謂而孔以不爽爲不傷者本篇云爽傷也淮南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今本厲爽作爽傷非辯見淮南）高注云厲爽病傷滋味也是爽又訓爲傷與此爽字異義孔以不爽爲不傷其誤實由於此然據此知正文之

本作爽矣後人改爽爲二則與孔注不合史記正義引
此正作純行不爽後漢書蔡邕傳注純行不差曰定差
亦爽也義卽本於周書

叡圉

叡圉克服曰莊孔注曰通邊圉使能服也念孫案叡與
邊圉義不相屬雖叡可訓爲通而通邊圉不可謂之叡
圉也予謂圉者彊也下文曰威德剛武曰圉大雅烝民
篇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強圉楚辭離騷澆身被服
強圉兮王注曰強圉多力也是圉與彊同義叡圉克服
者既叡智而又彊圉能服人也叡圉二字兼智勇言之

繫辭傳曰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楚語曰謂之睿聖武公上文曰威彊叡德曰武此文曰叡圉克服曰莊其義一也莊之言壯也兵甲亟作曰莊叡圉克服曰莊勝敵志彊曰莊死於原野曰莊屢征殺伐曰莊五莊字並與壯同義故莊壯古字通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舊音壯本或作莊檀弓衞有大史曰栁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栁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莊一本作壯鄘風君子偕老箋顏色之莊釋文莊本又作壯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從處

恐懼從處曰悼孔注曰從處言險圯也念孫案險圯二字與從處義不相近未解注意云何從疑當讀爲聳聳

懼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又襄四年傳邊鄙不聳昭十九年傳駟氏聳杜注竝曰聳懼也說文本作㥶或作㒖又作悚竦恐懼聳處者謂居處不安聳然而懼也作從者借字耳漢紀孝武紀一方有急四面皆聳漢書嚴助傳聳作從爾雅竦恐愲懼也郭注曰愲卽懾也趙策曰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彼言懾處猶此言聳處矣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莊子山木篇曰振動悼慄呂氏春秋論威篇曰敵人悼懼憚恐是悼亦懼也故曰恐懼聳處曰悼

肇敏行成曰直

念孫案爾雅肇敏也郭注引書肇牽車牛是肇與敏同義論語曰敏於行故曰肇敏行成孔訓肇爲始云始疾行成言不淩也失之

秉順也

盧曰順字可疑念孫案此釋上文之秉德不回曰孝也孔彼注曰順於德而不違卽用此訓又上文秉德遵業曰烈秉德與遵業連文亦謂順前人之德遵前人之業故此竝釋之也

率公卿士

明堂篇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

念孫案率公卿士本作羣公卿士侍於左右謂侍於周公之左右也今本作率公卿士者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耳上文既言周公攝政君天下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則此負扆南面立者卽周公也乃又言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則率公卿士者果何人邪此理之不可通者也玉海九十五引此正作羣公卿士

宗周明堂之位也

念孫案玉海引宗周上有此字是也今本脫此字則文不足意明堂位亦云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

念孫案明堂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文選東都賦注引
有者字明堂位亦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明堂之制

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
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
西皐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
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大廟左為左介右為右介

右文八十一今本脫去盧據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及
隋書宇文愷傳補入然御覽室中方六十尺下無戶高
八尺廣四尺七字而隋書有之其所引與御覽亦互有

詳略又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引室中方六十尺下亦無戶高八尺云云而有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九字亦互有詳略

涿鹿之河

嘗麥篇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盧曰河或當作阿梁氏處素曰据史記五帝紀注涿鹿山名阪泉一名黃帝泉至涿鹿與涿水合蓋所謂涿鹿之河河字似不誤念孫案盧說是也涿鹿山名涿水名阪泉至涿鹿與涿水合不得卽謂之涿鹿之河也五帝紀曰黃帝邑于涿鹿之阿正義曰涿鹿故城在涿鹿山下卽黃帝所都之邑水經濕水注曰涿水

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遷其民于涿鹿之阿卽於是處也則河字明是阿字之誤且諸書皆言戰於涿鹿之野不言戰於河也

是威厥邑

是威厥邑無類于冀州念孫案威字義不可通疑是威字之誤威卽滅字小雅正月篇褒姒威之昭元年左傳威作滅史記周本紀不顯亦不賓滅逸周書滅作威秦詛楚文伐威我百姓漢成陽靈臺碑與威繼絕竝與滅同類種也言國都旣滅無有種類也

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

本典篇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正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

所生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念孫案非不念而知文義不明當作非不念念而不知前大戒篇曰非不念念不知是其證故問伯父文選魏都賦注新漏刻銘注齊故安陸昭王碑注竝引作敬問伯父是也下文又云幼愚敬守以爲本典

能求士□者智也

念孫案能求士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句法上下相同則上句不當有闕文下文士有九等皆得其宜正所謂能求士者智也其無闕文明矣玉海六十七引此無闕文

考言

官人篇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念孫案考言當作考志下文自方與之言以觀其志以下皆考志之事非考言之事又曰弱志者也志治者也則當作考志明矣今作言者葢因篇內多言字而誤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正作考志下文此之謂考言同

醉之酒　從之色

醉之酒以觀其恭從與縱同之色以觀其常念孫案酒色二字後人所加也醉之以觀其恭文義已明無庸更加酒字若縱之以觀其常則非止一事但言色則偏而不

具矣且喜之怒之醉之縱之遠之昵之六者相對爲文則原無酒色二字可知羣書治要作醉之以觀其失縱之以觀其常大戴記作醉之以觀其不失縱之以觀其常皆無酒色二字

心遷移　氣惵懼

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攝今本作懾據文選注後漢書注引改以威而氣惵懼盧曰李善注東都賦引惵懼作惵惵念孫案此文本作導之以利而心移臨攝以威而氣惵玉篇惵徒頰切恐懼也今本作氣惵懼者閱者旁記懼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後人不知又於上句加遷字而以遷移對惵

懼斯爲謬矣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注引周書有懼字亦後人依誤本加之班固傳注引周書無懼字案上文云淡導以利而心不移此云導之以利而心移移與不移正相對不當增入遷字上文云臨攝以威而氣不卑此云臨攝以威而氣慄慄與不卑亦相對凡人懼則其氣卑下故東都賦言慄然意下也若云臨攝以威而氣慄懼則大爲不詞大戴記作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攝舊本如是盧本改爲懾以威而易懾懾與慄同義而上句無遷字下句亦無懼字李善注東都賦云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氣慄句慄猶恐懼也則周書本無懼字明矣盧引李注以慄慄連讀失

之

難決以物

難決以物難說以言今本脫言字盧已辯之念孫案決當爲設難設以物正與上文設之以物相應上文設之以物而數決數與速同言其智也此云難設以物難說以言者設之以物而不能決說之以言而不能喻言其愚也今本設作決卽涉上文數決而誤大戴記作難投以物投亦設之誤則本作設明矣

和氣

和氣簡備勇氣壯力引之曰和當爲知知與智同智氣

勇氣對文知和字相似又涉上文溫和而誤大戴記正
作智氣

以其隱觀其顯

念孫案此本作以其顯觀其隱人之聲顯而易見其心
氣則隱而不可見故曰以其顯觀其隱卽上文所云聽
其聲處其氣也今本顯隱二字互易則義不可通大戴
記作以其見占其隱見亦顯也

鷙然

怒色鷙然以侮引之曰鷙字義不可通鷙當爲茀字形
相近而誤也茀與艴同孟子公孫丑篇曾西艴然不悅

趙注曰艴然慍怒色也音義艴丁音勃張音佛楚策曰王怫然作色怫與茀皆艴之俗字也莊子人閒世篇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義與艴然亦相近大戴記作怒色拂然以侮拂亦艴之俗字以是明之

瞿然以靜

憂悲之色瞿然以靜念孫案玉藻說喪之視容曰瞿瞿梅梅則瞿然乃視容非色容也又案經傳中凡言瞿然者皆是驚貌說文作𡚁云舉目驚𡚁然也則又不得言瞿然以靜矣大戴記作纍然以靜是也玉藻喪容纍纍鄭注曰羸憊貌也家語困誓篇注曰纍然不得意之貌故曰憂悲之色纍然以靜纍字上半與瞿略相似因誤而為瞿矣

□貌而有餘

問則不對佯爲不窮□貌而有餘引之曰自貌而有餘以上五句皆四字爲句貌上本無闕文而讀爲如貌如有餘正承佯爲不窮而言大戴記作色示有餘則本無闕文明矣

懼不盡

心說而身弗近身近而實不至懼不盡念孫案懼不盡三字義不可通懼當爲懽字之誤也此言心說賢者而身不近之雖近之亦徒有虛名而實不至又不盡其懽也大戴記作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懽忠不盡是其證

言弗發　□弗德

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弗德念孫案此文本作有知（與智同）而弗發有施而弗德發讀曰伐（上文發其所能發名以事親大戴記作伐管子四時篇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高注淮南脩務篇曰伐自矜大其善也有知而弗伐有施而弗德皆五字爲句上句本無言字下句亦無闕文後人於弗發上加言字（後人不知發與伐同而誤以爲發言之發故加言字）則上句多一字矣校書者不知言字爲後人所加而以爲下句少一字遂於下句內作空圍以對言字此誤之又誤也大戴記正作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置與德同繫辭傳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釋文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爲德荀子哀

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德作置

克易

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念孫案克易二字義不可通克當爲交隸書交作㐅克作克二形相似故交誤爲克上文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大戴記外內不合上有陰陽交易四字今本交字亦誤作克從容舉動也楚辭九章注曰從容舉動也說見廣雅疏證釋訓從容與言行對文從容交易言其舉動之變易無常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義與此相近言行亟變四句大意相同皆謂其性行之無常也大戴記作從容謬易義亦與交易同

陰羽

王會篇墠上張赤帟陰羽孔注曰陰鶴也王應麟補注曰易曰鳴鶴在陰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游於陰故以陰爲鶴引之曰古無謂鶴爲陰者鶴游於陰而謂鶴爲陰鴈爲隨陽之鳥亦將謂鴈爲陽乎今案陰羽與赤帟對文謂淺黑色之羽也說文陰闇也闇謂之陰故淺黑色亦謂之陰爾雅馬陰白雜毛駰孫炎曰陰淺黑也見魯頌駉正義是其證下文青陰羽亦謂青黑色之羽也孔亦誤以爲鶴羽

似騏背有兩角

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王云文選注云似狐見下又引山海經海外西經白民之國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淮南子注覽冥篇乘黃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念孫案此文本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傳寫脫去狐字則似其二字相連後人以乘黃是馬名遂改似其爲似騏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山海經注引此正作似狐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初學記獸部竝引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今據以訂正

翕其目

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

念孫案翕當爲弇字之誤也翕與弇不同義翕合也弇蔽也此謂上脣蔽其目非合其目之謂也費費說文作𩰚𩰚云周成王時州靡國獻𩰚𩰚人身反踵自笑笑即上脣弇其目食人又云一名梟陽全用此篇之文而其字正作弇海內南經注引周書曰州靡髴髴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掩其面掩弇古字通則翕爲弇之誤益明矣又海內經曰南方有贛巨人郭注即梟陽也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面蔽亦弇也

䶂犬

渠叟以䶂犬䶂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王本䶂作鼩

云鼩權俱切一作䶂之若切盧曰案廣韻䶂北教切能飛倉虎豹正此是也說文䶂胡地風犬王從李善注文選作鼩（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鼩乃小鼠李注或字譌不可從念孫案作鼩者是也海內北經曰蜪犬如犬而靑倉人從首始注曰音陶或作蚼音鉤亦以作蚼者爲是說文蚼字解曰北方有蚼犬倉人從虫句聲（徐鉉音古厚切）郎本於海內北經也彼言海內西北陬以東此言渠叜彼言倉人此言倉虎豹地與事皆相近彼作蚼犬是本字此作鼩犬是假借字故李善引作鼩犬而盧以爲字譌則未達假借之旨也鼩䶂字形相似故誤而爲䶂䶂是鼠屬

與蚼犬無涉說文鼦胡地風鼠從鼠勺聲不云風犬廣
韻鼦鼠屬能飛食虎豹出胡地其云鼠屬出胡地是也
而又云能飛食虎豹則惑於俗本周書之鼦犬而誤盧
引廣韻能飛食虎豹而刪去鼠屬二字又改說文之風
鼠爲風犬以牽合鼦犬其失也誣矣

吐嘍

北方謂之吐嘍念孫案吐嘍本作土螻此螻誤爲嘍而
土因誤爲吐也爾雅疏引此已誤說文廣韻爾雅釋文
及太平御覽獸部二十皆作土螻西山經云昆侖之邱
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此與費費同名而

異物然其字亦作土螻

獨鹿

獨鹿邛邛孔注曰獨鹿西方之戎也念孫案上下文六國皆東北夷則獨鹿亦東北夷非西方之戎也獨與涿古聲相近獨鹿卽涿鹿也漢書武紀行幸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在涿郡史記五帝紀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集解亦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索隱曰案地理志上谷有涿鹿縣然則服虔云在涿郡者誤也是獨鹿卽涿鹿其地在今宣化府保安州南非西方之戎明矣

古黃

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盧曰古黃說文作吉皇海內北經注引作吉黃此從舊本作古黃與初學記所引亦合念孫案作吉黃者是也王本作吉黃與說文山海經注合山海經圖讚亦作吉黃文選東京賦注引瑞應圖云騰黃神馬一名吉光光黃古同聲吉光卽吉黃也海內北經作吉量下字雖不同而上字亦作吉則作吉黃者是也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初學記獸部引此並作古黃乃類書相沿之誤不可從

鑾楊

鑾楊之翟今本楊作揚非辯見漢書天文志　念孫案鑾楊本作楊鑾故

孔注曰楊州之蠻貢翟鳥今本楊蠻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且與注不合上文之良夷山戎若倒言之曰夷良戎山其可乎楊蠻之誤爲蠻楊猶詩荆蠻之誤爲蠻荆段氏詩經小學已辯之

四足果

狻犬者亙身四足果梁氏曜北曰四足果葢足短之稱若果下牛果下馬矣念孫案古無謂短爲果者果下馬謂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耳見魏志東夷傳注非謂短爲果也而以四足果爲四足短可乎予謂果疑卽祼字周官龜人東龜曰果屬釋文果魯火反魯火正切祼字

是果與祼同音故袒裼祼裎之祼亦通作果范望注大元元數曰祼謂無鱗甲毛羽然則四足果者四足無毛之謂與

口鰂之醬

請令以魚皮之鞞口鰂之醬鮫瞂利劒爲獻孔注曰鰂魚名盧曰口疑是烏字念孫案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作⿰魚吳鰂之醬又引注云⿰魚吳鰂魚名玉篇⿰魚吳午胡切魚名廣韻作鯃未知其審

代翟

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

氏孅犂其龍東胡玉海六十五百五十二代翟竝作戎
翟補注本作代翟云代一作戎念孫案作戎翟者是也
孔注云在西北界戎狄之閒國名也則正文之作戎翟
甚明若古代翟之國在今宣化府蔚縣東則不得言在
西北又不得言界戎狄之閒矣然則正文注文皆作戎
翟作代翟者誤也

逸周書弟三

逸周書弟四　　讀書雜志一

高郵王念孫

文武之蔑

蔡公篇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孔注曰言己追學文武之微德念孫案正文但言蔑不言蔑德與君奭之文王蔑德不同不當加德字以釋之予謂蔑與末同穆王在武王後四世故曰追學於文武之末小爾雅曰蔑末也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漢書韋元成傳曰於蔑小子蔑卽末也大雅板篇喪亂蔑資潛夫論敘錄蔑作末論語子罕篇末由也已史記孔子世家末作蔑

畢桓于黎民般

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句大開武篇王拜曰格乃言句法與此同畢桓于黎民般孔注曰般樂也言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念孫案孔訓般爲樂而加政字以增成其義殊有未安予謂桓疑相之誤般疑服之誤服本作服與般相似而誤荀子賦篇讒人服矣服本或作般廣雅懾服也服今本作般爾雅服事也釋文服又作般字今本服作般皆其證畢相于黎民服者畢皆也見士冠禮月令注相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竝曰相治也小爾雅同服事也于語助耳相于黎民即相黎民也于於古字通上文付畀於四方即付畀四方是其證言王之所詔皆治民之事也據注云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則孔所見本尚作相故以治

民解之唯服字已誤作般故訓爲樂耳

大開方封于下土

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

引之曰當作大開封方于下土封邦古字通方旁古字通旁者溥也徧也說見經義述聞旁通情也及湯湯洪水方割二條言大開我國之疆界徧於下土也今本封方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孔注言我上法文武大開國旁布於下土國字是釋封字旁字是釋方字以是明之

固

女無以嬖御固莊后孔未解固字念孫案固讀爲婟音護

說文媢嫪也廣雅作嫭云嫉嫪嫭妬也是媢與嫉妬同義言汝毋以寵妾嫉正后也媢之通作固猶嫉之通作疾下文曰女無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疾亦固也緇衣引此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是其證

免沒我世

昚在先王我亦丕維舊本丕維二字倒今依盧說乙正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念孫案免沒我世義不可通免當爲克字之誤也沒終也言能終我世也孔注云能以善沒世能字正釋克字

疾大夫卿士

女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念孫案大夫上有莊士二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注曰莊正也上文之莊后對嬖御而言此文之莊士對嬖御士而言大夫卿士又尊於莊士故幷及之若無莊士二字則失其本旨矣緇衣引此正作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左史

史記篇召三公左史戎夫盧曰案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古今人表作右史譎念孫案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出右史朔望以聞六字注引周書召三公右史戎夫云云陳禹謨本刪去注文而正文尚未刪太平御覽

職官部三十二同是周書本作右史戎夫而漢書卽本於周書也左右字形相近傳寫易譌何必左史之是而右史之非乎

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

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孔讀政字上屬爲句注曰言君不行信義信義由智生故哲士凌君之政也禁字下屬爲句注曰禁義信則亂生引之曰孔讀非也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作一句讀曲禮入竟而問禁鄭注曰禁謂政教王制齊其政注曰政謂刑禁是政與禁義相因故以政禁連文下文邪人專國政禁

而生亂讀與此同孔亦誤以政字上屬禁字下屬

僞

昔有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僞義弗克俱身死國亾念孫案僞讀曰爲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爲義而弗克故注云怠義非詐僞之僞

屈而無以賞

昔者西夏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念孫案屈者竭也見呂氏春秋愼勢篇注淮南原道篇注屈上當有財字故孔注曰無財可用

嶽山

職方篇其山鎭曰嶽山引之曰嶽下本無山字故孔注

曰嶽吳嶽也後人依俗本周官加山字辯見經義述聞周官

彊蒲

其澤藪曰彊蒲念孫案彊蒲周官及羣書皆作弦蒲蓋弦與強字形相似弦誤爲強又誤爲彊耳當改正

脫文十二

芮良夫篇芮伯若曰云云念孫案羣書治要芮伯若曰上有厲王失道芮伯陳誥作芮良夫十二字而今本脫之或曰後敘云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則本篇不當更有此數語予謂大

匡篇曰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程典篇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謚法篇曰維周公旦大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以上三篇與本篇文同一例則本篇亦當有此數語不得以後有總敘而謂此數語爲重出也今從治要補

稽道謀告

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念孫案稽道卽稽首也道從首聲故與首字通用史記秦始皇紀會稽刻石文追首高明索隱曰今碑文首字作道是史記借首爲道也前周月篇周

正歲道卽歲首是逸周書偺道爲首也謀當爲謹字之誤也羣書治要正作稽首謹告若作謀告則義不可通

否則民讎

德則民戴否則民讎念孫案下句本作否德民讎否德不德也堯典否德忝帝位是也正義曰否不古今字說文否不也否德與德正相對今本作否則者涉上句則字而誤羣書治要正作否德民讎晚出古文尚書伊訓篇德惟治否德亂卽本於逸周書

不道　肆我有家

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念孫案不道本作弗改

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桀以虐失天下是紂之所聞也而其虐仍與桀同故曰弗改夏桀之虐下文云爾聞爾知弗改厥度正與此弗改相應見下脫文十二一條內大戴記少閒篇曰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以爲民虐卽此所謂弗改夏桀之虐也若云商紂不道則與夏桀之虐四字了不相涉矣羣書治要正作商紂弗改夏桀之虐

肆我有家亦當從治要作肆我有周有家肆故也有家有國家也般庚曰亂越我家金縢曰篤公勤勞王家周頌桓曰克定厥家言唯商紂弗改夏桀之虐故我有周得有此國家也

昏行□顧

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顧道王不若孔注曰同爲昏闇言敎王爲不順注本作同謂位同也昏闇言敎王爲不順案同謂位同也是釋同先王之臣昏闇是釋昏字言敎王爲不順是釋道王不若各本同謂誤作同爲又脫位同也三字今據治要訂正念孫案顧上今本闕一字羣書治要作昏行內顧內顧二字與上下文義不合引之曰內疑當作罔昏亂也見昭十四年左傳注楚語注呂氏春秋貴直篇注楚辭九章注罔無也言爾執政小子旣亂行而無所顧忌又導王爲不順之事也下文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正所謂昏行罔顧也罔字本作网隸省作冈俗作内與內字相似因誤而爲內矣前皇門

篇罔不茂揚肅德今本罔誤作內卽其證

脫文十二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念孫案此下有爾聞爾知弗改厥度亦惟艱哉十二字而今本脫之案上文言不聞是惟弗知此文言旣聞旣知而不改則未如之何也若無此三句則上文皆成不了語矣下文云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又云爾乃矆禍翫烖遂非弗悛並與此弗改厥度相應今據羣書治要補治要又引孔注云知而不改無可如何故曰難也今本亦脫之

脫文二十二

烏呼□□□如之孔注曰人養之則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念孫案今本烏呼下闕三字考其原文本作烏呼野禽馴服于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實惟人民亦如之注文本作雖野禽人養之則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今本正文脫去二十二字僅存烏呼如之四字則與注文全不相應注首脫去雖野禽三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注文已與今本同而正文則一字不闕

又案正文當作家畜馴服于人野禽見人而奔蓋家畜爲人所養則馴服于人野禽非人所養則見人而奔故

曰非禽畜之性實惟人也民之於君也善之則如家畜不善之則如野禽故曰民亦如之也呂氏春秋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語意正與此同治要本家畜與野禽互誤則義不可通而孔本已如此故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詞人未有不養家畜者家畜亦未有見人而奔者故知注爲曲說

以貪諛爲事

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念孫案爲事本作事王貪謂聚斂也諛謂諂言也小人非此二者則無以事君故曰惟以貪諛事王下文曰惟爾小子飾言事王是其

證今本事王作爲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三竝作惟以貪諛事王

遂弗悛

爾乃賾禍翫烖遂弗悛念孫案遂下有非字而今本脫之賾禍翫烖遂非弗悛皆四字爲句若無非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四引此正作遂非弗悛

口不存焉

惟禍發于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輕羣書治要于人之攸輕上有咎起二字口不存焉變之攸伏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心不存焉是

也心所不存卽上文所謂人之攸忽人之攸輕

不圖善

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念孫案不圖善本作不圖大囏囏籀文艱字大囏卽上所云國人爲患也不圖大囏則偷生苟安而已若云不圖善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上文云爾執政小子不懃德以備難正所謂不圖大囏也今本作不圖善者囏字闕其半而爲喜喜與善相似而誤又脫去大字耳羣書治要正作不圖大艱

其不遂

大子晉篇逡巡而退其不遂盧曰御覽百四十六其下

有言字念孫案御覽是

盡忌吾其度

吾年甚少見子而慴盡忌吾其度念孫案忌與以同說見經義述聞曷維其以下以度失度也其字疑衍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三及百八引此皆無其字

始

自晉始如周身不知勞念孫案自晉如周句中不當有始字蓋即如字之誤而衍者

謂之曰伯

士率眾時作謂之曰伯念孫案曰字涉下文而衍曰與

謂之同義此文謂之胄子謂之士謂之伯謂之公謂之侯謂之君言謂之則不言曰下文曰子一人曰天子曰天王言曰則不言謂之故知曰爲衍字也北堂書鈔封爵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二引此皆無曰字

非舜而誰能

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盧補校曰能字疑衍誰字與上財熙韻協念孫案師曠問曰自古誰王子晉曰非舜而誰兩誰字正相應則誰下不當有能字文選封禪文注引此無能字盧以能爲衍字是也而謂誰與財熙爲韻則

非誰於古音屬脂部財熙於古音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則誰與財熙非韻也說見六書音均表此文以赫作爲一韻財熙爲一韻而末句不入韻上文云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誰字亦不入韻也

東躅

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念孫案東躅二字義不可通東當爲束字之誤也束躅疊韻字謂數以足踏地而稱善也故王子曰大師何舉足驟孔注東躅踏也東亦束之誤北堂書鈔政術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三樂

部十四引此竝作束蹻其足

湯退再拜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

殷祝篇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念孫案此文本作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上言置璽於天子之坐左故下言退從諸侯之位今本脫去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十二字僅存湯退二字退下又脫而字則敘事不明又案蔡邕獨斷曰璽者印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衞宏曰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以上獨斷然則自

周以前璽爲上下通稱故特別言之曰天子之璽而今本無此文則後人不知古義而刪之也鈔本北堂書鈔儀飾部一璽下出置天子坐四字注引周書曰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復古退字而再拜從諸侯之位藝文類聚帝王部二人部五太平御覽皇王部八人事部六十四所引竝與書鈔同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取卽位案類聚御覽竝引作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諸侯莫敢卽位今本讓上無三字諸侯二字又不疊皆寫者脫之

朕則名女

周祝篇朕則生女朕則刑女朕則經女朕則亾女朕則壽女朕則名女念孫案名者成也廣韻引春秋說題辭曰名成也廣雅同法言五百篇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猶中庸言及其成功一也李軌注以名爲名譽之名失之始言生女終言名女是名爲成也孔云名汝善惡失之

枉口言

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枉口言念孫案此闕文本在枉字上今枉枉字下誤也考其原文本作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故枉言山之所以受傷者以其有玉人之所以致患者故枉言也故今通作固上文云文之美

而以身剝自謂智者故不足各本者上衍也字今刪文義正與此同文子符言篇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即用周書之文

勤以徙

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爲禍念孫案勤當爲動字之誤也言時之行也變動而遷徙人不知變動以從時則鄉之爲福者今反爲禍也今本動作勤則非其旨矣文子作動以徙是其證下文時之徙也勤以行勤亦動之誤

焚其草木

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爲巧引之曰木字後人所加（下文焚其草木同）獸依草而居故曰澤有獸而焚其草不當兼言木也且草與巧爲韻加一木字則失其韻矣上下文皆用韻則此二句無不韻之理

時之還

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孔注曰還謂至也念孫案諸書無訓還爲至者還當爲逯逯與逮同爾雅逮及也及亦至也故孔云逯謂至也又云時至並應日出普照以日出比時至則當言時之逮不當言時之還也古字多以逯爲逮與還字相似故諸書逯字多誤

作還說見漢書天文志大白還之下

須國　屠

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孔注屠謂為皆人分裂也若之何念孫案須字義不可通疑頃字之誤荀子性惡篇天下之悖亂而相亾不待頃矣楊注頃本或為須頃與傾同傾危也見晉語越語注傾國與覆國義相近屠下亦當有國字

剛柔

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念孫案剛柔當為柔剛此倒文以協韻也正文用韻故言柔剛注文不用韻故言剛柔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矣

不知說卦傳之迭用柔剛西山經之五色發作以和柔剛皆倒文協韻也凡古書之倒文協韻者後人多改之說見荀子有鳳有皇下

奚可刻

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爲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爲可服人智之邃也奚爲可測跂動噦息而奚爲可牧玉石之堅也奚可刻念孫案末句亦當有爲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且與上文不協

生事

故忌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孔注曰生事

謂變也念孫案此文本作故忌而不得是生故句欲而不得是生詐注本作生故謂生變也忌而不得是生故者故謂變故也言忌人而不得逞則變故從此而生故注云生故謂生變也今本注文變上脫生字後人誤以故欲而不得連讀遂於上句加事字并改注文之生故爲生事矣不知生故與生詐對文而下句內本無故字也此篇之文皆以一故字統領下文未有連用兩故字者且故與詐爲韻詐古音莊助反說見唐韻正若增入事字而以故字屬下讀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

以觀人情利有等

天爲古地爲久察彼萬物名於始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爲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念孫案此文以久始右紀止等改爲韻（久改二字古竝讀若紀右字古讀若以等字古讀若宮商角徵羽之徵竝見唐韻正）以觀人情利有等二句連讀孔以二句分屬上下節而各自爲解失之

皋其脩

皋其脩則有理孔注曰脩長也謂綱例也念孫案脩即條字也條必有理故曰皋其條則有理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脩侯周亞夫師古曰脩讀曰條是條脩古字

通孔以脩爲綱例義與條亦相近而又訓爲長則與綱
例之義不合此注疑經後人竄改也

無咎

武紀篇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唯敬念孫案無咎當
爲有咎敬則無逆不敬則有咎故曰得之而無逆失之
而有咎唯敬今本有作無者涉上文無逆而誤

四棓禁豐一觴　無甑　參冠一竽　蒲簟席
皆素斧獨巾　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　元
纘綏　象□□瑱　勤焚纓

器服篇脫誤不可讀內有四棓禁豐一觴六字念孫案

棓蓋桮字之誤桮禁豐皆飲酒所用篆文桮棓二字相似故桮誤爲棓觮蓋觴字之誤觴亦酒器故曰四桮禁豐一觴

又有無迤二字案迤蓋匜字之誤匜所以盛水故次於甒下草書迤字與匜相似故匜誤爲迤

又有參冠一竽四字案冠非竽類蓋涉下文縞冠元冠而誤玉海七十八引作參笙一竽是也笙竽皆樂器故竝言之參與三同

又有蒲箄席皆素斧獨巾八字案此當作箄蒲席皆素獨斧巾獨蓋與櫝通謂箄與蒲席皆以素櫝盛之也上

下文皆言素獨此素獨連文之證下句斧巾別是一物周官冪人曰凡王巾皆黼爾雅曰斧謂之黼故有斧巾之名斧巾之間不當有獨字玉海引此無獨字是其證

又下文有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十字案此當作桃枝蒲席皆素獨布巾九字謂桃枝席見周官司几筵注蒲席皆以素櫝盛之也桃枝蒲席之間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桃枝素獨而衍下句布巾亦別是一物周官冪人疏布巾畫布巾是也布巾之間亦不當有獨字

又有元纘緌三字案元下當有冠字與下句縞冠素紕文同一例玉藻亦云元冠朱組纓緇布冠繢緌縞冠素

紕

又有象□□瑱四字玉海作象琪纘瑱案琪與璂同說文璂弁飾往往冒玉也從玉綦聲或從基聲作璂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釋文璂音其本亦作琪此言象琪蓋謂以象骨爲飾也纘瑱未詳

又有勤焚纓三字案勤蓋勒字之誤勒上又脫一字焚纓蓋樊纓之誤周官巾車有樊纓又有龍勒是其證焚本作樊與樊相似而誤

序德

周書序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念孫案序德

順德也文傳篇曰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人君之行卽此所謂序德之行也行讀言行之行爾雅曰順敘也敘與序同周語曰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經義述聞

評

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爲寶作寶典引之曰評字義不可通評當爲誶爾雅訊告也釋文訊作誶音粹寶典篇武王告周公曰有義是謂生寶故言武王誶周公維道以爲寶也隸書卒字或作卒見漢北軍中候郭仲奇碑與平相似故誶譌作評

厥後

周室既甯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盧曰王本後作世念孫案作世者古本作後者淺人不曉世字之義而改之也今案晉語非德不及世韋注曰世嗣也秦策澤可以遺世高注曰世後世也是古謂後世爲世故曰垂法厥世玉海百五十二及補注本並作世而不云一作後則今本作後者必元以後人改之也

於乎

周道於乎大備趙補是字於於字下念孫案此本作周道於焉大備於焉即於是也小雅白駒篇於焉逍遙今本焉誤作

平非脫去是字玉海三十七七十八引此竝作於焉

逸周書弟四

讀書襍志

PL
2261
.N34
v.2

戰國策弟一　讀書雜志二一

高郵王念孫

東周

客卽對曰

温人之周周不內客卽對曰主人也姚宏校本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邪對曰主人也韓非子文與一本同見說林篇念孫案一本是也俗書邪字作耶卽字作即二形相近故邪譌爲卽又脫去問曰二字耳問曰客邪與對曰主人也相對爲文若無問曰二字則對字之義不可通

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

或爲周㝡謂金投曰秦以周㝡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鮑彪讀而又知趙之難子爲句注曰不敢違投又讀齊人戰恐爲句注曰秦旣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姚曰子曾本作予念孫案作予者是也而又知趙之難予齊人戰爲句恐齊韓之合爲句予讀爲與與共之與通作予猶賜予之予通作與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漢書郊祀志谷永傳竝作予論語顏淵篇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予下文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是其明證矣鮑說皆謬

輕西周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也舊本惡字譌作西周二字今從鮑改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鮑注曰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引之曰鮑說甚謬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者輕當爲誣謂恐東周殺翦而因以殺翦之事誣西周惡之於楚也上文曰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亦謂西周殺翦以誣東周也俗書巫字或作巠誣字或作誙楚辭招魂

帝告巫陽巫一作巠方言誣諂與也今本誣作誙爾雅莁荑蔱蘠釋文云莁亾符反讀者又戶耕反葢莁字或作莖譌作莁故讀者又戶耕反也其右畔與輕相似因譌而爲輕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喜之而觀其不輕今本輕譌作誣說見經義述聞又執誣以彊盧辯注曰自執而誣於善今本誣譌作輕誣輕二字書傳往往相亂

西周

攻魏將犀武軍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念孫案上攻字當作敗今作攻者因下攻字而誤也秦既敗魏軍乃進兵而攻周若但言攻魏軍則勝敗未可知不得遽進兵

而攻周也史記周本紀秦破韓魏扑師武集解引此策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是其證高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上攻字亦當作敗下文犀武敗於伊闕注曰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是其證

秦與天下俱罷

秦欲攻周周冣謂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獘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

矣念孫案秦與天下俱罷俱字後人所加也秦與天下
罷者與猶爲也謂秦爲天下所罷也此言天下欲以攻
周罷秦秦攻周則爲天下所罷非謂秦與天下俱罷也
古或謂爲爲與秦策曰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
艾陵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言爲句踐所禽也韓子外
儲說左篇曰名與多與之其實少言名爲多與之而其
實少也爲謂之與與亦謂之爲齊策曰張儀以梁爲齊
戰於承匡言以梁與齊戰也孟子公孫丑篇曰得之爲
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史記湻于髡傳
曰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是爲與二字聲

相轉而義亦相通也後人未達與字之義而以爲秦與天下俱罷故加入俱字不知秦攻周而天下未攻秦不得言俱罷也史記周本紀無俱字鮑云天下合齊而與秦戰戰則必罷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到秦

三國攻秦高注三國魏韓齊也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爲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聽舊本譌作德今從鮑改彼且攻王之聚以到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到一本作利鮑從一本見吳師道校本念孫案作到者勁之譌作利者後人以意改之也攻王之聚以勁秦者秦聽三國則三國強而

害於楚宋故楚宋攻魏以勁秦勁者強也言弱魏以強秦也楚策曰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㴱攻楚以勁秦語意正與此同東周策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必陰勁之秦策曰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又曰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策曰故不如出兵以勁魏竝與此勁秦同義凡隸書從力之字或譌從刀故功譌作功漢衛尉衡方碑剋亮天功勮譌作劇劫譌作刧從巠之字或書作巠因譌而爲至故痙譌作痓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痙郭音風痙之痙今本譌作痓凡醫書內痙字多如此作輕譌作輊楚辭九辯前輕輬之鏘鏘兮今本輕譌作輊力與刀巠與至形竝相近故勁譌作到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勁之勁譌作到正與此同後人不知到爲勁之

譌而以意改爲利失其旨矣

秦

八年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孝公行之八年死惠王代後莅政姚曰一本八上有十字念孫案一本是也史記秦本紀孝公元年衞鞅入秦三年說孝公變法五年爲左庶長十年爲大良造二十二年封爲商君二十四年孝公卒計自爲左庶長至孝公卒時已有二十年又商君傳商君相秦十年而孝公卒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葢連其未

作相之年說耳據此則策文本作十八年明矣

血流至足

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史記蘇秦傳集解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器物部引此竝作血流至踵念孫案作踵者是也今本作足傳寫脫其右畔耳曲禮曰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是足爲總名而踵爲專稱踵著於地故血流至踵而止若泛言至足則其義不明莊子亦言汗流至踵不言至足也見田子方篇

俱止於棲

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姚曰李

善引作倶上於棲念孫案作上者是也凡居於高處謂之棲鳥宿曰棲雞宿曰棲越語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韋注山處曰棲因而所居之處亦謂之棲此云倶上於棲孟子萬章篇二嫂使治朕棲趙注棲牀也雞之棲必自下而上故曰上於棲若連雞則互相牽制而不得上故曰不能倶上於棲若變上言止則非其義矣姚引文選注作上而今本文選西征賦注亦則止則後人據誤本戰國策改之也藝文類聚鳥部引此策作止亦後人所改後漢書呂布傳注及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竝作上與姚所見文選注同又孔叢子論勢篇連雞不能上棲即襲用此策之文則策文之本作上益明矣

比是也

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郤於前者比是也鮑於比下增一比字云比次也言如此者相次不一吳曰韓子作皆是初見秦篇比蓋皆之譌念孫案鮑吳二說皆非也比是猶皆是也說文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曰比皆也廣雅曰同儕等比輩也鄭注樂記曰比猶同也義與皆竝相近孟子告子篇比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比猶皆也言耳目與心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趙注以比爲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情性非也或改比爲此改趙注比方爲此乃尤非齊策曰中山再戰比勝亦謂再戰皆勝也

足以爲限

淸濟濁河今本作濟淸河濁姚曰一作淸濟濁河吳曰韓子作淸濟濁河與下文協念孫案文選注初學記引此竝作淸濟濁河今據改足以爲限長城鉅坊足以爲塞高注曰限難也難乃旦反念孫案諸書無訓限爲難者限本作阻今作阻者後人據韓子改之因幷改高注耳文選謝朓始出尚書省詩注初學記地部引此竝作阻爾雅及邶風雄雉谷風傳竝云阻難也正與高注合

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

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高

讀至令字絕句注云令善也不得善事於楚王也念孫案不得事令四字文不成義高訓令爲善非也不得事下當有王字令字當在而字下令者使也是以槊邑之王不得事王爲句而令儀不得爲臣也爲句史記楚世家作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廝也是其證

計聽知覆逆者以下五十一字

此篇記齊伐楚楚王使陳軫西講於秦之事末云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

無失本末者難惑念孫案自計聽以下五十一字與上文絕不相屬此是著書者之辭當在上篇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之下上篇言楚所以幾亡者由於計之失聽之過故此即繼之曰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唯與雖同上篇曰獘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獘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兩唯字皆作雖表記曰唯天子受命于天鄭注唯當爲雖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史記淮陰矦傳曰唯信亦爲大王不如也唯並與雖同王讀如王天下之王言人主計聽能知覆逆者雖王天下可也下文云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亦承上篇而言此

篇所記陳軫之言史記張儀傳有之而獨無計聽以下五十一字則此五十一字明是上篇之錯簡也

公仲侈

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鮑改侈爲朋云朋侈字近故誤吳師道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侈甘茂傳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又有韓明韓侈秦楚策作韓侈韓策作韓朋又作韓明又作公仲明馮朋音混而侈明朋字譌故也且當各存舊文引之曰史記作馮馮與朋聲相近則作朋者是也藝文類聚寶部下引六韜曰九江得大貝百馮鴻烈道應篇作大貝百朋是朋馮古字通也朋之通作馮猶淜河之淜通作馮其作侈

者乃倗字之譌倗朋古字亦通說文倗輔也字或作𠈌周官士師爲邦朋故書朋作𠈌鄭司農云𠈌讀如朋友之朋古文多字作勿形與朋相似傳寫往往譌溷莊子徐無鬼篇張若謵𢒉前馬釋文𢒉崔本作𢒉本亦作朋史記五帝紀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徐廣曰多一作朋漢書霍去病傳校尉僕多有功師古曰功臣矦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韓子十過篇及漢書古今人表竝作公仲朋

蘇代僞爲齊王曰

甘茂亡秦之齊秦王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代僞爲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吳曰僞爲二字疑是爲謂葢上卿之事誠有何得

言僞爲一本作謂念孫案僞爲卽爲謂也爲謂之爲爲讀去聲謂齊王者蘇代爲甘茂謂齊王也齊策公孫閈爲謂楚王曰趙策蘇子爲謂齊王曰韓策宋赫爲謂公叔曰史記楚世家張丑僞爲楚王曰竝與此僞爲齊王同義僞與爲古同字僞爲之爲古與謂同義故一本作謂秦策秦令周冣爲楚王曰齊策湻于髡爲齊王曰燕策蘇代爲燕爲惠王曰墨子魯問篇墨子爲魯陽君曰韓子內儲說篇嗣公爲關吏曰商臣爲其傳潘崇曰竝與此爲齊王同義又宣二年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孰爲卽孰謂楚策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爲勇卽謂勇孟子公孫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盜跖篇曰今謂臧聚曰女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今爲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楚

策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通用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此之爲考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爲作謂莊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爲墨子公輸篇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宋策爲作謂莊子讓王篇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呂氏春秋愼人篇爲作謂吳謂上卿之事非僞則誤讀僞爲詐僞之僞矣

閒有所立

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立引之曰閒有所立四字文不成義立當爲言閒私也謂與之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禹傳注曰閒私也史記信陵君傳曰矦生乃屛人閒語是也鮑以閒爲暇隙非是故下文卽云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篆文言字作𠳿隸作吾因譌

而爲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未問則不言荀子大略篇言譌作立韓子外儲說右篇正作閒有所言

挈領

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鮑注曰領項也言欲請誅持其項以受鈇鉞念孫案鮑訓挈爲持臣請持領斯爲不詞矣今案挈讀爲栔栔斷也猶言臣請斷頸耳說文栔刻也玉篇苦結切爾雅契絕也郭注曰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釋文契字又作挈漢書司馬相如傳挈三神之歡應劭曰挈絕也宋策鍥朝涉之脛亦謂斷其脛也栔挈契鍥竝字異而義同

若於除　齊怒須　莫如於陰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彊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也已鮑改若爲苦而斷苦於除宋罪爲句重齊怒爲句注曰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丹之封不定故以爲苦念孫案鮑說甚謬若於除若上當有莫字除當爲陶字之誤也隸書陶字或作陰與除字相似須當爲湊義見下莫若於陶爲句宋罪重爲句齊怒湊爲句陶宋邑也伐宋以德齊而取陶以定封計之上者也故曰爲君慮封莫若於陶上文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是也趙策曰客謂奉陽君曰

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可不孰圖也秦之貪之當為人義見下韓魏危衛楚正正當為辟義見下鮑云蓋辟匹聲近匹又訛作正字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又曰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陰亦當為陶隸書陶或作陰陰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陶誤為陰太平御覽學部十二引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陶為陰是也齊策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史記田完世家陰作陶魏策陰必亡史記穰侯傳作陶又穰侯傳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陶一作陰索隱曰陶陰字本易惑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又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萩苴侯朝鮮相韓陰漢書功臣表作韓陶又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舞師古曰陶唐

當爲陰康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楚策曰虞卿謂春申君曰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上三條足與本條互相證明矣

今者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念孫案既云今義渠之事已則上文義渠之事急二句乃追敘之詞不得言今者史記范雎傳

作會義渠之事急是也言適會義渠之事急故寡人不得以身受命耳今者二字卽一會字之譌

請令廢之　請令罷齊兵　不如令殺之　臣請令發兵救韓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念孫案令當爲今字之誤也今猶卽也言請卽廢之也史記汲黯傳索隱曰今猶卽今也上文曰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魏策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燕策曰馬今至矣今字竝與卽同義又齊策齊舉兵伐梁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令亦當爲今言請卽罷齊兵也史記張儀傳亦譌作令凡戰國策史記今令二字多互譌不可枚舉又趙策知

過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令亦當爲今言不如卽殺之也又韓策穰侯謂田苓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令亦當爲今言請卽發兵救韓也史記韓世家作今是其證凡言請今者皆謂請卽也趙策秦王謂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史記項羽紀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皆其證也

南攻楊越　過楚以攻韓

吳起爲楚悼南攻楊越北幷陳蔡史記蔡澤傳攻作收念孫案作收者是也南收楊越北幷陳蔡皆謂取其地

也若但言攻則非其指矣史記南越傳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爲楚收楊越是策文本作收與史記同也又韓策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韓楚爭彊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鮑注曰過謂以攻韓爲楚罪念孫案鮑說非也過楚謂責楚也呂氏春秋適威篇注曰過責也趙策曰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攻亦當爲收收韓謂合韓於秦也上文曰今公徒收之甚難下文曰收楚韓以安之皆其明證矣史記甘茂傳正作過楚以收韓

棓而殺之

大夫種爲越王禽勁吳成霸功句踐終棓而殺之念孫案史記越世家越王賜大夫種劍種自殺不言棓而殺之姚本作棓鮑本譌作掊注云掊戛同轢也尤非棓當爲倍字之誤也倍與背同言越王背德而殺之也史記作句踐終負而殺之負亦背也史記魯世家南面倍衣以朝諸侯倍依卽負依主父偃傳南面負扆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祖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背倍負三字古同聲而通用鄭世家贊曰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語意正與此同

更與不如景鯉畱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

如罶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罶姚曰罶曾劉一作者念孫案者字是也（作罶者涉上文罶字而誤）下者下當有市字更與不如景鯉者市卽承上市地而言上文范雎謂昭王曰王攻韓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張儀之力少則王遂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語意正與此同今脫去市字則文不成義

憚

王之威亦憚矣高注曰憚難也六國諸矦皆畏難秦王之威也念孫案憚者盛威之名莊子外物篇曰白波若

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義與此憚字同此言秦之威盛非謂六國憚秦之威也上文云王之功亦多矣亦非謂六國多秦之功也高以憚爲畏難失之史記春申君傳憚作單古字假借耳小司馬以單爲盡亦失之盛威謂之憚故威亦謂之憚賈子解縣篇曰陛下威憚大信是也信與伸同盛威謂之憚故盛怒亦謂之憚大雅桑柔篇曰逢天僤怒是也僤與憚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驚憚讋伏鴻烈覽冥篇曰僤驚伏竄僤驚卽驚憚

朝爲天子

魏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念

孫案爲與于同爲于二字古同聲而通用聘禮記賄扗聘于賄鄭注曰于讀曰爲莊二十二年左傳盜于正卿釋文曰于本或作爲晉語稱爲前世韋注曰言見稱譽於前世是爲爲卽于也僖二十年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亦謂近于禰宮也史記孟嘗君傳君不如令獘邑深合於秦而周策於作爲於與于同謂魏惠王朝于天子而天下皆從也秦策又曰梁君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齊策曰魏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皆其證也鮑讀朝爲朝夕之朝而於朝上增一字謂魏王一朝爲天子而天下皆從其失甚矣吳讀朝爲朝聘之朝是也而云爲字疑衍則未知于爲之通用也

戰敗不勝　齊釋

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劒掫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念孫案敗與不勝詞意相複敗當爲則字之誤也戰則不勝謀則不得相對爲文齊釋當爲釋齊上文天下乃釋梁卽其證

太子爲糞矣

樓啎約秦魏魏太子爲質紛彊欲敗之謂大后曰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鮑注曰卽所謂糞之吳曰糞棄除也念孫案鮑注不解所謂吳以糞爲棄除太子爲棄除矣亦甚爲不詞今案糞下當有土字下章呂不韋謂秦質子異人曰今子無

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冀土語意正與此同

秦邑

子楚立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忩孫案秦當爲奉字之誤也奉邑謂太后之養邑也魏策曰王嘗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養邑猶奉邑也西周策曰以應爲太后養地養地猶養邑也史記吳世家曰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越世家曰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趙世家奉邑侔於諸侯

恐懼　木材

武安君曰繾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念孫案文選謝靈運初發都詩注引此懼作獲材作杖於義爲長木杖必使工爲之故曰使工人爲木杖若作木材則非其指矣獲與懼杖與材疑皆以形近而誤

冠舞以其劍　冠舞其劍

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劍鮑注曰古者飲則以劍舞令以王劍賜之使爲舞時用姚曰舞劉本作帶念孫案此文當作衣以其衣冠古亂反以其冠帶以其劍謂衣以王之衣冠以王之冠帶以王之劍也今本脫去以其冠三字帶字又譌作舞舞隸書帶字或作帶

又作帶漢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雒徒帶衆竹邑侯相張壽碑爲冠帶禮義之宗字竝作帶雜記率帶字作帶五經文字所謂禮記作帶者也因譌而爲舞鮑曲爲之說非也又齊策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姚曰舞劉作帶念孫案呂氏春秋知士篇靖郭君下有來字此亦當有下文曰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若無來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且高注云從薛至齊也則有來字明矣冠下亦當有其冠二字舞亦當作帶呂氏春秋正作靖郭君來衣威王之衣冠其冠帶其劍

齊

夫齊

靖郭君將城薛齊人有請見者靖郭君見之客曰君不聞海大魚乎今本脫海字兹據太平御覽鱗介部所引及鴻烈人閒篇新序雜事篇補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吳曰夫齊新序作無齊是蓋夫無音訛又因上夫齊字混念孫案吳說非也夫齊當爲失齊字之誤也此以大魚之失水喻靖郭君之失齊上文曰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是其證也韓子說林篇及鴻烈人閒篇竝作失齊

信反　輕信

齊貌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鮑注曰始信後反引之曰鮑說甚謬呂氏春秋知事篇作若是者倍反高注曰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說文倍反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作背反背與倍古字通則信反明是倍反之譌凡隸書從言從音之字多相似故倍譌作信篆文言字本作𧥢隸作音又省而爲音與倍陪等字之右畔相亂若詧之爲詧詹之爲詹善之省爲善皆其例也魏策輕倍楚趙之兵倍字亦譌作信史記穰侯傳作輕背楚趙之兵故知信爲倍之譌墨子貴義篇市賈倍徙今本譌作信荀子禮論篇大路之馬必倍至敎順史記禮書作信

則我不利

弗救則我不利念孫案不利上當有且字故高注曰且

將史記田完世家作不救則不義且不利

專有齊國

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念孫案專當爲恃字之誤也專寺草書相近又脫去心旁高注曰自恃有齊國之助故五與魏戰而五不勝則策文本作恃明矣田完世家作韓因恃齊五戰不勝卽本於策文也鮑本無專字葢不知其義而妄刪之耳

其見恩德亦甚大也

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丏爲齊見魯君曰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

嬉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嬉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高注曰全衆謂中立無以爲助也觀二國交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始盡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甚大也念孫案其見恩德亦甚大也乃高注語在助負敗者擊之下今誤入正文遂與上句相複姚本作其見恩德亦甚大也鮑改爲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而於上句注云德敗者於此句注云敗者德之不得其解而彊爲區別斐改原文其失甚矣

不察其至實

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念孫案至卽實字也雜記使某實鄭注曰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漢書東方朔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是實與至聲相

近而義亦相通至字古讀若質故聲與實相近幽風東山篇我征聿至與垤室窒爲韻小雅杕杜篇期逝不至蓼莪篇入則靡至並與恤爲韻月令寒氣總至與室爲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至皆其證也不察其至卽不察其實也今本作不察其至實者一本作至一本作實而後人誤合之耳史記張儀傳作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是其明證矣

犀首欲敗

張儀以秦梁之齊合横親犀首欲敗念孫案欲敗下當有之字秦策曰樓啎約秦魏紛彊欲敗之趙策曰楚王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魏策曰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皆其證也若

無之字則文不成義

巵酒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巵酒念孫案巵上當有一字以酒僅一巵故下文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也若無一字則文義不明藝文類聚雜器物部鱗介部太平御覽器物部及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竝作酒一巵史記楚世家作一巵酒

不果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爲割韓卻周害也（吳曰害割字恐有誤混）及韓卻

周割之後後字從鮑補下文亦曰趙魏亾之後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今齊應秦伐趙魏應字從鮑補下句亦有應字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鮑注曰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齊則遠矣應秦必不果也念孫案鮑說甚謬果當爲異字之誤也此言趙魏應秦而伐周韓及韓卻周割之後趙魏亦不免於秦患今齊應秦而伐趙魏則趙魏亾之後齊亦不免於秦患見下文故曰今齊應秦伐趙魏則亦不異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也

土則復西岸耳

土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姚曰一作吾殘

則復西岸念孫案土則復西岸義不可通此承上則女殘矣而言則作吾殘者是也趙策土梗謂木梗曰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彼言壞沮此言殘其義一也風俗通義祀典篇藝文類聚果部太平御覽土部引此竝作殘則復西岸御覽人事部作吾殘則復西岸

和其顏色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湻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薛孟嘗君謂湻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湻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

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齊王和其顏色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和其顏色作齊王知顏色高注曰知猶發也念孫案作知者是也高注訓知爲發謂發動也知其顏色者急先君之廟而顏色爲之動也故下文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又曰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呂氏春秋作見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惟其急人之急故顏色爲之動也若云和其顏色則與下意了不相涉矣齊策又曰宣王大息動於顏色高注曰動猶發也趙策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或言形或言動或言知皆發

動之謂也故高注曰知猶發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杜注曰喜見於顏色管子心術篇曰見於形容知於顏色內業篇作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和亦知之誤呂氏春秋自知篇曰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鴻烈脩務篇曰奉一爵酒不知於色竝與此同意

髮漂

孟嘗君出行五國今本脫五字茲據初學記器用部所引補下文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小亦五之誤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止作五國吳引春秋後語亦作五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今本直下有使字因與高注內登徒直使四字相涉而衍案高注曰直當曰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也則正文內本無使字下文直送象牀直下亦無使字今據太

平御覽人事服用二部所引刪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鮑注曰漂飄同姚曰漂別本作標引之曰鮑讀漂爲飄傷此若髮飄甚爲不詞今案漂讀爲秒髮秒皆言其微細也說文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又曰十髮爲程一程爲分十分爲寸是髮秒皆至微之物故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律厤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史記自序作閒不容翲忽翲亦與秒同說文秒禾芒也字或作標又作蔈通作翲又通作票鴻烈天文篇秋分蔈定蔈定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高注曰蔈禾穗蔈孚榆之芒也古文作秒又主術篇寸生於䅺今本譌作標注曰䅺禾

穗標孚榆頭芒也十標為一分十分為一寸說苑辨物篇標作票（今本譌作粟）又史記太史公自序間不容翲忽正義曰翲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然則今本作漂別本作標鴻烈作蔈又作標史記作翲說苑作票皆秒之異文耳

封衞之東野

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衞之東野高注曰封取鮑曰封割也吳曰封彊之也念孫案高注訓為取則封為割之譌也上文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可以益割於楚高注並曰割取也是其證鮑吳注皆失之

後朞年下有脫文

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念孫案文選荅東阿王書注引此曰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於薛據此則後朞年下當有毀孟嘗君於湣王之事而今本脫去也蓋湣王聽讒是以使孟嘗君就國下文湣王爲書謝孟嘗君曰寡人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正謂此也史記孟嘗君傳載此事亦云齊王惑於秦楚之毀遂廢孟嘗君

歸反樸

斶知足矣歸反樸則終身不辱鮑於歸下補眞字吳曰

上言大樸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樸云云文意甚明添字謬念孫案吳說是也足樸辱爲韻後漢書蔡邕傳注引作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句法較爲完善

傳衞國城割平

㒸者趙氏襲衞車舍入不休傳衞國城割平衞八門土而二門墮矣鮑讀不休傳爲句衞國城割平爲句注曰傳驛遽也平成也言城中割地求成念孫案鮑說甚謬傳當爲傅割當爲剛皆字之誤也草書剛字作㓻割字作㓻二形相似而誤傳衞國爲句城剛平爲句傳衞國者傅附也言兵附於

國都故下文曰衛八門土而二門埤也隱十一年左傳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是也城剛平者剛平邑名城此邑以偪衛若晉人城虎牢以偪鄭也秦策曰趙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闚東門高注曰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爲邑是其證也下文曰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趙城剛平以偪衛衛得魏之助因收餘甲而殘剛平也史記趙世家曰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卽此所謂城剛平也又曰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卽下文所謂殘剛平也

跼足

有而與能同　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以天下可跼足而須也鮑注曰跼不伸也念孫案訓跼爲不伸則與而須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跼與蹻同蹻足舉足也兵以義動則無敵於天下故以天下可舉足而待也一切經音義十六引三蒼解詁曰蹻舉足也漢書高祖紀以可蹻足待也文穎曰蹻猶翹也史記高祖紀作翹足商君傳亦曰以可翹足而待晉灼曰許慎云蹻舉足小高也音橋案今說文作舉足行高也楊雄長楊賦曰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蹻跼聲相近故蹻通作跼史記河渠書山行即橋漢書

溝洫志橋作槗是其例矣

衍文十七

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自諸侯至此凡十七字皆涉下文而衍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鋭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

有十二諸侯

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念孫案有十二諸侯有下

當有從字有讀爲又戰國策通以有爲又史記漢書及諸子並同上文云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是也下文亦云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今本無從字者後人誤讀有爲有無之有則與從字義不相屬因删去從字耳

制丹衣柱建九斿

魏王說於衞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鮑讀制丹衣柱爲句注曰以丹帛爲柱衣吳曰丹柱猶衣之也念孫案鮑吳二說皆謬制丹衣柱文不成義柱當爲旌字之誤也旌字隸書或作栓與柱相似旌字當在建字下制丹衣爲句建

旌九斿爲句周官大行人曰建常九斿若無旌字則建九斿三字亦文不成義記言龍旂九斿而此言旌者旌旂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是也廣公宮制丹衣建旌九斿從七星之旗皆言其宮室衣服車旗之擬於天子也呉曰案考工記注龍旂九斿諸侯所建鳥旟七斿州里所建而此以天子言戰國不可以古制準也

慼忿

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慼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念孫案上既言忿恚下不當復言慼忿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慼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楊倞曰慼忽悠

閭皆謂倏忽之閒也魯連子曰弃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所引魯連子卽是遺燕將書之文然則感忿當是感忽之譌忿字隸書或作忩形與忽相近故忽譌爲忿史記魯仲連傳作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感忿亦感忽之譌考正義忿敷粉反之音不在感忿之下而在下文忿悁之下則上文之本作感忽明矣荀子解蔽篇凡人之見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鴻烈繆稱篇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義與此感忽並相近

單單

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念孫案此衍一單字下文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鮑於單下補一單字吳謂與前連舉不同皆非也上文曰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單字不連舉此文卽承上言之亦不當連舉也

攻狄不能下壘枯邱

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姚曰晁改作壘於梧邱說苑同指武篇鮑曰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一邱言無人物吳曰吳氏韻補能叶年題反邱叶去其

反盧陵劉氏讀壘枯邱謂空守一邱爲壘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枯邱齊景公田於梧邱地名也一本引北堂書鈔同地理部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邱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邱義長念孫案鮑劉說皆謬一本作壘枯骨成邱亦後人臆改此當從說苑作攻狄不下壘於枯邱於文爲順於義爲長今本說苑作攻狄不能下能字亦後人據齊策加之一本引說苑無能字者是義見下北堂書鈔引策文正與說苑同今策文作攻狄不能下能字因上文將軍攻狄不能下而誤衍耳韻補以能字絕句而以下壘連讀則文不成義矣

雉門司馬前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邪爲王邪（今本爲王下有立王二字因與上下文相涉而衍今删）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念孫案雍門司馬前本作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今脫去橫戟當馬四字北堂書鈔武功部戟類下出橫戟當馬四字下引戰國策曰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太平御覽兵部戟類所引亦如此司馬橫戟當馬前而諫故齊王還車而反事相因而文亦相承也

戰國策弟一

戰國策弟二　　讀書雜志二一

高郵王念孫

楚

虛辭

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念孫案虛辭本作曼辭後人據史記張儀傳改之耳文選報任少卿書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李善注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當作張儀）夫從人飾辯曼辭曼音萬據此則策文本作曼辭與史記異也

兩虎相搏

楚與秦構難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太平御覽
兵部引此搏作據據字是也據讀若戟謂兩虎相㧌持
也說文曰丮持也讀若戟說文豦鬬相丮不解也從豕從虍虍豕之鬬不相捨玉篇
豦音竭於居御二切豦與丮聲近而義同又曰㧌戟持也哀二十五年左傳
曰褚師出公戟其手史記孫子傳曰救鬬者不搏撠丮
撠戟字異而義同又通作據文選江淹雜體詩幽并逢
虎據李善注引此策兩虎相據尤其明證矣史記張儀
傳載此文當亦作兩虎相據集解引徐廣音戟正是據
字之音呂后紀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據字徐廣音戟
正與此同漢書五行志據作撠顏師古曰撠謂㧌持之

也老子曰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鹽鐵論擊之篇曰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皆其證也今本史記作兩虎相搏蓋後人多聞搏少聞據故改據爲搏若本是搏字不得有戟音矣御覽文選注引楚策竝作據今本作搏亦是後人所改學者據徐廣之音以正史記幷據御覽文選注所引以正楚策可也

遣使車　雞駭

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念孫案遣使車百乘文不成義當作遣車百乘今本有使字者因上文使使臣獻書而誤衍也藝文類聚寶部引此有

使字亦後人依誤本戰國策加之其獸部引此無使字又北堂書鈔政術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珍寶部獸部引此俱無使字雞駭之犀當爲駭雞之犀楚辭九歎弃駭雞於筐簏今本作雞駭非洪興祖補注曰一作駭雞案御覽獸部引楚辭正作駭雞王注曰駭雞文犀也文選吳都賦駭雞之珍李善注引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犀駭雞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有駭雞犀注引抱樸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爲駭雞又書鈔政術部類聚獸部引此策竝作駭雞舊本書鈔出獻駭雞犀四字注曰戰國策云楚王獻駭雞之犀於秦王陳禹謨改注文爲雞駭而正文尚未改又御覽人事

部珍寶部獸部引此策亦作駭雞則北宋本尚不誤至
南宋本始誤爲雞駭故楚辭補注所引與今本同

寡君

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
姓離散念孫案寡君當爲君王此涉下棼冒勃蘇之詞
而誤也棼冒勃蘇對秦王言之故稱寡君此是子華述
昭王出奔之事當稱君王不當稱寡君也下文述蒙穀
之事正作君王身出

雀立

棼冒勃蘇贏糧潛行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

吟宵哭鮑注曰雀立踊也引之曰鮑說甚謬雀當爲隺字之誤也隺與鶴同一切經音義卷二曰鶴古文作隺漢酸棗令劉熊碑隺鳴一震即鶴鳴也鶴立謂竦身而立也文選求通親親表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李善注引此策鶴立不轉初學記八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並與文選注同鴻烈脩務篇曰申包胥（即棼冒勃蘇）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皆其明證也

此蒙穀之功

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念孫案此當爲比言比校其功與存國相等也後漢書李通傳注引此作校蒙穀

之功是其證

至今無冒

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入宮負離次之典以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比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磿山之中至今無冒鮑注曰冒謂犯法引之曰鮑說甚謬冒當爲冑字之誤也（冒俗作冐比冑字只少一筆）無冑謂無後也周語晉懷公無冑韋注曰冑後也

求反

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念孫案求當爲來謂得來反於楚也隸書來字作来求字或作来漢三公山碑乃求道要本祖其原求字作来蕩陰令張遷碑紀行求本蘭生有芬求字作来二形相似上下文又有求字故來譌爲求逸周書周祝篇觀彼萬物且何爲來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丕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並譌作求鮑云求反國而得此曲爲之說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正作來反

未涉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句伐昭常句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念孫案未涉下當有泗字寫者脫去耳疆當

爲彊字之誤也彊秦二字下屬爲句若以彊字上屬爲句則文不成義此言齊興兵攻楚之東地尚未涉泗而彊秦已以五十萬臨其右壤也史記楚世家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齊策作蘇秦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高注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然則下東國即淮北之地亦即此篇所謂東地五百里也地在淮北則爲泗水所經故齊攻楚之東地必涉泗水也

三日　因鬼見帝下有脫文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

今令臣倉玉炊桂因鬼見帝念孫案三日當作三月藝文類聚火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及文選張協雜詩注引此竝作三月據下文云王難得見如天帝則當作三月明矣下文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事與此同也今令臣倉玉炊桂因鬼見帝語意未了其下必有脫文類聚御覽文選注引此竝有其可得乎四字當是也

墨黑

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鮑注曰黑言其髮姚曰別本作黛黑念孫案別本是也說文黱畫眉也玉篇黛黱同黱楚

辭大招及列子周穆王篇鴻烈脩務篇竝云粉白黛黑
郭璞子虛賦注文選西都賦注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
後漢書班固傳注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
策文竝作粉白黛黑

或謂楚王篇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云云念孫
案此篇在第十七卷之首而文選爲齊明帝讓宣城郡
公表注引此或謂楚王作唐雎謂楚王則合上卷末唐
且見春申君曰云云爲一篇是李善所見本此處不分
卷而謂楚王之上亦無或字也

以其類爲招　倏忽之閒墜於公子之手

黃雀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閒墜於公子之手念孫案以其類爲招類當爲頸字之誤也招的也言以其頸爲準的也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注招埻的也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此作以其頸爲的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此云左挾彈右攝丸以加其頸姚曰春秋後語云以其頸爲的的或爲招以上姚校本語招的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也凡從

勺聲之字古音皆屬宵部故旳從勺聲而通作招說文杓從木勺聲甫搖切尥從尢勺聲玉篇平交力弔二切皆其例也倏忽之閒墜於公子之手姚云三同集無此十字曾云一本有念孫案無此十字者是也一本有者後人妄加之耳夕調乎酸鹹謂烹之也既烹之矣何又言倏忽之閒墜於公子之手乎下文說黃鵠之事至晝遊乎江河夕調乎鼎鼐以下更不贅一語此獨於夕調乎酸鹹之下加二語以成蛇足甚無謂也文選詠懷詩注及埶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戰國策並無此十字新序雜事篇亦無此十字

鮝鯉

黃鵠俯噣鯈鯉仰嚙菱衡鮑改鯈爲鰽云字書無鯈字念孫案鯈鯉當從新序作鰋鯉小雅周頌皆以鰋鯉連文鮑失考而改鯈爲鰽謬矣類聚鳥部御覽羽族部引此並作鰋鯉

禕布與縣　莫知媒兮　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　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孫子爲書謝春申君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與縣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求瘵也自寶珍隋珠

至曷惟其同皆出荀子賦篇韓詩外傳亦同禕布與縣

姚云禕孫作襍鮑改爲禕衣與絲注云禮后服禕衣念孫案鮑說甚謬孫朴本作襍是也荀子及外傳並作襍布與錦此策錦作縣葢錦譌爲綿轉寫爲緜又譌爲縣耳隸書縣字或作緜緜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緜譌爲縣漢縣竹令王君神道緜字作縣是其證也鴻烈本經篇緜聯房植史記孝文紀歷日緜長今本緜字並譌作縣襍布與錦不知別異言美惡不分也莫知媒當從荀子外傳作莫之媒之與知聲相溷又與上文兩不知相涉而誤言無人爲之媒也嫫母求之又甚喜之

荀子外傳並作嫫母力父是之喜荀子一本作刁父此策求之二字未詳何字之譌又卽父之譌也篆文父字作ヨ又字作ヨ二形相似

甚喜之當從荀子外傳作是之喜言惟嫫毋力父是喜也是與甚字之誤隸書是字作是甚字或作甚二形相似故是譌爲甚管子小匡篇擇其寡功者而譏之齊語其作是此因其譌爲甚故又譌爲是也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作甚焉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尟是少也從是少今俗作尠是之喜與莫之媒相對爲文喜讀平聲與媒爲韻也堯典庶績咸熙楊雄劇秦美新及膠東令王君碑竝作庶績咸喜家人九三婦子嘻嘻釋文曰陸作喜喜爾雅歟熙興也學記正義引作歆喜興也晉語妹喜楚辭天問作妹嬉呂氏春秋愼大篇漢書古今人表竝作末嬉荀子無詩曰以下三句外傳有之外傳每章之末必引詩爲證若戰國策則無此例也詩曰以下三句葢後人取外傳附益之耳又案菀柳之詩曰上

帝甚蹈無自瘵焉毛傳曰蹈動也正義曰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此引詩上帝作上天因與上文嗚呼上天相涉而誤甚蹈作甚神神者慆之壞字故外傳引詩作上帝甚慆一切經音義五曰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義與毛傳孔疏同陶慆蹈古同聲而通用也瘵焉作瘵也亦是傳寫之誤外傳亦作瘵焉集傳據此策遂謂詩之蹈字當作神竊所未安

大息

汗明見春申君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鮑注曰異於小休忿孫

案鮑說甚謬先生息矣猶孟嘗君言先生休矣息上不當有大字此因上文大字而誤衍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大字

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

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鮑改楚君爲楚軍念孫案君字因上下文而誤衍耳鮑改非也將道何哉當作將何道哉道從也見禮器注言楚欲攻燕兵何從出也置道字於何字之上則文不成義矣

趙

董閼安于

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念孫案閼與安一字也定十三年左傳及晉語呂氏春秋愛士篇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竝作董安于韓子十過篇及鴻烈道應篇竝作董閼于是閼于卽安于也安與焉古同聲而通用閼于之爲安于猶閼逢之爲焉逢也爾雅大歲在甲曰閼逢釋文閼烏割反又於虔反史記厤書作焉逢今作董閼安于者一本作閼一本作安而後人誤合之耳

君之不用也

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念孫

案君之不用言之不聽語意相複此本作知過見言之不聽其君之不用也五字衍文耳文選爲曹公與孫權書注後漢書蘇竟傳注引此並作智果見言之不聽韓子十過篇作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皆無君之不用句

報知氏之讎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念孫案之讎二字後人所加也吾其報知氏者承上爲知己者死言之謂報知氏之恩非謂報知氏之讎也下文曰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又曰而可以報知伯矣並與此句同義後人以下文多言爲知伯報讎故

加之讎二字不知彼自言報讎此自言報恩也史記刺客傳曰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此雖兼報讎言之而報智伯三字仍謂報恩非謂報讎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有之讎二字則所見本已誤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吾其報知氏矣

呑炭爲啞

豫讓漆身爲厲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呑炭爲啞變其音史記作漆身爲厲呑炭爲啞念孫案此策原文本作又呑炭以變其音今本爲啞二字乃後人據史記加之也不知爲啞卽是變其音故戰國策言變音而不

言爲啞史記言爲啞而不言變音也史記索隱引此策曰豫讓吞炭以變其音呂氏春秋恃君篇曰豫讓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以變其音鴻烈主術篇曰豫讓漆身爲厲吞炭變音皆其明證也

曲吾

今魯句注魯字義未詳鮑據史記改爲踰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鮑改曲吾爲曲遇吳曰吾當作逆史注中牟曲遇聚鄭州縣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燕戰勝具罷趙可以取唐曲逆唐卽唐縣曲逆蒲陰縣竝屬中山此曲下必逆字也念孫案吳說是矣而未盡也釋名

曰逆遻也遻音寤遻不從其理則生殿遻不順也韓詩外傳曰孔子出衞之東門逆姑布子卿逆與遻同是逆字古讀若遻逆從屰聲屰與遻古亦同聲故咢從屰聲而遻又從咢聲㡿從屰聲而訴泝又從㡿聲也與吾聲相近故曲逆或作曲吾不煩改吾爲逆也逆與吾形不相似若非古聲相通逆字無緣誤作吾也

城市之邑七十

馮亭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吳曰七十史作十七下同念孫案作十七是也秦策曰上黨十七縣皆秦之有也是其證

未見一城

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念孫案見當爲㝵㝵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說見經義述聞周語見神下下句曰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即其證也史記趙世家正作未得一城

外賓客

是以外賓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鮑注曰外疏之也姚曰錢劉去賓字念孫案外賓客遊談之士句法頗累錢劉去賓字是也外客謂外來之客鮑云疏之非是史記蘇秦傳作賓客游士此作外客遊談之士文本不同今本作外賓客遊談之士者後人據史記旁記賓

字因誤入正文耳楊倞注荀子臣道篇引此有賓字則所見本已誤文選蜀都賦注上吳王書注引此並無賓字今據以訂正

齊涉渤海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鋭師以佐之念孫案齊之救趙無煩涉渤海史記渤海作清河是也蘇秦說齊王曰齊西有清河說趙王曰趙東有清河是清河在齊趙之閒齊趙相救必涉清河齊趙相攻亦必涉清河張儀說齊王曰大王不事秦秦悉趙兵涉清河指博關說趙王曰今秦告齊使興師度

清河軍於邯鄲之東皆是也今作渤海者因上文有齊涉渤海而誤上文曰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渤海在燕齊之閒故齊之救燕必涉渤海也

以王因饒中山

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構中山也構與講同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鮑改王因爲三國注曰饒益也以三國欲和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念孫案改王因爲三國是也饒中山三字連文若訓饒爲益則是以三國益中山斯爲謬矣今案饒當爲撓字之誤也撓如撓亂我同盟之撓以

三國撓中山而講則中山不得不聽不得不割地故曰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撓中山而取地也魏策曰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亾猶弗聽是其證

馬服之子　趙以亾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念孫案馬服之子本無之字後人以趙括爲趙奢之子因加之字耳不知當時人稱趙括爲馬服子沿其父號而稱之也馬服子猶言馬服君秦策君禽馬服君乎史記白起傳作馬服子韓世家曰秦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皆其證也太平御覽兵部引

此策正作馬服子又下文趙以亾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亾敗當爲七敗上言秦七勝故此言趙七敗下文曰今七敗之禍未復是也亾七字相近故七譌爲亾此時趙猶未亾不得言亾敗之餘衆也敝守二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敝敝亦餘也收破軍之敝所謂收合餘燼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鄭注曰幣謂給公用之餘齊語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韋注曰裂殘也謂殘餘也爾雅烈餘也烈與裂通管子小匡篇作戎車待游車之獘敝獘字異而義同守字因下文數守字而衍後人因於

上句加衆字以成對文耳御覽引此作趙以十敗之餘上文七勝御覽亦作十勝收破軍之獘無衆守二字

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軍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念孫案此以與秦城爲句何如不與爲句不與下本無何如二字齊策田矦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猶此言與秦城何如不與也廣雅與如也孰與猶何如也故鄒忌對曰不如勿救後人誤讀與秦城何如爲句因於不與下加何如二字而不知其謬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與秦地何如勿與

久居若圍城之中

魯連見辛垣衍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若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鮑據上文及史記魯仲連傳改若爲此吳云若疑居字譌衍念孫案鮑之改吳之疑皆非也若猶此也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謂此其言也莊四年傳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古字或兼數義後人不能偏識或改之或刪之而古義浸亡矣

魏魀

魏魀謂建信君吳曰魀一本作⿺鬼斤楚辭九⿺鬼斤北斗星名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魀字魀當爲魁魁隸或作⿺鬼斤漢楊君石門頌奉⿺鬼斤承杓⿺鬼斤卽魁字斗字隸書作什或作斤故魁字或作⿺鬼斤其右畔與介字相近故譌而爲魀吳云一本作⿺鬼斤楚辭九歎訊九⿺鬼斤與六神⿺鬼斤一作魁皆其證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引此正作魏魁鮑不達而改爲介字斯爲謬矣

孝成王方饋不墮食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

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飽注曰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匕筯吳曰墮祭食猶放下也見儀禮墮許規反念孫案鮑吳二說皆非也高注鴻烈詮言篇曰饋進食也又注呂氏春秋必已篇及鴻烈說林脩務二篇並曰墮廢也此言孝成王方進食聞告反之言而不爲之廢食耳饋非謂祭墮亦非儀禮墮祭之墮也

秦按兵攻魏

臣謂奉陽君曰天下事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念孫案秦按兵攻魏兵字後人所加也秦按攻魏者按語詞猶言於是

也言秦使三晉攻齊國破財屈而兵分秦於是攻魏取安邑則三晉不能救也下文曰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與秦爭戰也又曰天下事秦秦按爲義存亾繼絕固危扶弱秦按攻魏君按救魏秦按爲義三按字義竝同也按字或作案又作安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見趙策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

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見執一篇葢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念孫案字之作案者戰國策荀子而外又見於逸周書武寤篇曰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其作安者戰國策荀子呂氏春秋而外又見於國語吳語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晉以安步王志又曰王安厚取名而去之管子大匡篇曰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地員篇曰其陰則生之查棃其陽安樹之五麻又曰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又曰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墨子非樂篇曰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而具乎即我以爲未必然也又曰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以爲未必然也其作焉者則禮記三年問而外見於經史諸子者甚多見釋詞後人不知按爲語詞而於按下加兵字按兵與攻魏連文而

其義遂不可通矣

燕郭之法　桑雞

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雞者㕣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法晉掌卜大夫郭偃乃卜偃也念孫案燕字當在郭字下燕偃聲相近郭燕之法卽郭偃之法商子更法篇引郭偃之法云云是其證也桑雞姚曰桑會作柔下文所謂桑雞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姚曰桑雞劉作柔癰念孫案作柔癰者是也癰卽癰疽之癰便辟左右夫人孺子皆柔媚其君以爲患於內故曰柔癰癰雞字之

通柔桑字之誤耳鮑吳說桑雍之義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觸讋　揖之

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吳曰觸讋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亦作龍案說苑敬慎篇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讋以別之念孫案吳說非也此策及趙世家皆作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今本龍言二字誤合爲讋耳太后聞觸龍願見之言故盛氣以待之若無言字則文義

不明據姚云一本無言字則姚本有言字明矣而今刻
姚本亦無言字則後人依鮑本改之也漢書古今人表
正作左師觸龍又荀子議兵篇注曰戰國策趙有左師
觸龍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曰左師觸龍言願見皆
其明證矣又荀子臣道篇曰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
國賊矣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有臨轅夷侯戚觸龍惠
景閒侯者表有山都敬侯王觸龍是古人多以觸龍爲
名未有名觸讋者太后盛氣而揖之吳曰揖之史云胥
之當是念孫案吳說是也集解曰胥猶須也御覽引此
策作盛氣而須之隸書胥字作肯因譌而爲咠後人又

加手旁耳下文言入而徐趨則此時觸龍尚未入太后無緣揖之也

有所郤

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鮑注曰恐太后不能前念孫案鮑未解郤字之義郤字本作御讀如煩勮之勮謂疲羸也言恐太后玉體之疲羸故願望見也廣雅困疲羸券也考工記輈人注曰券今倦字也御極也皆謂困極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徼谻受詘蘇林曰谻音倦谻之谻郭璞曰谻疲極也又上林賦與其窮極倦谻郭璞曰窮極倦谻疲憊也方言曰𠊾𠋫也𠋫亦與倦同說文曰

御徼卻受屈也御佩劒卻竝字異而義同趙世家作恐
太后體之有所苦也苦與卻同義則卻爲倦御之御明
矣

戰國策弟二

戰國策第三　讀書雜志二一

高郵王念孫

魏

適秦

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邦張儀傳無內字此善事也鮑解適秦曰適猶歸念孫案攻楚而歸秦殊爲不詞鮑說非也今案適者悅也言攻楚而悅秦也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曰適悅也上文云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魏故魏攻楚卽所以悅秦韓策張儀說韓王曰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

者是其證

反於楚王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埊也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鮑解反於楚王曰反言報之念孫案鮑說非也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楚下本無王字此因下有楚王而誤衍耳陳軫去楚適魏而張儀惡之於魏王謂其善事楚爲之求地軫卽令人以此言聞於楚王使楚王喜而復之以上並見楚策故曰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反訓爲歸非訓爲報楚策記此事曰公不

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是其證

東夷之民不起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飽改起爲赴念孫案飽改非也不起者謂不起兵以應禹也下文曰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與已同致燕甲而起齊兵矣卽其證

令儀狄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姚曰一本無令字念孫案一本是也儀狄卽帝女之名不當有令字文選七啟七命注及太平御覽飲食部引此皆無令字

皐子

秦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睾子割八縣史記穰侯傳睾子作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念孫案作暴者是也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韓世家釐王二十一年使暴戴攻魏（戴與鳶同）爲秦所敗卽此所謂戰勝暴子者也此策作睾子者說文暴晞也暴疾有所趣也此策暴子之暴葢本作暴字隸省作暴（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強不暴寡卽暴字也暴之省作暴猶暴之省作暴）又省作皋形與皐字相似俗書皐字作睾故暴子譌爲睾子矣

伐魏之事不便

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于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于王何損鮑注上三句曰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便非益也此設辭也吳曰鮑強注終不通愚案伐魏之事不便當無不字義乃通念孫案吳說是也藝文類聚寶玉部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並作伐魏之事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

道涉山谷　危隘

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念孫案道涉山谷山字後人所加也危當爲黽字之誤也草書危字作⿱⺈巳黽字作⿱⺈巳二形相似故黽誤爲危涉谷地名也道從也上文曰道河內倍鄴朝歌下文曰道

河外倍大梁義竝與道涉谷同韓策曰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大荒西經風道北來郭璞曰道猶從也引韓子十過篇曰元鶴二八道南方來言秦師伐楚從涉谷行三千里而攻黽隘之塞也黽音旨案今之平靖關在信陽州應山縣之間其地卽古之黽隘也定四年左傳作冥阸韓策作澠隘燕策作鄳隘楚策謂之黽塞竝字異而義同史記魏世家曰伐楚道涉谷汲古閣所刊索隱單行本如此別本有山字乃後人依誤本戰國策加之考索隱正義皆無此字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正義引劉伯莊音義曰秦兵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皆其證也後人不知道訓爲從而誤以爲道路之道又不知涉谷爲地名而誤以涉爲跋涉之涉故妄加山字以增成其義耳

王曰不敢　王曰不能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念孫案王曰不敢王曰不能兩王字皆後人所加也曰不敢曰不能皆平都君之語與上文自爲問荅是以秦戰不勝趙上臣故曰上皆無曰字

而魏王荅平都君之語則必加魏王曰三字以別之也後人誤以不敢不能爲魏王荅語故於曰上加王字耳論語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皆陽貨自爲問荅之語是以好從事及日月逝矣之上皆無曰字而孔子荅陽貨之語則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正與此同也詳見四書釋地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囘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

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
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以上四問四荅
及且楚之始封云云皆子西一人之語畱侯世家張良
對漢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
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
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
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
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

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以上七問七荅皆張良一人之語亦與此同也墨子耕柱篇和氏之璧隋矦之珠三棘六異此諸矦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孟子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亦是一人之語自爲問荅

衣焦不申頭塵不去

季梁衣焦不申頭塵不去鮑注曰行路犯風日故焦焦故不申吳曰焦卷也念孫案吳說近之焦讀爲𤋾廣雅𤋾縮也曹憲音子笑反謂衣縮而不申之也頭塵不去吳曰文選去作浴阮籍詠懷詩注念孫案作浴者是也凡從谷從去之字隸書往往相亂隸書去字或作厺形與谷相似易致譌舛廣雅渡去也去譌作谷袪開也袪譌作裕皆其類也此是浴字譌爲法列子說符篇白公遂死於浴室呂氏春秋精諭篇作法室後人因改爲去耳

請出西說秦

唐且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念孫案請下不當有出字此涉下文出字而誤衍耳史記

魏世家新序雜事篇俱無出字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亦無

誤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何爲涕出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所得魚也今本所上有前字案曩即前也上文既言曩下不得復言前此因上文臣前之所得而誤衍耳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及文選阮籍詠懷詩注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注引

此竝無前字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鮑注曰以不告爲誤吳曰誤字當句絶恐是譆字譌引之曰吳以誤爲譆之譌近之然誤與譆字不相似譆字無緣譌作誤誤當爲誒形近而譌也矣字隸或作美吳字隸或作吴二形相似故誒譌爲誤漢書韋賢傳注曰誒歎聲音許其反是誒與譆同

韓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念孫案大成午從趙來來字後人所加

也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作一句讀謂大成午在趙申不害在韓而大成午寄言於申不害非謂從趙來韓而與之言也後人不曉文義故於從趙下加來字耳韓子內儲說篇正作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

甯爲雞口無爲牛後

臣聞鄙語曰甯爲雞口無爲牛後姚曰顏氏家訓引作甯爲雞尸不爲牛從鮑曰沈括辨以爲雞尸牛從今案秦稱牛後蓋以惡語侵韓故昭王怒而從之雞尸牛從誤也史記索隱引延篤云甯爲雞尸不爲牛從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沈說亦有所本念孫案顏氏家訓書證

篇曰太史公記曰甯爲雞口無爲牛後案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文選爲曹公與孫權書答蘇秦說韓羞以牛從李善本如此今本作牛後乃後人依五臣本改之李善注曰戰國策甯爲雞尸不爲牛從延叔堅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爲後非也是策文本作甯爲雞尸不爲牛從故顏李小司馬所引竝同而今本作甯爲雞口無爲牛後則後人依史記改之也史記作雞口牛後亦傳寫之誤顏氏已辨之矣又案蘇秦說趙王曰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雞尸喻臣人也牛從喻臣於人也故下

文曰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乎而史記正義乃云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其說甚爲迂曲鮑襲取其義謂蘇秦以惡語侵韓謬矣

虎摯　貫頤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念孫案史記張儀傳虎摯作虎賁是也此蓋賁譌爲贄又譌爲摯耳太平御覽兵部引此策正作虎賁之士楚策亦云秦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鮑吳皆讀摯爲前有摯獸之摯鮑又改摯爲鷙望文生義近於皮傅矣跿跔科頭貫頤奮戟史記索隱

曰貫頤謂兩手捧頤而直入敵鮑曰貫人之頤吳曰鮑說與上文不類索隱以貫頤爲捧頤亦不通劉辰翁云貫頤謂見射猶奮戟不顧死也則此連下文奮戟爲義引之曰諸說皆有未安貫讀爲彎弓之彎史記伍子胥傳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音貫爲彎謂滿張弓也陳涉世家贊士不敢貫弓而報怨漢書作彎是貫卽彎也頤弓名也廣韻作弫(音與頤同)云弓名出韻略古無弫字借頤爲之耳彎弓奮戟事同一類史記集解曰跿跔音徒俱跳躍也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跿跔科頭而彎弓奮戟言士之勇也

馳南陽之地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鮑解馳南陽之地曰馳反走示服也解秦已馳曰馳進也韓避之而秦進也念孫案鮑說甚謬馳讀爲移移易也謂以南陽之地易秦地也下文曰國形不便故馳謂兩國之地形不便故交相易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馳地謂易地也馳字或作施而皆讀爲移管子國蓄篇今

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輕重甲篇施作移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衞綰傳劒人之所施易施字竝讀爲移下文曰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易作施正義以施爲張設非是說見史記田完世家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施竝與移同字又作弛韓子內儲說篇曰應矦謂秦王曰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弛亦與移同集韻弛余支切改易也

縱韓爲不能聽我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

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王聽臣爲之儆四竟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爲不能聽我姚本如是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念孫案縱韓爲不能聽我鮑本無縱字是也韓爲不能聽我爲能聽我兩爲字竝與如字同義言韓如不能聽我則韓必德我而不爲戎首

如能聽我而絕秦則韓必代楚受兵也古或謂如曰爲秦策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又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齊策曰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言齊如勝也楚策曰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言子如見王也魏策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言如弗能聽也管子戒篇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言如臣死也呂氏春秋異寶篇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女必

無受利地言如我以也姚本作縱韓爲不能聽我者後人不解爲字之義故據史記加縱字不知爲與如同義若加縱字則與爲字義不相屬矣史記韓世家作縱韓不能聽我無爲字則縱字之義可通然據索隱單行本亦無縱字

書報韓王

尚靳歸書報韓王鮑讀尚靳歸書爲句注曰以書歸念孫案鮑說非也此本作尚靳歸報韓王謂靳自秦歸以宣太后之言報韓王也歸下不當有書字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引此皆無書字

因也

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也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念孫案因也當爲因曰與下文則曰相對爲文韓子說林篇作得立因曰爲戒是其證

生得失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鮑解生得失云謂相可否今本史記刺客傳亦作生得失念孫案史記索隱出

不能無生得五字解云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事泄亦兩通也據此則史記本作生得今本得下有失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戰國策本作生情而今本亦作生得失則又後人據史記改之也

位正

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戊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鮑解今王位正句曰言武王能正貴賤之位念孫案如鮑說則當云今王正位不當云今王位正也今案位讀爲

涖正讀爲政言自今王涖政以來從臣不事大臣大臣不事近臣也上言羣臣比周以蔽其上此言今王涖政以來從臣不事大臣大臣不事近臣則羣臣不得比周以蔽上矣故下文曰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僖三年穀梁傳曰莅者位也位與涖義同而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肆師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故書位爲涖是也秦策曰臣聞明主莅正卽莅政也政正古多通用不煩

覶縷

燕

足下皆

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念孫案皆字義
不可通皆當爲者足下者與僕者相對爲文今作皆者
因上文皆自覆之術而誤

君人

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念孫案君人當
依新序雜事篇作人君藝文類聚居處部太平御覽資
産部及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此竝作人君

黃金千溢

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溢以爲馬食念孫案秦策言
白璧百雙黃金萬溢此獻白璧一雙則黃金不得有千

溢之多且與下以爲馬食之意不合太平御覽獸部引此干作十於義爲長

長驅至國

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姚曰國錢作齊念孫案作齊者原文作國者後人據史記樂毅傳改之也後人以上文旣言擊齊此不當復言至齊故改爲至國不知至齊之齊與擊齊之齊異義至齊謂至齊都猶言至國也齊策云馮煖自薛長驅到齊亦謂到齊都也文選東京賦注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注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晉紀總論注引策文竝作至齊新序

雜事篇亦作至齊又文選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史記輕卒銳兵長驅至國然則史記作國而戰國策作齊明矣

舉王

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鮑解舉王二字曰興起之王是曰舉字恐因下誤衍念孫案是說是也當世之王謂受命之君也王上不當有舉字太平御覽八事部引此無舉字

卽有死蚌

蘇代爲燕謂趙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暴而

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姚曰謠語諺語皆叶後語作必見死蚌脯卽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兩謂闢口一本作雨非是恐別有所據念孫案陸說甚爲紕謬訓兩爲闢口旣屬無稽謂兩與蚌爲韻又於古音不合凡平聲江韻之字古音皆與東冬通而不與陽通上去聲亦然蚌字古讀若奉故其字從虫丰聲郭璞山海經毆野絲贊曰女子鮫人體近蠶蚌出珠匪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則晉時蚌字尚讀若奉陸佃不知古音而謂蚌與兩爲韻故有此謬說吳棫韻補蚌叶彼五反與兩爲韻亦非此當作今日

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爲脯姚云不聞蚌鷸得雨則解非也蚌將爲脯者謂不雨則蚌將枯死非謂蚌鷸得雨則解也今案作蚌將爲脯者戰國策原文也藝文類聚八部及太平御覽八事部諫諍游說二類竝引作蚌將爲脯今據以訂正藝文類聚鱗介部及御覽羽族部竝引作卽見蚌脯又御覽兵部引作卽有蚌脯皆後人據他書改之也作必見蚌脯者春秋後語文也御覽鱗介部及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後語竝作必見蚌脯姚所見本作必見死蚌脯多一死字誤本戰國策作卽有死蚌者因下文者又宋人據誤本戰國策加之也卽有死鷸而誤也諸書所引皆無作卽有死蚌者陸所見本作今日不兩明日不兩者誤本之尤甚者也諸書所引皆無作兩者乃不知兩與蚌之非韻而轉以作雨者爲非又妄解兩爲鬬口

以曲成其說甚矣其謬也而姚且疑其別有所據毋亦眩於名而不知其實乎

非君恐望之

燕王遺樂閒書曰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恐望之姚本作非君心所望之念孫案新序雜事篇作非君惡所望之是也惡何也言非君何所望之也作恐者惡之譌作心者惡之脫耳鮑不考而改恐爲執謬矣恐與執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執字無緣誤爲恐

君之所揣也

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鮑注以意爲意度非也意詞也讀與抑同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墨子明鬼篇曰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莊子盜跖篇曰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余且懸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鮑解君之所揣句云言君量我也姚云揣曾作剬念孫案鮑說甚謬揣者剬之譌剬者制之譌言君之幸教寡人與否皆在於君故曰君之所制也唯君圖之新序雜事篇作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是其明證也篆文制字作㓞隸作制形與剬相近因譌而爲剬矣齊策夫制楚者王也鴻烈主術篇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

專行也今本制字竝譌作剬大戴禮五帝德篇依鬼神
以制義史記五帝紀譌作剬正義以剬爲古制字非也

膝下行

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鮑注曰以膝行不立行故言下念孫案鮑說甚謬膝行二字之閒不當有下字此因上文下字而誤衍耳史記刺客傳無下字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策文亦無

宋

王之所憂　齊王　荊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大說許救甚勸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

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獘荊之利也念孫案王之所憂王當作人今作王者戰國策人字或作𤯔因譌而爲王下章墨子曰吾欲藉子殺王王亦𤯔之譌也吳曰一本殺王作殺𤯔云人𤯔竝而鄰反集韻云人唐武后字作𤯔韓子說林篇作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是其證下文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兩王字亦當作人韓子作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荊救不至是其證

設機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念孫案機下當有械字故高注曰機械雲梯之屬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注曰有

攻守之器曰械機械機巧之械也文選勸進今上牋注辯亾論注引策文竝作機械墨子公輸篇亦云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

罵國老諫曰

宋康王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罵國老諫曰鮑改諫曰爲諫臣見吳校本念孫案曰與臣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臣字無緣誤爲曰考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罵國老諫者賈子春秋篇新序雜事篇竝作罵國老之諫者則舊本曰字乃者字脫去上半耳且諫者卽指國老而言蓋羣臣莫敢諫唯國老尚有諫者而康王罵之也鮑

不達而以意改之斯爲妄矣

見祥而不爲

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念孫案見祥而不爲當作見祥而爲不可爲不可謂爲不善也呂氏春秋制樂篇曰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義與此同可與禍爲韻今本爲不二字誤倒又脫去可字賈子新序竝作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

衞

今蒲入於魏衞必折於魏

秦攻衞之蒲胡衍謂樗里疾曰衞所以爲衞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衞必折於魏吳曰一本作蒲入於秦念

孫案史記樗里子傳作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據此則今本作今蒲入於魏乃後人據史記改之下句作衛必折於魏折下叉脫去而入二字也西周策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齊策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楚策曰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韓策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其一本作蒲入於秦者是也據高注云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則正文本作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明矣蓋攻蒲者秦也故言蒲入於秦不得言蒲入於魏史公未達其意而改之故索隱有相反之語而後人復據史記以改此策弗思甚矣鮑

解蒲入於魏句云衞恐秦取蒲必自入之魏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

衞使客事魏　衞客曰

衞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念孫案衞使客當作衞客謂衞人之客於魏者也衞客猶言燕客秦策曰燕客蔡澤是也衞下不當有使字事魏下當有王字今本衍使字脫王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竝作衞客事魏王又下文衞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衍曰字類聚御覽皆無曰字

中山

商敵爲資

司馬憙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念孫案敵當爲敲字之誤也敲即商搉之搉搉音古學反商搉之搉通作敲猶搉擊之搉通作敲說文搉敲擊也玉篇苦角切定二年左傳奪之杖以敲之釋文敲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敲擊頭也玉篇口交口卓二切搉敲殼三字古同聲而通用凡從高從隺之字古多通用說文墧堅不可拔也玉篇口角切即易確乎其不可拔之確詩白鳥翯翯孟子作鶴鶴皆其例也不言當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搉以爲資未可豫陳其說也商搉猶商較也較與搉古字通續漢書律志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搉常數而已

大搉卽大較鮑彪解商字云商較之是也但未知搉之借作敲譌作敵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商搉爲資是其明證矣搉字古通作敲因譌而爲敵荀子儒效篇退編百姓而慤新序雜事篇慤作敲今本譌作敵莊子徐無鬼篇釋文引三蒼云搉敲也今本亦譌作敵漢書李廣傳自負其能數與虜敲史記作數與虜敲戰敲音古學反故與搉通今本亦譌作敵草書敲字作𣪊敵字作敌二形極相似

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

司馬憙見趙王曰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

也鮑改力爲人吳以力言二字連讀云盡力言之引之曰鮑之改吳之釋皆非也力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也字之誤不知者特以爲神也絕句楚策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其言不能及也五字乃高注之誤入正文者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無此五字是其明證矣

戰國策弟三

讀書襍志

PL
2261
.W34
v.3

太史公書東漢以來注者無多又皆亾逸今見存者雖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而已宋本有單刻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明季毛氏有單刻索隱本而正義則唯附見於震澤王氏本其單行者不可得矣是書傳寫或多脫誤解者亦有踳駁所亟宜辯正者也近世錢少詹事大昕作史記攷異討論精核多所發明足爲司馬氏功臣後有梁明經玉繩作志疑一書所說又有錢氏所未及者而校正諸表特爲細密余鄉好此學研究集解索隱正義三家訓釋而參攷經史諸子及羣書所引以釐正譌脫與錢氏梁氏所說或同或異歲在丁

丑又從吳侍御榮光假宋本參校因以付之剞劂凡所
說與錢梁同者一從刊削尚存四百六十餘條一句之
流一卷之石未足以言海嶽之大也嘉慶二十二年冬
十一月五日高郵王念孫敘旹年七十有四

史記弟一　　　　　　　讀書雜志三

高郵王念孫

五帝本紀

西陵

黃帝居軒轅之邱而娶於西陵之女念孫案西陵下脫氏字下文昌意娶蜀山氏女帝嚳娶陳鋒氏女皆有氏字太平御覽皇王部皇親部引此竝作西陵氏大戴禮帝繫篇亦作西陵氏

剬

依鬼神以制義正義本制作剬云剬古制字又論字例

云制字作㓨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念孫案張説非也制與㓨聲不相近無緣通用㓨字篆文制字作[illegible]隷作制形與㓨相似因譌爲㓨非古字通用也

西至于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念孫案西至本作西濟此涉上下三至字而誤也正義曰濟渡也則本作濟明矣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濟大戴禮五帝德篇同

小大

動靜之物小大之神念孫案小大當從宋本作大小此吳氏荷屋所藏單刻集解宋本也其缺者則以兼刻索隱本補之是以二本各存其半此之所有卽彼之所無然皆係宋槧故可寶也寫者誤倒耳正義先釋大後釋小則本作大小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小大戴禮同

夏本紀

厥田斥鹵　厥貢鹽絺

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念孫案此文本作其土白墳海濱廣潟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凡禹貢厥字史公皆以其字代之其土白墳其字統下土田賦貢而言潟卽斥字也故集解云徐廣

曰潟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鹵潟字又作舄河渠書澙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舄本或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終古斥鹵漢書溝洫志作千古舄鹵後人不曉字義乃於海濱廣潟下加厥田斥鹵四字上文有廣潟則不得更言斥鹵下文有田上下則不得先言厥田且樹穀曰田斥鹵之地豈得謂之田乎而移鄭元曰斥謂地鹹鹵八字於厥田斥鹵之下且於謂地鹹鹵下加索隱曰鹵音魯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二十二字自鹵音魯以下皆索隱單行本所無又於貢鹽絺上加厥字甚矣其謬也漢書地理志作厥土白墳海瀕廣潟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足正今本之謬

逆河

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念孫案逆河本作迎河古文尚書作逆河今文作迎河漢書皆用今文史記雖多用古文然用今文者亦不少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此篇及河渠書漢書地理志之同爲逆河皆後人依古文改之集解引鄭注下尾合名曰逆河則所見本已改爲逆而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莽曰迎河亭溝洫志同爲迎河及河渠書贊余東闚洛汭大邳迎河此四處仍作迎河則改之未盡者也蓋晉以後之治尚書者皆傳古文而不傳今文他書之同於今文者皆以古文改之故觀地理志之兩迎河則知上文之逆河爲後人所改觀河渠書贊之迎河則知上文之逆

河亦後人所改矣逆字古讀若御（說見唐韻正文多不錄）而迎字亦有御音天官書迎角而戰者不勝徐廣曰迎一作御楚辭離騷九疑繽其竝迎與故爲韻則迎亦可讀若御莊子應帝王篇不將不逆與藏傷爲韻淮南覽冥篇逆作迎則逆又可讀若迎（迎古讀若卬亦見唐韻正）迎逆御古聲竝相近故古文作逆河今文作迎河也

太平治

天下於是太平治念孫案太當爲大大太字相近後人又習聞天下太平之語故大誤爲太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平治

殷本紀

炮烙

於是紂乃重刑辟今本刑辟作辟刑據宋本及明游明本改有炮烙之法段氏若膺曰炮烙本作炮格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念孫案此謂谷永傳搒箠瘠於炮格也師古曰膏塗銅柱加之火上此正釋炮格二字而今本亦改爲炮烙矣今案索隱引鄒誕生云格今本譌烙下同一音閣又云爲銅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又楊倞注荀子議兵篇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庋格庋閣兩音皆可通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肉圃爲格高

氏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列女傳所說亦相類是其爲格顯然而不但以燔灼爲義今諸書皆爲後人改作炮烙矣念孫案段說是也韓子喻老篇曰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邱臨酒池肉圃炮格糟邱酒池皆相對爲文今改炮格爲炮烙則文不相對矣難勢篇又云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格以傷民性言設言爲則必有所設所爲之物今改炮格爲炮烙則不知爲何物矣

周本紀

西伯曰文王

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念孫案西伯曰文王本作西伯文王也今本旣衍曰字又脫也字此是承上句而申明之故曰西伯文王也五帝紀曰文祖者堯大祖也項羽紀曰亞父者范增也語意並與此同若云西伯曰文王則非其指矣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西伯文王也

散鹿臺之財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念孫案散鹿臺之財本作散鹿臺之錢今作財者後人依晚出古文尚書改之也請以十證明之晚出尚書武成

篇散鹿臺之財正義引周本紀曰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又曰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是史記本作錢不作財一也樂記正義引史記作財案孔氏一人所見之本不得互異明是後人依晚出尚書改之武成正義獨不改者以孔氏明言史記作錢故也羣書治要引史記亦作散鹿臺之錢是唐初人所見本皆作錢二也齊世家曰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三也畱侯世家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新序善謀篇同漢書張良傳漢紀高祖紀竝作財案此三書記張良諫立六國後事竝本史記今漢書漢紀作財與史記新序不合皆後人依晚出尚書改之耳四也逸周書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孔晁注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脫去散字錢字又改爲財太平御覽貧產

部錢類引周書曰武王克商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足正今本之譌又案武成正義曰鹿臺之財非一物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若逸周書果作財則孔氏必引以爲證今不引則逸周書本作錢可知他如管子呂覽淮南諸書亦皆作錢故皆不引也周本紀卽本於此五也管子版法解篇曰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六也淮南主術篇道應篇竝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七也殷本紀曰帝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是紂作鹿臺本以聚錢故周本紀言散鹿臺之錢八也呂氏春秋愼大篇曰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高注鹿臺紂錢府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是分財不專在鹿臺而賦錢則專在鹿臺故曰賦鹿臺之錢九也說苑指武篇曰武王上堂見玉

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士民今本作散鹿臺之財金錢文不成義財字明是後人所加藝文類聚產業部引六韜亦云武王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是玉與女皆在宮中而金錢則在鹿臺故曰散鹿臺之金錢十也自晚出尚書盛行於世學者翫其所習蔽所希聞於是見古書中言散鹿臺之錢者輒改錢爲財其已改者則有漢書漢紀見上注其已改而舊迹尚存者則有周本紀逸周書說苑其未改者則有殷本紀齊世家留

侯世家及管子呂覽淮南新序其引史記而已改者則有樂記正義注見上其未改者則有武成正義羣書治要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古書原文故具論之

誅武庚管叔　殺武庚祿父管叔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今本無殺字者後人以殺與誅意義相複而刪之也不知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相對爲文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也衛將軍驃騎傳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亦以殺斬誅竝用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竝作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又魯世家曰遂誅管叔

殺武庚放蔡叔管蔡世家宋世家竝曰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皆其明證矣又衞世家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管叔上亦本有殺字御覽州郡部引此正作殺武庚祿父殺管叔放蔡叔

莫敢發之

比三代莫敢發之念孫案莫敢發之本作莫之敢發淺學人改之耳僖三年左傳未之絕也今本作未絕之也亦淺人所改鄭語作莫之發也文選幽通賦注運命論注引史記竝作莫之敢發列女傳孽嬖傳同論衡異虛篇作皆莫之發

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

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念孫案廢申后去太子一事已見上文此處不應重見王用之三字亦與上文用事相複今案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本作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乃復舉上文以起下文申侯與犬戎攻周之事與虢石父之事各不相涉祇因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王下衍一用字（因上文用事而衍）遂致不成文理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廢申后上加一又字以曲爲彌縫耳羣書治要引此作王之廢后去太子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引作幽王之廢

申后去太子也今據以訂正

樂及偏舞

立鳌王弟積爲王樂及偏舞念孫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樂及偏舞上有遂享諸大夫五字是也今本脫此五字則敘事不明莊二十年左傳曰王子積享五大夫樂及偏舞周語曰王子積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樂及偏儛皆其證

秦本紀

雍廩

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念孫案雍廩本作雍林人此

後人依左傳改之也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是史公誤以雍林爲邑名故言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襲殺之也此文亦當云齊雍林人殺無知故正義曰雍林邑人此正釋雍林人三字也今本正義曰是雍林邑人姓名也案既云雍林邑人則不得又以雍林爲姓名此句亦經後人改竄惟雍林邑人四字尚未改耳後人改雍林爲雍廩又删去人字非史公之意矣又案正義內有雍於宮反廩力甚反八字亦後人所加雍字不須作音故左傳雍廩之雍無音又齊世家之雍林鄭世家之宋雍氏雍糾正義皆無音此不當獨有音且正義既作雍林則又不

當有廩力甚反之音故知此八字皆後人所加也

河西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念孫案如正義則正文西上本無河字蓋涉下文奪秦河西地而衍漢書地理志西縣屬隴西郡故城在今秦州西南上文曰宣王以莊公爲西垂大夫居其故西犬邱故正義曰西者秦之舊地

魏晉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念孫案魏字後人所加

也與晉戰少梁者晉卽魏也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人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周霄曰晉國亦仕國也周霄魏人魏策曰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强也是晉卽魏也上文云晉城少梁秦擊之此云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云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達又於晉上加魏字其失甚矣

秦始皇本紀

遂定其荆地

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念孫案荆地上不當有其字葢涉上句其字而衍

至千萬世

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念孫案至千萬世當從宋本游本作至于萬世字之誤也漢書賈山傳秦皇帝曰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是其證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五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並作至于萬世陳禹謨本北堂書鈔依俗本改于爲千資治通鑑秦紀二同

置廷宮中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念孫案此當作置宮廷中今本廷字誤在宮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竝作置宮廷中通鑑秦紀二同庭廷古字通

焉

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句焉作信宮渭南念孫案焉字下屬爲句焉猶於是也於是作信宮於渭南也今本以焉字絕句非是古或謂於是爲焉故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又刺客傳豫讓謂趙襄子曰願請

君之衣而擊之句焉以志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焉字亦下屬爲句焉猶於也於以志報讎之意也古或謂於爲焉故宣六年公羊傳注曰焉者於也詳見釋詞

陶山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念孫案陶山之名不見於各史志陶當爲陰隸書陶字或作陶陰字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陰譌爲陶水經河水注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今本陰譌作陶即其證也穰侯傳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陶一作陰惠景間侯者年表成陶夷侯周信漢

表作成陰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舞顏師古曰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陰山己見上

文是以集解索隱正義皆不復作注若此處作陶山則
必當有注以是知陶為陰之譌也集解引徐廣曰陰山
在五原北又引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
北假地名也續漢書郡國志曰五原郡西安陽北有陰
山史記匈奴傳曰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
高闕為塞是高闕陰山北假地皆相連故此云渡河取
高闕陰山北假中也陰山或謂之陽山故匈奴傳曰蒙
恬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水經注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
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禹貢錐指曰陽山卽陰山也山在中國之北故名陰山水北曰

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非也漢書矦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非河南所能容

若欲有學法令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念孫案欲有當爲有欲若有二字連讀欲學法令四字連讀置欲字於有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法令下當有者字李斯傳作若有欲學者是其證通鑑秦紀二正作若有欲學法令者

使者從關東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念孫案使者從關東本作鄭使者從關東來鄭使者謂出使於鄭者也鄭在關

東故曰從關東來今本脫鄭字來字則文義不明文選西征賦注引此作鄭使者從關東來初學記地部上引作鄭客從關東來漢書五行志同雖客與使者異文而皆有鄭字來字

其賜死

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念孫案賜死上本無其字後人據李斯傳加之耳不知彼言其賜死乃趙高所爲始皇書語此言賜死乃史公記事之文不當有其字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無其字

奉酌

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引之曰說文酌盛酒行觴也可言奉觴不可言奉酌酌當爲酎字之誤也說文酎三重醇酒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案漢制以八月嘗酎蓋本於秦制祭廟時天子率羣臣奉酎酒以獻故曰奉酎漢書武五子傳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是也而集解索隱正義酎字皆無音釋蓋所見本已誤爲酌矣

固不聞聲

趙高說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索隱曰一作固聞

聲單行本如是各本無此五字後人妄刪之也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纔有兆朕聞其聲各本無此三字亦後人所刪耳不見其形也念孫案一本及小司馬說是也李斯傳記高之言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是其證潛夫論明闇篇趙高要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但聞名卽本於史記

飯土塯

堯舜飯土塯啜土形集解徐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簋索隱曰塯如字一音鏤玉篇塯力又切瓦飯器也不作簋念孫案不作簋乃一作簋之誤徐廣本正作簋故引韻集飯器謂

之簋小司馬本作塯故云塯一作簋塯或作澑簋古讀若九說見唐韻正聲與塯相近故字亦相通李斯傳飯土匭說文匭古文簋啜土刑徐廣曰匭一作澑太史公自序食土簋啜土刑徐廣曰簋一作澑皆其證矣

不觳於此

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卽卒也觳音學謂盡也又古學反正義曰爾雅云觳盡也言雖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也念孫案索隱以養爲卒以觳爲盡皆非也正義以養爲供養是也而誤解觳字則與索隱同下文曰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言

雖臣虜之勞猶不酷烈於此也此言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意亦與下文同觳者薄也言雖監門者之供養猶不薄於此也管子地員篇曰五粟之土淖而不肕剛而不觳尹知章曰觳薄也故薄土謂之墝埆埆與觳同義莊子天下篇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與此觳字同義韓子五蠹篇作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虧與觳義亦相近不觳於此不烈於此皆言其自苦之已甚也若訓觳為盡而謂雖監門者之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則不盡於此下須加疎陋二字且與下文之不烈於此文義不相當矣李斯傳索隱誤與此同

或言鹿者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念孫案或言鹿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下文言鹿者而誤衍耳羣書治要後漢書文苑傳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竝無者字

變化有時

去就有序變化有時念孫案變化有時當從宋本作變化應時今作有時者涉上句有字而誤也老子傳贊曰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自序曰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卽此所謂變化應時也下文曰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

不易其政不改謂其不能變化應時也故此言君子爲
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謂去
彼就此隨時變化也若云變化有時則詞不達意矣羣
書治要引史記正作變化應時賈子過秦篇作因時宋
湻祐本作應時與羣書治要合是古本賈子史記皆作
應也

翟景

齊明周㝡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索隱曰
翟景未詳文選注同念孫案翟景葢卽戰國策之翟强也楚
策曰魏相翟强死魏策曰魏王之所用者樓鼻翟强也

又曰翟强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𢈔樓𢈔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强是翟强固爲魏相而合齊秦外楚者也景字古讀若疆聲與强相近故翟强或作翟景白虎通義舜重瞳子是謂元景與光爲韻春秋考異郵景風至景者强也强以成之逸周書謚法篇曰布義行剛曰景又曰景武之方也義與强竝相近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杜衍彊侯王郢人徐廣曰彊一作景是景彊聲相近景與彊通故又與强通也

帶佗兒良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索隱曰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

文選注與索隱同又云帶佗未詳念孫案王廖貴先以下見呂氏春秋不二篇高注亦未言王廖兒良爲何國之將案易林盎之臨曰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彊帶季葢卽帶佗帶佗兒良爲趙魏將故曰趙魏以彊但未知其孰爲趙將孰爲魏將耳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念孫案異上當有無字上文言取與守不同術今秦以不仁取天下而又以不仁守之則其所以守之者無異於其所以取之者矣故曰是其所以取

之守之者無異也脫去無字則義不可通

十三年

孝公十三年始都咸陽正義曰本紀云十二年作咸陽築冀闕是十三年始都之念孫案秦本紀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是作爲咸陽與徙都咸陽皆十二年之事非至十三年始徙都也商君傳孝公以鞅爲大良造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徙都與作冀闕亦同在一年又案秦本紀秦徙都之下云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商君傳秦自雍徙都之下所紀與此略同考

六國表聚小邑爲縣及開阡陌之事皆在十二年而秦
本紀商君傳紀此二事皆在徙都之後則徙都之在十
二年斷然無疑此云十三年始都咸陽三即二字之誤
正義曲爲之說非也

項羽本紀

蠭起

楚蠭起之將集解如淳曰蠭起猶言蠭午也衆蠭飛起
交橫若午言其多也念孫案蠭起本作蠭午集解引如
淳漢書注本作蠭午猶言蠭起也葢蠭午二字必須訓
釋故曰蠭午猶言蠭起又曰衆蠭飛起交橫若午皆是

釋蠭午非釋蠭起也若正文本作蠭起則無煩更以蠭午釋之且不必如此詞費矣漢書項籍傳亦本作蠭午故如湻以交橫若午釋之而今本漢書作蠭起顏師古曰蠭起如蠭之起則師古所見本已誤作蠭起漢書作蠭起卽涉如注蠭起而誤是以卽據誤本爲注而不用交橫若午之說漢紀作蠭起亦後人據漢書改之今考索隱單行本出蠭午二字而釋之曰凡物交橫爲午言蠭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注云蠭午雜沓也鄭元云一縱一橫爲午此大射儀注據此則小司馬本正作蠭午故詳釋午字之義幷引劉向傳之蠭午爲證裴本亦作蠭午故引如湻

交橫若午之注是漢書雖誤而史記尙未誤也乃後人又據漢書以改史記且改如注爲蠶起猶言蠶午以就之其失甚矣學者據如注以正漢書幷據集解索隱以正史記可也

西北至定陶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念孫案西北至定陶漢書作比至定陶是也考水經濟水篇濟水自定陶縣東北流至壽張縣西與汶水會又北過穀城西穀城故城卽今東阿縣治東阿故城在其西北而定陶故城在今定陶縣西北是定陶在東阿之西南不得言西北

至定陶也比北字相近故比誤爲北後人以上文云項梁已破東阿下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因於北上加西字耳文選王命論注引史記無西字

毋從俱死

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念孫案從當爲徒項伯以張良不去則徒與沛公俱死故曰毋徒俱死也漢書高祖紀作毋特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也特但徒一聲之轉其義一也隸書從字作従形與徒相似故徒誤爲從齊風載驅箋徒爲淫亂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倉

於道徒釋文徒一本作從呂氏春秋禁塞篇承從多羣從一本作徒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子徒家語七十二弟子篇徒並作從

部五諸矦兵

漢王部五諸矦兵徐廣曰部一作劫念孫案作劫者是也高祖紀及漢書高祖紀項籍傳並作劫陸賈傳亦曰漢王鞭笞天下劫略諸矦隸書劫部形相近故劫誤爲部

高祖本紀

泗水

爲泗水亭長念孫案泗水當依漢書作泗上此涉正義

泗水而誤也案正文作泗上故正義釋之曰高祖爲泗
水亭長也若本作泗水則無庸更釋矣藝文類聚帝王
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史記竝作泗上

呂后本紀

犂明孝惠還

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
飲之犂明孝惠還趙王已死集解徐廣曰犂猶比也念
孫案帝晨出射則天將明矣及既射而還則在日出之
後不得言犂明孝惠還也犂明孝惠還當作犂孝惠還
犂猶比也言比及孝惠還而趙王已死也漢書外戚傳

作遲帝還趙王𠔉遲犂聲相近遲帝還比帝還也凡史記言犂明漢書言遲明者皆謂比明也說見漢書高祖紀遲明下遲下無明字則史記亦無明字可知後人不解犂孝惠還之意故於犂下加明字而不知與上文不合也晉世家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家上柏大矣犂二十五年與犂孝惠還同義故徐廣曰犂猶比也後人既於犂下加明字又於集解內增注云諸言犂明者將明之時不知將明乃帝晨出射之時非還宮時也

劉氏危

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念孫案危本作微謂劉氏衰微也今作危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微字古今同音故與妃爲韻若危字則古音魚戈反不得與妃爲韻逸周書本典篇其上乃不危與宜和爲韻宜古音俄說見唐韻正 管子形勢篇雖安必危與和爲韻小問篇不得則危與禾爲韻淮南說林篇讒賊閒之而父子相危與和爲韻皆在歌部不在脂部又管子侈靡篇重子之官而危之與隨爲韻版法解篇雖高不危與墮爲韻墨子小取篇行而異轉而危與離爲韻說苑說叢篇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言患爲

韻爲危爲韻太元釋測失下危也與爲爲韻莊子漁父篇苦心勞形以危其眞釋文危或作僞隨墮離爲僞五字古音亦在歌部也說見唐韻正又案晉語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橋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曲闇非韻則危埤亦非韻荀子解蔽篇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亦非韻唐韻正危音魚葵反引此二條爲證其說疏矣漢書高五王傳正作劉氏微

呂氏立三王

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念孫案呂氏下脫所字索隱本有所字漢書漢紀並同

孝文本紀

謂天下何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念孫案謂猶如也言如天下何也禮書曰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律書曰謂百姓遠方何義並與此同禮書又曰孝文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言禮貌不足恃但問躬化如何耳正義曰躬化節儉謂何嫌耳非是儒林傳申公對武帝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語意與此同古者謂如何爲謂何邶風北門篇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言如之何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救而弃之謂諸侯何言如諸侯何也成二年傳以師伐人遇其師

而還將謂君何言將如君何也十七年傳君賓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言其如君何也齊策曰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言獨如先王何也故高注曰謂何猶柰何也柰亦如也魏策曰殺之亾之無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言無如天下何無如羣臣何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徧觀是邪謂何晉灼曰謂何當如之何也

申屠嘉

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念孫案屠字宋本游本皆作徒此本（謂王延喆本）初刻作徒後改爲屠（屠字獨小於衆字而剜改之迹顯然）各本皆從之蓋未達假借之旨也酷吏傳有勝屠公索

隱引風俗通義曰勝屠即申徒通志氏族略亦引風俗通義曰申徒氏隨音改爲申屠氏

建國千餘歲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念孫案歲字因上文治安皆千餘歲而衍此言千餘者謂千餘國非謂千餘歲也下文各守其地即指千餘國而言則千餘下本無歲字明矣漢書文帝紀無歲字

置傳

大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念孫案置傳當爲傳置索隱本出傳置二字引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傳置

四馬中足爲馳置下足爲乘置一馬二馬爲軺置則作傳置者是也漢書亦作傳置

歷日縣長

歷日縣長念孫案縣當爲緜字之誤也隸書縣字或作縣緜字或作緜二形相似故緜誤爲縣漢緜竹令王君神道緜字亦誤作縣緜是其證也淮南本經篇緜聯房植緜字亦誤作縣漢書作歷日彌長彌亦緜也故文十四年穀梁傳緜地千里范甯注曰緜猶彌漫也賈子壹通篇彌道數千猶緜道數千也緜與彌聲近而義同故緜或作彌賈生傳彌融爚漢書作偭蟃獺偭緜古同聲彌之通作偭猶彌之通作緜也若縣與彌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孝景本紀

湥者二尺

二年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湥者二尺念孫案湥者二尺者字因上句而誤衍也雹有大小故言大者五寸若湥二尺則平地皆然不得言湥者二尺也秦始皇紀二十一年大雨雪湥二尺五寸漢書五行志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湥二尺五寸皆不言湥者二尺五寸也又五行志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湥五尺不言湥者五尺也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史記竝無者字

史記第一

史記弟二　　讀書雜志三

高郵王念孫

十二諸侯年表

介江淮

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索隱曰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爲界一云介者夾也念孫案二說皆非也介者恃也言恃江淮之險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漢書五行志虢介夏陽之阸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隔也失之南粵傳欲介使者權顏師古曰介恃也阻負介三字同義隱四年左傳夫

州吁阻兵而安忍杜注訓阻爲恃說文負恃也

弗生

穆侯弗生元年念孫案生上本無弗字此後人依晉世家加之也索隱本出晉穆公生四字公字誤當作侯而釋之曰案世家名費生今晉世家譌作費王或作濆生世本名弗生則生是穆公名費濆弗不同耳據此則穆侯本名生或作弗生者弗發聲耳或作費濆字異而義同也生之爲弗生猶降之爲不降夏本紀帝不降世本作帝降閭之爲毋涼周本紀惠王閭世本作毋涼涼閭古字通毋發聲皇之爲弗皇魯世家惠公弗皇漢書律厤志作惠公皇上一字皆是發聲故索隱以生爲穆侯名無庸加弗字也又

穆侯上脫去晉字亦當依索隱補

堵敖

堵敖囏元年念孫案堵敖本作杜敖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出楚杜敖囏四字而釋之曰世家作莊敖劉音壯此作杜敖今改爲此作堵敖劉氏云亦作堵今改爲亦作杜杜聲相近與世家乖不詳其由也據此則史記本作杜敖杜堵聲相近故左傳作堵敖莊十四年其作莊敖者杜譌爲壯又譌爲莊耳左傳釋文亦云史記作杜敖漢書古今人表亦作杜敖不得以左傳改史記也又案集解引徐廣曰囏一作動動當爲勤字之誤也齊語夫爲其君勤也淮南原道

篇四支不勤今本勤字竝誤作動說文囏籒文艱字艱古讀若根說見古韻標準根勤聲相近故囏通作勤若動與囏則聲遠而不可通矣又杜敖上脫楚字亦當依索隱補

晏嬰大破之

齊靈公二十七年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念孫案齊世家曰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此文晉圍臨淄下傳寫幾缺僅餘晏嬰二字其大破之三字則因下一行晉表內圍齊大破之而衍晉表以晉爲主故言圍齊大破之齊表以齊爲主齊爲晉所破則不得言大破之故知此三字爲衍文也明程一枝史詮反以晏嬰二字爲衍文謬矣

立其弟

齊簡公四年田常殺簡公立其弟為平公念孫案弟下本有驁字驁平公名也索隱本出弟驁二字注曰五高反平公也齊世家田完世家竝云立簡公弟驁則有驁字明矣今本脫去驁字而移索隱於下文齊平公驁元年之下又改其文曰驁音五高反而刪去平公也三字其失甚矣

六國表

取小邑　令

秦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為三十一縣句令此字上有脫文為

田開阡陌念孫案取小邑當爲聚小邑字之誤也秦本紀曰并諸小鄉聚句集爲大縣彼言集此言聚其義一也令上有脫文秦本紀曰集爲大縣縣一令商君傳曰集小鄉邑聚爲縣置令丞令字絕句不與下文連讀下文爲田開阡陌別爲一事秦本紀曰爲田開阡陌商君傳曰爲田開阡陌封疆爲上皆無令字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卒將

棘蒲剛侯陳武以將軍前元年卒將二千五百人起薛念孫案卒將二千五百人當依漢表作將卒二千五百人上文陽夏侯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卽其證今本

將卒二字誤倒卒字又誤作卒隸書卒字或作卒見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因誤矣投壺卒投大戴禮卒誤作卒齊語十邑爲卒管子小匡篇誤作卒

蠱逢

曲城圉矦蠱逢念孫案蠱逢當依漢表作蟲達字之誤也春秋成五年同盟于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蟲誤作蠱明堂位注刻之爲雲氣蟲獸晏子春秋外篇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後漢書馬融傳乃命壺涿驅水蟲今本蟲字竝誤作蠱達字本作逹逢隸或作逢二形相似古有蟲姓無蠱姓廣韻漢功臣表有曲成矦蟲達則蠱爲蟲之誤明矣索隱本作蟲達注曰蟲音如字楚漢春秋云夜矦蟲達葢改封也今本幷注文亦改爲蠱唯達字未改且刪去蟲音

如字四字其失甚矣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初刻作蟲後復依今本改爲蠱幷注內兩蟲字亦改爲蠱而字體較大筆畫較粗剜改之迹顯然

張越

任侯張越索隱本作張成注云漢表作張越引之曰史記作成者戉之誤也戉今作鉞戉與越同音故漢表作越戉與成相似故史記誤作成隸書戉成二字極相似說見經義述聞禮記若史記本是越字不得誤作成矣後人依漢表改成爲越又刪去索隱漢表作張越五字而史記之原文遂不可復考

彭祖

戴敬矦彭祖念孫案彭祖上脫秋字廣韻秋字注曰又姓宋中書舍人秋當索隱本作秋彭祖注曰漢表作祕音轡今檢史記諸本竝作秋今見有姓秋氏據此則史記本作秋與漢書不同今本脫去秋字又依漢書改索隱之竝作秋為竝作祕秋氏為祕氏斯為謬矣

惠景閒矦者年表

矦劉揭

陽信矦劉揭念孫案矦上脫夷字夷謚也索隱本有夷字漢表同

建元以來矦者年表

將卒　官卒將

將卒以次封矣念孫案將卒當爲將率率卽帥字也又馮唐傳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卒亦率之譌集解引晉灼曰百人爲徹行亦皆帥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閭閻卒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爲一隊官帥隊大夫也舊本帥字竝譌作師今據索隱單行本改正是官卒卽官帥漢書馮唐傳正作帥也隸書率字或作卒形與卒相近因譌爲卒陸賈傳率不過再三過漢書率作卒漢書嚴助傳美將率之功今本率譌作卒又君奭率惟茲有陳史記燕世家率作卒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侯劉章　侯劉忠　侯劉延年　侯劉買　侯

劉成

念孫案東野侯劉章侯上脫戴字槃安侯劉忠侯上脫

夷字郚侯劉延年侯上脫安字舂陵侯劉買侯上脫節

字餅侯劉成侯上脫敬字皆當依漢表及索隱本補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元鼎六年

念孫案此年缺御史大夫位漢書百官表漢紀孝武紀

竝曰元鼎六年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索隱本出御史

大夫式五字注曰卜式也當據補

禮書

䟽房牀笫

䟽房牀笫所以養體也念孫案宋本游本牀笫下竝有几席二字荀子禮論篇作䟽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則此當有几席二字

臭茝

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劉伯莊音義曰臭香也引之曰臭當爲臭字之誤也說文臭古文以爲澤字澤謂澤蘭也士喪禮記茵著用荼實綏澤焉鄭注曰澤澤蘭也取其香澤字古文作臭故香草之澤亦作臭上言椒蘭芬

茝所以養鼻此言側載臭茝所以養鼻臭茝卽蘭茝也

荀子作睪茝正論篇同睪卽澤之借字

士出死要節

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索隱曰志士推誠守死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念孫案士卽出字之譌隸書出字或省作士故歀字省作款𢼸字省作敖𧶠字省作賣經傳中士出二字亦往往譌溷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士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僖二十五年左傳諜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諜出譌爲謀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此作士出死要節者一本作士一本作出而後人誤合之耳荀子無士

字是其明證矣

陘涉

然而兵殆於陘涉集解許愼曰陘涉地名也念孫案陘涉當依荀子議兵篇作陘沙字之誤也墨子備城門篇城上沙今本沙誤作涉韓詩外傳淮南兵略篇竝與荀子同今本淮南注陘沙地名此卽集解所引許注也楚策亦云陘沙之事死者以千數

函及士大夫

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含謂包容鄒誕生音徒濫反今按大戴禮作導及士大夫導亦通也今此爲啗者當以導

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予謂亟及者覃及也說文弓覃也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嘾同義古文導與禫同士喪禮中月而禫古文禫作導說文棪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禫服也導與禫通則亦與覃嘾通而啗又與嘾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啗爲蹈之譌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蹈從臽啗從臽臽臽形聲俱別念孫案錢謂導與覃通導及士大夫卽覃及士大夫是也大雅蕩篇曰覃及鬼方爾雅曰覃延也言祉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亟當爲臽今作陷啗字從臽得聲是臽與啗古同聲故鄒誕生本作

啗卽臽之異文也啗與覃古亦同聲故鄭本之啗及卽詩之覃及也錢以函及爲覃及非也函訓爲容非覃及之義函與啗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啗也臽字本作臽形與函相似因譌爲函裴駰司馬貞音含又訓爲包容皆失之也後人多見函少見臽故經史中臽字或譌作函說見經義述聞若合而函吾中下

上大羹

故尊之上元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念孫案上大羹本作先大羹今作上者涉上二句而誤也索隱本正文作先注文亦作先今則幷注文亦改爲上

矣荀子禮論篇大戴禮禮三本篇竝作先上玄云大饗
上元尊俎上腥魚先大羹此其明證矣

廣鶩　不外是以　性守

步驟馳騁廣鶩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索隱正
義皆斷步驟馳騁廣鶩不外爲句是以君子之性守宮
庭也爲句索隱曰言君子之性守正不慢遠行如常守
宮庭也正義畧與索隱同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廣鶩當
爲厲鶩字之誤也經傳中厲廣二字往往相亂月令天子乃厲飾呂氏春秋季秋篇作厲服
厲飭淮南時則篇作厲服廣飾莊子大宗師篇厲乎其
似世乎崔譔本厲作廣史記平津侯傳厲賢予祿徐廣
曰厲一作廣儒林傳以廣賢材漢書廣作厲
漢書地理志齊郡廣說文水部注廣鶚作厲隸書厲字

或作厲漢議郎元賓碑揚淸厲於海內執金吾丞武榮碑蘋然高厲形與廣相近因譌爲廣厲字本作𩣡廣雅曰𩣡騖驟馳騁奔也說文𩣡次弟馳也玉篇力世切古通作厲楚辭遠遊颯弭節而高厲是也步驟馳騁厲騖皆兩字平列若作廣騖則非其指矣是以當爲是矣聲之誤也是矣二字上屬爲句是謂禮也言君子率禮不越步驟馳騁厲騖皆不外乎此也若讀至外字絕句而以是以二字下屬爲句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之性守宮庭也性守當爲廛宇亦字之誤也隸書廛字或作壥魏風伐檀釋文曰廛本亦作壥集韻廛亦作壥管子小匡篇曰壥而不稅形與性相近守宇形亦相近故廛宇譌爲性守廛

與壇古字通周官廛人故書廛作壇杜子春讀壇爲廛又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故書廛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廛宇卽壇宇也壇堂基也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宇屋邊也荀子儒效篇曰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神之揄臨壇宇鹽鐵論散不足篇曰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此言君子率禮不越如在壇宇宮庭之中也壇宇宮庭皆指宮室言之若云性守宮庭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上當有是字今本脫去則與上文義不相屬荀子禮論篇曰步驟馳騁厲騖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足證今本之誤儒效篇又曰高之下之小之巨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

曲直得其次序

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引之曰直字後人所加索隱曰委曲得禮之序則曲下本無直字明矣荀子正作曲得其次序

樂書

樂之容

欣喜驩愛樂之容也念孫案容當依樂記作官字之誤也鄭注曰官猶事也正義用鄭注爲解又引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喜此樂之事迹也則正文本作官明矣今本正義亦誤作容則與猶事也之訓不合

知禮樂之道

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念孫案知當依樂記祭義作致此後人妄改之也正義曰極致禮樂之道則本作致明矣

何道出

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念孫案此本作是何道出是此也道從也言此聲何從出也脫去是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地部引此作是何道出韓子十過篇作此奚道出舊本奚道譌作道奚今據本書及論衡改論衡紀妖篇作此何道出皆其

證也

律書

言陽氣之危垝

東至於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念孫案言陽氣之危垝垝上本無危字此是訓危爲垝故曰危垝也言陽氣之垝爾雅曰垝毁也言陽氣至十月而毁也今本垝上有危字卽因上危垝也而誤衍耳

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

淸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念孫案軫上當有至於二字主風吹萬物而西之爲句至於軫爲句

上文云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自此以下皆有至於二字是其證

厤書

又不由人

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念孫案正與政同又不由人本作亦不由人今作又者後人以意改之耳索隱本作亦不由人注云此文出大戴禮今本大戴禮誥志篇作下不由人下卽亦字之誤則作亦者是也

度驗

名察度驗定清濁引之曰名察度驗漢志作名察發斂應劭曰名節會察寒暑致啟閉分至孟康曰春夏爲發秋冬爲斂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又周髀算經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趙君卿曰發猶往也斂猶還也則當作發斂爲是史記作度驗者發字古通作廢說見平原君傳其草書與度相似又涉上文星度而誤耳斂驗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下文曰今日順夏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是律之清濁

出於氣之發斂故曰名察發斂定清濁無取於度驗也薛瓚以爲題名宿度候察進退乃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

然

然蓋尙矣念孫案然猶是也此承上文言黃帝作厤之事如是是蓋尙矣漢書作然則上矣亦謂是則上矣也范望注太元務測曰然猶是也傅靳蒯成傳贊曰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亦謂是可謂篤厚君子也

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謂月值畢及陬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錢氏攷異曰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十一月爲辜此冬至之月建子月也月陽在甲當云畢辜而云畢聚者聚與陬古文通用天正之月亦可云陬也索隱謂月值陬訾則是建寅之月非冬至矣引之曰此殷厤也續漢書律厤志論曰顓頊厤元用乙卯殷用甲寅又載劉洪上言曰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

三光聚天廟五度是顓頊麻以乙卯年之立春爲元而以其月爲正月殷麻以甲寅年之冬至爲元亦以其月爲正月也正月爲陬而在甲曰畢故曰月名畢陬漢書律麻志曰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困敦太歲在子之名殷麻之甲寅卽顓頊麻之丙子說詳太歲攷）正月歲星出婺女班氏引漢志以證十一月歲星在婺女則所謂正月者正謂十一月也蓋漢初用顓頊麻以建寅之月爲正月麻元起於立春至武帝太初元年改麻（太史公自序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麻始改）而用殷麻建子之月爲正月麻元起於冬至是年五月正麻仍用

殷厤之十一月冬至爲元而正月之在寅月則又參以顓頊厤法（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厤以正月爲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故太初元年之正月爲建子之月而二年之正月卽爲建寅之月也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不稱正月者據太初厤追改之耳唯律厤志所引漢志尚存正月之文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引之曰當作端蒙單閼下文端蒙單閼當作游兆執徐自此以下皆後人所改當以次更正說見太歲攷

商橫涒灘

商橫涒灘單行索隱本作商橫赤奮若下文尚章大淵獻作尚章困敦焉逢困敦作焉逢大淵獻端蒙赤奮若作端蒙汭漢引之曰此殷厤也故與爾雅歲名不同今本旣以爾雅改史記又幷索隱而改之大謬說見太歲攷

祝犂大荒落四年建始四年

祝犂大荒落四年引之曰此七字乃後人所加說見太歲攷

端旃蒙

端旃蒙者年名也念孫案爾雅之旃蒙史記作端蒙此作端旃蒙者後人旁記旃字因誤入正文耳

天官書

斗魁

在斗魁中貴人之牢念孫案魁上本無斗字此因集解內在斗魁中而誤衍也此云在魁中下文云魁下六星皆承上斗魁而言無庸更加斗字索隱本無斗字漢書天文志亦無

名曰三能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念孫案名字後人所

加此書稱星名皆言曰某無言名曰某者索隱本無名字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亦無名字漢書天文志同

順入軌道

月五星順入軌道索隱曰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順入從西入也正義曰謂月五星順軌道入太微庭也念孫案順入一事也軌道又一事也順入者韋氏以爲從西入是也軌道者軌猶循也謂月五星皆循道而行不旁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漢書賈誼傳諸侯軌道謂循道也後漢書襄楷傳熒惑入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謂不循常道也下文曰

其逆入若不軌道索隱引宋均云逆入從東入不軌道不由康衢而入也逆入爲一事不軌道又爲一事此尤其明證矣

水水

火入旱句金兵句水今本此下載索隱曰謂火金水入五潢則各致此災也宋均云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於此不爲害故也水此字上屬爲句中有三柱句念孫案火入旱金兵水水者謂火入五潢則爲旱金則爲兵水則爲水也漢書天文志曰辰星入五車大水中有三柱者謂五潢中有三柱也索隱謂火金水云云本在水水之下今本列入上水字之下下水字之上而讀金兵水爲句水中有三柱爲

句大謬

水患

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念孫案水患當作水水患言水犯北落入軍則有水患也上文火入旱金兵水水卽其證今本脫一水字則文不成義漢書天文志正作水水患

可以重致天下

塡星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致天下今本脫以字上文歲星云可以義致天下熒惑云可以禮致天下下文太白云可以兵從天下辰星云可以法致天下今據補正義曰言五星皆從塡星其下之國倚重

而致天下漢書天文志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塡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韋昭解從塡以重曰謂以威重得念孫案韋氏張氏皆未曉重字之義重猶厚也高誘注秦策及呂氏春秋振亂篇竝曰厚重也又注呂氏春秋盡數篇及淮南俶眞篇竝曰重厚也是厚重二字同義塡星爲土土德厚重虞翻注復卦曰坤爲厚又注繫辭傳曰坤爲重故五星從塡星則其下之國可以厚重之德致天下也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運斗樞曰塡星帥五精聚于中央黃帝以重厚賢聖起又引石氏星經曰塡星所在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

國可以重德致天下天官書即本於此重下無德字者省文耳上文曰填星主德德即重德也皆其明證矣

若水

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錢氏攷異曰若水當作若木念孫案錢說非也若水二字文與上屬不與下屬金爲白衣會若水者水謂水災也漢書高祖紀注曰若及也言木與金合則爲白衣會及水災也上文曰填星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下文曰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亾文義並與此同漢書天

文志作歲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開元占經五星占引巫咸曰大白與歲星合爲白衣之會爲水此皆其明證矣

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

火與水合爲焠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念孫案上旣言戰敗下不當復言北軍爲北軍上當有水字言火與水合則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也漢書天文志熒惑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晉書天文志火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皆其明證矣

疾

太白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集解引蘇林漢書注曰疾過也念孫案正文疾字本作易集解引蘇林注是解易字之義非解疾字之義疾行而過謂之易故蘇林訓易爲疾過漢書天文志太白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解易字曰疾過也是其明證矣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曰太白所居久其鄉利易其鄉凶此即天官書所本天官書又曰塡星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天文志又曰歲星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皆足與此易字互相證明矣後人誤讀疾

過也之注遂改正文易字爲疾不知蘇林自訓易爲疾過非訓疾爲過也

天矢

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晩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念孫案天矢當從宋本作夭天字之誤也夭與祆同字亦作妖書傳中祆祥字多作妖周本紀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徐廣曰妖一作夭莊子大宗師篇善妖善老釋文妖本又作夭漢書天文志作天祆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甘氏占曰太白色白五芒出早爲月食晩爲天妖及彗星是其證又下文辰星出蚤爲月蝕晩爲彗星及天矢天文志作天妖則矢字亦是夭字之誤宋本亦誤作矢

而倉益盡

而倉益盡爲主位念孫案而讀曰如益即盡字之誤而衍者也漢志作不然倉盡爲主位盡上無益字是也不然二字亦有誤而倉盡爲主位者如日倉盡則其咎在主位也故漢書天文志引夏氏日月傳曰日倉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或以而爲衍字非是

毛羽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念孫案毛羽本作毛目後人以意改之耳漢書晉書並作毛目又開元占經妖星占引巫咸及海中占亦作毛目又引

春秋合誠圖曰枉矢者射星也水流蛇行含明故有毛目考工記輈人注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疏引考異郵曰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今本毛目二字並誤作尾因據宋本嘉靖本十行本改此皆其明證矣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史記正作毛目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兌與銳同漢書天文志作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晉志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武進顧子明曰下文云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卑與高對兌與方對當依晉志作前方而高後兌而卑

者卻今本史記高後二字互易漢書則高上衍後字高下又衍者銳二字

卿雲見

卿雲見喜氣也念孫案卿雲下本無見字此涉下文見字而誤衍也凡言某星見某氣見者其下文必有吉凶之事見上下文此是以喜氣釋卿雲猶言卿雲者喜氣也卿與慶同慶卽喜也若加一見字則隔斷上下文義上文景星者德星也若改爲景星見德星也其可乎藝文類聚祥瑞部引此有見字漢書天文志有見字皆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部人事部休徵部引史

記皆無見字晉書天文志曰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
書大傳注曰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
蕭索輪囷是爲鄉雲此和氣也此雖小變其文而亦無
見字蓋喜氣和氣皆是釋鄉雲二字不當有見字也

則

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
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念孫案則者若也
言若風復起有雲則其稼復起也古者則與若同義高
祖紀曰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
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言今若來也三年問曰今是大

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言彼若肆然而爲帝也燕策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爲娶也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愼勿與戰高祖紀作若漢挑戰此尤其明證矣漢書天文志無則字者省文耳或

以則爲衍字失之

占種其所宜

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顧子明曰下其字因上其字而衍漢志無

鹿解角

鹿解角念孫案鹿當從天文志作麋字之誤也夏至鹿解角冬至麋解角諸書皆然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史記亦作麋解角

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

歲乃有妖張守節斷晷景歲星所在爲一句說曰言晷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盛若晷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妖禍災變也念孫案張說非也晷景上屬爲句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者此言日至測晷景之事也自歲星所在以下別爲一事與晷景無涉（漢書天文志無歲星所在四句）歲星所在者謂歲星所居之地非謂晷景歲星行不失次也五穀逢昌者逢與豐古字通（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爲逢或爲豐周語道而得神是謂逢福說苑辨物篇逢作豐又淮南天文篇見下）逢昌卽豐昌非謂逢其昌盛也其對爲衝者言與歲星所居之地相對則爲衝（衝者相對之名上文曰國皇星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

不利又曰入風各與其衝對課假如歲在壽星則降婁爲衝歲在大火則大梁爲衝非謂晷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也地當歲星之衝則有殃襄二十八年左傳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注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淮南天文篇曰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是其明證矣

天道命

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念孫案天道命當作天道性命論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本論語爲說則命上當有性字正義

內兩言天道性命是其明證矣孔子世家亦曰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河戒

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戒單行索隱本及宋本游本竝如是而王本則於河下缺一字載索隱曰天文志武帝元封之中星孛于河戍（東遇反今本漢志誤作戍亥之戍）其占曰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又曰其河戍卽南河北河也字竝作戍（宋本游本正文雖作戒而所載索隱皆作戍與王本同若各本及毛刻單行索隱本則盡改爲戒矣）引之曰作戍者是也戍讀戍申戍甫之戍說文戍守邊也戍訓守邊故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晉書隋書天文

志並云南河曰南戍北河曰北戍開元占經南北河戍字前後凡百餘見皆作戍不作戒其歲星熒惑太白辰星四占並引石氏曰守南河戍蠻夷兵起邊戍有憂太白占又引甘氏曰太白守北河戍邊戍有謀流星占引巫咸曰流星犯南河蠻夷兵起防戍有憂彗星占引海中占曰彗星犯南河蠻越兵起邊戍有憂然則河戍之戍本作邊戍字明甚上文鉞北北河南南河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為戍今本正義戍作戒後人所改也戍可言置戒不可言置南河南戍一曰陽門亦曰越門北河北戍一曰陰門亦曰胡門置而為戍者謂置守邊之亭

障也襄十年左傳注脩其城而置戍故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
占曰南北河戍一名天高一名天亭義取戍邊之人登
亭障以候望也唐書天文志曰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
象存乎兩戍北戍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
大華逾河竝雷首厎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
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戍自
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
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
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
戍爲胡門南戍爲越門以上唐書天文志一行所論正取邊戍

之義其字亦當作戍且一行開元中受詔治新厤與司馬貞張守節及作開元占經之瞿曇悉達皆同時人斷無諸家河戍字不誤而一行獨誤作戒之理自傳寫者誤書作戒而文義遂不可通隸書戒字或作戒與戍相似而誤淺人襲謬承譌反以作戒者爲正文而改史記之河戍以從之則惑矣唯漢晉隋志未改且戒界二字古不同聲自唐以前之書無以此二字通用者後人不知戒爲戍之譌而以兩戒爲兩界此誤之又誤也戒於古音屬志部界從介聲於古音屬祭部自韻書以戒界溷爲一音而宋人遂以兩戒爲兩界矣志祭二部古不相通說見經義述聞終不可用也下錢氏史記攷異誤從作戒之本至作養新錄又謂戒當爲戉戉

古鉞字而引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爲證幷欲改天文志星孛于河戍之戍爲戉案北河在鉞北南河在鉞南則鉞非南北河不得謂南北河爲河鉞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郗萌曰兩河戍與戉俱爲帝闕上爲邊戍之戍下爲斧戉之戉較然甚明若改作兩河戉則不須更言與戉矣且鉞只一星何得稱兩河鉞乎錢說非也

封禪書

遂覲東后

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念孫案覲本作見史公述尚

書每以詁訓之字相代故五帝紀云遂見東方君長此云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以遂代肆以見代覲以君長代后又以諸侯釋后二篇之文可以互證矣後人依尙書改見爲覲不知五帝紀正作見且上文見四岳諸牧亦是以見代覲也又案漢書郊祀志郎本史記而亦云遂見東后則史記之本作見益明矣

羨門子高　最後

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念孫案羨門子高高上本無子字此因索隱內羨門子高而誤衍也索隱本出羨門高三字注曰秦始皇使盧生求羨

門子高是也則正文內無子字明矣郊祀志亦無子字又案索隱曰最後猶言甚後也服虔說止有四人是也小顏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非也念孫案以最後爲人名者是也皆燕人三字乃總承上文之詞若以最後爲甚後則與上下文義皆不相屬矣最疑冣字之誤說文冣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冣殷本紀大冣樂戲於沙邱集解徐廣曰冣一作聚周本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集解徐廣曰聚一作冣今本冣字並誤作最又周本紀之周聚東西周策並誤作周最趙世家之顏聚趙策誤作顏最又樂記會以聚衆鄭注聚或爲冣今本亦誤作最高唇賦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聚與冣古字通穀有㲄音㲄與後聲相近疑史記之最後即高

唐賦之聚穀也

黃金銀

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念孫案銀上本有白字後人以金有五色故言黃金以別之銀唯一色不須言白故删去白字而不知書傳言白銀者多矣且黃金白銀相對爲文少一白字則文不成義世說言語篇注文選思元賦注結客少年場行注石闕銘注藝文類聚居處部靈異部初學記地部山類海類俱引釋道部寶器部太平御覽地部珍寶部引此皆有白字郊祀志無白字亦後人所删秦始皇紀正義引郊祀志亦有白字

賽

冬賽禱祠念孫案賽本作塞古無賽字俗塞爲之說文無賽字新附有之急就篇謁禓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曰塞報福也管子小問篇令釁社塞禱墨子號令篇殺去事已塞禱韓子外儲說右篇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漢書武五子傳亦云殺牛塞禱周官都宗人注祭謂報塞也漢無極山碑各白羊塞神山又見下索隱本出冬塞二字注云塞音先代反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今本正文注文俱改爲賽又刪去與賽同三字其失甚矣漢書郊祀志亦作塞篇內賽字竝同

熒惑太白歲星塡星

熒惑太白歲星塡星念孫案塡星下脫辰星二字當依

郊祀志補

春三月及時臘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念孫案三月當從郊祀志作二月臘上不當有時字此因上文歲時字而衍郊祀志無時字

釋

古者先振兵釋旅念孫案釋本作澤故徐廣音義曰古釋字作澤高祖功臣侯者表張節侯毛澤之亦作釋之惠景閒侯者表襄成侯韓澤之漢表作釋之又周頌載芟篇其耕澤澤正義引爾雅作釋釋夏小正農及雪澤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管子形勢篇莫知其爲之莫知其澤之竝與釋同孝武紀亦作澤後人改澤爲釋則與

音義相左矣下文澤兵作釋兵亦是後人所改

平準書

後絀恥辱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念孫案絀上本無後字後人以意加之耳漢書食貨志作先行誼而黜媿辱師古曰以行誼爲先以媿辱相黜也黜與絀同絀上加一後字則文不成義矣

賈滅朝鮮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滅朝鮮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也史記攷異曰案漢書武帝

紀元朔元年秋東夷薉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三年春罷蒼海郡至元封三年滅朝鮮相距二十年不得幷爲一事且滅朝鮮者爲荀彘楊僕亦無彭吳賈其人也漢書食貨志但云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較之史記爲確予又疑滅字當爲濊字之譌濊與薉穢同賈讀爲商賈之賈謂彭吳與濊朝鮮貿易因得通道置郡也小司馬謂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非是念孫案錢以滅爲濊之譌是也賈仍當依漢書作穿顏師古曰本皆荒梗始開通之故言穿是也上言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此亦言彭吳通道東夷置

滄海郡非謂與濊朝鮮賈易也隸書貿字或作貿形與
賈相近因誤爲賈漢張氏穿中記本造此穿者貿字作
貿是其證也

通適

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念孫案皆通適三
字文不成義通即適字之誤而衍者也索隱本無通字
食貨志亦無

吾有羊上林中

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念孫案羊下脫去在字當
依漢書卜式傳補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獸部引史記竝

有在字

楊可

天子旣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念孫案楊可二字後人依下文加之也食貨志作於是告緡錢縱矣顏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無楊可二字索隱於此處無注至下文楊可告緡徧天下始云楊姓可名也則此處本無楊可二字明矣

郡國

郡國多姦鑄錢念孫案郡國下脫民字索隱本出人多

姦鑄錢五字人即民字也食貨志作郡國鑄錢民多姦鑄是史記漢書皆有民字

市列肆

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念孫案市列下本無肆字此涉索隱內市肆而誤衍也市列卽肆也故襄三十年左傳注曰羊肆市列也無庸更加肆字索隱本作坐市列注曰謂吏坐市肆行列之中此是加肆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內本有肆字也食貨志亦作坐市列顏師古曰市列謂列肆是史記漢書皆無肆字也鹽鐵論救匱篇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漢書西域傳罽賓國有市列

史記弟二

史記第三　　讀書雜志三

高郵王念孫

吳太伯世家

憾

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念孫案憾本作感後人依今本左傳改之耳古無憾字借感爲之說文無憾字昭十一年左傳唯蔡於感釋文感戶暗反郎今憾字也宣十二年二憾往矣成二年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唐石經竝作感宣二年以其私憾襄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釋文竝作感逸周書大戒篇曰內姓無感外姓無讁韓策曰感忿睚眦之意鹽鐵論備胡篇曰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漢書張安世傳曰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杜鄴傳曰內無感恨之隙字竝與憾同又見下索隱本出有感

二字注曰慼讀爲慽字省耳胡暗反今旣改正文爲慽又改注文曰慽或作慼字省耳亦讀爲慽又音胡暗反其失甚矣襄二十九年左傳美哉猶有慽釋文正作慼

爾而

爾而忘句踐殺女父乎念孫案此當作而忘句踐殺女父乎而卽爾也定十四年左傳作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是其證今作爾而者後人依五子胥傳旁記爾字因誤入正文也董份謂上爾字呼之下而字連下則從爲之辭耳

齊太公世家

崔杼歸

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念孫案歸上本有毋字毋與無同凡史記有無字多作毋索隱本出崔杼毋歸四字注曰毋音無襄二十七年左傳至則無歸矣乃縊呂氏春秋愼行篇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皆其證宋本毋作無而刪去索隱毋音無之注今本又脫無字

魯周公世家

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念孫案此文當有二本一本作一飯三起一本作一飯三吐哺而後

人誤合之也太平御覽人事部沐類賢類禮賢類待士類引此竝作一飯三起以待士而無吐哺二字此一本作三起之證也後漢書陳元傳注引作一飯三吐哺以待士而無起字此一本作三吐哺之證也考諸書所記言三起者則不言吐哺言吐哺者則不言三起今旣言吐哺而又言起則詞意重沓且一本作三起者本以一飯三起爲句而以待士三字則總承上二句言之今作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則當斷一飯三吐哺爲句而以起字下屬爲句起以待士斯爲不詞矣

所知

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念孫案知當爲咨聲之誤也所問所咨皆承上文而言周語正作所咨

哀姜

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念孫案索隱本哀姜上有爲字於義爲長

衢

遇孟武伯於衢念孫案衢本作街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作街注曰有本作衞者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衢案街衞字形相近故街誤爲衞索隱引左傳孟氏之衢者以明其當作街不當作衞非正文本作衢也若正

文本作衢不得誤爲衞矣又案爾雅四達謂之衢說文衖四通道也則衖卽是衢史公述春秋傳多以詁訓之字相代後人改衖爲衢失史公之意矣

燕召公世家

恫恐

國大亂百姓恫恐燕策作恫怨下文衆人恫恐燕策姚本作恫怨鮑本元作恫恐改爲恫怨案作恫恐者是也作恫怨者後人不曉恫恐之義因據大雅思齊篇改之耳索隱曰恫痛也恐懼也念孫案小司馬分恫恐爲二義非也恫亦恐也與神罔時恫之恫異義蘇秦傳秦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小司馬以恫爲恐懼是

也疑亦恐也或言恫恐或言恫疑其義一也說見後洞疑下

北迫　內揩

燕北迫蠻貉內揩齊晉念孫案北當爲外字之譌也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因譌爲北外迫內揩相對爲文蠻貉故言外齊晉爲中國諸侯故言內若云北迫則與下句不對矣又索隱曰揩交雜也又作鍇劉氏云爭陌反各本爭陌反譌作爭鍇也今據索隱單行本訂正案劉音是也揩者迫也字本作笮說文笮迫也小雅雨無正箋曰甚急笮且危或作筰周官典同侈聲筰鄭注曰聲迫筰又作迮文選歎逝賦注引聲類曰迮迫也釋名曰笮迮也編

竹相連迫迮也史記漢書通作揩漢書梁孝王傳李太后與爭門揩指史記同晉灼曰揩疊字借以爲笮耳師古曰謂爲門扇所笮王莽傳迫揩青徐盜賊師古曰揩讀與笮同皆其證也外迫蠻貉內揩齊晉揩亦迫也小司馬讀爲交鎋之鎋失之風俗通義皇霸篇曰燕外迫蠻貊內笮齊晉卽用史記之文

曹叔世家

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余尋曹共公之不用釐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

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解末二句曰至如公孫
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尙饗祭祀豈
合忽絕之哉念孫案張說甚謬如讀爲而言叔鐸非不
欲引曹之祀而無若公孫彊之不脩國政以致絕祀何
也文五年左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
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此云知唯德之不建又
云叔鐸之祀忽諸皆用臧文仲語

宋微子世家

爲狄

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念

孫案爲猶如也言如身夙而國終不治不如去也古者或謂如曰爲說見韓策縱韓爲不能聽我下

爲梧

彼爲象箸必爲玉梧爲梧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念孫案爲梧亦當作爲玉梧此承上文言之不當省玉字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爲玉梧

晉世家

唐叔虞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念孫案唐上本有晉字後人以晉唐不當竝稱故删去晉字也今案昭元年左

傳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杜注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下文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注曰取唐君之名是唐人之季世與周武王子封於唐者皆謂之唐叔虞而武王子封於唐者寔爲晉之始祖故言晉唐叔虞以別之索隱本出晉唐叔虞四字注曰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則有晉字明矣

文在其手

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念孫案文上脱有字當依左傳及鄭世家補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晉世家皆有有

字

有

尤而效之罪有甚焉念孫案有讀爲又僖二十四年左傳作又又楚世家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有亦讀爲又又與既文義相承又樂毅傳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有亦讀爲又燕策作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廉頗藺相如傳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有何怨之有亦讀爲又淮陰侯傳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有亦讀爲又漢書作又吳王濞傳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

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弃有亦讀爲又凡經傳又字多作有說見釋詞

此受次賞

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念孫案上旣云此復受次賞則此亦當然若無復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正作此復受次賞

楚世家

坼剖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念孫案剖本作副大雅生民篇不坼不副釋文副孚逼反正義曰坼副皆裂也引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爲去聲遂不得其解又見集解有簡狄胷剖生契之語因改副爲剖耳說文副判也籀文作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作坼疈而生是其明證矣

越章王

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念孫案大戴禮帝繫篇越章作戚章索隱引世本作就章戚字古聲與蹙相近說見唐韻正而

楚從就聲楚然或爲甓然楚芻或爲甓芻見曲禮及漢書賈誼傳則作戚者是也戚譌爲戉即今斧鉞字故又譌爲越猶甯戚之譌爲甯越矣見淮南道應篇

使棄疾殺之

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念孫案此當作使疾殺之疾速也昭四年左傳作王使速殺之是其證也今本疾上有棄字者因下文公子棄疾而誤

卑梁

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念孫案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此卑梁下有女字是也吳世家曰楚

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伍子胥傳亦
曰兩女子爭桑呂氏春秋察微篇亦曰楚邊邑卑梁處
女

僞謂楚王

楚威王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念孫
案僞讀曰爲人謀而不忠之爲言張丑爲田嬰謂楚王
也古作爲之爲通作僞故爲人謀之爲亦通作僞說見
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僞爲卽爲謂

摶其士卒

盼子復摶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索隱曰摶

音膞亦有作附讀念孫案膞附二音皆非也搏當爲摶字之誤也摶與專同田完世家韓馮摶三國之兵集解徐廣曰摶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吳王濞傳燕王摶胡衆入蕭關索隱曰摶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此言摶其士卒以與王遇意亦同也齊策作整其士卒整與摶意亦相近作搏則非其指矣

二十年

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念孫案索隱本出二十六年四字注曰案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據此則正文本

作二十六年而小司馬以爲當作二十年今本依小司馬改爲二十年則與注內此云二十六年之語不合故又於注首加八字云俗本或作二十六年然後接以案下文云云甚矣其謬也

鄒

鄒費郯邳者羅覽也念孫案鄒本作騶古多以騶爲鄒字封禪書祠騶嶧山吳世家爲騶伐魯陳杞世家滕薛騶夏殷周之閒封也田完世家騶忌騶衍孟子傳齊有三騶子韓長孺傳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漢書地理志魯國騶故邾國王吉傳能爲騶氏春秋又漢有騶氏二鏡銘造孔廟禮器碑陰有騶韋仲卿薦陰令張遷碑陰有騶叔義索隱本出騶費二字注曰鄒祕二音今本改騶爲鄒則小司馬無庸作

音矣下文塞鄒魯之心孟子傳孟軻鄒人也索隱本竝作騶班馬字類及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引孟子傳竝作騶宋本同

必萬之於虎

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念孫案必萬之於虎索隱本作必萬於虎矣於義爲長

越王句踐世家

怨伐

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念孫案怨伐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以怨伐連文者伐字葢因下文而誤衍也文選鵩鳥賦注引此無伐字

鎮

鎮撫國家念孫案鎮本作塡古多以塡爲鎮撫字小雅采菽篇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鎮也釋文鎮本作塡史記高祖紀鎮國家撫百姓漢書作塡孝文紀塡撫諸侯天官書塡星歲塡一宿齊悼惠王世家贊大封同姓以塡萬民之心蕭相國世家塡撫諭告使給軍食平津侯傳宜佐明主塡撫國家太史公自序蕭何塡撫山西字並與鎮同索隱本出塡撫二字注曰鎮音今改塡爲鎮而刪去其音妄矣

導諛

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念孫案導諛卽諂諛也或作道諛莊子天地篇道諛之人是也又曰謂己道人謂己諛人道人卽諂人也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諂是道與

諂同義故荀子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竝作道諛諂與導聲之轉諂諛之爲導諛名及之爲導及禮書名及士大夫索隱本作啗及大戴禮禮三本篇作導及荀子禮論篇作道及案名字當讀爲覃及鬼方之覃集解本名譌作函辯見禮書禫服之爲導服士虞禮記中月而禫鄭注古文禫或爲導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禫或作道說文函棪二字竝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玉篇函他念他感二切棪餘冉切禫之或爲導函棪之讀若導其理一也皆聲轉而字異也

請成越

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念孫案文選荅蘇武書注引此作請成於越今脫於字

不貴　不見

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念孫案此文本作吾患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自見其睫也祇因患譌作貴後人不得其解遂於貴上加不字耳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旣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旣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今本作貴其能以讓也此亦是患譌作貴後人因刪去不字也或增不字或刪不字皆由不知貴爲患之譌耳不自見其睫今本脫自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引此有自字下文曰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則有自字明矣韓子喻老篇杜

子諫楚莊王曰臣患王之智如目也今本患上有愚字卽患字之誤而衍者又脫王字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語意正與此同

職

殺人而糺職也念孫案爾雅職常也言殺人而糺固其常也五子胥傳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季布傳曰季布爲項籍用職耳定元年左傳曰爲宋役亦其職也上文曰故我常從宋義竝與此同

鄭世家

是率諸侯

齊彊而厲公居櫟卽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念孫案是當爲且字之誤也卽若也古謂若爲卽說見匈奴傳言我若不往則齊且率諸侯伐我而納厲公也

甫瑕

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念孫案瑕本作假索隱本出甫假二字注曰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是史記本作假不得以左傳改之也瑕假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檀弓公肩假漢書古今人表作公肩瑕是其證

娠大叔

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念孫案上文成王封叔虞于唐索隱引此娠大叔作動大叔是史記舊本本作動而今作娠者後人不解動字之義又以左傳作震震與娠通故改爲娠也今案娠震皆動也爾雅娠震動也郭注曰娠猶震也說文娠女妊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哀元年漢書高祖紀已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昭元年今左傳作震大雅生民篇載震載夙毛傳曰震動也正義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是娠震皆動也周本紀曰身動如孕者是也凡史公述尚書春秋傳多以詁訓之字相代此言方動大叔亦是以動代震

也至小司馬述本書之文例不以詁訓之字相代若本書作娠小司馬無緣改爲動也後人不知古訓而輒改爲娠失史公之意矣

趙世家

五世而生趙夙

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念孫案生當爲至言自叔帶以至趙夙凡五世也上文云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即其證至與生草書相似又涉上文奄父生叔帶而誤太平御覽封建部三引此正作至

諸大夫朝

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念孫案文選辯亾論注引此朝上有在字於義爲長

城不浸

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念孫案浸當爲沒字之誤也文選辯亾論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並作沒魏世家作湛與沈同湛亦沒也秦策及韓子難篇並作沈說苑權謀篇作沒趙策作沈又作沒

異日

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念孫案異日之文與上他日相複異日本作旦日字之誤也旦日謂夢見

美女之明日也漢書高祖紀注旦日明日也夜夢美女鼓琴而歌故明日數言所夢而想見其狀不待異日也舊本北堂書鈔樂部二引此正作旦日陳禹謨依俗本改為異日太平御覽樂部八同

序往古之勳

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厚重也念孫案張所見本作厚往古之勳故訓厚為重今案厚與序文義皆有未安當依趙策作享往古之勳字之誤也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厚字作𠪍三公山碑作𢊁竝與享相似享受也見僖二十三年左傳注晉語注言不勞百姓而坐受往古之功也

禮也　不必古

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念孫案此當依趙策作理世不必一道今本趙策理字亦譌作禮姚本云一作理而便國不必法古理世治世也不必法古卽承上文何古之法而言商君傳亦云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今本理世譌作禮也隸書世也相似太史公自序彊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己也古上又脫法字則文不成義

奇行

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解上二句曰鄒魯好長纓是奇服

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念孫案服奇奇行兩奇字皆讀爲奇衺之奇周官宮正奇衺之民鄭注奇衺譎觚非常閽人奇服怪民注奇服衣非常此言服正者志未必正服奇者志未必淫若謂服奇者志必淫則是鄒魯之士儒冠儒服必無奇衺之行也中國未必無莠民蠻夷未必無俊民若謂俗辟者民必易則是吳越風俗邪辟必無秀異之士也小司馬誤以奇行爲善行故所說皆非

鴟之塞

攻取丹邱華陽鴟之塞正義曰徐廣曰鴟一作鴻鴻上故關今名鴻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

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恒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念孫案如正義則鴟之二字乃是鴻上之譌鴻與鴟草書相近之本作𡳿與上字亦相近故鴻譌作鴟劉晝新論通塞篇怏若輕鴻之汎長風今本鴻譌作鴟上譌作之耳水經滱水注曰滱水又東流歷鴻山世謂是處爲鴻頭疑卽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關尉治北平而畫塞於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土所極也滱水於是左納鴻上水水出西北近谿東南流注於滱水也以上水經注鴻上關卽鴻上塞故水亦有鴻上之名今保定府唐縣西北七十里有鴻城社卽正義所云鴻上故關今名鴻

城者也

主父開之

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閒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之也正義本作閉之云謂容其入宮閉藏也念孫案此閉誤爲開開又誤爲閒也不言開門納之而但言開之則文義不明當從正義本作閉之爲是列女傳孽嬖傳亦作閉之

上佼

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罪索隱曰佼猶行也念

孫案小司馬說非也佼與交同說文佼交也管子形勢篇鳥集之佼雖善不親形勢解篇曰與人佼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鳥集之佼七臣七主篇曰好佼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民務交而不求用明法解篇交作佼上交上等之交也言齊之事王如此當爲王之上交而今反觸罪也趙策作宜爲上交又曰秦與韓爲上交秦與梁爲上交皆其證

入之秦

入之秦不聽主令念孫案入之秦當作主入之秦謂韓王入上黨於秦而馮亭不聽也脫去主字則文義不明趙策作主內之秦不順主命是其證

趙氏

趙氏壯者皆犺長平念孫案氏當爲民字之誤也燕世家及燕策皆作民

魏世家

無忌

無忌謂魏王曰楊倞注荀子彊國篇引此無忌作朱忌念孫案作朱忌者是也作無忌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史記他篇中或稱信陵君或稱魏公子無忌或稱魏將無忌其但稱無忌者則承上文而言今無忌之名不見於上文上文范痤上書信陵君但稱信陵君不稱無忌而忽云無忌謂魏王曰則文義不明假如平原君名勝勝字未見於上文而忽云

勝謂趙王曰其可乎且下文稱信陵君無忌矯奪晉鄙兵而此但稱無忌則是詳於後而略於前於理尤不可通魏策作朱己謂魏王曰己忌古同聲鄭風大叔于田箋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則史記之本作朱忌甚明楊倞引作朱忌則唐時本尚未誤鮑彪注魏策云朱己史作無忌大事記謂信陵之言深切綜練皆爲俗本所竄

交彊秦魏之兵

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亾乎念孫案交當爲支字之誤也隸書交字或作友形與支相近言韓不能支秦魏之兵也魏策作外安能支彊

秦魏之兵是其證

與彊秦鄰之禍　天時

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念孫案與彊秦鄰之禍當從魏策作無與彊秦鄰之禍此言魏與秦伐韓以求故地韓亾則魏與秦鄰而受其禍今魏存韓而求故地則故地不勞而得且韓存則魏無與秦鄰之禍故曰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無與彊秦鄰之禍也天時當從魏策作大時言存韓

安魏而利天下王之時莫大於此也秦策曰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是其證

韓世家

不如出兵以到之　公待秦而到　施三川而歸

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

今本秦孤誤作孤秦茲據宋本游本及韓策改下文曰是齊孤也楚世家曰是楚孤也文義竝與此同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下楚字疑衍此謂秦塞三川而守之非謂楚也韓策無下楚字公不能救也索隱解不如出兵以到之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念孫案小司馬訓到為欺而引俗語張到為證甚屬無稽且與下文公待秦而到之語不合其引韓策作勁而訓為強是也出兵以勁之者陽為助魏而實以虛聲勁

之也魏恃秦而勁必與楚戰楚魏相搏秦因取西河之外以歸故韓策曰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也秦策記此事曰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則作勁者是也高注曰勁彊也東周策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楚策曰三國惡楚之彊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湊攻楚以勁秦韓策曰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並與此勁字同義下文公待秦而到亦當依韓策作公恃秦而勁謂韓恃秦而勁必與楚戰楚策曰趙恃楚而勁必與魏戰勝則秦與韓乘楚施三川而歸不勝則秦塞三川而守之韓不能救也凡隸書從力之字或譌從刀故功譌作㓛漢衛尉衡方碑剋亮天㓛勮譌作劇劫譌作刦從巠

之字或書作巠因譌而爲至故痙譌作痓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痙郭音風痙之痙今本譌作痓凡醫書內痙字多如此作輕譌作輊楚辭九辯前輕輬之鏘鏘兮今本輕譌作輊力與刀至與至形竝相似故勁譌作到西周策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勁秦鮑彪本勁譌作到正與此同也說見西周策到秦下又正義解施三川而歸曰施猶設也三川周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卽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也念孫案張說甚謬施讀爲移移易也言與韓乘楚而因易三川以歸也韓策作易三川而歸是其明證矣田完世家曰請與韓地而

王以施三川蔡澤傳曰利施三川以實宜陽秦策同張訓施爲展亦非義竝與此同施與移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國蓄篇令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輕重甲篇施作移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劒人之所施易施字竝讀爲移施又音以豉反亦與移通大傳絕族無移服喪服傳移作施釋文竝以豉反莊子人間世篇哀樂不易施乎前崔譔云施移也音以豉反

田敬仲完世家

粟予民

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念孫案粟予民以大斗文不成義粟當爲稟音彼錦力錦二反

稟予猶給予也謂以小斗收之而以大斗給之也說文稟賜穀也廣雅曰稟予也漢書文帝紀吏稟當受鬻者顏師古曰稟給也中庸既廩稱事釋文廩作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管子五行篇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尹知章曰廩給也廩與稟古同聲而通用今本稟作粟者稟粟隸書相似（漢楚相孫叔敖碑蓺枯稟乏之稟作稟郃陽令曹全碑以家錢糴米粟粟作稟二形相似）又涉下文請粟而誤耳太平御覽器物部引史記作廩是其證

毀言　譽言

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又下文自子之守阿譽言

日間念孫案兩言字皆後人所加毀譽皆言也無庸更加言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刑法部下陳禹謨本並依俗本加言字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一職官部六十四治道部四刑部十一引此皆無兩言字通典職官十五同唯通鑑周紀一作毀言日至譽言日至則所見史記本已有兩言字矣

春溫

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念孫案濁以春溫文不成義索隱本出大弦濁以溫者君也八字注云案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也據此則小司馬本無春

字今本作春溫者一本作溫一本作春而後人誤合之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春從別本也陳祥道禮書引作春溫則所見本已誤

醳之愉

攖之湙醳之愉者政令也集解徐廣曰一作舒索隱曰醳音釋史記釋字多作醳與下文舍字竝同愉音舒念孫案徐云一作舒者謂醳一作舒非謂愉一作舒也醳之愉下文作舍之愉而舍字古讀若舒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遑舍與車盱爲韻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釋文音舒公羊荼作舍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聘禮記發氣焉盈容鄭注發氣舍氣也舍氣卽舒氣醳通作舍故又通作舒若愉

字古音在侯部舒字古音在魚部兩字絕不相通故書傳中愉字無通作舒者而字書韻書愉字亦無舒音索隱之愉音舒當作愉音俞淮南本經篇注曰愉和也攫之湠醳之愉愉政令之寬猛相濟今作音舒者卽因集解內舒字而誤

孔子世家

三人行

三人行必得我師念孫案三人行本作我三人行今本無我字者後人依俗本論語刪之也何晏注皇侃義疏經典釋文唐石經邢昺疏皆有我字說見石經考文提要集解引何注言我三人行則史記原文亦有我字當補入

景行行止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念孫案宋本行止作行之王應麟詩攷引此亦作行之今本仍作行止者後人依詩文改之也案小雅車舝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又表記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是陸本毛詩上句作止下句作之也詩正義曰仰之行之則上下句皆作之未可輒據今本毛詩以改史記也三王世家載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雖嚮與行異文而上下句亦皆作之

陳涉世家

次近所旁

又聞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索隱本無近字念孫案近卽所字之誤而衍者也次所謂戍卒止次之所也其旁有叢祠故曰次所旁叢祠加一近字則文不成義矣漢書亦無近字

伍徐

銍人伍徐徐廣音義曰徐一作逢漢書陳勝傳作五逢引之曰徐與逢聲不相近徐當爲𢓜字之誤也說文𢓜讀若螽𢓜與逢聲相近故字相通趙氏雲崧廿二史劄記謂漢書改徐爲逢非也

外戚世家

寒臥岸下

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念孫案寒當從漢書作暮字之誤也太平御覽火部引史記亦作暮

奇兩女

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者依也念孫案奇卽倚字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釋文倚蜀才作奇周官大祝奇𢳆杜子春云奇讀曰倚是倚與奇通也顏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是也小司馬訓奇爲異失之

身貌

視其身貌形狀念孫案古書無以身貌二字連文者身當爲體俗書作體因脫其右半耳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中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人事部引此竝作體貌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體貌閑麗漢書五行志曰體貌不恭

蕭相國世家

乃令蕭何

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念孫案蕭何下脫去第一二字當依漢書漢紀補上文是羣臣以爲曹參位次當居第一而高祖及鄂千秋皆以爲蕭何當

第一此處若不言蕭何第一則上文全無收束矣蕭何第一爲一事賜帶劒履云云又爲一事太平御覽治道部引史記正作乃令蕭何第一

曹相國世家

東阿

北救東阿念孫案阿上本無東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也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本戰國時阿邑田完世家所謂齊威王烹阿大夫者也漢始置東阿縣故史記中或謂之阿或謂之東阿索隱本出北救阿三字注云阿卽東阿也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則正文內無東字

甚明今本旣加東字又刪去注內阿卽東阿也五字其失甚矣絳侯世家擊秦軍阿下亦不稱東阿

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念孫案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本作如齊故諸儒以百數齊故諸儒四字連讀如與而同言參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之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也漢書作而齊故諸儒以百數是其明證矣今本史記故下有俗字者後人不知如與而同而以如齊故三字連讀遂於故下加俗字謂參之治齊欲如其故俗不事更張

也不知參問政於諸儒而諸儒言人人殊未知所定及蓋公教以淸靜無爲然後用黃老之術而齊國大治若參之治齊本欲行所無事則不待蓋公敎之矣皆由不知如之讀爲而故文義失而句讀亦舛也

顜若畫一

蕭何爲法顜若畫一集解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古岳反　索隱本顜作覯注曰漢書作講文穎云講一作較案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覯音講亦作講小顏云講和也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覯譌作顜故注文亦有改竄念孫案集韻上聲三講講古項切明也和也直也史記顜若畫一或作

覩通作講又入聲四覺顜訖岳切明也和也史記顜若畫一或作覩通作較集韻兩引史記竝云或作覩與小司馬本同而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顜字則顜卽覩之譌也集解同凡從見之字隸書或譌從頁周官大宗伯殷覜曰視今俗本譌作頫故覩譌作顜覩從冓聲而讀若港猶講從冓聲而讀若港也覩從冓聲而讀若角猶斠從冓聲而讀若角也見說文或謂顜爲斠之譌非也說文斠平斗斛也卽月令角斗甬之角與此義不同且斠字從斗斗與頁形不相近若本是斠字無緣譌爲顜也漢書一本作較較與覩聲亦相近

留侯世家

直墮其履圯下今本及漢書張良傳圯字皆作圮乃後人所改劉攽宋祁已辯

其誤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履念孫案老父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欲以觀其能忍與否耳如小司馬說則是墮履出於無意失其指矣但崔浩訓直爲故望文生義於古亦無據案直之言特也謂特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也韓詩外傳客謂匱生曰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女即束縕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

爭內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此直字與直墮其屨之直同義亦謂特使人追還之也史記梁孝王世家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亦謂特使人取罍樽賜之也直與特古同聲而通用祭義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文十一年穀梁傳曰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孟子梁惠王篇曰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某也直後而未往耳齊策曰衍非有怨於儀直所以為國者不同耳義並與特同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高誘注曰特猶直也鄘風柏舟篇實維我特韓詩特作直史記叔孫通傳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

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

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橈楚

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具以酈生語告句曰句於子房何如句於子房何如者猶言子房以爲何如也齊策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言王以爲當何如也趙策趙王謂虞卿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言子以爲何如也史記叔孫通傳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漢書作於公何如吳王濞傳上問袁盎曰今吳楚反於公何如皆謂公以爲何如也語意正與此同漢書張良傳作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何如新序善謀篇作具以食其言告

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皆其明證矣後人不解於子房何如之語遂移於子房三字於告字之下而讀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爲一句不知稱子房者乃高祖之語若史公記事之詞則當稱張良不當稱子房也弗思甚矣

釋箕子之拘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念孫案釋箕子之拘本作式箕子之門今本式作釋門作拘者後人據禮記逸周書荀子及東晉古文尚書改之也不知他書作釋箕子之囚此獨作式箕子之門呂氏春秋愼大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高注清淨其宮以異

之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淮南道應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高注柴護之二書說武王禮箕子之事與此文相近也下文曰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封聖人之墓卽封比干之墓表賢者之閭卽表商容之閭式智者之門卽式箕子之門若作釋箕子之拘則與下文不合矣徐廣音義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案拘一作囚當爲拘一作門蓋徐氏所見有二本一作釋箕子之拘一作式箕子之門也今本則又改門爲囚矣而釋一作式式字尚未改則古本猶可考見也漢書張良傳新序善謀篇竝作式箕子之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

幷葬黃石

畱侯死幷葬黃石冢念孫案幷葬黃石下不當有冢字此涉下文上冢而誤衍也漢書作幷葬黃石藝文類聚地部太平御覽時序部臘類及地部引史記亦作幷葬黃石初學記歲時部引作幷黃石葬御覽時序部伏類引作幷黃石葬之皆無冢字

陳丞相世家

長美色

平爲人長美色念孫案當從漢書作長大美色下文人謂陳平何食而肥肥與大同義若無大字則與下文義

不相屬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史記正作長大美色

攻下殷王

漢王攻下殷王念孫案殷下王字涉上文殷王而誤衍也攻下殷者謂攻下殷國項羽紀立司馬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殷下不當有王字下文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亦但言殷不言殷王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無王字漢書亦無

監護軍長者

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亾卒未知其高下而加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念孫案長者諸將自謂猶言使之監護我等也監護下不當有軍字此因上文典護

軍而衍漢書漢紀皆無軍字

顧大王用之

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念孫案顧當依漢書作願草書之誤也

絳侯世家

吏事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念孫案此當作吏方驗而出之不當有事字葢古文事字作叓與吏相似故吏誤爲事今本作吏事者一本作吏一本作事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周勃傳無事字

恨

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臥吾甚恨之念孫案恨悔也商君傳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范雎傳曰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鼂錯傳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李將軍傳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漢書同師古曰恨悔也義並與此同

三王世家

極臨　西湊

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念孫案極遠也言遠臨北海也楚辭九歌望涔陽兮極浦王注曰極遠也廣雅同湊當爲

湊故正義音臻而訓爲至漢書王褒傳萬祥畢湊谷永傳暴風三湊王莽傳聖瑞畢湊師古竝云湊與臻同作湊者字之誤耳班馬字類十九臻韻有湊字引史記西湊月氏音臻則所見本已誤

倪

毋倪德集解徐廣曰倪一作菲念孫案倪德本作菲德徐廣音義本作菲一作倪今本菲作倪倪作菲者皆後人依下文褚先生語改之也索隱本出無菲德三字注曰蘇林云菲廢也本亦作倪倪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棐今改正文作倪則與索隱本亦作倪之語不

合且正文本作菲故孔文祥訓爲薄若作俷則當訓爲敗訓爲背不得訓爲薄矣又下文褚先生曰誡燕王以無俷德索隱曰案上策云作菲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俷當音扶味反據此則下文自作俷此文自作菲不得據彼以改此明矣

史記第三

讀書襍志

PL
2261
.W43

史記弟四　讀書雜志三

高郵王念孫

伯夷列傳

可謂善人者非邪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索隱本作可謂善人者邪抑非也注曰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邪又非善人者邪念孫案淮南王傳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貨殖傳曰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語意並與此同疑索隱本是原文而今本爲後人所改也老子曰是以矦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語意亦相似

跖

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本跖作蹠注曰蹠及注作跖並音之石反據此則正文本作蹠集解內當有蹠一作跖之語故云蹠及注作跖並音之石反也今本正文作跖又脫去集解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改其文曰蹠與跖同並音之石反斯爲謬矣正義述正文亦作蹠字

老子韓非列傳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

陽謚曰耼此後人取神僊家書改竄之耳案索隱本出
名耳字耼姓李氏七字注云案許愼云耼耳曼也故名
耳字耼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
也據此則唐時本已有作字伯陽者而小司馬引說文
以正之取古人名字相配之義而不從俗本其識卓矣
又案經典釋文序錄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史記
云字耼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詩注引史記曰老
子字耼遊天台山賦注及後漢書桓帝紀注竝引史記
曰老子名耳字耼姓李氏則陸及二李所見本竝與小
司馬本同而今本云云爲後人所改竄明矣又案文選

反招隱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僊傳曰李耳字伯陽然則字伯陽乃列僊傳文非史記文也若史公以老子爲周之伯陽父則不當列於管仲之後矣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始秦與周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今本離合與宋本相反此後人依周秦本紀改之也索隱本出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十一字今本脫一合字據宋本史記補注曰案周秦二本

紀竝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與此傳離合正反葢周秦二本紀皆言離五百歲而復合此言合五百歲而離故云離合正反若此文與周秦本紀同則何相反之有

離辭

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正義曰離辭猶分析其辭句也念孫案離辭陳辭也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注曰離陳也是其證枚乘七發云比物屬事離辭連類亦與此同

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句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念孫案此當以迺自以爲也故爲句說者與知焉爲句爲成也晉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韋注爲成也淮南本經篇五穀不爲高注不爲不成也孟子萬章篇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言莫之爲而成也韓策烏不爲烏鵲不爲鵲言不成烏不成鵲也也讀爲他他故他事也周官占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鄭注八故謂八事襄二十六年左傳問晉故焉昭三十年公羊傳習乎邾婁之故何杜注竝曰故事也謂人主顯有所出事而實自以成其他事此唯恐人之知其謀也而說者與知之則身必危韓子說難篇作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是其明證矣他字古或通作也墨子備城門篇城上皆

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也與他同賈子脩政語篇是以明主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君道篇自也皆作自他他字本作佗他之通作也猶佗之通作它耳索隱正義皆讀迤自以爲也絕句失之

大忠

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今本悟辭二字互誤鍾山札記已辯之）迺後中其辯知焉韓子說難篇大忠作大意念孫案作意者是也意與言正相對必二者皆當於君心然後可以中其辯智也小司馬以大忠爲匡君不知說難一篇皆

謂進言者之宜順不宜逆意在得君不在匡君也葢史記意字本作𢡃說文𢡃滿也方言作臆漢巴郡太守樊敏碑作億又說文十萬曰𢡃今作億說文億安也今亦作億是從𢡃之字多與從意者相通傳寫者脫其上半因譌而爲忠矣

孫子吳起列傳

坐爲計謀

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念孫案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坐作主於義爲長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念孫案子字本

在三者下今誤在三者之上則文不成義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此作此三者子皆出吾下通鑑周紀一同呂氏春秋執一篇作三者子皆不吾若也

自喜名

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念孫案名字後人所加自喜猶自好也孟嘗君傳贊好客自喜田叔傳爲人刻廉自喜鄭當時傳以任俠自喜皆其證加一名字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此無名字

五子胥列傳

縣吳東門之上

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念孫案縣吳東門之上縣本作著張略反此後人依吳語改之也華嚴經音義上引廣雅曰置著也是著與置同義吳世家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越世家曰取吾眼置吳東門此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其義一也說苑正諫篇曰抉吾眼著之吳東門語卽本於史記呂氏春秋知化篇亦曰抉其目著之東門後人據吳語改著爲縣不知吳語自作縣史記呂覽說苑自作著也匡謬正俗八引史記作抉吾目著於東門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竝作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此皆其

明證矣

　乃劫之

乃劫之王如高府念孫案劫下本無之字哀十六年左傳曰白公以王如高府楚世家曰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此曰乃劫王如高府其義一也劫下不當有之字

仲尼弟子列傳

　其地狹以泄

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泄字作淺內傳陳成恆篇念孫案泄字於義無取下文地廣以深深與淺正相對則作淺者是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淺蓋泄

或作洩形與淺相近淺誤爲洩又誤爲泄耳又案地可言廣狹不可言深淺地當爲池字之誤也上言城故下言池池有廣狹深淺故此言狹以淺下言廣以深也越絕書吳越春秋竝作池字

排藜藿

原憲凥在草澤中子貢相衞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念孫案藜藿當爲藜藋（徒弔反）字之誤也藋即今所謂灰藋也爾雅拜蔏藋郭注曰蔏藋似藜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藋柱乎鼪鼬之逕案藜藋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必排之而後得進故言排越世家曰莊

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彼言披藜藋此言排藜藋其義一也若藿爲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可以言排矣月令曰藜莠蓬蒿並興管子小匡篇曰蓬蒿藜藋並興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藋藜藋與蓬蒿皆是穢草故云排藜藋入窮閻若藿則非其類矣魏書李騫傳騫贈盧元明魏收詩曰稍旅原思藋坐夢尹勲荆則騫所見史記本正作藜藋也凡書傳言藜藿者皆謂採以供食故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聚橡栗藜藿而食之墨子魯問篇曰短褐之衣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曰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此皆與言藜藋者異義不可比而同之

也藋藿字形相似故藜藋多譌爲藜藿晏子春秋外篇曰晏子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荊棘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淮南脩務篇曰藜藿之生蠉蠉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晏子韓子與荊棘並舉淮南言不可爲櫨棟則藿字明是藋字之譌詳見淮南而校書者皆莫之或正葢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藋所以沿誤而不知也

冄季字子產

冄季字子產引之曰此本作冄季產字子二字則後人據家語增之也單行索隱本出冄季產三字注云家語

冉季字產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是家語以產爲字不與史記同史記原文無字子二字明矣唐書禮樂志作冉季產本於史記也冉季產者冉其氏季其字產其名也左氏春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是其例也家語改爲冉季字產大誤古人無以伯仲叔季爲名者惟杜預注左傳謂祭仲足名仲字仲足他人無此謬也

邽巽

邽巽字子斂索隱本邽作邦云家語巽作選字子斂文

翁圖作國選葢亦由避諱改之劉氏作𨛦𨛦音圭所見各異也引之曰作邦者是也古本若非邦字何以避諱作國廣韻邦國也又姓出何氏姓苑而𨛦字下不云是姓然則古無𨛦姓不得作𨛦明矣至唐初始誤爲𨛦故劉伯莊音圭而通典禮十三唐書禮樂志及宋倉頡碑陰幷仍其誤索隱謂家語𨛦作選而不云邦作𨛦則家語亦作邦可知今本家語作𨛦者後人以誤本史記改之也

商君列傳

諸庶孼公子

商君者衞之諸庶孽公子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玉藻公子曰臣孽是公子卽爲孽子旣言諸庶孽子則無庸更言公子呂不韋傳曰子楚秦諸庶孽孫亦不言諸庶孽公孫也文選西征賦長笛賦注引此皆無公字

鞅欲變法

孝公旣用衞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衞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念孫案鞅欲變法鞅字因上文而衍此言孝公欲從鞅之言而變法恐天下議己非謂鞅恐天下議己也孝公恐天下議己故鞅有疑事無功之諫若謂鞅恐天下議己則與下文相反矣商子更法篇孝公曰

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是其明證矣新序善謀篇同

收司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引之曰收當爲牧字之誤也俗書收字作收與牧相似晏子雜篇蠶桑豢牧之處不足呂氏春秋論人篇不可牧也淮南原道篇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今本牧字竝誤作收方言曰監牧察也鄭注周官禁殺戮曰司猶察也凡相監察謂之牧司周官禁暴氏曰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酷吏傳曰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漢書譌作收司顏師古以爲收捕司察姦人非也辯見下皆

其證也索隱本作牧司注云牧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然則必先司察而後舉發舉發而後收捕不得先言收而後言司矣索隱之牧司謂相糾發後人亦依正文改爲收司而不知收非糾發之謂也

小都

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念孫案都大而縣小不得言集都爲縣都即鄉字之誤而衍者也秦本紀曰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六國表曰初聚小邑爲三十一縣皆無都字

蘇秦列傳

君而不任事

奉陽君妬句君而不任事念孫案君而當爲而君言奉陽君旣妬賢而君又不任事也趙策作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其證

取淇卷

據衞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念孫案卷上本無淇字此後人據趙策加之也索隱本出據衞取卷四字注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衞取淇正義曰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衞得卷則齊必來朝秦據此則正文內有卷無淇故索隱正義皆釋卷字而不

釋淇字且正義但言守衛得卷則無淇字明矣又案索隱言戰國策云據衛取淇者謂史記作取卷而戰國策作取淇也後人據戰國策加入淇字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於引戰國策之下加無卷字三字以申明之（單行本無此三字）其意謂史記作取淇卷而戰國策無卷字也不知史記作取卷與戰國策作取淇者不同故索隱曰戰國策云據衛取淇若史記作取淇卷則但云戰國策無卷字足矣何必更言取淇乎此不思之甚也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　卒不過三萬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趙策

作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後漢書鄧禹傳注引趙策卒作士車不過三百乘無卒不過三萬句念孫案卒卽士也旣云士不過三千不當又云卒不過三萬葢史記本作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卽所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千卽所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趙策小異文選枚乘諫吳王書湯武之士不過百里李善注引史記蘇秦說趙王曰湯武之士不過百里是其證後人據趙策改士不過百里爲士不過三千又改下文之三千爲三萬斯爲謬矣卒不過三千言其少也若作三萬則非其指矣下文蘇秦說魏王亦云武王卒三千人

見破於人　見臣於人

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念孫案下兩見字皆涉上見字而衍索隱本出臣人之與臣於人七字注曰臣人謂己爲彼臣也臣於人謂使彼臣己也案索隱誤解當從正義正義曰破人謂破敵也破於人謂被敵破臣人謂己得人爲臣臣於人謂己事他人則無兩見字明矣趙策亦無兩見字

距來

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索隱曰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於

來敵也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此數語誤入集解內荀子注引此不誤念孫案小司馬緣文生義非也距來當爲距黍黍來隸書相近故黍譌爲來韓策作距來亦後人依史記改之藝文類聚軍器部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並引廣雅曰繁弱鉅黍弓也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楊倞注黍當爲來郎惑於小司馬之說時力距黍皆壘韻字故荀子廣雅並作鉅黍文選閑居賦谿子巨黍異絭同機李善注引史記作巨黍距鉅巨古並通用

不從

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

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念孫案大王不從下脫親字當依楚策補從郎容反

投從約書

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爲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念孫案索隱既云投當爲設則不當又云作投甚爲易解蓋正文投字本作設索隱之投當爲設今本並作投本作設當爲投今本並作設此是各本皆作設而小司馬以爲當作投故曰作投甚爲易解也後人既改正文設字爲投又改索隱以就之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愈充腹

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案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愈充腹爲愈益充腹亦非也燕策作偸充腹則愈卽偸字也鄭注表記曰偸苟且也言飢人食烏頭雖苟且充腹而與餓者同歸於死也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愈一小快卽偸一小快也淮南王傳王亦偸欲休漢書偸作愈韓子難一偸取多獸

淮南人閒篇偸作愈是偸與愈通也偸薄字說文本作愉從心俞聲唐風山有樞篇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爲偸周官大司徒則民不偸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偸坊記注不偸於死亡釋文竝音偸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欲色嘔然以偸逸周書偸作愉荀子王霸篇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偸漢繁陽令楊君碑不偸祿求趨竝與偸同其心字或在旁或在下轉寫小異耳鹽鐵論非鞅篇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彼言愉飽此言愈充腹其義一也愉愈偸字異而義同

抱柱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念孫案柱上本有梁字文選獄中上梁王書注太

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竝作抱梁柱而死燕策及莊子盜跖篇同

北夷

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衞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索隱曰北夷謂山戎北狄附齊者念孫案此文言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衞是北夷之地去魯衞不遠小司馬以山戎北狄當之誤矣北夷當為九夷字之誤也燕策作北夷亦後人依史記改之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楚破南陽九夷李斯上始皇

書云包九夷制鄍郢是九夷之地南與楚接此言齊幷淮北淮北卽楚地也齊幷宋與淮北則地與九夷接故又言齊幷九夷也秦策言楚包九夷方千里此言九夷方七百里七百里卽在千里之中故言楚包九夷也淮南齊俗篇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是九夷之地東與十二諸侯接而魯爲十二諸侯之一故此言齊幷九夷與魯衞也上文言齊舉宋而包十二諸侯田完世家言齊南割楚之淮北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此言齊幷宋與淮北又言幷九夷與魯衞以上諸文彼此可以互證是今本之北夷乃九夷

之誤而不得以山戎北狄當之也

此苦言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念孫案苦當爲若字之誤也此若言猶云此言（燕策作若此言）上文云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下文云秦王聞若說若亦此也說亦言也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非是辯見經義述聞）荀子儒效篇曰此若義信乎人矣（今本

若謌作君辯見荀子皆竝用此若二字

塞鄳阸

幾均陵塞鄳阸念孫案塞本作安此後人依燕策改之也索隱本作安鄳阸安卽閼字也閼亦塞也說文閼遮壅也列子楊朱篇謂之閼聰張湛曰閼塞也爾雅大歲在甲曰閼逢李巡曰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曰閼逢見一切經音義十七釋文閼烏割反又於虔反於虔反之音與安相近閼鄳阸之爲安鄳阸猶閼逢之爲焉逢見史記厤書單閼之爲亶安徐廣厤書音義曰單閼一作亶安董閼于之爲董安于定十三年左傳董安于韓子十過篇作董閼于以遏徂旅之爲以按徂旅也後人

依燕策改安爲塞不知安與閼同字閼與塞同義無煩改爲塞也

趙得講於魏

兵困於林中林中魏地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念孫案趙得講於魏當從燕策作已得講於魏言秦兵困於魏之林中恐燕趙來擊則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則又移兵而攻趙也下文曰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是其證今作趙得講於魏者

涉上下諸趙字而誤此謂秦得講於魏非謂趙得講於魏也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則小司馬本不誤

張儀列傳

數讓之

因而數讓之索隱曰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念孫案小司馬讀數爲頻數之數非也秦初不見儀至是始一見卽責以數語而謝去之未嘗數數責之也數讀如數之以王命之數高注秦策曰數讓也廣雅曰數讓責也數讓連文猶誅讓連文古人自有複語耳

王業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念孫案去王下本無業字此涉上文王業而誤衍也王讀王天下之王此言秦不爭於三川周室而爭於戎翟則不能王天下故曰去王遠矣下文司馬錯曰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正對此句而言則王下不當有業字索隱本出去王遠矣四字注曰王音于放反則無業字明矣秦策有業字亦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故姚宏校本曰曾錢劉無業字新序善謀篇亦無業字

論其故

臣請論其故念孫案論本作謁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

隱本作謁注曰謁者告也今本旣改正文作論又改注文曰論者告也案訓謁爲告本於爾雅若論字則古無訓爲告者後人之改謬矣秦策及新序並作謁

折韓

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念孫案折讀爲制言韓爲秦所制不得不與之共攻梁也制折古字通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作折則刑論語顔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爲制魏策作秦挾韓而攻魏挾與制義亦相近

雖無出甲

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念孫案雖讀

曰唯唯與雖古字通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言女唯湛樂之從也管子君臣篇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楚辭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纍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釋文一本唯作雖此承上文言秦兵之彊如是是唯無出甲出甲則席卷常山而折天下之脊也不更言出甲者蒙上而省也留侯世家曰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莊子人閒世篇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郭象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語意並與此同

待弱國之救

夫待弱國之救忌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念孫案待當爲恃今作待者涉上文待諸侯之救而誤也上言秦之攻楚急而諸侯之救楚緩故曰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言弱國不可恃而彊秦不可忽若改恃爲待則非其指矣楚策正作恃弱國之救楚策上文待諸侯之救待作恃亦涉下文恃弱國之救而誤當依史記改

兩虎相搏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搏本作據徐廣音戟正是據字之音後人不知據字之義而改據爲搏則與徐音不合乃又於音戟上加或字謬甚辯見楚策

飯菽

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念孫案飯菽當爲菽飯菽飯藿羹相對爲文韓策作豆飯豆亦菽也姚宏校韓策引春秋後語亦作菽飯

督過之　過楚　不過

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念孫案督過皆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楚辭九章曰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

而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廣雅同是督過皆責也若以過爲過失之過則當言督過不當言督過之矣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案過楚謂責楚也正義謂說楚之過失以收韓亦失之張釋之傳曰釋之見謝景帝不過也不過亦謂不責之也

趙服

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念孫案服字義不可通趙服當爲趙破字之誤也趙策作破趙而四分其地是其證

入儀之梁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念孫案入儀之梁本作入之梁下文曰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是其證入下有儀字則文不成義此因上下文儀字而誤衍也齊策作乃具革車三十乘内之梁内卽入也

喜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見齊策舊

本作憙誤也念孫案殷本紀九侯女不憙淫高祖本紀秦人憙封禪書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漢書郊祀志作憙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桓六年穀梁傳陳矦憙獵墨子魯問篇國家憙音湛湎荀子堯問篇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漢有聞憙長韓仁銘又太尉劉寬碑陰河東郡聞憙泰山都尉孔宙碑逢祈字伯憙郃陽令曹全碑陰故市掾王尊文憙是喜字古通作憙不得以戰國策改史記也又案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憙趙策曰無憙志而有憂色是戰國策喜字亦通作憙也

不得待異日

陳軫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敎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念孫案索隱本軫語犀首云云本在上文吾爲事來之下其不得待異日五字作一句讀軫言不得待異日故犀首卽出見之也今本刋索隱於不得待之下而以不得待爲句異日爲句大謬

秦得燒掇焚扜君之國

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扜今本此下載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扜音煩烏謂煩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秦且燒焫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此三字上屬爲句

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念孫案中國無事與有事相對爲文秦得燒掇焚抒君之國與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相對爲文索隱掇音都活反云云本在君之國下下注云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乃專釋有事二字今本以掇音都活反云云刋入燒掇焚抒之下君之國之上而以秦得燒掇焚抒爲句君之國有事爲句其失甚矣單行本亦誤下文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衍之所謂今本有事上有君之國三字亦後人所加單行本同

樗里甘茂列傳

議之

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念孫案議下本無之字此涉下聽之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此作挾韓而議無之字秦策及新序雜事篇並同

白起王翦列傳

邢丘

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集解徐廣曰平皋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平皋縣城是也念孫案邢丘魏地非韓地徐張之說非也此本作攻韓圍邢邢下丘字衍文耳秦策作秦嘗攻韓邢此脫圍字困於上黨衍於字是其證邢卽陘之借字

也上文曰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正義
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案今曲沃縣西北
十里汾水旁有陘庭城卽桓三年左傳所謂曲沃武公
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者也秦策曰秦攻韓圍
陘韓策曰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范睢傳曰昭王
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韓世家曰桓惠王五年秦
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
黨降趙卽此所謂攻韓圍邢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
趙者也又案宣六年左傳赤狄伐晉圍邢邱杜注曰邢
邱今河內平皋縣平皋故城在今溫縣東秦本紀昭襄

王四十一年攻魏取邢丘懷徐張彼注並與此注同范
雎傳曰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秦策曰
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是邢丘爲魏地非韓
地不得言攻韓圍邢丘也

孟子荀卿列傳

不果所言

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念孫案
果信也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是不信所言也廣雅曰
果信也中庸果能此道矣謂信能此道也孟子離婁篇
果有以異於人乎謂信有以異於人也凡書傳言果然

者皆謂信然也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湻于髡愼到環淵

接子田駢騶奭之徒

念孫案此本作自如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湻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自如者統下之詞稷下先生卽指湻于髡諸人而言下文曰自如湻于髡以下又曰自如孟子至于吁子匈奴傳曰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皆以自如二字連文田完世家曰自如騶衍湻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曉自如二字之義而移如字於湻于髡諸人之上則文不

成義矣

爲

豈寡人不足爲言邪念孫案不足爲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亦謂安足與謀也與爲一聲之轉故謂與曰爲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爲猶與也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

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

孟嘗君列傳

一與文等

倉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念孫案文當爲之字之誤也上文曰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自此以下則皆稱孟嘗君而不稱文此句獨稱文則與上下文不合故知文爲之字之誤也之字指倉客言非指孟嘗君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待士類引此正作一與之等賓客類引作一與文等此後人依史記改之

偶人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念孫案偶索隱本作禺注曰音偶又音寓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是舊本作禺有偶寓二音後人改禺為偶又改注文曰偶音遇斯為謬矣封禪書木禺龍欒車一駟索隱曰禺一音寓寄也寄龍形於木一音偶亦謂偶其形於木也後漢書劉表傳論曰其猶木禺之於人也是偶人之偶古通作禺管子海王篇禺策之商日二百萬尹知章曰禺讀為偶漢書匈奴傳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班固燕然山銘斬溫禺以釁鼓溫禺即溫偶

如有

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念孫案如有如

或也下文曰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袁盎傳曰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有殺弟之名柰何皆謂如或也或與有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

意疑孟嘗君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念孫案意下本無疑字意孟嘗君者意卽疑也疑其使田甲劫王也文選長楊賦注引廣雅曰意疑也呂氏春秋去尤篇曰人有亾鈇者意其鄰之子梁孝王世家曰梁王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

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王漢書文三王傳同顏師古曰意疑也張儀傳

曰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直不疑傳

曰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妄意

不疑皆其證也後人不知意之訓爲疑故又加疑字耳

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疑字

爲雄雄者

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顧子明

曰爲雄下衍一雄字爲雄二字屬下讀

朝趨市

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

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引之曰朝趨市當作趨市朝朝音潮下文過市朝者卽承此文言之若讀朝暮之朝則與下明旦相複矣索隱出朝趣市三字云趣音娶後又出過市朝三字云朝音潮謂市之行位有如朝列因言市朝耳則所見本已譌爲朝趣市矣李善注文選藉田賦引此亦譌李注引朝趨市而不引明旦二字蓋亦以明旦與朝相複故節之而不知朝趨市乃趨市朝之譌也

平原君虞卿列傳

罷癃之病

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癃之病索隱曰罷

瘙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念孫案躄非背疾則罷瘙之病非謂腰曲而背隆高也罷瘙即指躄而言說文癃罷病也廣雅躄瘙也是躄爲罷瘙之病也故淮南地形篇林氣多癃天官書正義引作林氣多躄癃瘙躄躄字異而義同

發

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本發作廢注曰鄭氏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念孫案廢即發之俗字召南騶虞篇壹發五豝小雅賓之初筵篇獻爾發功徐邈並讀如廢廢發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墨子非命中篇發而爲刑政上篇發作廢列子仲尼篇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釋文發一本作廢莊子

列御寇篇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釋文發司馬本作廢齊策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將卽發將謂目笑之而未發於口也鄭氏不達故誤解爲廢棄然以此知正文之本作廢也若作發則不得有此誤解矣後人改廢爲發遂失其舊乃或加發一作廢四字以牽合已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衍文十六

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自以爲韓魏至此凡十六字皆衍文說見下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念孫案上文趙郝曰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故虞卿復舉其詞而駁之曰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然則此文當以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爲一句而必字之下王之事秦之上不當有以爲韓魏云云十六字明矣此不知何處錯簡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趙策及新序善謀篇竝無此十六字

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念孫案此本作予秦地如毋予（句）孰吉（句）如者與也（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竝與與同義）言予秦地與不予二者孰吉也新序作予秦地與無予孰吉是其明證矣今本如上有

何字者後人據趙策加之也趙策作與秦城句何如不與句今本不與下又有何如二字亦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辯見趙策何與孰同義趙策言何如則不言孰吉此言孰吉則不言何如後人又加何字斯爲謬矣後人不知如之訓爲與故妄加何字

彊怒

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念孫案此怒字非喜怒之怒廣雅曰怒健也健亦彊也後漢書第五倫傳鮮車怒馬李賢注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盈也義與此怒字同彊怒連文又與下句弊字對文趙策作因秦之怒乘趙之敝怒與敝對文亦非喜怒之怒是怒卽彊也上文曰吾且因彊而乘弱是其證

危哉　危反

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念孫案此危字非安危之危危讀爲詭詭詐也言其爲秦之計甚詐也樓緩使趙王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心實則示天下以弱而益秦之彊名以爲趙而實以爲秦故曰詭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又李斯傳今高有淫佚之志危反之行危亦讀爲詭詭亦反也言其行之反常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賈子傳職篇曰天子燕業反其學建本潭本反譌作及今從續漢書百官志所引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後人以學記改之也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曰

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是詭與反同義古字或以危爲詭
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危淮南說林篇尺
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作危

魏公子列傳

閒語

侯生乃屏人閒語索隱曰閒音閑閒語謂靜語也念孫
案閒讀閒廁之閒閒私也項羽紀沛公道芷陽閒行謂
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
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秦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
謂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禹傳因雷宿閒語李賢注曰

閒私也

范雎蔡澤列傳

辯口

齊襄王聞雎辯口念孫案辯口本作辯有口謂辯給有口才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辯有口才才字後人所加人事部辯類作辯有口陸賈傳曰名爲有口辯士朱建傳曰爲人辯有口武安傳曰蚡辯有口皆其證

湖關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念孫案湖下關字後人妄加之也索隱本出至湖二字而釋之曰案地理

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縣也正義說與索隱同皆但言湖縣而不言湖關地理志京兆尹湖有周天子祠二所亦不言有湖關水經河水注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昔范叔入關此謂函谷關遇穰侯於此亦但言遇穰侯於湖縣而不言湖關又文選解嘲注引史記曰竊載范睢入秦至湖則無關字明矣

砥硯

周有砥硯念孫案硯本作戹此因砥字而誤加石旁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硯字唯集韻有之注云玉名范睢曰周有砥硯則北宋時史記本已譌作硯秦策正作砥

尼

以其　以意亦

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以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以猶輕蔑也念孫案小司馬以以爲輕蔑義不可通以讀如無或言以或言以其皆轉語詞也以或作無漢書貨殖傳寍爵無刁孟康曰奴自相謂寍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爲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莊子外物篇曰抑固窶邪以其略弗及邪呂氏春秋審爲篇曰君將攫之乎以其不與愛類篇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以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策曰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以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是凡言

㠯其者皆轉語詞也越語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趙策曰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妄其憎懷而愛秦邪妄亦讀如無魯仲連傳㠯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斷㠯意爲一句注云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案小司馬以㠯意爲無還燕意亦非也㠯意亦者意亦也意亦者抑亦也抑意古字通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墨子明鬼篇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莊子盜跖篇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意竝與抑同大戴禮武王踐阼篇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誠病乎意亦思乎意亦竝與抑亦同或言意或言意亦或言意㠯墨子非攻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意㠯非爲其上中天之利

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非命篇不識咎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咎三代之暴不肖人與或言無意賈子瑰瑋篇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或言亡意亦皆轉語詞也齊策作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意者亦轉語詞也意者猶言抑者漢書敘傳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繆爲

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矦耳念孫案爲猶謂也言范雎以此言謬謂宦者也繆與謬同謂爲一聲之轉故謂或曰爲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

田文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秦策田文作

田單鮑彪曰史之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吳師道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愚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念孫案田文當依秦策作田單後語作文者校書者依誤本史記改之耳吳曲爲之說非也張載注魏都賦引史記正作田單

萬世之後

臣竊爲王恐句 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念孫案秦策作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此脫一恐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

爲友 結友

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念孫案上句友字亦當作交隸書交字或作友形與友相似又因下文勝之友而誤索隱本作貴而爲交注曰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則上句亦作交明矣又廉頗藺相如傳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友亦交之誤文選恨賦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並作願結交

持國秉政

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念孫案政字後人所加索隱本出持國秉三字而釋之曰案

左傳云國子寔執齊秉見哀十七年傳今本秉作柄服虔曰秉權柄也據此則秉下本無政字持國秉卽持國柄也絳侯世家許負相條侯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是其明證矣說文柄或作棅書傳通作秉齊語治國家不失其柄管子小匡篇作秉史記天官書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周官鼓人注鐃如鈴無舌有秉竝讀與柄同後人不知秉爲柄之俗字故妄加政字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持國秉政亦後人依史記加之人事部引此正作持國柄

曷鼻

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念孫案曷讀爲遏商頌長發篇則莫我敢曷荀子議兵篇引此曷作遏遏鼻者偃鼻也偃鼻者仰鼻也廣雅

偃仰也故徐廣曰曷一作仰列女傳辯通傳曰鍾離春極醜無雙白頭深目卬鼻結喉是也偃遏一聲之轉偃鼻之爲遏鼻猶偃豬之爲遏豬千金堰之爲千金遏也襄二十五年左傳規偃豬鄭注周官稻人曰偃豬畜流水之陂也禹貢滎波既豬某氏傳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遏豬卽偃豬也文選沈約三月三日詩東出千金堰李善注堰一作堨水經穀水注引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卽千金堰也堰音偃又於建反堨音遏小司馬不解曷鼻之義而以爲鼻如蝎蟲其失甚矣

不

豈不辯智之期與念孫案豈不豈非也上文曰豈非士之願與又游俠傳不可謂不賢者矣不賢者非賢者也非不一聲

之轉故謂非爲不說見釋詞

不知止　不知足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念孫案止足二字互誤足與欲爲韻止與有爲韻有古讀若以見詩及楚辭

樂毅列傳

噣秦

令趙噣秦以伐齊之利噣與啗同念孫案索隱本噣下有說字是也集解引徐廣曰噣進說之意則正文內有說字明矣說秦伐齊其大指在噣之以利故曰噣進說之意

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義與此同也

以身得察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念孫案察讀爲交際之際際接也見爾雅及左傳昭四年注孟子萬章篇注言假魏節使於燕而以身得接見先王也際與察古同聲而通用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

最勝

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念孫案最當爲冣字之誤也冣取與驟同冣古聚字周官獸醫注趨聚之節釋文聚本亦作驟驟聚取三字古

聲竝相近故騶亦通作取騶勝者數勝也齊嘗破燕滅宋取楚之淮北故曰騶勝之遺事也燕策正作騶勝

顧反

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句命起兵擊齊念孫案顧反者還反也文選沈約鍾山詩注引蒼頡篇曰顧旋也穆天子傳吾顧見女郭璞曰顧還也故還反謂之顧反屈原傳曰使於齊顧反諫懷王呂氏春秋觀表篇曰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衞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顧反過而不辭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趙策曰公子魏牟過趙趙

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淮南人閒篇曰陽虎赴圍而走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皆謂還反也

不化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懷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臣也念孫案小司馬誤解化字化者變也至於入江而不化猶言至死不變耳燕策作故入江而不改改亦變也上文曰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不悔與不化意亦相近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廣成傳舍

舍相如廣成傳舍念孫案傳下本無舍字此涉索隱傳舍而誤衍也索隱本出廣成傳三字而釋之曰廣成是傳舍之名若正文本作廣成傳舍則索隱爲贅語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有舍字則所見本已誤左思魏都賦廣成之傳無以疇張載注引此作舍相如廣成傳與小司馬本同足正今本之誤

請奉盆缻

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念孫案奉當爲奏字之誤也奏進也言請進盆缻於秦王前也上文秦王曰寡人竊

聞趙王好音請奏瑟故相如亦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請奏盆缻正與請奏瑟相對今本奏作奉則非其指矣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竝作奏上文又云相如奉璧奏秦王

大功

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攻城野戰之功對下文徒以口舌爲勞言之而其大自見無庸更加大字文選西征賦注後漢書寇恂傳注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疾病部引此竝無大字羣書治要及通鑑周紀四同

廉頗　畏匿之

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念孫案廉頗當爲廉君下文作廉君卽其證今作廉頗者涉上文而誤文選盧諶覽古詩注曹攄感舊詩注引此竝作廉君羣書治要同畏匿之覽古詩注引作畏匿感舊詩注引作畏之匿案作畏之匿者是也今本之字在匿字下則文不成義

秦破趙殺將扈輒

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念孫案趙字本在殺字下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作一句讀上文云大破殺

何奴十餘萬騎下文云大破殺趙葱皆以破殺連文史記中若是者多矣今本趙字在殺字上則當以秦破趙爲句案破謂破其軍非謂破其國不得言秦破趙明矣索隱本正作破殺趙將扈輒

魯仲連鄒陽列傳

過而爲政於天下

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索隱解過而爲政於天下云謂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讀至過字絕句解云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過失也徐孚遠

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爲政於天下矣念孫案司馬與張固失之而徐亦未爲得也過而爲政於天下指秦言之非謂尊之太過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士篇曰過猶甚也言秦若肆然而爲帝甚而遂爲政於天下則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之民也過與大義亦相通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言無過大王也魏策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大亦過也韓策曰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蘇秦傳過作大然則過而爲政於天下猶言大而爲

政於天下耳呂氏春秋注訓過爲甚甚與大義亦相通故趙岐注孟子梁惠王篇曰甚大也

來吾君

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念孫案來下脫待字當依趙策補

辭讓使者三　解紛亂

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念孫案辭讓下不當有使字蓋衍文也趙策作辭讓者三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人事部引此竝作辭謝者三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此竝作辭謝皆無使字又案諸書引史記作辭謝而今本作辭讓疑後人依趙策

改之也又下文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文與趙策同而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文選詠史詩注北山移文注後漢書桓榮傳論注荀彧傳注引史記皆無亂字

反外

倉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念孫案外當爲北北古背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韋昭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管子君臣篇爲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北卽此所謂反北也言雖至倉人炊骨而士卒終無反背之心也齊策作士無反北之心是其證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故北誤爲外漢書劉向傳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張釋

之傳北誤作外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誤作外是其證

而能

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漢書作而不說田常之賢文選同新序雜事篇作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念孫案能與而同漢書作而新序作能其實一字也下文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新序而作能是其證也史記作而能者一本作而一本作能而後人誤合之耳能字古讀若而故與而通說見經義述聞能一作我知下

包堯舜之術

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念孫案包本作蒙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本作蒙注曰蒙被堯舜之道則舊本作蒙明矣新序漢書文選竝作蒙

史記第四

史記第五　　　讀書雜志三

高郵王念孫

屈原賈生列傳

濯淖

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念孫案上言洗濯下言淖則文不相屬濯字當讀直教反濯淖疊韻字　濯淖汙泥四字同義說文曰潘淅米汁也又曰周謂潘曰泔又曰滫久泔也廣雅曰濯滫也曹憲音直皃反士喪禮渜濯棄于坎鄭注曰沐浴餘潘水釋文濯直孝反喪大記濡濯棄于坎皇侃疏曰濯謂不淨

之汁也廣雅曰淖濁也是濯淖皆汙濁之名

不獲

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念孫案獲者辱也言不爲滋垢所辱也鄭注士昏禮曰以白造緇曰辱是也下句泥而不滓卽承不獲言之廣雅曰獲辱也又曰濩辱汙也濩亦獲也古聲義同耳

懲違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念孫案違非違逆之違懲止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抑其心而自彊勉也廣雅曰怨愇很恨也愇與違同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詛祝違亦怨也詛亦祝也正義以違爲違命失之辯見經義述聞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楚辭違謠作連王注以連爲畱連失之

舍憂

舍憂虞兮索隱曰楚詞作舒憂娭哀念孫案舍當爲舍字之誤也隸書舍或作舍又作舍舍皆與舍字相似舍即舒字也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遑舍與車盱爲韻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釋文荼音舒公羊荼作舍聘禮記發氣怡焉

鄭注曰發氣舍息也舍息卽舒息是舒與舍古同聲而通用王注楚詞曰言己自知不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思樂己悲愁是舒憂娛哀義本相承若云舍憂則與娛哀異義矣

有命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念孫案有命當從宋本作稟命此涉下句有字而誤也楚辭作民生稟命王注曰言萬民稟受天命而生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恆

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
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
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
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
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引之曰曾傷爰哀四
句乃後人據楚辭增入非史記原文也曾唫恒悲四句
即曾傷爰哀四句之異文特史記在道遠忽兮之下楚
辭在余何畏懼兮之下耳後人據楚辭增入而不知已
見於上文也浩浩沅湘兮以下每句有兮字而增傷爰
哀世溷不吾知二句下獨無兮字與楚辭相合其增入

之跡尤屬顯然永嘆喟兮集解引王逸注曰喟息也則後四句之增益在裴駰以前矣又案此四句似當從史記列於道遠忽兮之下今循其文義讀之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皆言世莫能知也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皆言己不畏死也其敘次秩然不紊蓋子長所見屈原賦如此較叔師本爲長

自投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索隱本自投作自沈念孫案下文云自屈原沈汨羅後又云側聞屈原兮自沈汨

羅又云觀屈原所自沈淵則作自沈者是也東方朔七
諫亦云懷沙礫以自沈

而寶康瓠

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索隱本無而字念孫案下句云
騰駕罷牛兮驂蹇驢則無而字者是也漢書文選兮字
竝在寶康瓠下亦無而字

請對以臆

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念孫案索隱
本臆作意注曰協音臆正義曰協韻音憶據此則正文
本作請對以意謂口不能言而以意對也今本作臆者

後人以意與息翼韻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意字古讀若億正與息翼相協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則爲韻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與惑色爲韻楚詞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罘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此賦以意與息翼爲韻故索隱正義竝以意爲協韻下文好惡積意與息爲韻正義亦云協韻音意若臆字則本讀入聲何煩協韻乎入案文選作請對以臆亦是後人所改據李善注云請以意中之事對則本作意明矣而

今本幷李注亦改作臆惟漢書作請對以意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索隱正義皆本於此今據以訂正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念孫案漢書文選竝作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索隱本出其死兮若休五字則上句亦當與漢書文選同今案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四句文同一例且浮休舟三字皆於句末為韻則索隱本是也今本作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蓋蒙上文句法而誤

養空而游

養空而游念孫案游當爲浮字之誤也索隱本作浮注曰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漢書文選竝作浮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皆其證上文其生兮若浮義亦同也

呂不韋列傳

且自大君之門

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念孫案且當爲盇字之誤也盇何不也言何不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也若作且則與而乃二字義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盇自大君之門顧乃大吾門高誘呂氏春秋注序作

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邪皆其證

所養母

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念孫案養字後人所加莊襄王乃夏姬所生而華陽后爲夫人時立以爲適嗣故曰莊襄王所母華陽后對下文眞母夏姬而言也索隱本出所母華陽后五字注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衍字也今檢諸本竝無生字據此則養字亦後人所加明矣後人不解所母二字之義故妄加養字

刺客列傳

范中行氏

故嘗事范中行氏念孫案范中行氏本作范氏及中行氏今本無氏及二字者後人依趙策刪之也不知古人屬文或繁或省不得據彼以刪此下文言范中行氏者前詳而後略耳亦不得據後以刪前索隱本出事范氏及中行氏七字解云范氏謂范昭子吉射也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則有氏及二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亦作范氏及中行氏

釋

卒釋去之念孫案釋本作醳古多以醳爲釋字管蔡世家鄭降楚楚復醳之魏世家與其以秦醳衞不如以魏醳衞孔子世家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張儀傳掠笞數百

不服醳之燕策王欲醳臣漢石門頌醳艱卽安析里橋郙閣頌醳散關之嶃濕北海相景君銘農夫醳耒並以醳爲釋索隱本作醳注曰音釋又田儋傳乃釋齊索隱本亦作醳注曰古釋字今本皆改醳爲釋而刪去其注後人之妄也

眔終莫能就　請益其臣欲使人刺之眔終莫能就念孫案眔與終一字也鄘風載馳篇眔穉且狂眔卽終字猶言終溫且惠終窶且貧也說見經義述聞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眔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眔是古字多借眔爲終也今本作眔終莫能就者一本作眔一本

作終而後人誤合之耳或讀臣欲使人刺之眾爲句非也欲使人刺之與眾字意不相屬韓策作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是其明證矣又下文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韓策益其作益具於義爲長

生得失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索隱本出不能無生得五字解云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事泄亦兩通也念孫案如索隱說則史記本作不能無生

得齊語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昭二十三年公羊傳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項羽紀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淮陰侯傳有能生得廣武君者購千金今本得下有失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又索隱引韓策作無生情而今本亦作無生得失則又後人據史記改之也

皮面

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索隱曰皮面謂刀割其面皮欲令人不識念孫案如小司馬說則當云割面皮不當云皮面矣今案廣雅曰皮離也又曰皮剝也然則皮面者謂以刀自剝其面也王襃僮約曰落桑皮椶皮之爲言猶披也續列女傳曰聶政自披其面是皮與披同義

購縣之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念孫案購縣之當爲縣購之謂縣金以購之也下文曰王縣購其名姓千金韓策曰縣購之千金皆其證

目攝之

荆軻嘗游過楡次與蓋聶論劒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楡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視也念孫案索隱解攝爲整不合語意正義解攝爲視古無此訓皆非也攝讀爲懾鄭注樂記曰懾猶恐懼也言曩者吾怒目以懼之彼固不敢不去也恐謂之懼使人恐亦謂之懼昭十二年左傳楚子圍徐以懼吳是也恐謂之懾使人恐亦謂之懾呂氏春秋論威篇威所以懾之是也襄十一年左傳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曰攝如字又之涉反是懾與攝通衛將軍驃騎傳懾慴者弗取漢書作攝讋樂記柔氣不懾說苑脩文篇作攝韓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

揕其匈

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匈集解徐廣曰揕一作抗

索隱曰揕謂以劒刺其胷也抗拒也其義非念孫案抗與揕聲不相近揕字無緣通作抗抗當爲扰俗書從冘之字作冗從亢之字作冗二形相似故扰譌爲抗說文扰㴱擊也廣雅曰扰刺也集韻扰揕並陟甚切揕之爲扰猶湛之爲沈也燕策作右手揕抗其胷抗亦扰字之譌且亦是一本作揕一本作抗而後人誤合之耳姚宏校本云一無抗字是其證矣列子黃帝篇攩拯挨扰釋文云扰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亦未知抗卽扰之譌耳

腐心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引之曰腐讀爲拊爾雅曰辟
拊心也郭注謂椎胷也燕策正作拊心索隱訓腐爲爛
非是

李斯列傳

郡小吏

年少時爲郡小吏念孫案索隱本郡作鄉注曰劉氏云
掌鄉文書據此則劉與小司馬本皆作鄉鄉謂上蔡之
鄉也今本鄉誤爲郡又於注內加郡一作鄉四字斯爲
謬矣太平御覽獸部引此作郡則所見本已誤藝文類
聚獸部引此正作鄉

胥人者去其幾也

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解上二句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言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毎失時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竝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念孫案索隱誤解胥字正義則大誤矣胥者須也見孟子萬章篇趙注漢書敘傳應劭注須待也去當爲失字之誤也言人有釁可乘不急乘其釁而待之是自失其幾也故下文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又曰今急而不急就諸侯復彊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幷也

怠而不急就卽此所謂胥也

竈上騷除

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由與猶同騷與埽同足以滅諸侯成帝業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竈字上有老嫗二字念孫案索隱曰言秦欲幷天下若炊婦埽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爲難據此則正文內有老嫗二字明矣

阿縞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念孫案徐以上文云江南金錫西蜀丹靑故以阿縞爲東阿所出之縞也今案阿縞之衣與錦繡之飾相對爲文

則阿爲細繒之名非謂東阿也阿字或作絅廣雅曰絅縞練也楚辭招魂蒻阿拂壁蒻與弱同阿細繒也言以弱阿拂牀之四壁也王注以蒻爲蒻席阿爲曲隅皆失之辯見楚辭淮南脩務篇衣阿錫曳齊紈高注曰阿細穀錫細布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同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湻曰阿細繒錫細布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注與如湻同

快耳目

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念孫案聲能快耳不能快目目字後人所加文選無目字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六出彈箏快耳四字引史

記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亦無目字陳禹謨依俗本增目字藝文類聚樂部四太平御覽樂部十四所引並無目字

秋霜降　水搖動

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搖動者萬物作念孫案索隱本出水搖者萬物作六字注曰水搖者謂冰泮而水動也據此則正文內本無動字蓋因注文而誤衍也此二句原文當本作霜降者草華落水搖者萬物作今本作水搖動則多一字後人不達又於上句內加秋字以對下句耳不知霜降水搖相對為文若秋霜降與水搖動則參差不協且下句不言春而上句獨言秋亦為不類矣

又案索隱訓搖爲動則正文內本無動字後人不知動爲衍文又改注文之水動爲搖動以牵合正文甚矣其謬也

足以爲寒心

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念孫案此本作足爲寒心足下有以字則文不成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足爲寒心燕策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其一證矣

直馳道

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念孫案直馳道當作直道馳

道秦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六國表曰始皇三十五年爲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傳贊曰蒙恬爲秦壍山堙谷通直道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今本直下脫道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治直道馳道

蒙恬列傳

敦於事

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念孫案敦於事勉於事也爾雅曰敦勉也曲禮曰敦善行而不怠大戴禮五帝德篇曰長而敦敏秦會稽刻石文曰和安敦勉

張耳陳餘列傳

嫁庸奴亾其夫去

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亾其夫去抵父客集解於亾其夫下注曰一云其夫亾也念孫案一本是也嫁字後人所加亾字本在其夫下庸奴其夫爲句亾去爲句抵父客爲句漢書作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亾邸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是其證也因亾字誤在其夫之上遂與庸奴二字義不相屬後人不得其解輒於庸奴上加嫁字而讀嫁庸奴爲句廿二史劄記謂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非也既爲富人女而又甚美則無嫁庸奴之理亾其夫爲句其謬甚矣徐

廣讀其夫亾爲句亦非

竊聞公之將狄

竊聞公之將狄故弔念孫案聞字當從漢書蒯通傳作閔閔憂也

淮陰矦列傳

特劫於威彊耳

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念孫案彊讀勉彊之彊彊下當有服字劫於威三字連讀彊服二字連讀言百姓非心服項王特劫於威而彊服耳下文云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本脫去服字則當以威彊連讀而讀彊爲彊弱之彊非其指矣漢書及新序善謀篇彊下皆有服字顏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是其證

何所不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念孫案三所字皆後人所加索隱本出何不誅三字注曰劉氏云言何所不誅也又出何不散三字注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無不散敗也則正文內無三所字明矣漢紀有三所字亦後人據誤本史記加之

漢書新序並無三所字鹽鐵論結和篇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句法與此同

欲反漢

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亾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念孫案欲反漢當依宋本游本作亦反漢亦者承上之詞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非但欲反也漢書正作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

倍則戰之

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念孫案宋本戰下無之字是也十則圍之者言我兵十倍於彼則圍之也倍則

戰者言我兵倍於彼則與之戰也戰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上句而誤衍耳太平御覽兵部一引史記無之字漢書及通典兵十三並同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能乃也古謂乃爲能說見漢書能或滅之下言兵數相敵乃與之戰也今本戰下有之字亦涉上文而衍御覽引孫子亦無之字

能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念孫案此能字非才能之能能猶乃也言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又自序述倿幸傳

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能亦乃也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乃與能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說見釋詞

須臾

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僉孫案此須臾與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異義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也言足下所以得從容至今不死者以項王尙存也漢書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少須臾卽少從容亦延年之意也故武五子傳奉天期令不得須臾張晏曰不得復延年也從容須臾語之轉耳

懷諸侯之德

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念孫案此當從游本作懷諸侯以德今本以作之者涉上兩之字而誤漢書正作懷諸侯以德

東殺龍且

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而鄉以報念孫案東殺龍且本作遂殺龍且後人改遂為東者欲與上南下西相對耳不知摧楚兵殺龍且本是一事若云南摧楚兵東殺龍且則分為二事矣漢書漢紀並作遂斬龍且

知者決之斷也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念孫案知者決之斷當作決者知之斷下句疑者事之害正與此相反也有智而不能決適足以害事故下文又申之曰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韓王信盧綰列傳

後復破之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念孫案此言漢兵破匈奴於晉陽復追破之於離石復上不當有後字後卽復之誤也篆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後隸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後形竝相似故復誤作後穆天子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管子任法篇令出而復反之荀子成相篇恨復遂過不

肯悔趙策復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今本復字竝誤作後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絳侯世家復擊破綰軍沮陽漢書復字竝誤作後今作後復破之者一本作復一本作後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韓王信傳無後字

代上谷

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念孫案聞冒頓居代上谷衍上字漢書作居代谷是也管子輕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漢書梅福傳曰孝文皇帝起於代谷水經灅水注曰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主父偃傳曰高皇帝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

平城之圍是代谷與平城相近若上谷則去平城遠矣又案漢之沮陽爲上谷郡治卽唐之嬀州也今本云冒頓居代上谷而正義於上谷下注云今嬀州則張氏所見本已誤衍上字

黥之

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念孫案黥當從高祖紀作原原之謂宥之也今作黥者原誤爲京隸書原或作原京或作京二形相似故原誤爲京檀弓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鄭注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後人又加黑旁耳若不罵者亦黥之則人皆不免於罪矣

田儋列傳

非直手足戚也

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漢書作非手足戚何故不殺漢紀作豈有手足之戚何故不殺念孫案此則非直手足戚也直字當爲有字之譌直字俗作直形與有相近

無不　莫能圖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念孫案無不當爲不無莫能圖當爲莫圖此言田橫之高節與其客之慕義從死天

下非無善畫者何故不爲之作圖故曰不無善畫者莫圖何哉今本不無作無不莫圖作莫能圖則非其指矣索隱本出不無善畫者莫圖何哉九字今本不無作無不乃後人依誤本改之注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是其證

樊酈滕灌列傳

肩蔽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念孫案肩當爲屏字之誤也漢書作屏蔽謂以身屏蔽之非謂以肩蔽之也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

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彼言翼蔽猶此言屏蔽矣

張丞相列傳

卽

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念孫案卽猶或也言高祖憂萬歲之後趙王或不全也卽與或古同義越語大夫種曰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君王之所愛也爾雅釋地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言或有難

也卽訓爲或又訓爲若互見匈奴酷吏二傳

有堅忍質直

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念孫案堅忍質直上不當有有字葢衍文也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此無有字漢書周昌傳作其人堅忍伉直亦無有字

子類

封爲北平侯孝景前五年蒼卒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侯集解徐廣曰類一作顤音牘索隱單行本注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縠有罪國除今此云康代侯八年卒子顤代侯則顤卽縠也以上索隱注今漢書張蒼傳作類又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作頚漢表作類念孫案此字本作顡或作顟竝讀如聾聵之聵今本史記漢書作類郎顡之譌也易林家人之咸視聽聾顡今本顡譌作類說文顡癡顛不聰明也從頁豙聲豙音毅玉篇音毅又音聵集韻顡蒯竝與聵同音顟字注曰漢有北平侯顟即此所謂子顟代侯者故徐廣曰顡一作顟音聵也若作類則不與顟聵同音矣隸書類字或作顡見漢外黃令高彪碑形與顡相似故顡譌作類功臣表作頚索隱引漢書作毅皆顡之譌也

他官

鐂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念孫案他

官二字義無所取當從漢書作宂官顏師古曰宂謂散輩如今之散官是也周官稾人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注宂食者謂畱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上直者釋曰宂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宂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宿稾人供之因名宂食者案宂食者上直外內朝與此言宂官居其中同義宂與宅字形相近當是宂誤爲宅後人又改爲他耳

酈生陸賈列傳

三皇

繼五帝三皇之業念孫案三皇當從漢書漢紀說苑奉使篇作三王漢承周秦之後故云繼五帝三王之業若作三皇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奉使部引史記亦作三

王

劉敬叔孫通列傳

臚句傳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念孫案臚下本無句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也索隱本出九賓臚傳四字注曰漢書云設九賓臚句傳蘇林云上傳語告下云臚下傳語告上云句則漢書有句字而史記無句字明矣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但釋臚字而不釋句字又其一證也又案索隱引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漢依此以爲臚傳也又漢書百官表

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聲臚傳之也應劭
韋昭皆但言臚傳而不言臚句傳與史記同是言臚郎
可以該句也後人於史記加入句字則與注內漢書云
臚句傳之語不合乃或刪去此語以牽合已誤之正文
其失甚矣

莫能習

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念孫案莫能習當從漢書
作莫習莫習者謂羣臣未習此禮非謂莫能習也能字
後人所加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史記
竝無能字

季布欒布列傳

黃金百斤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念孫案百與諾爲韻百古讀若博莊子秋水篇聞道百與若爲韻漢書鄒陽傳鷙鳥絫百與鶚爲韻蔡邕獨斷蜡祝辭歲取千百與宅壑作爲韻斤字後人所加也漢書食貨志馬至四百金薛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見平本書集解此言黃金百卽是百斤無煩加斤字也漢書季布傳無斤字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

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

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徙宋本作徒念孫案此當從漢書作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句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宋本遂字誤在不能上今本徒字又誤作徙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正與漢書同

袁盎鼂錯列傳

與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念孫案與猶以也故漢書作以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與亦以也互文耳以與一聲之轉故古或謂以爲與說

見釋詞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亾者之道張音帳漢書顏師古注義同念孫案道與決張義不相屬如顏皆以道爲道路之道上屬爲句非也道讀曰導下屬爲句隧字當在直字上醉卒隧三字連讀直出二字連讀今本直字誤在隧字上則文不成義漢書作道從醉卒直出醉卒隧者當醉卒之道也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道直出也說苑復恩篇作乃以刀決帳從醉卒道出宋本說苑從醉誤爲醉從今本又誤爲卒徒醉卒道卽醉卒隧也隧訓爲道則上道

字非謂道路明矣

後曹輩

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念孫案後曹下本無輩字曹即輩也且後曹二字即承上後刺君者十餘曹而言則曹下愈不當有輩字葢因上集解內有如淳曰曹輩而誤衍也漢書無輩字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一人

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念孫案一人二字於義無取當從宋本作此人此涉上文有一人從橋下走出而

誤也藝文類聚水部引史記作一人亦後人依誤本史
記改之初學記地部太平御覽儀式部引史記竝作此
八漢書同

昂

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念孫案昂本作卬淺
學人改之也索隱本作卬注云都尉姓孫名卬今既改
正文爲昂又删去注內之卬二字矣孝文紀匈奴傳及
惠景閒侯者表竝作卬漢書漢紀同

萬三千

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念孫案萬三千下脫去

匹字蘇秦傳曰車千乘騎萬匹又曰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皆以乘匹對文此亦當然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正作彀騎萬三千匹漢書馮唐傳同李牧傳亦云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

南友

西抑彊秦南友韓魏念孫案友當從宋本游本作支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九引此正作支漢書同

田叔列傳

勮易處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

當壯勮易處念孫案勮易下本無處字部署老小當壯勮易者當丁也勮難也今俗作劇言部署其人之老小丁壯及事之難易也羣書治要引六韜龍韜篇曰知人飢飽習人勮易後漢書章帝紀曰鴐言出游欲親知其勮易列女傳曰執務私事不辭勮易李賢注勮猶難也是古謂難易爲勮易也勮易下不當有處字太平御覽人事部資産部獸部引此皆無處字

扁鵲倉公列傳

終日

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念孫案此終日非謂終一日也終

日猶亘久也言中庶子與扁鵲語亘久扁鵲乃仰天而歎也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爲貴鏃矢者今本鏃譌作鏃辯見淮南兵略篇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言亘久乃至則與不至同也高注終一日乃至失之素問脈要精微論曰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亦謂亘久乃復言也亘久謂之終日猶常久謂之終古矣鄭注考工記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

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俶狀念孫案破陰絕陽以下十字文不成義此本作破陰絕陽句色廢脈亂句故形靜如俶狀句

上文血脈治也正義引此文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是其證也今本色上有之字乃涉上文兩之字而衍其已字卽色字之誤而衍者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有之已二字乃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其人事部脈類引此無之已二字

疑殆

良工取之拙者疑殆念孫案此殆字非危殆之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言唯良工爲能取之若拙工則疑而不能治也襄四年公羊傳注曰殆疑也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言無所依據則疑而不決也又曰多

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殆亦疑也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大雅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何注曰悔咎也）呂氏春秋去尤篇以黃金殶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殙殙迷也殆即疑殆之殆亦迷惑之意也

體病

後五日桓矦體病念孫案體病當爲體痛字之誤也桓矦之病由腠理而血脈而腸胃而骨髓至此則病發而體痛故養生論曰桓矦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若言體病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人事部方術部引此作體

病則所見本已誤文選爲石仲容與孫晧書注引此正作體痛韓子喻老篇新序雜事篇亦作體痛

所

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念孫案一年所猶言一年許也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所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顏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是其證下文曰要事之三年所又曰今慶已死十年所又曰臂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又曰十八日所而病愈續滑稽傳曰卒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漢書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檀

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義並與此同

人中　前溲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今本病誤作疾據宋本及太平御覽引改念孫案蹷人中人當爲入字之誤也蹷亦作厥釋名曰厥逆氣從下厥起上行入心脇也故曰蹷入中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正作蹷入中下文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旁光難於前後溲事與此相類也又案

一飲得前溲前下當有後字言一飲而前後溲始通再飲則大溲也大溲二字兼前後言之則上句原有後字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一飲得前後溲下文齊王太后病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卽前後溲事與此相類也

順淸

幷陰者脈順淸而愈念孫案淸讀爲動靜之靜上文肝氣濁而靜徐廣曰一作淸下文病重而脈順淸淸竝與靜同

流汗出循

病得之流汗出循循者去衣而汗晞也循劉伯莊音巡

引之曰循當爲滫讀與脩同王風中谷有蓷篇嘆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曰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小雅湛露傳曰晞乾也是脩晞皆乾也作滫者假脩字耳流汗出滫者流汗出而乾也故下文曰滫者去衣而汗晞也隷書循脩二字相似故脩譌作循繫辭傳損德之脩也釋文曰脩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循本亦作脩史記厤書旅唯未能循明也漢志循作脩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脩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八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隷續曰循脩二字隷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考說文玉篇廣韻皆無滫字

集韻灑松倫切流皃引史記汗出灑灑既誤沿劉氏之音又誤以灑灑二字連讀而訓爲流皃其失甚矣

闗內

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各本脫臣字據宋本補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文有脫誤此亦闗內之病也念孫案闗內當爲內闗上文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曰此內闗之病也此文云此亦內闗之病也亦字卽承上文言之下文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望其色有病氣卽

告宦者平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事與此相類以上三人皆內關之病內關之病死不治故三人皆如期而死內關猶內閉也靈樞經終始篇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此之謂也

諸客坐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念孫案諸客上脫與字太平御覽引此作與諸客坐

卽弄之

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卽弄之念孫案卽弄之三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引此作取弄之於義爲長

病嶢　寒薄吾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臣意診其脈曰蟯瘕病蟯得之於寒溼念孫案病蟯之蟯因上文而誤衍也凡篇內稱病得之於某事者皆不言其病名竝見上下文以病名已見於上文也又下文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寒字亦因上文而衍凡篇內稱所以知某之病者皆不言其致病之由亦見上下文亦以致病之由已見上文也或謂寒字

當在薄吾下非也宋本無寒字

皆異之

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念孫案皆當從宋本作能字之誤也此言病同名而異實唯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則不能也索隱本作能異之注曰謂有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是其證

古傳方

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念孫案古傳方當作傳古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皆其證

卯逆順

及氣當上下出入卯逆順念孫案卯下脫正字太平御覽引此作卯正逆順

吳王濞列傳

益鑄錢

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念孫案益鑄錢當依正義作盜鑄錢字之誤也文選吳都賦蕪城賦注引此並作盜漢書亦作盜

億亦

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念孫案

億讀爲抑與之與之抑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爲之億亦也正義曰億是發語之聲億亦

即抑亦也漢書作意亦繫辭傳作噫亦竝字異而義同

說見經義述聞噫亦下

及

王苟以鍇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

國念孫案及當爲乃言王何不以聞而乃擅發兵也漢

書亦誤作及又朝鮮傳將率不能前及使衞山諭降右

渠及亦當爲乃言前以將帥不相能乃使衞山往諭右

渠也漢書正作乃

魏其武安列傳

子姪

蚡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引之曰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男子則否子姪當依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是也淩稚隆反以姓爲姪之譌謬甚古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說見呂氏春秋子姪下

郡國諸侯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念孫案國字後人所加郡諸侯謂郡與諸侯也漢書百官表曰列侯所食縣曰國此言郡諸侯卽是郡國若旣言諸侯而又言國則文不成義矣索隱本出士郡諸侯四字注曰謂仕諸郡及

仕諸侯王國者猶官仕郡國也則正文內無國字明矣漢書亦作郡諸侯顏師古曰郡及諸侯猶言郡國也是其證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案徐以士爲士人是也而不知正文內本無國字且云郡國諸侯列侯也斯爲謬矣

李將軍列傳

大軍誘之

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大軍本或作大將必軍非史詮已辯之不敢擊我念孫案大軍誘之當作大軍之誘言匈奴必

以我爲大軍之誘敵者不敢擊我也上文曰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是也若云大軍誘之則非其指矣漢書李廣傳正作大軍之誘

如

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念孫案自如者自當也謂廣爲匈奴所敗又能敗匈奴其軍功與過自相當故無賞也漢書自如作自當是其證又匈奴傳匈奴自度戰不能如漢兵亦謂不能當漢兵也漢書作不能與漢兵如與聲相近與亦當也說見漢書朝鮮傳恐不能與下古者如與當同義衞策曰夫宋之不足如

粱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漢書董仲舒傳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民不能當之也

軍曲折

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念孫案軍曲折軍上當有失字廣食其軍與大將軍軍相失故曰失軍報失軍曲折者報失軍之委曲情狀也漢書作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是也正義謂委曲而行迴折失其指矣

史記第五

史記弟六　　　　讀書雜志三

高郵王念孫

匈奴列傳

槖駞　驒騱

其奇畜則槖駞驢驘駃騠騊駼驒騱念孫案駞當爲佗漢書匈奴傳作槖佗字或作它大宛傳驢騾槖它以萬數是也又作他楚策趙代良馬槖他是也作駞者俗字耳索隱本作槖他注曰他或作駞今則正文注文俱改爲駞（下文請獻槖他一匹他字尚未改）又刪去或作駞三字矣說文佗負何也徐鉉曰史記匈奴奇畜有槖佗則徐所見本正

作佗也又驒騱索隱本作驒奚注曰鄒誕本奚字作騱案驒字徐廣音顛而騱字無音則本作奚可知漢書亦作奚皆古字假借也今則正文改爲騱又改注文曰鄒誕本騱字作奚矣

彎

士力能彎弓念孫案彎本作毌此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史記彎弓字或作貫陳涉世家士不敢貫弓而報怨五子胥傳貫弓執矢是也說文毌穿物持之也是毌爲古貫字六國表田完世家竝云齊宣公伐衞取毌正義引括地志曰故貫城即古貫國故貫弓之貫又作毌也索隱本出毌弓二字注曰上音彎今本既

改田爲彎又改注文曰彎音烏還反不知田爲彎之俗字故必須音釋若本是彎字則無須音釋矣凡史記彎弓字索隱皆無音何不思之甚也

侵燕代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念孫案侵燕代三字因下文遂侵燕代而衍冒頓既至河南并樓煩白羊遂復收秦所奪地二事正相因秦所奪地卽河南地也若加入侵燕代句則別爲一事與上下不相聯屬且下文遂侵燕代四字爲贅語矣漢書漢紀竝無侵燕代三字

青駹馬　烏驪馬

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念孫案青駹烏驪下本無馬字後人依上下文加之也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皆五字爲句其馬色之一字者則加馬字以成文兩字者則省馬字以協句爾雅釋地之說八方東西南北之下皆有方字而東南西南西北東北之下皆無方字例與此同也後人不知古人屬文之體而於青駹烏驪下各加一馬字則累於詞矣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獸部五引此青駹烏驪下皆無馬字

令約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念孫案令約當爲今約謂犯今日之約也漢書正作今約

負私從馬

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念孫案負私從馬文不成義當依漢書作私負從馬寫者誤倒耳負從馬者負衣裝以從之馬也非公家所發故曰私負從馬顏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分私負與從馬爲二事亦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則所見本私負已誤爲負私矣下文曰糧重不與焉正義言負糧亦非

士卒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念孫案卒字後人所加漢士與漢馬對文士卽卒也無庸更加卒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卒字

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

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念孫案能卽當爲卽能卽能與卽不能文正相對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卽猶若也昭十二年左傳卽欲有事何如言若欲有事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寡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

三年傳爾卽尒必於殽之嶔巖言爾若尒也襄二十七年傳我卽尒女能固納公乎言我若尒也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言若有難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晉世家作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昭七年傳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孔子世家作吾卽沒若必師之尤其明證也詳見釋詞言單于若能與漢戰則天子方自將待邊若不能則南面而臣於漢也酷吏傳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續龜策傳靈龜卜祝曰某欲求某物卽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隨是卽與若同義今本作能卽者後人不解卽字

之義而顛倒其文耳後人倒能字於上者斷今單于能爲句以對下文單于卽不能又斷卽前與漢戰爲句以對下文卽南面而臣於漢也不知卽能前與漢戰之卽訓爲若與卽南面而臣於漢之卽不同且單于卽不能者謂不能與漢戰也不言與漢戰者義見於上而文省於下也若發端之句不云單于能與漢戰而但云單于能則文不成義矣漢書匈奴傳正作卽能前與漢戰

衞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

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董份曰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來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衞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

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念孫案先其大將軍本作先其大軍謂驃騎敢於深入嘗棄其大軍而先進也上文曰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是其證也（棄大軍漢書亦誤作棄大將軍蓋篇內稱大將軍者甚多因而致誤矣）棄大軍而先進則寡不敵衆易致困絕故下文曰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若云先其大將軍則其字之義不可通矣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此是誤記霍事爲衛事非以大將軍別起爲句也如以大將軍別起爲句則上文常與壯士先其六字不能成句矣恐右丞不如是之鹵莽也董氏知

正右丞之失而不知將字之爲衍文亦誤也漢書衛青霍去病傳無將字

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念孫案自使人至要邊十八字蕪累不成文理蓋正文但有使人先要邊五字其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十三字乃集解之誤入正文者也當在使人先要邊之下今誤入使人先之下要邊之上索隱本出先要邊三字注曰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漢書作使人先要道邊此皆其明證矣

平津矦主父列傳

意忌

爲人意忌外寛内深索隱曰謂外寛内深意多有忌害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意爲志意之意非也意忌二字平列意者疑也内多疑忌故曰外寛内深也陳丞相世家曰項王爲人意忌信讒酷吏傳曰張湯文深意忌義並與此同古者謂疑爲意説見孟嘗君傳

恐竊病死

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今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念孫案小司馬說甚迂恐

竊當爲竊竊恐寫者誤倒耳漢書作恐病亦無以塞責意亦同也

澤鹹鹵

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念孫案鹹字後人所加集解引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則鹵上本無鹹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即斥鹵斥鹵之間加一鹹字則文不成義矣又案夏本紀海濱廣潟徐廣亦曰潟一作澤又作斥禹貢作斥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舄本或作斥舄鹵澤鹵並與斥鹵同薛瓚以澤爲水澤鹵爲鹹鹵分澤鹵爲二義亦失之

下脩近世之失　脩其故俗　後世脩序

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念孫案脩與失義不相屬脩當依漢書作循謂因循近世之失而不改也又下文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脩亦當依漢書作循上文云變風易俗與此正相反也又太史公自序扁鵲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脩亦當爲循周頌閔予小子傳曰序緒也言後世皆循其緒莫之能易也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廟堂既脩下

朝鮮列傳

朝鮮不肯心附樓船

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
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
亦使人求閒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
將不相能念孫案朝鮮不肯心附樓船朝鮮二字蒙上
而衍此言樓船不會左將軍左將軍亦不肯心附樓船
故曰兩將不相能非謂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也漢書不
肯上無朝鮮二字

西南夷列傳

巴蜀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

西念孫案蜀字因上文巴蜀而衍莊蹻將兵循江上自巴黔中以西至滇池不得至蜀也漢書作略巴黔中以西是其證又貨殖傳巴蜀寡婦清蜀字亦因下文巴蜀而衍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也

地方三百里

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念孫案此言滇池方三百里池下不當有地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地字池地字相似又因下句地字而誤衍也下句云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乃始言池旁之地耳

開蜀故徼

秦時常頻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念孫案開當爲關言秦時常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則棄此諸國而但以蜀故徼爲關也匈奴傳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彼言關故河南塞猶此言關蜀故徼矣下文曰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卽謂出此關也若云開蜀故徼則與上下文皆不合矣關字俗書作開唐顏元孫干祿字書曰開關上俗下正開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關誤爲開楚策大關天下之匈淮南道應篇東關鴻蒙之光說文管十二月之音物關地而牙故謂之管今本關字並誤作開漢書西南夷傳正作關蜀故徼

道西北牂柯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念孫案道西北牂柯下亦當有江字道從也言從西北牂柯江來也索隱本出道牂柯江四字漢書漢紀竝作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是其證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念孫案馳歸下脫成都二字當從宋本補文選左思詠史詩注引此亦有成都二字漢書同家居徒四壁立本作居徒四壁立居卽家也家居二字古聲義竝相近故說文曰家居也周官典命注曰國家國之所居索隱引孔文

祥云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家字正釋居字故漢書作家徒四壁立宋本及各本皆作家居徒四壁立則文不成義此後人依漢書旁記家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也汲古閣單行索隱本本作居徒四壁立後補入家字而字形長短不一補刻之迹顯然文選詠史詩注引作居徒四壁立六帖二十二曰司馬相如居徒四壁則無家字明矣

不能復

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念孫案能字後人所加此言王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又以客禮待

先生是以辭而不復非無以應也若云不能復則卽是無以應與下句義相反矣漢書文選及藝文類聚産業部引此竝作王辭不復索隱本作王辭而不復皆無能字

邛都

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念孫案邛都本作邛筰此淺學人改之也上文言邛筰冄駹皆請爲內臣下文言朝冄從駹定筰存邛則此不得但言通邛都也索隱本出通筰二字案此脫邛字注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僰道通南中開越巂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柯斬筰王

首置牂柯郡則正文內有筰字明矣漢書正作通邛筰

結軌

結軌還轅念孫案索隱本軌作軼注曰音轍漢書作軌據此則史記本作結軼孝文紀結軼於道田完世家伏式結軼西馳凡史記莊子戰國策轍字多作軼與漢書不同今本依漢書改爲結軌又刪去注內音轍漢書作軌六字而加入軌車迹也四字斯爲謬矣

阻淺

阻淺闇昧得燿乎光明索隱本阻淺作曶爽注曰三蒼云曶爽早朝也曶音昧字林又音忽念孫案作曶爽者

是也漢書漢紀文選竝作曶爽曶說文作昒尙冥也封禪書昧爽郊祀志作昒爽顏師古曰昒爽未明之時也昒音忽曶爽與闇昧義相近若作阻溪則與下句得耀乎光明義不相屬蓋後人見上文有山川阻溪之語而妄改之也乃或於注內加阻溪漢書作曶爽七字以牽合已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綢繆

綢繆偃蹇怵㑥以梁倚念孫案綢繆本作蜩蟉淺學人改之也漢書作蜩蟉張揖曰蜩蟉掉頭也顏師古曰蜩徒釣反蟉盧釣反音義與綢繆迥別索隱本正作蜩蟉

注曰蜩音徒弔反蟉音來弔反徒弔之音與雕相近故集解引徐廣曰蜩一作雕今并集解索隱內之蜩字皆改爲綢而不知其與徒弔之音不合也

泳沫

邇陜游原迥闊泳沫念孫案沫本作末泳末與游原相對今作沫者因泳字而誤加水旁耳文選亦誤作沫唯漢書不誤

葴蔪　沆瀣　楟㮈　荔枝　娬媚　杳渺

葳蕤

念孫案索隱本葴蔪作葴析子虛賦葴蔪苞荔索隱本蔪作析注曰針斯二音析

漢書作斯孟康云斯禾似燕麥埤蒼又云生水中華可食廣志云涼州地生析草皆如中國燕麥是也今本漢書作析張揖曰析似燕麥蘇林曰析音斯文選作薪案說文無薪蘄二字則作析作斯者是也析斯聲相近故古字通用其作薪作蘄者皆因上下文而誤加艸耳又案此賦言析草生於高燥則非埤蒼所云生水中華可食者張揖孟康以爲似燕麥是也

沆瀣作沆漑

上林賦澎濞沆瀣索隱本瀣作漑注曰沆漑亦作瀣司馬彪云沆漑徐流郭璞云鼓怒鬱鮑之皃也正義曰漑胡代反案索隱正義竝作漑蓋舊本相承如是說文無瀣字則作漑者是也今本既改漑爲瀣又改索隱之漑亦作瀣爲瀣亦作漑斯爲謬矣漢書文選竝作漑

桲榛作桲柰

桲榛厚朴索隱本榛作柰

荔枝作離支

榙㯓荔枝索隱本荔枝作離支注曰晉灼云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離字或作荔音力智反案說文荔艸也似蒲而小不以此爲荔枝字索隱本及漢書文選竝作離支是古皆通用離支也今本正文及注皆改爲荔枝又改注內之離字或作荔爲荔字或作離斯爲謬矣

娬媚作嫵媚

娬媚姌嫋索隱本娬作嫵

注曰埤蒼云嫵媚悅也通俗文云頰輔謂之嫵媚案漢書文選竝作嫵說文嫵媚也則作嫵者是

杳渺作杳眇大人賦紅杳渺以眩湣兮集解及索隱本宋本渺竝作眇集解曰漢書音義曰杳眇眩湣闇冥無光也索隱曰晉灼云杳眇淡遠也案漢書正作眇上文上林賦俛杳眇而無見字亦作眇此獨作渺者後人妄改之耳說文無渺字古書中杳眇字亦無作渺者

葳蕤作威蕤封禪書紛綸葳蕤索隱本葳作威注曰胡廣云威蕤委頓也張揖云亂皃案漢書文選竝作威說文無葳字則作威者是也凡威蕤之威或作葳者皆因蕤字而誤上文子虛賦錯翡翠之威蕤張衡東京賦羽蓋威蕤蕤字竝作威又案威蕤與紛綸連文張揖以爲亂皃是也陸機文賦紛威蕤以馺遝義與此同胡廣以爲委頓失之**較之今本皆爲近古**

淮南衡山列傳

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

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亾者匿與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索隱曰所不當得謂有罪之人不當得關內侯及二千石念孫案小司馬說非也所不當得衍不字漢書作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亾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薛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集解引此二說爲解則正文內本無不字明矣

遂考

上卽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念孫案遂當從宋本作逮逮捕也考問也言捕問之也漢書正作逮師古曰逮追捕之也

道從長安來

諸使道從長安來念孫案道卽從也漢書作諸使者道長安來顏師古曰道從也鄭注禮器曰道猶由也從也鼂錯傳道軍所來集解引薛瓚曰道由也大荒西經風道北來郭璞曰道猶從也引韓子十過篇曰元鶴二八道南方來是道與從同義今本史記作道從長安來者一本作道一本作從而後人誤合之耳索隱引姚丞云道或作從是其明證矣漢書西南夷傳道西北牂柯江漢紀道作從

爲僞　僞爲

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念孫案僞上本無

爲字僞卽爲字也還僞辭者求神異物不得旣還而爲之辭也後人誤讀僞爲詐僞之僞故又加爲字不知無其事而爲之辭卽是詐僞無庸更言僞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作還僞辭曰是其證堯典朕塈讒說殄行五帝紀作殄僞僞與爲同字爲與行同義昭二十五年左傳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魯世家爲作僞此傳下文使人僞得罪而西僞失火宮中漢書竝作爲是史記爲字多作僞也又堯典平秩南僞（僞衞包改作訛今據周官馮相氏注影宋本周官釋文及羣經音辨改正）五帝紀作南爲（今本爲作譌亦後人依衞包改之今據索隱改正）唐風采苓篇人之爲言正義曰定本作僞言月令

毋或作爲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僞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釋文爲本或作僞爾雅造爲也王風兔爰傳作僞也楚策孫子爲書謝韓詩外傳作僞書今本作僞喜亦後人所改逸周書史記篇上衡氏僞義弗克僞義卽爲義荀子儒效篇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行僞卽行爲衣冠行僞四字平列下文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言議談說亦四字平列考韓詩外傳正作衣冠行爲楊倞注以爲行僞而堅謬矣凡荀子爲字多作僞楊注皆失之又正論篇曰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飾性禮論篇曰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正名篇曰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性惡篇曰人之性

惡其善者僞也論衡本性篇引此而釋之曰性惡者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案此篇內爲字皆作僞淮南俶眞篇曰趨舍行僞詮言篇曰道理通而人僞滅義並與爲同是諸書爲字亦多作僞也又此傳下文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兩爲字亦後人所加僞卽爲字也漢書伍被傳作爲丞相御史請書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是其證

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念孫案氣怨結而不揚二句指伍被而言非指淮南王

而言王字衍文也若指淮南王而言則與下文卽起歷階而去不相承接矣漢書伍被傳作被因流涕而起是其證通鑑漢紀十一作王涕泣而起蓋所見史記本已衍王字因以致誤耳

汲鄭列傳

段宏

濮陽段宏念孫案索隱本段宏作段客注曰漢書作段宏據此則史記本作段客而今本作段宏則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凡隸書厷字或作右形與各相似故從厷從各之字傳寫往往相亂漢書成帝紀中山憲王孫雲客漢紀作中山憲王孫宏又外戚

傳中黃門田客漢紀作田閟說文閟所以止扉也今本爾雅閎作閎越語王孫雒今本雒作雄海外西經肅愼之國有樹名曰雄常雄或作雒呂氏春秋聽言篇空洛之遇淫辭篇作空雄

儒林列傳

從容

寬在三公位以和艮承意從容得久念孫案從容者從諛也言以承意從諛故得久居其位也汲黯傳從諛承意是其證下文曰董仲舒以宏爲從諛酷吏傳贊曰杜周從諛諛容一聲之轉從諛之爲從容猶縱臾之爲從容漢書衡山王傳曰夜縱臾王謀反事史記作從容鬼臾區之爲鬼容區矣漢書郊祀志問於鬼臾區師古曰藝文志云鬼容區而此志作臾區臾容聲相近葢一也

因以起其家

孔氏有古文尚書而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索隱出起其家逸書五字解曰起者謂起發以出也引之曰當讀因以起其家爲句逸書二字連下讀起興起也家家法也（後漢書順帝紀曰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儒林傳曰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徐防傳曰漢立博士十有四家）漢世尚書多用今文自孔氏治古文經讀之說之傳以教人其後遂有古文家（論衡感類篇說金縢曰古文家以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是古文家法自孔氏興起也故曰因以起其家漢書藝文志曰凡書九家謂孔氏古文伏生大傳歐陽大小夏侯說及劉向五行傳許商五

行傳記逸周書石渠議奏也劉歆傳曰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謂逸禮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也是古文尚書自爲一家之證書序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泰誓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後漢書桓郁傳注引華嶠書曰明帝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卽白之是起謂其學興起非謂發書以出也逸書已自壁中出何又言起發以出邪

酷吏列傳

罪常釋聞卽奏事

罪常釋閒卽奏事上善之集解斷罪常釋閒爲句引徐廣曰詔荅閒也如今制曰閒矣念孫案如徐說則罪常釋閒四字義不相屬閒當依漢書作閈字之誤也罪常釋爲句謂其罪常見閈釋也此結上之詞閈卽奏事爲句閈卽猶今人言閈或也此起下之詞閈卽奏事上善之對上文奏事卽讁而言兩卽字竝與或同義言湯奏事或遇讁責則謝罪曰正監掾史某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以至於此閈或奏事而上善之則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也下文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此四卽字亦與或同義

補上黨郡中令念孫案此本作補上黨中令今本上黨下有郡字者因索隱內上黨郡而誤也索隱本出上黨中令四字注曰謂補上黨郡中之令若正文內本有郡字則索隱爲贅語矣又案篇內所稱郡名凡一字者其下必加郡字若兩字者則不加郡字此文上黨下本不當有郡字而漢書亦有疑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也

捕其爲可使者

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念孫案索隱本出求爲可使四字注曰謂求楊可之使據此則正文本作求爲可使者今本作捕其爲可使者疑

後人依漢書改之也

徒諸名禍猾吏

徒諸名禍猾吏與從事集解引徐廣曰有戔刻之名索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用之念孫案此當作徒請召猾吏與從事上文云猾民佐吏爲治是也索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名卽召之譌禍卽猾之譌而衍者也隸書猾禍相似說見漢書高祖紀禍賊下今本作徒諸又徒請之譌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猜禍二字皆猾字之譌此是一本作猜一本作禍而寫者又誤合之也禍猾吏猜禍吏名禍猾吏皆文不成

義

以焄大豪

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集解徐廣曰焄音熏索隱本作熏注曰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今案之以熏逐大姦漢書作動顏師古曰治下戶之猤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念孫案史記舊本當作動勳即動之誤故漢書作動也樂記讙以立動鄭注動或爲勳其作熏作焄者又皆勳之誤呂氏春秋離謂篇衆口動天高注動感動也今本動天作熏天此亦是動誤爲勳又誤爲熏也因文求義當以作動者爲是索隱熏炙之說其失也迂矣

小羣盜

小羣盜以百數念孫案盜字後人所加上文大羣至數千人羣下無盜字卽其證蓋前旣云盜賊滋起故後但云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無庸更言盜也漢書無盜字

能因力行之

然獨宜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念孫案因當爲自言獨宜能自力行之而他人則不能故曰難以爲經也隸書因字或作囙見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自相似故自誤爲因漢書作能自行之是其證

推減

天水駱璧推減集解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減上音直追反下音減一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念孫案推減者椎咸之譌咸又成之譌也椎卽椎擊之椎故音直追反若推字則當音尺追湯回二反不當音直追反矣咸有減音故云音減萬石君傳九卿減宣漢書作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攷工記輈人注輪軹與軫轐大小之咸釋文咸本又作減同洽斬反㮚氏注消湅之精不復咸也釋文咸洽斬反本亦作減若本是減字則不得云音減矣且咸與成字相近故徐廣曰咸一作成也注內推繫乃椎擊之譌椎擊之以成獄故曰椎成所謂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也今

本椎咸譌爲推滅又刪去索隱內下音滅三字以牽合己誤之正文斯爲謬矣

蝮鷙

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索隱曰蝮音蝮蛇鷙音鷙鷹也言其酷比之蝮毒鷹攫念孫案小司馬說甚謬蝮讀爲愎愎鷙皆很也言其很戾不仁也廣雅曰愎鷙很也宣十二年左傳剛愎不仁杜預曰愎很也漢書匈奴傳天性忿鷙顏師古曰鷙很也愎字從复得聲故與蝮通字又作復趙策曰知伯之爲人好利而鷙復是也韓子十過篇復作愎又作覆管子五輔篇曰下愈覆鷙而不聽從是也

大宛列傳

大王長

大夏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念孫案王長當依漢書漢紀作君長上文曰條枝往往有小君長卽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引史記正作大君長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

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淩稚隆曰西城漢書作西邊是念孫案邊與城形聲俱不相近若史記本是邊字無緣誤爲城也城當爲域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漢書敘傳方今雄桀帶州域者今本域字竝誤作城又漢書天文志爲其環域千里內占史記天官書域誤作城

域者界也史記作西域漢書作西邊其義一也下文曰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城亦域之誤上文曰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又漢書作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史記脫殺字

善眩人

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念孫案眩上本無善字後人以上文云條枝國善眩因加善字也不知此言眩人卽是善爲眩術之人無庸更加善字漢書張騫傳正作眩人顏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後漢書陳禪傳西南夷撣國人獻幻人幻人卽眩人也索隱本出犂軒眩人

四字注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則無善字明矣

偩而輕之

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偩而輕之漢書偩作負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也念孫案如漢書注則史記偩字乃偩字之譌淮南詮言篇自偩而辭助高注曰自偩自恃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栗姬偩貴又曰偩愛矜功偩竝與負同後人多見偩少見偩故偩譌爲偩矣

瑤池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念孫案瑤池本作

華池後人多聞瑤池寡聞華池故以意改之耳論衡談天篇曰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玉泉華池藝文類聚山部太平御覽地部白帖崑崙山類引史記並作華池又文選遊天台山賦嗽以華池之泉李善注引史記曰崐崘其上有華池又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篇曰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華池此注卽本於史記是洪氏所見本尙作華池而今本作瑤池則元以後淺人改之也又案海內西經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郭璞曰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見禹本紀是

禹本紀自作華池與他書言瑤池者異也

本紀所謂崑崙者

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念孫案索隱本出惡覩夫謂昆侖者乎八字注曰惡於何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窴於何而見昆侖爲河所出據此則正文本作惡覩夫謂昆侖者乎夫字卽指禹本紀而言今本作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疑是後人增改漢書作惡睹所謂昆侖乎亦無本紀二字又昆侖作崑崙亦是俗改

余不敢言之也

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念孫案索

隱本出余敢言也四字注曰余敢言也謂山海經難可信耳據此則正文本作余敢言也也與邪同昭六年左傳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魯語主亦有以語肥也論語為政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雍也篇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孟子告子篇然則飲食亦在外也也字竝與邪同顏氏家訓音辭篇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即乎為也字荀子正名篇注也當為邪大戴禮五帝德篇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樂記正義引此邪作也淮南精神篇其以我為此拘拘邪莊子大宗師篇邪作也史記張儀傳此公孫衍所謂邪秦策邪作也余敢言邪即是不敢言後人不達而增字以申明之殊為多事乃或改注內之余敢言也為余不敢言者以牽合已增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游俠列傳

況

陽翟薛況念孫案況本作兄古多以兄爲況字見大雅桑柔召旻二篇管子大匡篇及漢樊毅脩華嶽碑又呂后紀之酈兄漢書翟方進傳之賓兄儒林傳之翟子兄又尹翁歸傳翁歸字子兄皆讀爲況索隱本出薛兄二字注曰音況今本改兄爲況而刪去其音斯爲妄矣

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

以軀借交報仇臧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念孫案及當爲乃休乃鑄錢掘冢爲一句休上不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因乃譌作及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以曲通其義耳漢書作臧命作姦剽攻句休乃鑄錢掘冢句顏師古

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是休字下屬爲句貨殖傳曰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此又一證也

佞幸列傳

抗

高祖至暴抗也念孫案抗本作伉淺學人多見抗少見伉故改伉爲抗耳索隱本出暴伉二字注曰伉音苦浪反言暴猛伉直酷吏傳贊云郅都伉直是也今并注文亦改爲抗不知正文作伉故須作音若作抗則不須作音矣何弗思之甚也

滑稽列傳

幸雨立

女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念孫案幸雨立本作雨中立今本雨上幸字涉下幸休居而衍又脫去中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作幸雨立亦後人依史記改之初學記人部御覽人事部樂部引此竝作雨中立

宦署

金馬門者宦署門也念孫案宦下脫去者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居處部及文選西都賦別賦注引此竝有者字

行十餘日

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念孫案此謂居齋宮中十餘日也十餘日上不當有行字蓋涉下文浮行數十里而誤衍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無行字

治鄭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念孫案治鄭本作相鄭今作治者因下文治單父治鄴而誤索隱本於下文兩治字皆避諱作理而此獨作相是正文本作相非作治也

日者列傳

誇嚴

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說禍福以誑言也念孫案莊嚴與矜誇事不相類嚴讀爲譀說文曰譀誕也誇譀也廣雅同廣韻引東觀漢記曰雖誇譀猶令人熱誇譀猶言誇誕此謂卜者多言誇誕以惑人譀與嚴古今字也管子法法篇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嚴亦與譀同怪譀猶怪誕耳

龜策列傳

松根

伏靈者今作茯苓千歲松根也念孫案松根本作松脂後人

以上文言茯苓在地中故改爲松根不知茯苓乃松脂所化非松根也淮南說山篇下有茯苓上有兔絲高注曰茯苓千歲松脂也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藝文類聚木部引元中記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太平御覽藥部引典術曰松脂入地千歲爲茯苓又御覽及爾雅翼竝引龜策傳曰茯苓者千歲松脂也皆其明證矣又案呂氏春秋精通篇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然則松脂入地爲茯苓茯苓之氣上爲兔絲謂茯苓爲兔絲之根則可謂爲松根則不可

滿百莖

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念孫案滿百莖本作百莖共根今本有滿字無共根二字者後人依上下文改之也不知上下文言滿百莖皆褚先生之語此言百莖共根乃褚引古傳之文不與上下同也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卉部引此並作其叢生百莖共根無滿字上文蓍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此洪範五行傳語見藝文類聚春秋繁露奉本篇曰蓍百莖而共一本皆其證也邢昺爾雅釋魚疏引史記作滿百莖則所見本已誤

有神黿在江南嘉林中

有神黿在江南嘉林中引之曰水經決水注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褚先生所謂神黿出於江灌之閒嘉林之中蓋謂此水也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今灌水出光州商城縣北流入決水漢書地理志曰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所出又曰雩婁有灌水北至蓼入決是此傳原文本作神黿出於江灌之閒且其地在江北非在江南今本云神黿在江南蓋後人多聞江水少聞灌水故以意改之耳

務以費民

務以費民民字與常郎方囊彊嘗傍行祥成享冥光綱

長亾十六字爲韻念孫案民當爲氓氓字古讀若芒本在陽部故與常郞諸字爲韻說文氓從民亾聲字或作甿通作萌管子輕重乙篇則以賜貧甿與兵糧爲韻韓子八姦篇五曰民萌與牀旁兄殃行強方爲韻楊雄幽州牧箴偃我邊萌與康唐亾忘芒傍爲韻其成冥二字則閒用耕部也若民字則在眞部去陽部較遠矣

理達於理

理達於理文相錯迎念孫案理達於理文不成義理達當爲程達程理右半相似又涉下理字而誤也程與呈古字通廣雅程見示也張衡西京賦侲僮程材薛綜曰程猶見也灼龜爲兆其理縱橫呈達於外故曰程達於理文相錯迎也太平御覽方

術部引此正作程達於理

諸靈數箣

諸靈數箣莫如女信集解徐廣曰音策索隱本作莿注曰莿音近策或莿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念孫案說文玉篇無箣莿二字此皆莿之誤也今本作箣者因徐廣音策而誤索隱本作莿者莿字俗書作莿因誤而爲莿說文莿茦也從艸刺聲玉篇音刺刺與策聲相近故索隱曰莿音近策莿字又有策音故徐廣音策集韻策蓍也或作莿義卽本於徐廣

求財

求財買臣妾顧子明曰財下脫物字前後文並作求財物

貨殖列傳

幣

無息幣索隱本幣作獘念孫案太史公自序維幣之行以通農桑索隱本亦作獘注曰獘音幣帛之幣是史記幣字通作獘也今本皆改獘爲幣并刪去其音矣古字多以獘爲幣管子四時篇謹禱獘梗鹽鐵論錯幣篇故教與俗改獘與世易太元元掜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君子易之以金獘字並與幣同莊子則陽篇搏幣而扶

翼釋文作獘秦策必卑辭重幣以事秦趙策受其幣而厚遇之姚本並作獘趙策啟關通幣史記虞卿傳作獘宋本游本王本皆如是史記司馬相如傳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漢書作獘

什倍其償

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念孫案索隱本償作當注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當字漢書作償據此則史記自作當與漢書不同而今本作償則後人依漢書改之也案當者直也見廣雅謂什倍其物之直也又案償之為言猶當也漢書匈奴傳漢出三千

餘騎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取當卽取償也秦策曰亾於秦而取償於齊廣韻償當也則當與償亦同義無庸改爲償

果隋

楚越之地果隋嬴蛤不待賈而足索隱曰隋音徒火反正義曰隋今爲種今本種譌作揺音同果種猶種曡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種之語楚越水鄉足螺蛤魚鼈民多採捕積聚種曡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種之方言脩太史公書述地志乃改云果蓏嬴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引之曰說卦傳艮爲果蓏京房作果墮墮與

隋通則果隋卽果蓏班氏不誤守節不識古字乃以唐時俗語說之甚矣其謬也

走死地如鶩

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幷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爲財用耳念孫案宋本游本走死地如鶩下皆有者字是也上文不避湯火之難下下文不擇老少下皆有者字

千章之材

山居千章之材集解徐廣曰材一作楸駰案韋昭曰楸

木所以爲轅音秋漢書作千章之萩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念孫案史記材字當爲秋字之誤襄十八年左傳伐雍門之萩釋文萩本又作秋莊子人閒世篇宜楸柏桑釋文楸作秋史記朝鮮傳封韓陰爲萩苴侯漢書萩作秋

醬千瓨

醯醬千瓨醬千甔念孫案下句醬字當從漢書作漿此涉上句而誤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史記竝作漿千甔

鮿千石

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集解徐廣曰鯫音鯫鯫魚也本作鮿音輒膊魚也說見下索隱曰鯫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又曰注鯫音輒膊魚也膊音鋪博反破鮑不相離謂之膊聲類及韻集雖爲此解而鯫生之字見與此同鯫者小雜魚也自鯫音輒以下至此今本皆刪去唯單行本有念孫案鯫音昨苟反字從魚取聲說文白魚也鮿音輒字從魚耴聲耴音輒玉篇膊魚也方言膊暴也燕之北郊朝鮮洌水之閒凡暴肉謂之膊兩字絕不相通此文以鮐鮆爲一類鮿鮑爲一類鮿音輒字從耴不從取世人多見取少見耴故鮿誤爲鯫今俗書輒字作輙誤與此同也鯫千石鮑千鈞當作鮿鮑千鈞鮐鮆千斤鮿鮑千鈞相對

爲文鮿下不當有千石二字蓋因上文榻布皮革千石而誤衍也當依漢書刪徐廣注鯫音鯫鯫魚也當作鮿音輒膊魚也索隱引徐廣注正作音輒膊魚也正義同考漢書正作鮿鮑千鈞顏師古曰鮿膊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鮿音輒是其證矣索隱不用徐廣之說乃云鯫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且云鯫生之字與此同是直不辨鯫鮿之爲兩字矣且鮿爲膊魚鮑爲鹽漬魚見玉篇二類相近故以鮿鮑連文若改鮿爲鯫而訓爲小魚比之於鮑斯爲不類矣正義說亦與索隱同誤

椎髻

賈椎髻之民念孫案椎髻索隱本作魋結注曰上音椎

下音髻今改魋結爲椎髻而删去其音斯爲妄矣陸賈傳尉他魋結箕踞朝鮮傳魋結蠻夷服西南夷傳魋結耕田索隱竝曰上直追反下音計正與此同漢書陸賈傳貨殖傳竝作魋結李陵傳西南夷傳朝鮮傳竝作椎結史記漢書皆無髻字方言覆結謂之幘巾楚辭招魂激楚之結獨秀先些字竝作結說文無髻字

拙

田農拙業念孫案拙本作掘故徐廣音義曰古拙字亦作掘也後人改掘爲拙則與音義相左矣班馬字類引此正作掘淮南說林篇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亦以

掘爲拙

用之富

田農掘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念孫案桓發用之富本作桓發用富用亦以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與上下三以字互文後人於用下加之字則失其句法矣史記多以以用互文秦楚之際月表序曰以德若彼用力若此天官書曰歲星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昬老莊申韓傳曰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游俠傳曰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間自序曰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皆其證也皋陶謨曰矦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管子小問篇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荀子非相篇曰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抴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之所以東徙也韓子揚權篇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皆以以用互文

太史公自序

糲粱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糲粱之食藜藿之羹漢

書司馬遷傳同念孫案服虔曰糲粗米也賈逵注晉語曰粱食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是糲粗而粱精不得以糲粱連文粱當爲粢字之誤也粢粱字形相近傳寫往往譌溷曲禮稷曰明粢釋文一本作明粱淮南人間篇飯黍粱今本粱誤作粢爾雅曰粢稷桓二年左傳曰粢食不鑿玉藻曰稷食菜羹論語鄉黨曰疏食菜羹粢食稷食疏食異名而同實也粢與糲皆食之粗者李斯傳曰堯之有天下也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曰堯之王天下也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淮南精神篇曰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主術篇曰堯太羹不和粢食不毇皆其證也列子力命篇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以粢糲與粱肉對言淮南人閒篇陳駢子對孟嘗君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今本粱誤作粢上文云豢以芻豢黍粱下文云服輕煖乘牢良良與粱爲韻今據改以糲粢與黍粱對言是粱精而粢粗可言糲粢不可言糲粱也

聖人不朽

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漢書司馬遷傳朽作巧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念孫案史記原文葢亦作聖人不巧今本作朽者後人以巧與守韻不相協而改之也

不知巧字古讀若糗正與守爲韻韓子主道篇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素問徵四失論更名自巧並與咎爲韻參同契非種難爲巧與酒爲韻皆其證也上文云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以虛無爲本卽所謂聖人不巧也以因循爲用卽所謂時變是守也又云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亦是此意此皆言道家無爲之術故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韓子揚權篇亦云聖人之道去智與巧若改爲聖人不朽則與時變是守之義迴不相涉矣索隱本出聖人不朽四字正義云言聖人教迹不朽滅則所見本皆誤

諸侯謀之

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念孫案諸侯謀之本作諸侯之謀之是也若詩言先君之思嫣婉之求維子之好之類言呂后崇彊祿產而謀劉氏故下文卽云殺隱幽友也後人以謀與台疑韻不相協故改之謀爲謀之而不知謀字古讀若媒詳見唐韻正正與台疑爲韻且呂后稱制之時諸侯未敢謀之也

洞疑

殺隱幽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爲義言所共疑也引之曰索隱以洞疑爲共疑其說迂而難通洞讀爲

恫恫疑恐懼也言呂后殺隱王如意幽幽王友而大臣皆恐也蘇秦傳秦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索隱以恫爲恐懼是也疑亦恐也雜記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勸學篇懼作疑管子小問篇曰駮食虎豹故虎疑焉是疑亦恐也燕世家曰衆人恫恐恫恐卽恫疑也作洞者假借字耳馮衍顯志賦亦曰終悇憛而洞疑

來古

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卽古來也言比樂書以述自古以來樂之興衰也念孫案小司馬倒釋來古二字非也（比樂書以述古來則文不成義）來古卽往古也來與往義相反而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也大雅文王有聲篇遹追來孝遹辭也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言上追前世之美德也前世之美德故曰往孝所謂追孝于前文人也（鄭箋訓遹爲述來爲勤謂述追王季勤孝之行失之辯見經義述聞）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

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即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本書秦始皇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

高祖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念孫案祖上本無高字後人以此是述高祖功臣因加高字耳今案應劭注漢書文帝紀曰始取天下者爲祖故但言祖而其義已明無庸加高字文選吳都賦注漢高祖功臣頌注弔魏武帝文注

三引此文皆作維祖元功則無高字明矣下文述荊燕世家云維祖師旅劉賈是與又其一證也

其極則玩巧弃兼茲殖

其極則玩巧句弃兼茲今本此下載索隱曰玩音五官反巧音苦孝反殖此字上屬爲句爭於機利句念孫案此以其極則玩巧爲句貨殖傳曰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弃兼茲殖爲句爭於機利爲句索隱本玩音五官反云云本在玩巧下今本剡入茲字之下殖字之上則是以其極則玩爲句巧弃兼茲爲句殖爭於機利爲句矣大謬

姜姓解亾

田闞爭寵姜姓解亾徐廣曰解一作邅念孫案姜姓解亾殊爲不詞解當爲鮮字之誤也凡從魚之字或譌從角漢北海相景君銘元元鰥寡鰥字作⿰角眔史記賈生傳細故慸薊兮薊字作⿱艹⿰角刂皆其證也漢魯峻石壁殘畫象鮮明騎鮮字作觧俗書解字作觧二形相似故鮮字譌而爲解月令穀實鮮落呂氏春秋季夏紀淮南時則篇竝作穀實解落墨子魯問篇鮮而食之節葬篇作解而食之爾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釋文曰鮮或作嶰字文選吳都賦嶰澗閴岡李善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嶰皆其證也鮮之言斯也小雅瓠葉箋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爾雅釋詁釋文曰鮮本或作⿱斯言沈云古斯字斯與鮮聲相近故字相通阮氏伯元揅經室文集曰尙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鮮即斯字言文王惠斯鰥寡即祖甲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之義斯者語詞故漢石經及漢書谷永傳竝作惠于鰥寡僞孔傳訓鮮爲少失之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之別離於大山者曰鮮鮮即斯故釋言曰斯離也謂田恒與闞止爭寵弒簡

公專齊政而姜姓斯亾也鮮與遷聲相近故徐廣曰一作遷若作解則聲與遷遠而不可通矣

傳兵論劒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劒顧子明曰此本作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劒論兵書信仁爲一類廉勇爲一類劒論與兵書對文顏師古曰劒論劒術之論也言非信仁廉勇之人不能傳此二術也上文云在趙者以傳劒論顯漢書司馬遷傳同服虔曰世善劒也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劒論兵書也見集解是其證今本仁廉二字倒轉劒論兵三字上下錯亂又脫去書字

不既信

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耿焉念孫案不既信不失信也方言廣雅竝云既失也

統業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念孫案統業當從漢書作絕業字之誤也絕業與末流相對爲文下文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云云正申明絕業二字之意司馬相如云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意與此同也若作統業則非其指矣文選頭陀寺碑文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李善注引史記正作絕業

俟後世聖人君子

俟後世聖人君子念孫案此本作以俟後聖君子今本無以字有世人二字皆後人所改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史公之言卽本於此案傳稱君子有樂乎此本指孔子言之此稱以俟君子則指後賢言之雖意有不同而文出於彼詩譜序曰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亦指後賢言之與公羊文同而意異索隱本出以俟後聖君子六字注曰此語出公羊傳是其證後人不知而以意改之謬矣漢書正作以竢後聖君子

索隱本異文

案史記漢書每多古字漢書顏注即附於本書之下凡字之不同於今者必注曰古某字是以後人難於改易而古字至今尚存史記則索隱正義本係單行其附見於本書者但有集解一書注與音皆未賅備是以史記中古字多爲淺學人所改後人以集解索隱正義合爲一書乃不肯各仍其舊而必改從今本以歸畫一殊失闕疑之義今正義已無單行本唯汲古閣所刻索隱本尚存其今本中正文注文皆經改易者已附辯於各篇之下其餘異文尚多略記百餘字以資考正如磐石作盤石（孝文紀此所謂磐石之宗也索隱本磐作盤他皆仿此）沾滯作苫滯（樂書則無沾滯）

之音矣黃鐘作黃鍾律書黃鐘長八寸七分一菽作叔天官書戎菽爲髯作顉
封禪書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俀作倭魯世家生子俀第作弟晉世家君第母會陳丞相世家
陛下第出僞游雲夢司馬相如傳長卿第俱如臨邛暮作莫五子胥傳吾日暮塗遠礪作厲
勝自礪劒嶺作領商君傳魏居嶺阸之西効作效蘇秦傳今茲効之虗喝作虛
猲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饜作厭張儀傳吾請令公饜事輝作煇賈生傳覽德輝
而下之爐作鑪天地爲爐缻作缶李斯傳擊甕叩缻鎰作溢鑠金百鎰壍作
塹陷壍之埶異也愈作兪蒙恬傳若知賢而愈不立嚮作鄉韓王信傳其鋒東嚮及肮
作亢劉敬傳搤其肮不佯作詳田叔傳以爲任安爲佯邪稚作穉匈奴傳右谷蠡王伊
稚斜轊作䡺司馬相如傳軼野馬而轊騊駼䞤作貤貤卬陵烽作熢聞烽舉燧燔
贍作澹漉沈贍菑撰作選歷選列辟倣作放日者傳倣文王八卦甔作檐貨殖

傳瞀干顏以二者相較則索隱本皆古字而今本皆俗書也又如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貢廬於冢上盤作槃平原君傳毛遂奉銅盤訊作誶賈生傳訊曰箕倨作箕踞張耳陳餘傳高祖箕倨詈誚作譙樊噲傳誚讓項羽裙作帬萬石君傳取親中裙廁牏齚作齰魏其武安傳杜門齚舌自殺鄗作鎬司馬相如傳酇鄗潦滈崖作厓察之無崖野作壄跨野馬網作罔酷吏傳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皆與說文相合又如蒼作倉項羽紀異軍蒼頭特起將相名臣表張蒼為計相救作捄十二諸侯表吳王夫差十一年救陳高苑作高宛高祖功臣侯者表高苑制侯丙倩莊作壯棘陽莊侯杜得臣涅陽莊侯呂勝中水莊侯呂馬童菌莊侯張平陸梁作陸量陸梁侯須毋恭作共惠景閒侯者表管恭侯劉罷軍楊虛恭侯劉將廬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牟平恭侯劉渫陪作倍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陪繆侯劉明儵侯作脩

侯將相名臣表中尉條侯周亞夫譙殺作焦殺樂書其聲譙以殺大荒落作大芒落麻書彊梧大荒落四年協洽作汁洽作噩作作鄂涒灘作汭漢竝同上藩作蕃天官書環之匡衞十二星藩臣婺女作務女同上橢作隋平準書三日復小橢之管作筦欲擅管山海之貨犂鉏作犂且齊世家犂鉏日闞止作監止闞止有寵焉徐州作俆州田常執簡公于徐州費王作弗王晉世家子穆侯費王立荀躒作荀櫟趙世家荀躒言於晉侯熒惑作營惑孔子世家匹夫而熒惑諸侯者圯作汜留侯世家步游下邳圯上旗作期三王世家降旗奔師佚作軼毋侗好佚寓作偶老子韓非傳大抵率寓言也端木賜作端沐賜漆雕開漆雕哆漆雕徒父漆雕竝作漆彫公伯僚作公伯繚公堅定作公肩定申黨作申堂公西蒧作公西箴竝仲

尼弟子傳**舫作枋**張儀傳舫船載卒**得作德**孟嘗君傳齊湣王不自得**屩作蹻**躡屩而見之**洒作灑**范睢傳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馳作施**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慜作惛**屈原傳離慜之長鞠**誹作非**誹俊疑桀**賈誼作賈義**賈生傳**洛作雒**呂不韋傳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匣作柙**刺客傳秦舞陽奉地圖匣**辯作別**李斯傳辯白黑而定一尊**渡作度**淮陰侯傳陳船欲渡臨晉**萆作卑**萆山而望趙軍**狡兔作郊兔**狡兔死**湩作重**匈奴傳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廬朐作盧朐**築城郭列亭至盧朐**稽且作稽沮**衛將軍驃騎傳捕稽且王**敝作獘**主父傳靡敝中國**勞寖作勞寑**西南夷傳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諸蔗作諸柘**司馬相如傳諸蔗猼且**雕胡作彫胡**東薔雕胡**卹削作戌削**揚衪卹削**媻珊作盤狦勃窣作勃猝**媻珊勃窣上金隄**酆作豐**酆鄗潦潏**踰作隃**踰波趨浥**鷛䴈作鷛渠**煩鶩鷛䴈箴

嶋作葳鷰鱥嶋鴳鸕鮮枝作鮮支鮮枝黃礫楷檦作荅遝楷檦茘枝胥餘作胥邪畱落胥餘卉吸作卉歙劉莅卉吸媢作閒姣冶媢都筰作笮邛筰之君長浸潯作浸淫浸潯衍溢眩湣作泫湣紅杳眇以眩湣漨作逢漨涌原泉經作徑大宛傳經匈奴導作道爲發導驛抵康居棃軒作犂軒北有奄蔡棃軒謫作適滑稽傳罰謫譜之者竿作干貨殖傳竹竿萬个黿作蚖太史公自序黿鱓與處亦可見古書多假借之字故并記之

史記第六

讀書襍志

PL
2261
.W34
v.5

漢書弟一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高紀

高帝紀

高帝紀第一念孫案宋景祐監本無帝字下文惠帝紀至平帝紀亦皆無帝字景祐本是也敘傳云述高紀第一下至述平紀第十二皆無帝字又項籍傳云語在高紀他篇言語在某紀者竝同師古注惠紀云解在高紀他篇注言解在某紀者竝同皆其證

欲奇此女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爲順念孫案朱說非也欲字本在奇字上外戚傳霍光夫人顯謂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語意與此相似史記亦作常欲奇此女與貴人不得移欲字於與貴人上也

踰城保高祖

沛令閉城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史記集解引韋昭曰以爲保鄣師古曰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念孫案韋顏二說皆失之迂保者依也僖二年左傳保於逆

旅杜注訓保爲依史記周本紀曰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保歸謂依歸也荆燕世家曰與彭越相保莊子列御寇篇人將保女矣司馬彪注曰保附也附亦依也王逸注七諫曰依保也

所殺者

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殺者謂殺蛇者也則殺者上不當有所字文選王命論注引此無所字史記同郊祀志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殺者上亦無所字史記封禪書同

追北

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愼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爲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則訓乖訓敗無勞借音韋昭之徒竝爲妄矣念孫案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廣雅曰背北也北音背則北爲古背字明矣管子君臣篇曰爲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北謂背其君也尹知章注以北爲敗北非是齊策曰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

卽反背也北取乖背之義故敗走亦謂之北桓九年左傳以戰而北釋文北嵇康音㑺背吳語吳師大北韋昭曰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是敗北之北古讀爲背取背而去之之義甘誓正義云奔北謂背陳走也說文訓北爲乖正與此義相合而師古乃云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其失也鑿矣後漢書臧宮傳注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此亦襲師古之謬說唯荀子議兵篇注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爲北尚能遵用古訓不爲顏說所惑師古不讀北爲背者特以北爲入聲背爲去聲不可合而一之耳不知背北古同聲故北爲古背字而背邶二字並從北聲敗北之北亦取乖背之義故嵇康韋昭相承讀

爲背樂書訓北爲敗安知其不讀爲背乎大雅行葦之黃耇台背與翼福爲韻桑柔之職涼善背與極克力爲韻瞻卬之譖始竟背與忒極慝識織爲韻背字皆讀入聲此背北同聲之明證也膠柱之見亦可以廢然而反矣

禍賊　猾禍吏

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師古曰禍賊者好爲禍害而殘賊也念孫案禍賊當從史記作猾賊一切經音義一引三倉曰猾黠惡也酷吏傳曰甯成猾賊任威是也史記作滑賊猾賊與慓悍義相承禍賊則非其義矣隸書禍字或作

禍猾字或作猧二形相近故猾誤爲禍漢安帝賜豫州刺史馮煥詔儩輕狡猾猾字作猧是其證儩輕狡猾猶言慓悍猾賊耳晉語齒牙爲猾史記晉世家猾字亦誤作禍（猾之爲禍猶渦之爲滑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論衡死僞篇作滑山）又酷吏傳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猜禍二字皆猾字之譌辯見史記

道碭

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念孫案道卽由也（見禮器中庸注）不當分爲二義後皆放此

大破之

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史記亦無

遲明

沛公乃夜引軍還遲明圍宛城三帀服虔曰遲明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師古曰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爲去聲音丈二反史記遲字作邌亦徐緩之意也音黎今本史記邌作黎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念孫案小司馬說是也黎遲聲相近故漢書作遲黎明遲明皆謂比明也通典兵十一載此事用文穎說又別出一解云黎黑也亦未明之候也亦非史記南

越傳之犂旦一作比旦衞將軍傳之遲明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則黎之不訓爲黑可知後人皆謂黎明爲將明未明之時與昧爽昧旦同義其誤實由於此此言高祖夜引軍還至宛城比及天明已圍城三帀耳黎字亦作犂史記呂后紀帝晨出射太后使人持酖飮趙王犂孝惠還趙王已死徐廣曰犂猶比也今本犂下有明字集解內有諸言犂明者將明之時九字皆後人所加辯見史記漢書外戚傳作遲帝還趙王死遲帝還比帝還也史記南越傳犂旦城中皆降伏波犂一作比漢書作遲史記衞將軍傳遲明行二百餘里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會亦比及之意魏志張郃傳諸葛亮急攻陳倉帝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對曰比臣未到亮已

走矣是遲與比同義服虔以遲明爲欲天疾明文穎以爲未明師古以爲明遲於事故曰遲明皆非是

生此

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念孫案生當爲至字之誤也史記項羽紀高祖紀竝作至通鑑漢紀一同

拔劒舞

因拔劒舞項伯亦起舞念孫案下句言亦起舞則上句舞上亦當有起字而今本脫之也舊本北堂書鈔樂部三（明陳禹謨本改引史記）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所引御覽乃鈔本非刻本也後

皆放此文選西征賦注引此竝作拔劒起舞史記項羽紀曰項莊拔劒起舞項伯亦拔劒起舞皆其證

春正月

元年春正月如湻注曰以十月爲歲首而正月更爲三時之首引之曰歲有四時自歲首冬十月至十二月已歷一時矣而春夏秋三時更以春正月爲首故曰十月爲歲首正月爲三時之首各本下首字誤作月而文義遂不可通金氏禮箋不能釐正而曰三時之月謂三正月非也三時凡九月三正月纔三月耳不得謂之三時且正月謂人正建寅之月不兼天正地正言之何得以爲三正服虔曰漢正月也引之曰上下文皆言楚項羽事而中閒言春正月恐人不知爲何代之正月故注表之曰漢正月也謂事在漢高帝元年之正月也金氏不達注意而强解之曰謂漢太初改正之月與前襲秦正者不同其說亦非上文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

正月俱謂建寅之月爲正月也秦厤以十月爲歲首漢太初厤以正月爲歲首歲首雖異而以建寅之月爲正月則同太初元年正厤但改歲首耳未嘗改月號也辯見下 顏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厤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上文秦二年十月文穎注曰秦謂十月爲正月則已誤說秦之月號矣師古之說本此 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引之曰如說是顏說非也古者三正迭用夏以寅月爲歲首商以丑月爲歲首周以子月爲歲首而皆謂之正月正者長也十二月之長也獨秦自謂獲水德之瑞於是詔改年始朝賀自十月朔史記厤書謂之正以十月又謂之秦正朔漢初襲用之孝文紀所謂今水德

始明正十月也然當時以十月爲歲首究未嘗以爲四時之首四時之首惟春耳萬物孳萌於子紐芽於丑引達於寅故夏之寅月商之丑月周之子月皆謂之春若亥月則天地閉塞不可謂之春矣秦始皇紀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云陽和方起則爲建卯之月可知然則孟春在建寅之月而建亥之月不謂之春矣不可謂之春則不可以爲正月故史記秦始皇紀漢高惠高后文景紀秦楚之際月表及本書武帝紀元封六年以前凡歲首皆稱十月無以爲正月者其所謂正月則在建寅之月蓋當時麻用顓頊見史記張蒼傳贊及本書律麻志建寅之月顓頊麻之正月也大衍麻議引洪範傳曰麻記始於顓頊

上元太始閼蒙即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見唐書麻志案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畢陬之月正月月在甲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顓頊麻術亦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其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明矣秦及漢初皆用顓頊麻正月安得不建寅乎麻譜最重建元又安得於麻元所起之寅月不謂之正月而以非麻元所起之亥月爲正月乎請更以十七證明之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案

秦雖以建亥之月爲歲首然月令謂之孟冬若建寅之月爲秦弟四月矣而月令謂之孟春且以冠十二月之首則秦所謂正月者仍是建寅之月矣其證一也史記秦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雝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案先言十月後言正月則十月爲歲首建亥之月正月爲建寅之月矣其證二也始皇紀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邱平臺九月葬始皇酈山六國表秦二世元年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爲兔園十二月就

阿房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案自十月至九月同在一年之內則十月爲歲首九月爲歲終而十月後之弟三月爲正月明矣其證三也秦楚之際月表二世元年先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端月索隱曰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故曰端月案月表始十月而端月在其後弟三月則建亥之月爲歲首十月而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當時謂建亥之月爲正月則端月之名當在十月豈得在十月後之弟三月乎其證四也史記高祖紀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

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案春夏無事謂自正月至六月皆無事也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正月爲孟夏四月六月爲季秋九月紀當言夏秋無事不得言春夏矣其證五也此紀下文曰十一年二月詔曰令諸侯王通侯皆以十月朝獻案詔云十月朝獻則爲歲首可知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何以不云正月朝獻而云十月乎其證六也文帝紀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史記孝文紀同案當時若謂十月爲正月則十一月爲二月詔當云二月晦不得云十一月矣其證七也文帝紀又曰十

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乃下詔議郊祀夏四月上幸
雝始郊見五帝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夏四月當爲
秋七月矣然史記云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
禮祀上帝於郊於是天子始幸雝郊見五帝以孟夏四
月荅禮焉則當時之四月實爲孟夏建巳之月上推正
月則孟春建寅之月矣其證八也文帝紀又曰元年三
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案詔云
方春和時則三月爲建辰之月可知三月爲建辰之月
則上推正月爲建寅之月若云當時謂正月爲四月則
三月當爲六月可謂之夏不可謂之春矣詔何以云春

和乎其證九也賈誼傳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案單閼之歲文帝六年丁卯歲也據文帝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下推至五年後九月據文帝紀及百官公卿表高后八年有後九月爲閏法一章之第三閏至文帝二年爲弟四閏五年爲第五閏晦日當在己卯再推至六年三月晦日當在丙子然則四月二十四日當在庚子也若云當時之四月爲今之正月則六年正月有庚戌庚申庚午而無庚子於義不可通矣其證十也淮南天文篇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

紀案淮南王安以元狩元年誅在太初厤未作以前當
時猶用顓頊厤而其書所謂正月者在日月俱入營室
之月正月令所謂孟春日在營室也非建寅之月而何
其證十一也秦及漢初以十月爲歲首九月爲歲終而
歸餘於終故閏月謂之後九月史記呂后紀秦楚之際
表高祖功臣侯表建元以來侯表王子侯表將相名臣
表及本書高祖紀異姓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
表皆言後九月是也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九月爲
十二月閏月當爲後十二月矣何以紀表皆言後九月
乎其證十二也本書武帝紀元光四年冬魏其侯竇嬰

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而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曰魏其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外案十二月謂之冬建丑之月也三月謂之春建辰之月也先冬後春同在一年故有其春之文若當時以建亥之月爲正月則建丑之月爲三月建辰之月爲六月可云其夏不可云其春矣其證十三也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案是年下距太初元年凡六年厤猶未改也若當時謂歲首十月爲正月則詔當云以正月爲元封元年必不稱十月矣其證十四也武帝紀又曰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厤以正月爲歲首師古注曰

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未正厤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今此言以正月爲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何氏屺瞻讀書記曰既曰正厤以正月爲歲首明前此不改月固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前此果謂建亥之月爲正則當云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案何說是也史記將相名臣表同葢建寅之月前此本謂之正月而不以爲歲首直至是時始以正月爲歲首也故武帝紀太初元年以前歲首皆書冬十月而春正月在其後二年以後歲首皆書春正月而冬十月在其後此改歲首而不改月之明證若謂漢初以建亥之月爲正月建寅之月爲四月則史表漢紀當云太初元年以四月爲歲首或云以四月爲正月其義始明何得但云以正月爲歲首而無以別於建亥之正月乎其

證十五也史記秦楚之際表漢元年正月項羽分關中爲漢二月漢王始故沛公三月都南鄭將相名臣表高皇帝元年春沛公爲漢王之南鄭葢事在正月二月三月故統謂之春也若謂當時以正月爲四月二月爲五月三月爲六月則是夏而非春矣將相名臣表何以云春乎其證十六也史記律書說十二律始於十月律中應鐘終於九月律中無射正義曰漢初依秦以十月爲歲首故起應鐘案律書雖依秦法以十月爲首然但謂之十月不謂之正月其所謂正月乃在律中泰蔟之月然則建寅之月爲正月建亥之月爲十月矣其證十七

也合考諸書則知亥月爲十月寅月爲正月乃當時本稱如是非太初以後記事者所追改也史記叔孫通傳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曰按小顏云漢以十月爲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見本書叔孫通傳注按諸書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以上索隱然則師古追改之說小司馬固已非之矣蓋師古但知正以十月之文以爲秦及漢初之正月必在此月及其不合則以爲後人追改不知所謂正以十月者謂歲首以十月非謂改十月之號爲正月也當時所用顓頊厤術惟以建寅之月爲正月若以亥月爲

正月則顓頊厤無此法故當時不能謂十月爲正月也
顓頊厤術湮廢已久後世鮮有習之者宜乎昧於秦人
月號之所由來而妄生臆說矣且秦及漢初之月號若
與太初有異記事者正當存之以表沿革何以改爲子
長孟堅身爲漢臣何敢擅改武帝以前之月號乎本書
所載高帝文帝詔書及武帝太初以前之詔所稱月號
悉與太初厤合詳見前孟堅縱欲遵太初厤法亦安敢舉
先帝詔書而改之乎然則追改之說其不足信亦明矣
或曰賈山傳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
脩先王之道師古注曰時以十月爲歲首則謂夏正之

二月爲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然則漢初謂建卯之月爲五月與夏時之稱二月者不同上推歲首建亥之月當爲正月矣何以必謂當時之正月爲建寅乎曰夏與漢之二月皆建卯之月也因脩先王之道故以三代言之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用之二月合於古耳非謂漢之二月在子月不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葢漢初之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爲五月則漢月之名與夏絕殊荀悅不得省夏字矣未可據此以證亥月之爲正月而伸

追改之說也近世秦尚書蕙田五禮通考金修撰榜禮箋皆惑於顏氏追改之說故具論之

楚子諸侯人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念孫案訓楚子爲楚人於義未安子當爲于字之誤也于卽與字此與共之與通作于猶賜予之予通作與大雅皇矣篇君䀌與足漢書郊祀志谷永傳竝作于史記衞將軍驃騎傳與壯士爲剽姚校尉儒林傳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漢書竝作子言楚國與諸國之人皆慕從漢王也史記作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是其明證矣

往從之

漢王往從之念孫案往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史記高祖紀亦無

圍漢

項羽圍漢滎陽念孫案漢下脫王字則文義不明文選幽通賦注引此無王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刪之其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正作項羽圍漢王滎陽漢紀通鑑並作楚圍漢王於滎陽

與苦甚　與嘉之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師古曰與音相干與之與

師古曰音弋庶反劉攽曰與讀曰歟助辭又文帝紀今乃幸以天年終今本脫終字據如顏注及史記漢紀補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與發聲也四字師古刪去據史記集解引補得卒天年已幸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爲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爲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劉攽曰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案劉所見本已脫終字我之不明而蒙此歟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念孫案如解文帝紀以與爲發聲是也萬民與苦甚萬民苦甚

也朕之不明與嘉之朕之不明嘉之也與皆助句之詞本無意義亦不當讀爲歟與嘉之三字連讀顏劉以與字絕句尤非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能靖者有幾也與語助也與有幾三字連讀釋文曰其人能靖者與音餘絕句誤與顏劉同襄二十九年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其幾何也周語曰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言能幾何也韋注與辭也晉語曰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言將幾人也韋注與辭也又昭十七年左傳曰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其不然乎也周語曰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言何辭之有也晉語曰亾人何

國之與有言何國之有也越語曰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言安知恥也與字皆爲語助

辨告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念孫案辨讀爲班班告布告也謂以文法教訓布告衆民也王莽傳曰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又曰非五威將帥所班蕭該曰班舊作辨韋昭曰辨布也音班皆其證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祔古文班或爲辨襄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此望文生訓而非其本旨

吾知與之矣

陳豨反上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念孫案顏說甚迂與猶敵也言吾知所以敵之矣史記作吾知所以與之襄二十五年左傳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與敵也懼病也出方言言狹道之中一以敵一雖崔慶之衆不能病我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史記孫子傳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燕世家曰龐煖

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

各以其口數率

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師古以率字屬上讀云率計也劉攽曰率當屬下句大率也念孫案顏讀是也文紀云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鹽鐵論未通篇云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鄭注周官大宰云賦口率出錢也率字皆屬上讀

疾可治不醫曰可治

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念孫案景祐本作上問

醫句曰疾可治句無不醫曰可治五字是也上問醫者問疾之可治否也曰疾可治者醫言可治也史記作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是其證後人誤以上問醫曰連讀則下文義不可通故增此五字耳宋祁亦曰舊本及越本竝無不醫曰可治五字

滎陽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宋祁曰滎舊本作熒又高后紀灌嬰至滎陽宋祁曰景德本滎作熒念孫案作熒者是也凡史記漢書中熒陽字作滎者皆後人所改唯此二條作熒乃舊本之僅存者而子京未能訂正也段氏

若膺古文尚書撰異曰攷滎澤字古從火不從水周官
經其川熒雒逸周書同詩定之方中鄭箋及狄人戰於熒澤
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及狄人戰于熒澤宣十二年及
熒澤杜預後序云卽左傳所謂熒澤也爾雅注圃田在
熒陽釋文凡六熒字皆從火隱元年注虢國今熒陽縣
釋文云本或作滎非尤爲此字起例玉篇焱部熒字下
云亦熒陽縣漢韓勑後碑河南熒陽劉寬碑陰河南熒
陽鄭烈碑熒陽將封人也字皆從火而唐盧藏用撰書
紀信碑嘗以百萬之兵困高祖於熒陽字正從火至今
明畫隋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曰龍鬬於熒陽者熒字

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然則熒澤熒陽古無從水者尚書禹貢熒波既豬唐石經及諸本從水釋文亦同者崇文總目云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太子中舍陳鄂删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然則衞包庸妄改熒作滎而陳鄂和之所當訂正者也至於經典史記漢書水經注熒字多作滎蓋天寶以前確知熒陽熒澤不當從水而其後淺人以爲水名不當從火遂爾紛紛改竄然善本亦時有存者又曰說文水部滎字下曰滎濘絕小水也從水熒省聲戶扃切 濘字下曰滎濘也從水甯聲

奴泠切此依文選七命李善注所引訂正閻氏潛邱劄記以絕小水爲爾雅正絕流曰亂之絕與禹貢沛泆爲滎相發明其穿鑿傅會由不知禹貢字本作滎故爾中斷曰絕絕者窮也故引伸爲極至之用絕小水者極小水也念孫案絕小水者最小水也絕最聲相近最之爲絕猶緜蕞之爲緜蕝矣餘見唐韻正絕字下正絕流曰亂者中斷之意也字同而義別矣至滎澤則非小水之名與此言絕小水者無涉

惠紀

民有罪

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念孫

案民有罪上當有令字高紀曰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是其例也故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今本脫令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已脫令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引此有令字陳禹謨本刪去

懼然　瞿然

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皃音居具反念孫案懼然驚懼皃也叔孫諫築復道事帝懼曰急壞之是也又吳王濞傳膠西王瞿然駭師古曰瞿然無守之皃案瞿然卽駭皃也訓爲無守皃轉失之迂又鄒陽傳長君懼然曰將爲之柰何師古曰懼讀曰

瞿瞿然無守之皃東方朔傳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皃案懼然皆驚皃也師古訓爲失守皃無守皃者齊風東方未明篇狂夫瞿瞿毛傳云瞿瞿無守之皃此師古注所本不知傳以下文言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故以瞿瞿爲無守皃與此言瞿然者不同也李頤注莊子徐无鬼篇曰瞿然驚皃檀弓曰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又曰公瞿然失席雜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皆謂驚皃也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趎懼然顧其後史記孟子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義並與瞿然同說文本作⿱目夰云舉目驚⿱目夰然也

高后紀

猶豫

計猶豫未有所決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卽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爲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念孫案猶豫雙聲字猶楚辭之言夷猶耳非謂獸畏人而豫上樹亦非謂犬子豫在人前師古之說皆襲顏氏家訓而誤說見廣雅

文紀

郢

宗正臣郢攴穎曰劉郢念孫案此及儒林傳郢下皆脫客字史記同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楚元王傳及史記惠景閒侯者表皆作郢客

其宐

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宐寡人寡人不敢辭念孫案其字文義不順當依史記作莫字之誤也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雖㫺魯班亦莫儗象莫字作萁莫宐寡人言無若寡人之宐者也上文丞相平等曰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宐稱雖天下諸

侯萬民皆以爲宜故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
人
廢遷蜀嚴道邛郵
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邛郵念孫案邛郵上當更
有一道字而今本脫之師古曰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
死此正釋道邛郵三字也五行志云淮南王遷于蜀道
邛郵史記將相名臣表云廢淮南王遷嚴道道邛郵皆
其證
罘罳
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宋祁曰江南本罳作思念孫案江

南本是也說文無恖字漢書作罘思考工記匠人注作浮思明堂位注作桴思皆古字假借他書或作罘罳者皆因罘字而誤加网也且顏注罘字有音而罳字無音則本作思明矣五行志正作罘思

景紀

薦草莽

郡國或地磽陿（今本脫地字據通典食貨一補地磽陿與下地饒廣對文）無所農桑毄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湊曰莽念孫案如以薦爲草則薦草莽三字詞意重複余謂薦者聚也言地饒

廣而草莽聚其中也薦與荐同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晉語戎狄荐處韋杜注竝云荐聚也漢書翟義傳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地饒廣爲句薦草莽爲句水泉利爲句

其蒙葬

其蒙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念孫案其蒙葬蒙字涉上文四蒙字而衍諸王侯蒙事已見上文此文則專指葬事言之故師古云畢事畢葬事也不當更有蒙字漢紀孝景紀無蒙字

武紀

則

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念孫案景祐本然則作然卽古字通以卽爲則今作則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

有如日

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念孫案此言星狀如日而夜出也有下脫星字則文義不明漢紀孝武紀通鑑漢紀九竝作有星如日夜出

率俾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

貢職而可使也引之曰卒俾猶率從也說見經義述聞尚書

治鴈門阻險

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劉攽曰予謂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念孫案劉說非也匈奴傳云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即此所云治阻險若謂通道以便伐匈奴則匈奴之入寇亦便矣未聞欲伐人而先自去其阻險者也且上句是治道下句是治阻險各爲一事不得以上句例下句也

續倉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倉令與計偕宋祁曰舊本續作給念孫案舊本是也據注云縣次給之倉則本作給倉明矣平紀亦有縣次給倉之語若作續倉則義不可通通鑑漢紀十作續倉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正作給倉通典選舉一同

旅耆老

故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念孫案廣雅曰旅養也卽王制所云養耆老

內長文

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困學紀聞曰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內長文三字作而肆赦念孫案舊注皆牽強或說內長文作而肆赦雖無明據而於上下文義甚合下文云其赦天下可證也而與內肆與長赦與文皆字形相近而誤

方聞

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師古曰方道也聞博

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一曰方謂方正也念孫案訓方爲道或訓爲方正皆與聞字義不相屬余謂方聞之士即博聞之士也廣雅曰博方廣大也是方與博同義上文曰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下文曰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是武帝欲舉博聞之士以興禮樂非舉賢良方正也若舉賢良方正則建元元年已有詔矣儒林傳亦載此詔齊氏息園曰案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𢘫當是漢書舊本脫正博二字念孫案齊說亦非也史記有正博二字者後人襲取顏注增成意義耳漢書兩載

此詔皆作方聞之士且皆本史記則史漢皆無正傅二字明矣

論臣　諭三老孝弟

孔子對哀公以論臣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見難篇念孫案韓子言選賢此言論臣論亦選也齊語論比協材呂氏春秋當染篇善爲君者勞於論人高誘注竝云論擇也擇亦選也字本作掄說文掄擇也

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念孫案諭當爲論字之誤也論選也謂選三老孝弟以爲

民師也下云舉獨行之君子舉與論義相近故古書或以論舉連文荀子成相篇云天乙湯論舉當論舉即選舉也若云諭三老孝弟則與以爲民師四字義不相屬矣

怵於邪說

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弑服虔本怵作怢云怢音裔案釋詁釋文云怢音逝張揖雜字音曳曳與裔同音故服云怢音裔應劭曰狃怢也如淳本作怵云怵音怵惕見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作怢者非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惕又非也怵或體訹字耳訹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南越傳

曰不可忕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念孫案作忕者是也晉語注云狃忕也後漢書馮異傳注云狃忕猶慣習也言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故習於邪說而謀叛逆也淮南衡山傳贊云剸懷邪辟之計謀爲畔逆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漸靡者習於邪說之謂也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云諸侯驕奢忕邪臣計謀爲淫亂索隱曰忕音誓忕訓習言習於邪臣之謀彼云忕邪臣計此云忕於邪說其義一也故服應本皆作忕而訓爲狃忕至如本始作怵而訓爲誘怵耳葢俗書忕字作忕今書傳中狃忕字多作忕猶杕杜之杕俗作杕也與怵相似而誤若韓

長孺傳之詸邪臣浮說南越傳之怵好語則其字皆從
术而訓爲誘怵然不可以彼而例此也

戰𠆸

兩軍士戰𠆸者數萬人念孫案戰字後人所加云𠆸者
數萬人則戰𠆸可知景祐本無戰字匈奴傳作漢士物
故者萬數亦無戰字

崇嵩

翌日親登崇嵩念孫案嵩當依景祐本作高崇高卽嵩
高

崇高

邑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崇之又郊祀志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崈高爲之奉邑師古曰崈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謂之崈高奉邑念孫案崇高卽嵩高師古分崇嵩爲二字非也詔曰翌日親登崇高志曰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崈高則崇高本是山名而因以爲邑名非以崇奉中嶽而名之也古無嵩字以崇爲之故說文有崇無嵩經傳或作嵩或作崧皆是崇之異文地理志潁川郡崈高下云古文以崈高爲外方山周語融降于崇山韋注云崇崇高山也是嵩高之嵩本作崇也漢仙人唐公房碑陰南鄭祝岱字子華祝恆字仲華祝崇字季

崋崇卽嵩字此三人之名與字皆取諸五嶽郊祀志又云祠中嶽泰室於嵩高是邑名之崇高字亦作嵩也爾雅嵩崇高也嵩崇聲近而義同故崇或作嵩列子湯問篇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謂崇山之阿也楊雄河東賦瞰帝唐之嵩高兮謂堯德之崇高也漢桐柏淮源廟碑宮廟嵩峻三公山碑厥體嵩高厚峻極于天成陽令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大尉劉寬後碑公已嵩高之門好謙儉之操嵩字並與崇同嵩如不傾卽崇而不傾是經傳中汎言崇高者其字亦作嵩也山名嵩高本取崇高之義爾雅山大而高崧郭璞曰今中嶽嵩高山葢依此名是也後世小學不明遂以崇爲汎稱嵩爲中嶽漢靈帝時中郎將堂谿典請改崇高山爲嵩高山後漢書靈帝紀

注引東觀記云則已分崇嵩爲二字而魏晉以下皆沿其誤

皆來觀

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念孫案來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二引此亦無漢紀作三百餘里內人皆觀

射蛟

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許愼云蛟龍屬也念孫案蛟爲神物不可得而射蛟當讀爲鮫謂江中大魚也說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史記秦始皇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不得乃詐曰常爲大鮫魚所苦故

不得至始皇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射殺一魚事與此相類也鮫爲海魚而江中亦有之者呂氏春秋季夏篇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黿高注曰蛟鼉黿皆魚屬中山經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睢其中多鮫魚是他水中亦有鮫魚也月令呂覽淮南鮫魚字並作蛟荀子議兵篇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亦作蛟此言射蛟江中亦是借蛟爲鮫也漢紀孝武紀作親射鮫魚于江中是其證

妻子

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念孫案妻下子字乃後人依劉屈氂傳加之也劉屈氂傳云妻子梟首華陽街景祐本無子字宋祁亦曰舊本無子字據鄭氏注云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則鄭所見本無子字明矣五行志曰屈氂坐祝⿰示虘要斬妻梟首漢紀曰屈氂妻坐爲巫蠱祝詛屈氂要斬妻梟首妻下皆無子字

昭紀

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

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漢紀孝昭紀重合侯馬通

上有侍中僕射莽何羅七字念孫案武帝紀曰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霍光金日磾傳具載其事則此紀脫去侍中僕射莽何羅七字明矣當據漢紀補

宣紀

吉

廣川王吉有罪宋祁曰吉一作去字念孫案一本是也作吉者字之誤耳諸侯王表及景十三王傳並作去漢紀同

魯郡

鳳凰集魯郡齊氏息園曰案魯是時尚爲國不得稱郡通鑑但云集魯可謂至愼念孫案漢有魯國無魯郡郡字後人所加魯卽魯國猶上文言鳳皇集膠東耳通鑑作鳳皇集魯卽用漢書之文非漢書有郡字而通鑑刪之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羽族部二引此竝作鳳皇集魯宋書符瑞志同

粲而不殊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師古曰粲明

也殊絕也當明於仁恩不離絕也念孫案師古訓粲爲明骨肉之親明而不殊則文不成義故又加數字以解之曰當明於仁恩不離絕甚矣其鑿也今案粲之言散也言骨肉之親雖分散而終不殊絕也文選求通親親表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李善曰漢書宣帝詔曰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爲散是其明證矣武五子傳載此詔作骨肉之親析而不殊析亦散也說文䊛𥼶䊛散之也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曰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䊛正義曰䊛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散䊛蔡粲語之轉皆謂分

散也蔡之爲粲猶翠蔡之爲翠粲矣文選琴賦新衣翠粲李善曰子虛賦曰翕呷翠蔡張揖曰翠蔡衣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紛翠蔡兮紈素聲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璀粲字雖不同其義一也此注甚合古人同意相受之旨惠氏左傳補注謂漢書文選粲字皆粲字之誤非也加湻曰粲或爲散散粲聲相近則粲非粲之誤且洛神賦之璀粲即翠粲之轉固不可改爲璀粲也應瑒迷迭賦亦云振纖枝之翠粲矣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隷書改粲作粲遂失本體誤與惠氏同

晦

五鳳四年夏四月辛丑晦日有食之念孫案晦當爲朔五行志云五鳳四年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是爲正月朔歷未作左氏以爲重異則當作朔明矣下文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諸日食不言異而此獨言異亦以其

在正月之朔也漢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九並作朔

元紀

葢寬饒

大臣楊惲葢寬饒等忿孫案景祐本葢作盇古字假借也葢寬饒之葢本音公盇反故與盇通藝文類聚鳥部上引韓詩外傳船人葢胥跪而對今本作盇胥後人依本傳改盇爲葢未達假借之旨

令就農

其罷甘泉建章宮衞令就農百官各省費宋祁曰唐本監本衞字下有各字念孫案唐本監本是也各令就農各省費兩各字文義相承漢紀作令各就農亦有各字

人人

人人自以得上意宋祁曰人人南本只一个人字念孫案南本是也今本多一人字者後人依匡衡傳加之正文只一人字故注申之云人人各自以當天子之意若正文本作人人則無庸注矣匡衡傳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師古無注即其證

爲父後者

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爲父後者民一級念孫案爲父後者四字涉上文而衍景祐本無此四字是也宋祁亦云越本無此四字漢紀亦無上文以立皇太子故賜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一級初元二年四月此不

當有其初元二年正月四年三月永光元年正月二年二月建昭五年三月賜民爵一級皆無爲父後者之文他篇放此

原上

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念孫案原字上有北字而今本脫之則不知在何方矣漢紀正作北原上宣紀云以杜東原上爲初陵哀紀云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爲初陵皆其例也

脫四字

益三河大郡大守秩念孫案漢紀秩下有中二千石四

字是也大守秩二千石益之則爲中二千石下文令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與此文同一例若無中二千石四字則文義不明

藍田地

建昭四年夏六月藍田地沙石雍霸水念孫案此文當依漢紀通鑑作藍田地震山崩沙石雍霸水此因地震故山崩而沙石壅水也今本脫震山崩三字則敘事不明太平御覽咎徵部七引此正作地震下文安陵岸崩亦承地震言之

成紀

云

乃著令大子得絕馳道云師古曰言云者此舉著令之文念孫案師古說非也云猶焉也足句之詞本無意義封禪書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郊祀志焉作云是其證漢書中若是者多矣若必求云字之義則皆不可通

孝景廟闕

孝景廟闕災念孫案闕上當有北字五行志及漢紀皆作孝景廟北闕災又文紀未央宮東闕罘思災景紀未央宮東闕災元紀孝宣園東闕災皆其例也

哀紀

延于側陋

其與大司馬列矦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念孫案延于側陋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四字當別爲一句在州牧守相之下而以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可親民者十五字連讀則上下文皆貫通矣師古注云孝弟惇厚直言通政事之人雖在側陋可延致而任則所見本已與今本同

建平四年春

建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五行志曰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稾或掫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念孫案依五行志則此紀建平四年春下當有正月二字下文曰二月封帝大大后從弟侍中傅商爲汝昌侯則此所紀爲正月事明矣漢紀孝哀紀亦有正月二字

漢書弟一

漢書弟二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異姓諸侯王表

章文繆獻

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顏師古斷章文繆獻爲句孝昭嚴爲句解上句云至文公繆公獻公更爲章著也念孫案獻公在繆公之後十六世而與文繆竝數之既爲不倫且上下句法亦屬參差當斷章文繆爲句獻孝昭嚴爲句孝公卽獻公之子也章文繆據春秋時言之獻孝昭莊蠶食六國則據戰國時言之文

義甚明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曰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是其明證也師古不以獻孝昭嚴爲句者其意以蠶食六國自孝公始不當幷及於獻耳今案史記六國表曰秦獻公十九年敗韓魏洛陰舊本陰譌作陽今據魏世家集解所引改正周本紀曰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秦本紀曰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舊本晉上有魏字今刪說見史記則秦之彊寔自獻公始六國表序曰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此又一證也

初置

孝惠七年初置淮陽國念孫案初置當依史表作復置地理志云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高五王傳云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孝惠元年徙王趙是旣徙之後國除爲郡至惠帝崩後高后復置淮陽國以封所詐立惠帝子強不得言初置也此涉上文初置魯國而誤

諸侯王表

其王不周

河閒獻王德　其王不周嗣念孫案不周當爲不害字之誤也隸書害字或作[illegible]與周相似而誤景十三王傳及史表五宗世

家皆作不害

三年

常山憲王舜　眞定元鼎三年頃王平以憲王子紹封

泗水元鼎三年思王商以憲王少子立念孫案三年皆

當爲四年此涉上文元鼎三年王勃嗣而誤武紀云元

鼎四年立常山憲王子商爲泗水王地理志云眞定國

武帝元鼎四年置泗水國故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別

爲泗水國史記漢興以來諸矦表云元鼎四年思王商

元年頃王平元年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云元鼎四年

立常山憲王子平爲眞定王商爲泗水王五宗世家云

眞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眞定王泗水思王商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皆其證

王子侯表

脫二字

沈猷夷侯歳念孫案史表猷作猶索隱曰漢表在高苑又楚元王傳封元王子歳爲沈猶侯晉灼曰王子侯表屬千乘高苑地理志作高宛今本末一格脫高苑二字當補入

豫章

安城思侯蒼　豫章念孫案安城史表作安成地理志安成屬長沙不屬豫章豫章本在下條宜春侯成下因

此條脫長沙二字而豫章二字遂移入此條矣史表索隱引此已誤水經贛水注云十三州志稱廬水西出長沙安成縣今本安成作安復乃後人所改依新校本訂正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爲侯國是其證

脫二字

宜春侯成念孫案此條末一格當有豫章二字今誤入上條地理志豫章郡宜春水經贛水注云宜水西出宜春縣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成爲侯國是其證

勝容　勝侯容

勮俗作劇原侯鋊　侯勝容嗣念孫案勝容二字義無所取當是勝客之譌高祖功臣表有樊噲曾孫勝客恩澤侯表有丙吉元孫勝客急就篇有薛勝客未有名勝容者又高祖功臣表河陵頃侯郭亭河陵當作阿陵說見功臣表下云勝侯客嗣勝侯客亦當依史表作侯勝客

東海

臨朐夷侯奴　東海念孫案地理志東海無臨朐縣此涉下條東海而誤也東海當爲東萊地理志曰東萊郡臨朐水經巨洋水注曰巨洋水逕臨朐縣故城東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奴爲侯國是其證

雷侯

雷侯豨念孫案雷當爲盧史表亦誤作雷地理志城陽國有盧縣今本盧誤作慮或云盧慮古字通非也辯見地理志水經沂水注云盧川水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弟劉豨爲侯國是其證周官職方氏其浸盧維鄭注云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隸書盧字作盧其上半與雷相似故周官之雷誤作盧而史漢表之盧又誤作雷或謂古字通用非也韻書盧在模部雷在灰部灰部之字不得與模部通故鄭不云聲之誤而云字之誤

辟土

辟土節侯壯念孫案史表辟下無土字蓋壁辟古字通成二年左傳辟司徒杜注主壘壁者爾雅釋天營室東壁曲禮注壘軍壁也釋文壁並作辟故漢表作壁而寫者誤分爲二字師古音闢非也水經沭水注云葛陂水西南流逕辟城南世謂之辟陽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壯爲侯國則作辟土者誤也漢之辟城在城陽莒縣見沭水注與東海相近故表在東海也

平城　脫二字

平城侯禮念孫案平城當依史記作成平水經濁漳水

注云成平縣故城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河閒獻王子劉禮爲侯國地理志成平南皮俱屬勃海故索隱云表在南皮縣相近故也若平城則在北海去南皮遠矣又未一格脫南皮二字當依索隱補

前侯

前侯信師古曰字或作菆音側流反念孫案前即菆字之誤隷書菆字作菆因譌而爲前史記作叢徐廣曰一作散索隱曰叢音緅蓋書傳叢字或作菆叢菆皆以取爲聲故皆有緅音也公羊春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釋文叢作菆疏云叢有作郰字者其作散者亦菆之譌

二月

胡毋侯楚　二月癸酉封念孫案二月當依史表作十月自蒲領侯以下二十四侯皆以元朔三年十月癸酉封若此侯獨以二月封則不當列於正月之前矣

安意

彖氏節侯賀　侯安意嗣念孫案安意當作安悳悳古德字與意相似而誤史表正作安德又高后功臣表有齊受元孫安德

脫二字

建成侯拾念孫案史表索隱云表在豫章今本末一格

脫豫章二字當補入地理志建成屬豫章郡水經贛水注云濁水東逕建成縣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爲侯國是其證

敦侯　敫侯

臨樂敦侯光師古曰敦字或音弋灼反又作敫古穆字念孫案敦字無弋灼反之音敫亦非古穆字此傳寫脫誤當作敦字或作敫音弋灼反又作敫古穆字說文敫讀若龠正合弋灼反之音玉篇穆古文作敫集韻云穆古作敫皆其證玉篇作敫與俗書敦字尤相似敦與敫皆周書謚法所無史記亦作敦索隱引謚法善行不怠曰敦未詳所出則皆敫之

譌也斅古穆字謚法曰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是也

下文定敷侯越敷亦謚法所無史記作敫侯敫爲斅之譌敷又敫之譌耳今本史記敫侯作敬侯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單行本作敫引說文敫讀如躍則司馬所見本正作敫而謚法無敫則其爲斅字之譌可知今本史記既改敫爲敬又改索隱云漢表作敷說文云敷讀如躍殊爲可笑或又謂漢表敷字爲敬字之譌不知敬字左畔與敷字絕不相似若本是敬字無緣譌爲敷也敫字左畔與敬字亦不相似又不得改敫爲敬也

三十五年

牟平共侯渫　元狩三年節侯奴嗣三十五年薨大始二年敬侯更生嗣念孫案三十五年當依景祐本作二十五年自元狩三年至大始二年凡二十六年侯奴之薨在前一年故曰二十五年

歙

歙安侯延年師古曰歙音許昭反念孫案歙當依史表作鄗李奇注韓信傳曰鄗音羹臛之臛　地理志鄗縣屬常山即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鄗者也延年爲趙敬肅王子故封於常山鄗縣故城在今趙州柏鄉縣北後有鄗侯舟亦敬肅王子蓋延

年以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故又封舟於鄗也鄗侯舟
下書常山則此亦當有常山二字而寫者脫之鄗與歊
字形相似而誤師古望文爲音失之矣

乘邱

乘邱節侯將夜念孫案乘邱當依史表作桑邱史記趙
世家韓舉與齊魏戰殁于桑邱正義曰括地志云桑邱
城在易州遂城縣界今保定府安肅縣西南有桑邱城
漢之北新城地也地理志作北新成屬中山國將夜爲
中山靖王子故封於中山若乘邱則屬泰山故城在兗
州府滋陽縣西北去中山遠矣水經洙水注云洸水西

南逕泰山郡乘邱縣故城東趙肅侯二十三年韓將舉
與齊魏戰於乘邱卽此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
靖王子劉將夜爲侯國蓋所見趙世家王子侯表之桑
邱皆誤爲乘邱遂有此謬證矣隸書桑字作桒乘字或
作乘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故桑譌作乘耳又史表之桑
邱索隱云表在深澤蓋地理志深澤與北新成皆屬中
山地相近故也今末一格脫深澤二字當補入

脫一字

柳宿夷侯蓋念孫案此條末一格有涿字而今本脫之
史表柳宿索隱云表在涿郡是其證涿與中山相連此

侯爲中山靖王子故封邑在涿也

蕢　脫二字

蕢侯方師古曰蕢音口怪反字或作費音扶未反又音祕念孫案蕢字從艸貴聲音求位口怪二反不音扶未反亦不音祕且不得與費通蕢當爲蕡字之誤也隸書賁字或作賁形與貴相近故蕡譌作蕢列子楊朱篇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今本黂譌作黂莊子天運篇乃憤吾心憤本又作憒皆其類也蕡字從艸賁聲賁音奔又音彼義反故蕡音墳又音扶未反又音祕聲與費同故字亦相通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秫釋文蕡扶云反徐扶畏反爾雅黂枲實釋文黂本或作蕡符分反或扶沸反方言蘇周鄭之

閒謂之公贄郭注曰贄音翡翠皆其證也師古不知贄爲贄之譌故音口怪反史記贄作費索隱曰費音祕又扶味反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作贄費索隱曰或作費此後人據漢書注改之與費字異而義同卽地理志之東海費縣也又索隱云表在瑯邪瑯邪東海二郡相連故志在東海而表在瑯邪今本末一格脫瑯邪二字當補入

瓡

瓡節侯息師古曰瓡卽瓠字也瓡音狐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瓡師古曰瓡卽執字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報侯劉息今本報作瓡乃後人據漢書改之集解徐廣曰一作瓡今本作報

亦後人轉改索隱單行本曰報今本刪此字縣名志屬北海表作

瓡韋昭以瓡爲諸盩反表作瓡以下十一字今本刪念孫案瓡與報

皆執字之譌也隸書執字或作𡙁見漢涫于長夏承碑故譌爲瓡

又譌爲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鈞邱侯劉執德漢表執作報家語七十二弟子篇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今本執譌作報史表之報侯息卽漢表之瓡侯息而

韋昭音諸盩反則非報字明矣地理志之瓡師古以爲

卽執字正與諸盩之音相合而說文玉篇皆有執無瓡

隸書執字又與瓡相似則瓡爲執之譌明矣凡執持之

執史漢中無作瓡者惟縣名之執作此字葢執持之執

隸書作瓡者人皆知其爲執字之譌故隨處改正惟縣

名之瓡不敢輒改遂相沿至今師古既云瓡即執字又云瓡即瓠字又音孤前後自相矛盾則涉河東郡之瓡讘而誤也辯見下廣韻入聲二十六緝瓡之入切縣名在北海而平聲十一模無瓡字是讀瓡爲執而不讀爲瓠矣但未知瓡爲執之譌耳又案說文㚔女涉反字注云讀若瓠一曰讀若籋女涉反瓠亦執之譌也隸書瓠或作瓠執或作埶二形相似故執譌爲瓠執與籋聲相近故㚔讀若執又讀若籋如讀若瓠則聲與籋遠而不可通矣又說文執從丮居逆反從㚔㚔亦聲㚔讀若執故執從㚔聲如讀若瓠則聲又與執遠而不可通矣

千乘

栒侯賢今本栒譌作拘據索隱引改史表栒字又譌作栒　千乘念孫案栒者朐之俗字也千乘當爲東海索隱引漢表正作東海地理志朐縣屬東海是其證朐縣故城在今海州南去漢之千乘郡尚遠不得言栒在千乘也

涓

涓侯不疑念孫案涓當依史表作涓水經濰水注云涓水出馬耳山北注於濰水馬耳山在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南涓水出於其陰北過諸城縣西又北入濰水此侯封於涓蓋鄉聚之以水得名者若涓水則在南陽此侯

爲城陽頃王子不當遠封南陽也俗書涓字作㴭與淯相似而誤師古音育失之矣地理志琅邪有諸縣其故城在今諸城縣西南而琅邪與東海相近故表在東海也

桑邱

桑邱侯頃念孫案桑邱當爲乘邱地理志泰山郡乘邱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敗宋師于乘邱卽此是也此侯爲東平思王子故封於乘邱其地與東平相近下文之桃鄉頃侯宣富陽侯萌皆思王子富陽桃鄉與乘邱竝屬泰山亦與東平相近桃鄉故城在今兖州府汶上縣東北乘邱故城在滋陽縣西北

又上文之栗鄉頃矦護下文之西陽頃矦竝亦皆思王子栗鄉西陽竝屬山陽去東平亦不甚遠也若中山國北新城縣之桑邱城則在今保定府安肅縣西南去東平遠矣說見前乘邱下史記趙世家韓舉與齊魏戰从于桑邱此中山之桑邱城集解曰地理志云泰山有桑邱縣則所見地理志泰山郡之乘邱亦誤爲桑邱故謬引爲桑邱之證正義駁之是也史記六國表楚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我至乘邱今本亦譌作桑邱隸書桑乘相似故乘譌爲桑互見前乘邱下

疌　執　嚊

廣城矦疌師古曰疌音竹二反念孫案疌音捷不音竹

二反疌當爲疐息夫躬傳卑爰疐强盛師古曰疐音竹二反是疌爲疐之譌又古今人表衞疌明監本依詩正義改疌爲建非也辯見下嗣伯子疌亦當爲疐疐下當有伯字史記三代世表衞疌伯索隱曰疌音捷衞世家嗣伯卒子疌伯立今本作庳卽疌之俗書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此字徐廣音義曰疌音捷索隱曰世本作摯伯余謂疌與摯聲不相近無由通俗當本是疐字聲與摯相近故字亦相通也徐及小司馬音捷皆失之隸書疐疌相似故疐譌作疌邶風終風篇願言則嚏釋文作疌云本又作疐豳風狼跋篇載疐其尾釋文疐本又作疌晉灼注息夫躬傳曰疐音詩載疐其尾之疐師古曰以字言之晉音是而匈奴傳服虔乃音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疐字爲疌以應服氏之音尤離眞矣摯伯

之摯或作悳而今本譌作叀猶上文帝摯之摯或作悳
而路史後紀譌作叀也邶譜正義引史記作建伯建又
叀之譌矣隸書叀建亦相似說見賈誼傳捷之江下又律厤志魯獻公卽位
五十年子愼公埶立嗅埶當爲摯嗅當爲嚏愼公之名或作摯或作嚏故幷記之上文子考公就立酉師古曰又記此酉者諸說不同而名字或異也下皆放此師古曰嗅音皮祕
反又音許器反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眞公濞愼眞古字通
索隱曰世本作愼公摯鄒誕本作愼公嗅魯世家獻公
卒子眞公濞立索隱曰濞世本作摯或作鼻鄒誕本作
愼公嗅余謂志作埶者摯譌爲執又譌爲埶也其或作
嗅者則嚏之譌嚏卽悳之俗字見上注而聲與摯近故世

本作摯漢志作嚔也史表及世家作濞者又爲嚊之譌其或作鼻者則疐之譌也師古望文爲音失之矣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黃河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念孫案黃字乃後人所加欲以黃河對泰山耳不知西漢以前無謂河爲黃河者且此誓皆以四字爲句也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封爵部引此皆有黃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及吳志周瑜傳有黃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表無黃字如淳注高紀引功臣表誓詞云使河如帶大山若厲此引漢表非引史

表也史表作如厲漢表作若厲而亦無黃字則黃字爲後人所加甚
明

虞夏以之

㫺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
治念孫案以下之字涉上下文而衍漢紀孝成紀無

豈無刑辟

燕齊之祀與周竝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
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
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而能長存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
嗣續也念孫案刑辟當爲邪辟字之誤也辟與僻同言

燕齊後世豈無邪僻之君皆賴其先祖之功以免於禍也成八年左傳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杜注曰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杜業之說卽本於左傳若謂國家豈無刑辟則非其指矣漢紀正作豈無邪辟

以綴續前記

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幷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念孫案以綴上當有是字而今本脫之諸侯王表敘云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外戚恩澤侯表敘云是以別而敘之皆其例也

清河

清河定侯王吸念孫案清河當依史表作清陽考元和郡縣志後漢始省信成縣置清河縣前漢無此縣也葢漢之清陽縣本爲清河郡治見地理志因此而誤矣然下文汾陰悼侯周昌功比清陽侯則此文本作清陽而清河乃後人所改也水經河水注作清河則所見漢表已誤史記索隱引楚漢春秋亦作清陽侯

定漢

曲周景侯酈商以將軍從起岐攻長社以南別定漢念孫案漢下脫中字當依史記補定漢中事見商傳

費侯

費侯陳賀師古曰費音扶味反說者以爲季氏邑非也念孫案地理志東海郡費故魯季氏邑水經沂水注云治水東南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漢高帝六年封陳賀爲侯國是陳賀所封之費卽故季氏邑也費字當音彼冀反今師古音扶味反又云非季氏邑皆所未詳又史表作圉侯陳賀此脫圉字謚法威德剛武曰圉

陽信

陽信胡侯呂青念孫案陽信當依史表作新陽地理志

汝南郡新陽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新陽故城在今潁州府太和縣西北水經潁水注曰新溝水東北逕新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呂青爲侯國即陳勝傳所云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者也若陽信自屬勃海郡乃文帝時劉揭所封非呂青所封葢新字古通作信王子侯表之新鄉侯王莽傳作信鄉侯師古曰古者新信同音史記高祖紀呂青爲令尹索隱曰案表青封信陽侯也是小司馬所見史表正作信陽又倒在陽字下耳

沛公

武彊嚴侯嚴不職以舍人從起沛公霸上景祐本霸上上有至字念孫案此當作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沛謂

沛縣也上文平陽懿侯曹參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卽其證後文若此者多矣沛下公字乃淺學人所加景祐本衍公字此本又脫至字矣

建御史大夫陽

侯青翟坐爲丞相建御史大夫陽不直自殺念孫案建當爲逮注同陽當爲湯皆字之誤也逮御史大夫湯不直者言青翟爲丞相與長史謀逮張湯其事不直也史記作坐爲丞相與長史朱買臣等逮御史大夫湯不直是其證陳氏少章曰建下疑脫治字建議劾治謂之建治見谷永傳案建治二字文不成義亦是逮治之譌說見谷永

傳
陳說非

票客

淮陰侯韓信　爲連敖票客師古曰高紀及信傳竝云爲治粟都尉而此云票客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粟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念孫案百官表有治粟內史掌穀貨高紀及信傳竝云信爲治粟都尉漢紀同則票爲粟字之譌甚明史表索隱引漢表正作粟客而師古本獨譌作票客遂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矣

迫騎

祁穀侯繒賀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念

孫案追當依史記作追字之誤也楚追騎正承上漢王敗走而言

底

魯侯奚涓　涓亾子封母底爲侯念孫案底史表作疵而徐廣引漢書云涓亾無子封母疵是徐所見漢表正作疵今本作底誤也草書疵字作疷因譌作底考工記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今本月令正義庛譌作底是其例也

河陵　陽河

河陵頃侯郭亭念孫案河陵當依史表作阿陵索隱云縣名屬涿郡見地理志而不言漢表作河陵則今本河陵爲

傳寫之譌也又下文陽河齊侯其后七年十月甲子封今本十下衍一字據漢書考證刪陽河亦當作陽阿史表亦作陽河而索隱云縣名屬上黨則當作陽阿地理志曰上黨郡陽阿水經沁水注曰陽泉水東逕陽陵城南卽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訢爲侯國案水經注作卞訢而表作其后未知孰是是其證阿河形聲相亂故阿譌作河互見五行志河陽主下

終陵

終陵齊侯華毋害念孫案地理志無終陵縣終陵當爲於陵濟南郡之屬縣也於陵故城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本齊於陵邑下文

有毋害曾孫於陵大夫告則毋害之封於陵明矣上文南安嚴侯宣虎有曾孫南安簪褭護肥如敬侯蔡寅有曾孫肥如大夫福高宛制侯丙猜有元孫之孫高宛大夫齮下文若此者不可枚舉篆文於字作[illegible]與終相似而誤史表作絳陽則又終陵之誤水經澮水注以爲河東之絳縣非也

類

北平文侯張蒼　孝景後元年侯類嗣又張蒼傳至孫類有罪國除念孫案類皆當爲纇讀如聾聵之聵說見史記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作類矣

盧綰

桴舊本譌作捊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捊字當作桴桴此即右扶風栒邑縣也作栒者俗字耳說文桴大

木可爲鉏柄廣韻相倫祥勻二切故師古曰栒頭矦溫音詢又音旬也史記作栒卹栒之誤今改正

疥以燕相國定盧綰念孫案盧綰當依史記作盧奴盧奴縣名故言定猶上文費矦陳賀之定湖陽也若云定盧綰則文不成義矣綰字蓋淺學人所改

槀祖矦陳鍇

槀祖矦陳鍇師古曰槀音公老反鍇音口駭反史記作槀祗矦陳鍇念孫案槀當爲槖字之誤也水經泗水注曰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縣故山陽之槖也漢高帝七年封將軍陳鍇爲槖矦漢書五行志山陽槖茅鄉社有大槐樹師古曰槖縣名也音拓地理志山陽郡槖

薛瓚曰音折則其字本作橐師古此注音公老反失之矣史記索隱曰漢志橐縣屬山陽則司馬所見本正作橐故引漢志爲解而今本索隱亦作橐則後人以師古注改之也古無以祖爲謚者祖當依史記作祗亦字之誤也隸書氐字或作互又作互形與且相似故祗字譌而爲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泜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泜譌作沮是其例也蔡邕獨斷說謚法曰治典不殺曰祗是其證殺色界反史記正義謚法解注曰秉常不衰是也今本獨斷祗作祈亦是隸書之誤一本作震震祗古字通則本作祗明矣說見惠氏尚書古義師古不解祗字蓋所見本已譌爲祖矣鍇與鐕未知孰是史記索隱亦云鐕漢表作鍇引三蒼云九江人名鐵曰鍇

閼氏

閼氏節矦馮解散閼於乾反氏音支　水經淸漳水注曰梁榆城卽閼與故城也秦伐韓閼與惠文王使趙奢救之奢破秦於閼與謂此也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並言涅縣有閼與聚漢高帝八年封馮解散爲矦國全氏謝山曰閼氏非閼與索隱曰在安定亦非趙氏東潛曰史漢表之閼氏索隱以爲在安定葢卽地理志安定郡之烏氏縣也續漢志作烏枝古篆文烏與於相似後人又加一門疑馮解散之封宜在彼全氏以小司馬爲非未之審耳念孫案趙云閼氏卽烏氏是也云篆文烏於相似後人

又加門則非也烏之爲閼乃聲之通非字之誤閼字本以於爲聲而於即古文烏字烏氏之爲閼氏猶商於之爲商安也鹽鐵論非鞅篇封之於商安之地商安即商於於烏古同聲閼安古同聲於之爲安猶烏之爲閼矣又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僚焉得爲君乎釋文焉本又作惡荀子禮論篇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大戴記禮三本篇惡竝作焉楚辭天問焉有石林劉逵吳都賦注引焉作烏呂氏春秋季春篇天子焉始乘舟淮南時則篇焉作烏烏與惡之爲焉亦猶烏之爲閼矣故史記酈商傳破雍將軍烏氏索隱本作焉氏音於然反匈奴傳涇北有烏氏之戎呂氏春秋當賞篇秦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高注云塞在安定焉氏即烏氏故曰塞在安定此皆聲近而通非字之誤也而水經注乃以安定之閼氏爲上

纛涅氏之鬩與聚失之矣或謂史漢表之鬩氏皆鬩與之誤不知與氏二字形聲皆不相近與字何由誤爲氏又謂其地在涅氏縣因涅氏譌作鬩氏則尤爲曲說

十二年

安邱懿侯張說　孝文十三年其侯奴嗣十二年薨孝景三年敬侯執嗣念孫案十二年當依景祐本作十三年自孝文十三年至孝景三年凡十四年侯奴之薨在前一年故曰十三年

平

平嚴侯張瞻師史表平作繁或曰漢表作平誤前有平

悼侯工師喜豈一地兩封乎念孫案此平縣卽繁縣也地理志繁縣屬蜀郡繁平聲近而字通若詩之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左右矣見襄十一年

侯意

長脩平侯杜恬　侯意嗣念孫案意當爲憙憙與喜古字通故史表作喜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爲意矣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憙史記張儀傳之馮喜舊本作憙餘見史記

單右車

中牟共侯單右車念孫案單右車史表作單父聖索隱

曰漢表作單父左車單父複姓也今本脫父字左車譌
作右車古無名右車者韓信傳有李左車高祖功臣表
有周昌之孫左車則作左者是也又案左疑當讀爲佐
少儀曰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鄭注曰貳車佐車皆副
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左車之名蓋取於
此

季必　二十年

戚圉侯季必師古曰灌嬰傳云李必今此作季表傳不
同當有誤念孫案灌嬰傳是也史表亦作李必又灌嬰
傳索隱引漢紀云桓帝追錄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爲晉

陽關內侯百官表云元狩四年戚侯李信成爲太常卽
必之曾孫見下文水經河水注云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漢
高帝十二年封將軍李必爲侯國皆其證也又下文建
元三年侯信成嗣二十年元狩五年坐爲太常縱丞相
侵神道爲隷臣念孫案二十年當依景祐本作二十一
年自建元三年至元狩五年凡二十一年

以列侯入

高梁共侯酈疥父食其以列侯入念孫案入下脫漢字
上下文言入漢者多矣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
正作入漢陳禹謨刪漢字史表同

漢書弟二

高郵王念孫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脫八字

江陽康侯蘇息史表作蘇嘉念孫案此條第三格內當有四月壬申封三年薨八字四月者景帝六年四月也至中元年凡三年而康侯息薨其中二年則爲懿侯盧之元年史表云六年四月壬申康侯蘇嘉元年是其證其中二年懿侯盧嗣云云則當在第四格內今本第三格內脫去八字而第四第五第六三格內之字皆以次移上一格當改正

陸彊

遒矦陸彊念孫案陸彊史表作隆彊釋名謂車蓋弓爲隆強云隆強言體隆而強也索隱本作李隆彊案今本史漢表及水經注皆無李字而不言漢表作陸彊則今本作陸者譌也水經巨馬河注云淶水東南流逕遒縣故城東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隆彊爲矦國字亦作隆

攜矦徐盧

容城攜矦徐盧念孫案攜當爲唯且當在矦字下容城矦唯徐盧者唯徐其姓也盧其名也史表作矦唯徐盧宋本王本游本毛本皆如是或改唯爲攜者非水經易水注曰易水東逕容城

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爲侯國百官表曰太始三年容城侯唯塗光爲太常唯塗卽唯徐光乃盧之孫也或以謚法息政外交曰攜而謂攜爲謚非也此字各本皆作攜不作攜乃是唯之誤字耳後人旣誤以攜爲謚又誤以徐盧二字爲上姓下名遂改侯攜徐盧爲攜侯徐盧而不自知其謬也容城侯唯徐盧與上文之安陵侯于軍桓侯賜桓史表作垣縣名也遒侯陸彊下文之易侯僕黜翕侯邯鄲皆匈奴降王而皆無謚唯范陽侯代亞谷侯盧它之有謚耳又周勃傳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睢徐盧案彼文徐

盧上脫唯字史記同而注文之睢徐盧卽唯徐盧之誤則此文之本作唯徐盧益明矣引之曰徐疑當作涂涂與塗同故百官表作唯塗涂徐字形相似世人多見徐少見涂故涂譌爲徐矣

范代

范陽靖侯范代念孫案下范字衍史表作靖侯代水經易水注曰易水逕范陽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三年封匈奴降王代爲侯國皆無范字史記孝景紀正義引漢表亦無范字上文之桓侯賜下文之翕侯邯鄲皆不書姓則匈奴降王固有不書姓者

舞陽

親陽矦月氏　舞陽念孫案舞陽當作舞陰此涉下文舞陽而誤也史表索隱云漢表在舞陽則所見本已誤親與瀙同說文地理志水經竝言瀙水出南陽舞陰今本說文譌作舞陽據漢志水經改此矦所封在瀙水之北舞水之南故曰瀙陽矦而其地則屬於舞陰也舞陰與瀙水皆在舞水之南今瀙水出南陽府泌陽縣東北漢舞陰故城在泌陽縣西北而舞陽乃在舞水之北今舞陽縣西舞陽故城在則瀙陽之不屬舞陽審矣

安樂　昌

安樂矦李蔡　昌念孫案安樂當爲樂安地理志樂安

屬千乘郡水經濟水注曰濟水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爲侯國史表百官公卿表及史漢李廣傳衞青傳皆作樂安唯此表作安樂故李廣傳注以此爲誤也昌上當有博字寫者脫之耳索隱引此已誤地理志博昌樂安並屬千乘樂安故城在今青州府博興縣北博昌故城在博興縣南二縣本相近蓋封於樂安而食邑在博昌故上書樂安侯而下書博昌小司馬以爲琅邪之昌縣非也

軹　陟軹

軹侯李朔念孫案軹上有涉字而寫者脫之據表云在西安地理志西安屬齊郡則非河內之軹縣也史表及

衞將軍傳並作涉軹本書衞青傳作陟軹字之誤耳涉軹乃侯名非縣名史表索隱云涉軹猶從驃皆當時意也故上文有涉安侯

匈奴河

從票侯趙破奴　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將軍擊樓蘭封浞野侯念孫案奴字涉上下文匈奴而衍史表無奴字武紀云遣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薛瓚曰匈河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見匈奴傳匈奴傳從票侯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今本匈下亦衍奴字衞霍傳亦云趙破奴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史記同又大宛傳云遣從驃侯破奴將兵至匈河水

龍侯　龔侯

龍侯摎廣德又南粵傳封摎樂子廣德爲龔侯晉灼曰龔古龍字各本龔譌作龔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龔字今據史傳索隱引改史表作龍亢索隱曰晉灼云龍闕左傳齊侯圍龍龍魯邑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南越傳亦作龍亢索隱曰龍亢屬譙國念孫案此當依史表作龍亢侯漢表作龍侯者傳寫脫亢字耳南粵傳作龔侯者龍亢二字合譌爲一字而亢又譌爲木耳龔乃房室之疏非古龍字晉灼以表作龍侯故彊爲之說集韻龍古作龔即沿晉灼之誤而蕭該遂以有亢字者爲非地理志龍亢屬沛郡龍亢故城在今鳳陽府懷

遠縣西後漢屬沛國晉改屬譙郡史表史傳皆以龍亢爲廣德封邑必確有所據不得以漢書之譌脫而謂龍下本無亢字也小司馬云龍亢屬譙國本不誤而其注史表又爲蕭該所惑且附會以魯之龍邑則其謬滋甚矣

下鄜

下鄜矦左將黃同師古曰鄜音孚念孫案師古音非也鄜當爲酈南陽郡之屬縣也如淳曰酈音蹢躅之蹢史表作下酈水經湍水注曰湍水東南流逕南陽酈縣故城東漢武帝元封元年封左將黃同爲矦國字皆作酈且表在南陽則是酈字明矣若鄜縣則在左馮翊不在

南陽也

瓡讘

瓡讘侯扜者師古曰瓡讀與狐同讘音之涉反地理志曰河東郡狐讘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瓡讘侯扜者集解徐廣曰在河東瓡音胡索隱曰即狐字念孫案功臣表之瓡讘即地理志之狐讘則瓡乃瓠之譌也隸書瓠或作瓡因譌爲瓡又譌爲瓡耳說文玉篇皆無瓡字廣韻十一模亦無瓡字集韻十一模瓠洪孤切瓠讘晉地名又攻乎切瓠讘漢侯國在河東則瓡讘爲瓠讘之譌明矣師古注王子侯表之瓡音執節侯息云瓡即瓠字又

音孤卭涉此而誤也

康侯最

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

侯忩孫案最上當有路字

題侯　邗侯

題侯張富昌以山陽卒與李壽共得衞大子侯鉅鹿謂倉邑鉅鹿

邗侯李壽以新安令史得衞大子侯河內謂倉邑河內

師古曰邗音于百官表亦作邗侯又武五子傳詔曰其

封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題侯韋昭曰邗在河內孟康

曰題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倉邑鉅鹿師

古曰晉說是也漢紀孝武紀題侯作踶侯邗侯作抱侯念孫案漢紀是也踶音特計反莊子馬蹄篇馬怒則分背相踶李頤云踶蹋也封李壽爲踶侯者爲其足蹋開戶以救大子上文云大子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是也廣韻踶題竝特計切聲相同故字相通而師古題字無音則已不知其爲踶之俗字矣封李壽爲抱侯者爲其抱解大子上文云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大子是也功臣表在河內者謂抱侯之食邑在河內非謂河內有抱縣也隸書抱字或作抱邗字或作挹二形相似故抱譌作挹後人以河內野王縣有

邘城僖二十四年左傳邘晉應韓杜注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　正與功臣表之河內相合遂改挹爲邘不知挹乃抱字之譌且踶侯抱侯皆以救大子得名非舊有之縣名也韋云邘在河內則已誤認爲邘城之邘水經沁水注亦云邘城當大行南路漢武帝封李壽爲侯國葢此字之譌已久不始於師古漢紀云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大子上乃封李壽爲抱侯張富昌爲踶侯卽用漢書之文足正諸家之謬矣

厲溫敦　呼連累

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謼連累單于率衆降侯念孫案

厲上當有烏字烏厲其姓溫敦其名也連當爲速字之誤也宣紀五鳳二年匈奴呼遬累單于帥眾來降匈奴傳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溫敦率其眾數萬人南降師古竝曰遬古速字

外戚恩澤侯表

漢陽

建成康侯呂釋之　漢陽侯祿念孫案漢陽當作湖陵史表作胡陵地理志湖陵屬山陽郡若漢陽則屬犍爲郡犍爲自武帝始開則呂祿斷無封漢陽之理湖漢陵陽皆字之誤

侯祖

周陽懿侯田勝　侯祖嗣念孫案史表作侯彭祖此脫彭字

發平

發平侯登景祐本發平作發干念孫案當依史記作發干建元以來侯者表衛青傳亦作發干地理志東郡發干莽曰戢楯則當作干明矣

濟陽

陽城侯田延年下云濟陽念孫案續史表陽成田延年城成古字通索隱云表在濟陰非也濟陰有成陽縣耳而顏

川汝南又各有陽城縣城字從土在陽之下據此則今本作濟陽乃濟陰之誤濟陰有成陽縣而潁川汝南皆有陽城縣考延年所封之邑此表及宣紀酷吏傳並作陽城則非濟陰之屬縣矣而表云濟陰故小司馬非之若濟陽則是陳留之屬縣與陽城成陽皆不相涉

十八年

陽城繆侯劉德　五鳳二年節侯安民嗣十八年薨初元元年釐侯慶忌嗣念孫案十八年當依景祐本作八年自五鳳二年至初元元年凡九年安民之薨在前一年故云八年

侯輔

建成定侯黃霸　陽朔四年忠侯輔嗣二十七年薨居攝二年侯輔嗣念孫案忠侯之子不當與父同名考黃霸傳云忠侯輔薨子忠嗣侯是輔之子名忠不名輔也此卽因上文忠侯輔而誤

百官公卿表

左內史

內史周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念孫案此本作分置左右內史今本脫右字下文之右內史左內史皆承此句言之據注云地理志武帝置左右內史而此

表云景帝分置誤矣則此文本作景帝分置左右內史甚明史記正義論例及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八白帖七十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引此正作左右內史漢紀孝惠紀通典職官十五竝同

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此條自城門校尉以下所掌皆京師及畿輔之事不當兼掌西域下條西域都護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此自別爲一官與中壘校尉無涉續漢書百官志云舊有中壘校

尉領北軍營壘之事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侯以監五營亦不言兼掌西域也西域當爲四城謂掌北軍壘門內外及四城之事也漢紀孝惠紀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及掌四城是其證四西城域字相似又涉下文西域而誤耳據漢紀則外字當屬上讀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三引此云掌北軍壘門內外陳禹謨本於此下加掌西域三字又引師古注爲證亦以外字上屬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八四十竝同師古以外字屬下讀亦非

將大夫

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念孫案將下有軍字

而今本脫之上文云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是其例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四引此正作將軍大夫漢紀同

皇大后

皇大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念孫案皇大后三字後人以意加之也不言皇大后者言后與公主則大后可知漢紀及通典職官十五竝作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本竝作皇大后大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記呂后紀集解本書高紀注竝引如淳曰百官表皇后公主所食曰邑無皇大后三字張晏注高紀亦同

戊戌

孝文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倉免通鑑漢紀七同念孫案戊戌當爲戊辰其後二日爲庚午故下文云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下文又云八月庚午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漢紀亦云八月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則庚午二字不誤若戊戌則在庚午前三十二日乃七月非八月矣漢紀孝文紀正作戊辰

殷容

元朔五年　中尉殷容念孫案殷容當爲殷宏草書之誤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元朔五年遣漢中尉宏卽訊驗王漢書同索隱曰案百官表姓殷也則此文之作殷宏甚明

鐂簡十九字

元狩三年　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辠自殺念孫案此十九字當在二年下二年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而張湯卽以是日爲御史大夫不得遲至三年也史表書御史大夫湯正在二年下漢紀亦云二年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

鐂簡十二字

地節三年　七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念孫案此十二字當在四年下七月二字與上文相複則其爲四

年之七月可知宣紀外戚表五行志及漢紀通鑑載誅
霍禹事皆在四年

七月

綏和元年七月甲寅大司馬根賜金安車駟馬免念孫
案七月當爲十月漢紀云綏和元年秋八月庚戌中山
王興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病免則漢表本作十月
明矣通鑑漢紀二十四云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
病免亦本於漢表

十一月

二年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賜金安車駟馬免漢紀十

一月丁卯作七月丁巳通鑑漢紀二十五作七月丁卯
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爲
大司馬四月徙又曰十月癸酉丹爲大司空荀紀七月
丁巳大司馬莽免案丹若以十一月爲司馬四月徙官
不得以十月爲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
荀紀日誤

古今人表

柏夷亮父

柏夷亮父顓頊師引之曰亮郎夷字之譌隸書夷字或
作夷形與亮相似因譌爲亮今作柏夷亮父者一本作

夷一本作亮而後人誤合之耳海內經伯夷父生西岳郭璞曰伯夷父顓頊師伯與柏古字通故表中伯仲之伯多作柏穆天子傳注云古伯字多以木是也呂氏春秋尊師篇帝顓頊師伯夷父皆其證路史分柏夷父柏亮父爲二人非也

邢侯

邢侯鬼侯又史記魯仲連傳昔者九侯鄂侯鄂俗書作鄂文王紂之三公也徐廣曰九一作鬼明堂位脯鬼侯以饗諸侯正義曰鬼侯殷本紀作九侯九與鬼聲相近故有不同也鄂一作邢邢一本作邘趙策作鄂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鄂一作邘竹書紀年曰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邘侯羅泌路史國名紀曰九

侯鄂侯紂三公邢侯亦紂三公或云邢侯卽鄂侯或云
卽邘侯俱非世紀邢侯事紂以忠諫死而邘爲文王所
伐文王豈伐賢哉念孫案羅說非也魯仲連傳之鄂侯
一作邢侯又作邘侯殷本紀之鄂侯一作邘侯紀年有
邘侯而無鄂侯趙策有鄂侯而無邘侯古今人表有邢
侯而無鄂侯是邘卽鄂之譌而邢又邘之譌也趙策曰
紂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此卽世紀所
謂鄂侯以忠諫死者也作邢者字之誤耳羅謂鄂侯邢
侯皆紂之三公非也鬼侯鄂侯文王爲三公若加邢侯
則爲四公矣

寺人

齊寺人費師古曰卽徒人費也引之曰左傳徒人費本作侍人費侍與寺同說見經義述聞

雍人稟

念孫案此當作雍稟人稟古廩字左傳莊八年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賈注曰雍廩渠丘大夫也見史記齊世家集解昭十一年傳齊渠丘實殺無知杜注曰渠丘齊大夫雍廩邑史記則謂之雍林人廩林聲近而字通秦本紀曰齊雍林人殺無知管至父等今本雍林人作雍廩乃後人依左傳改之辯見史記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

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不曰雍林而曰雍林人者當史公時左傳尚未有章句故誤以雍林爲邑名而言雍林人殺無知也此表作雍廩人亦沿史公之誤而今本作雍人廩則義不可通或以人爲衍字亦未合班氏之旨

陳應

粱氏曜北人表攷曰未詳念孫案潛夫論愼微篇曰楚莊出陳應爵命管蘇故能中興彊霸諸侯則應爲楚莊王臣故列於五參申公子培之閒

衞殤公焱

衞殤公焱師古曰春秋焱作剽襄二十六年 念孫案焱當爲猋字之誤也猋焱字形相似書傳多譌不可枚舉剽猋聲相近故字相通襄十四年左傳衞人立公孫剽釋文剽匹妙反一音甫遙反甫遙則與猋同音蒯通傳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猋月令猋風淮南時則篇作飄風爾雅迴風爲飄月令注作回風爲猋飄之爲猋猶剽之爲猋矣史記十二諸侯表作狄衞世家作秋狄與秋又皆焱之譌也淮南兵略篇發如猋風今本猋作秋亦是猋譌爲焱又譌爲秋也或謂秋亦音七遙反與剽猋音近而通失之

琴牢

引之曰牢本作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昭二十年左傳及孟子盡心篇皆作琴張莊子

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注以爲子牢葢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本非一人也惟家語弟子篇始云琴牢衞人字開一字張又序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衞人也是琴牢字張始見於家語乃王子雍所僞撰何得據之而改漢書乎杜預左傳注琴張字子開名牢始爲家語所惑賈逵鄭衆注左傳以琴張爲顓孫師而服虔駁之曰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趙岐注孟子亦以

琴張爲子張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如漢書有琴牢則論語鄭注孟子趙注左傳賈鄭服三家注何不據之以釋牢曰及琴張乎然則人表不作琴牢明甚

孟丙

念孫案孟當爲盂昭二十八年左傳孟丙爲孟大夫杜解補正改孟爲盂說云漢書地理志云盂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爲盂大夫而謂之盂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案顧說是也左傳釋文孟音于下文同孟音于者指孟丙而言下文同者指孟大夫而言是陸氏所見本兩孟字皆作孟

也或謂下文同三字指注文之太原盂縣而言非也若然則當云注同不當云下文同矣廣韻盂字注云又姓左傳晉有盂丙廣韻本於唐韻是孫愐所見本亦作盂也自唐后經始譌爲孟丙而各本遂沿其誤葢世人多聞孟姓少聞盂姓故盂譌作孟下文之狐鬣師古曰卽盂鬣盂字亦譌作孟也地理志作盂丙而此表作孟丙明是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或謂此字師古無音則當是孟字不知地理志之盂縣師古亦無音葢盂字本不須作音也水經汾水注云洛陰水西逕盂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分祁氏七縣爲大夫之邑以盂丙爲盂大夫卽本於地理志今本作孟丙亦是後人所改或據此以駁顧非也續漢書

郡國志亦云盂晉大夫盂丙邑明汪文盛本如是他本或作孟丙亦後人所改

元和郡縣志陽曲縣故盂城漢盂縣也本春秋時晉大夫祁氏邑晉滅祁氏以盂丙爲盂大夫太平寰宇記同此皆本於水經注而盂丙之盂無作孟者

榮聲期

榮聲期師古曰卽榮啟期也聲或作啟攷異曰聲當爲罄之譌啟罄聲相近念孫案此因隷書啟字作啓形與聲近而譌耳據師古注則他本固有作啟者矣不必迂其說而以爲罄之譌也

蕩疑

蕩疑師古曰卽薄疑也念孫案蕩卽薄之譌雖姓亦有蕩然據元和姓纂薄姓下引風俗通義云衞賢人薄疑通志氏族略通鑑周紀四注竝同則當作薄明矣呂覽務本審應韓子內外儲說淮南內篇道應竝作薄疑無作蕩疑者

脫三字

愼靚王念孫案此下各本皆脫顯王子三字當依景祐本補

漢書弟三

漢書第四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律厤志

比黃鍾之宮

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念孫案比黃鍾之宮本作以比黃鍾之宮與上文以爲黃鍾之宮句同一例今本脫以字舜典及左傳昭二十年正義文選琴賦注七命注白帖三十一引此竝作以比黃鍾之宮呂氏春秋大樂篇說苑脩文篇及晉書律厤志竝同

著於其中

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念孫案著者居也居中以助陽也史記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於貯漢書廢著作發貯貯與著皆居也著又音直略反樂記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亦居也故鄭注云著之言處也漢紀作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是其證

振美

振美於辰念孫案美當爲羨字之誤也淮南主術篇羨者止於度而不

足者逮於用文選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字竝譌作美羨之言延也三月陽氣方盛句萌奮發萬物莫不振起而延長故曰振羨於辰周官典瑞璧羨鄭仲師曰羨長也考工記玉人璧羨康成曰羨猶延張衡東京賦乃羨公侯卿士薛綜曰羨延也周官冢人注曰隧羨道也隱元年左傳注作延道是羨爲延長之義也太元元數辰戌丑未范望曰辰取其延長是辰亦延長之義也釋名曰辰伸也物皆伸舒而出也伸亦延長之義振羨二字俱是辰字之訓孳萌於子引達於寅冒茆於卯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畱孰於酉該閡於亥皆以兩字廿六釋一字若作振美則非其指矣月令正義引作美亦後人以誤本漢志改之續漢書律厤志史記律書索隱引此

竝作振羨於辰

斂更

斂更於庚念孫案斂更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訓庚爲斂者斂當爲改字之誤也鄭注月令云庚之言更也萬物皆肅然改更范望注太元元數云庚取其改更皆其證也續漢書注引作斂亦後人依誤本漢志改之月令正義引此正作改更於庚

一爲一分

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念孫案一爲一分本作一黍爲一分脫去黍字

則文義不明周官司市疏典同疏合方氏疏大行人疏月令正義左傳文六年正義及隋書律厤志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此皆作一黍爲一分漢紀同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迺以前厤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漢書攷異曰歲陰與大歲案歲陰即大歲也不當分以爲二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復其初引之曰大歲超辰之說始於劉歆三統厤說詳大歲攷當大初元年議造漢厤安得有超辰之法錢說非也今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本作四千五百

六十歲此後人以三統厤改之也史記厤書索隱引此已誤凡甲子六十而周周而復始由上元泰初甲寅之歲四千五百六十歲立以爲法展轉相承每一元皆如是至於元封七年又逢甲寅故曰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則得辛亥而非甲寅矣後人因下文三統厤曰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故據彼以改此不知前厤乃殷厤說見下與三統厤不同開元占經古今厤積篇劉歆三統厤上元庚戌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而黃帝厤上元辛卯則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顓頊上元乙卯夏厤上元乙丑殷厤上元甲寅周厤上元丁巳魯

厤上元庚子元法皆與黃帝厤同此云前厤上元泰初閼逢攝提格之歲正所謂殷厤上元甲寅也則當依殷厤元法四千五百六十不當依三統術矣緯候之書多據殷厤（大衍厤議曰緯所據者殷厤也）故易乾鑿度曰厤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注曰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大歲復於甲寅一部首一千五百二十歲三之則四千五百六十歲矣續漢書律厤志注引樂叶圖曰天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此紀卽元也）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孳（今本孳誤作並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改）四千五百六十歲積反初（反復也謂

復於甲寅也今本作及誤今據初學記人事部上引改正與前麻復得甲寅之歲相合不當如今本所云

大歲在子

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子已得大初本星度引之曰大歲在子子當爲寅後人改之也玉海律麻部引此已誤大歲在寅曰攝提格上言攝提格之歲則下當言大歲在寅蓋所謂前麻者殷麻也黃帝以下六麻惟殷麻元用甲寅見續漢書律麻志開元占經古今麻積篇論及殷麻上元泰初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大衍麻議曰湯作殷麻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寅故得閼逢攝提格之

歲元封七年與殷厤上元泰初同故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也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爲甲寅者七十有六而惟上元泰初甲寅年冬至七曜皆起於丑宮故以其年爲厤元後漢劉洪上言曰見續漢志甲寅元天正正月夏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尚書考靈曜曰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寅今本誤作甲子周髀算經注引此正作甲寅案御覽引考靈曜注曰青龍歲也歲在寅曰攝提格則當作甲寅故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攝提格孳建星牽牛皆丑宮之星日月起於丑宮而曰青龍甲寅正與此同法也易乾鑿度曰厤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太平御

覽天部一引禮稽命徵曰太素十一月閼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其曰紀日甲子曰太素十一月卽此所謂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其曰歲甲寅曰閼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卽此所謂大歲在寅也古人言大歲皆用夏正自元封六年正月至七年前十二月（七年卽大初元年據武帝紀大初元年五月正厤以正月爲歲首故是年九月以後獨多三月凡十五月其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前後兩見）爲夏正甲寅年之一歲六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據漢志七年前十一月朔歲星在婺女六度卻數至六年正月朔當在斗十五度天官書所謂歲陰在寅歲星居丑正月與斗牵牛晨出東方也）與日隔子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於寅故大歲應之而在寅七年前十一月乃夏

正甲寅年之仲冬故曰大歲在寅也（詳見大歲考殷麻甲寅元表）後人見下文歲術曰數從丙子起又說大初元年引漢志曰歲名困敦遂改寅爲子不知歲名困敦乃漢大初麻之大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子月者也（說見大歲考）大歲在寅乃殷麻之大歲應歲星晨見之寅月者也在寅則不在子在子則不在寅豈有攝提格之歲而大歲在子者乎錢氏曉徵不悟在子之文爲後人所改而見其與攝提格之歲不合乃爲之說曰大歲在子爲大歲攝提格之歲則爲大陰（見潛研堂文集）豈知在子本爲在寅郎上文之攝提格而無庸强爲分別乎或曰漢大初麻元固丙子

也大歲在子安知非大初厤法而必以爲殷厤而謂其在寅何與曰請以上句日月在建星例之續漢志載賈逵論曰大初厤冬至日在牽牛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然則日月在建星乃殷厤之文而非大初厤法日月大歲二句相連其皆爲殷厤之法明矣更以下句已得泰初本星度例之已得泰初本星度謂得殷厤泰初之建星則此句以上皆殷厤之法可知豈有上下句皆言殷厤而中閒乃言漢大初厤者乎殷厤紀元爲攝提格之歲大歲安得不在寅乎據漢志及續漢志謂大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厤壽王厤迺大史官

殷厤也是殷厤爲大史官所有之書元封七年大史令司馬遷與公孫卿壺遂議造漢厤故用大史官殷厤而以甲寅爲元至鄧平造厤更以丙子爲元徐幹中論厤數篇成哀之開劉歆用鄧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厤案三統厤以丙子爲元歆用鄧平術則鄧平所定厤元亦丙子也下文載三統厤世篇曰漢厤大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據此則三統厤所引漢志已謂大初元年歲名困敦困敦者大歲在子之號也然則漢厤本以丙子爲元不始於三統厤矣非鄧平所定而何禮樂志大初四年西極天馬歌曰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注曰大歲在辰曰執徐謂四年歲在庚辰也上推元年在丁丑而是年之前三月則爲丙子年之冬厤起丙子年之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則大初之元在丙子矣而是歌作於鄧平定厤之後三年則鄧平之術以丙子爲元可知而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見下文故壽王挾甲寅

元以非之豈得預改殷厤之大歲在寅以從鄧平厤之丙子乎曰司馬遷等議造漢厤何以元用甲寅及鄧平造厤何以又用丙子也曰史記自序曰大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厤始改謂顓頊厤以立春爲蔀首（詳見大歲考）今改用冬至爲蔀首也蔀首起於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惟殷厤甲寅元而已故曰閼逢攝提格之歲又曰大歲在寅然六厤建元之歲古今不相沿襲若黃帝元用辛卯顓頊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見續漢志論）厤元所在代有變易殷厤元用甲寅而漢厤因之則無以别於殷厤故又取是年顓頊厤

之大歲而以丙子爲元顓頊厤是年歲在丙子詳見大歲考以表一代之制作此甲寅丙子之所以不同也史記封禪書說大初元年事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厤者以本統夏漢改厤以正月爲歲首本書武紀則以爲五月正厤蓋漢厤成於鄧平鄧平之厤成於大初元年之五月下文所謂選鄧平等造漢大初厤也厤元之改用丙子必在此時而當司馬遷等議造漢厤則在前此之十一月所謂天厤始改也是時鄧平猶未造厤安得有丙子元法史記厤書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大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此詔當亦在十一月議造漢厤之

時而云年名焉逢攝提格則是時之厤元惟用甲寅若謂是時已用丙子爲元則詔何以不云游兆困敦而云焉逢攝提格乎是時厤元猶未改爲丙子安得云大歲在子乎曰攝提格之歲卽謂大歲在寅也何須更言大歲在寅乎曰寅者大歲所在之辰攝提格者大歲在寅之號上言其號下指其辰相承爲義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尚書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孳後漢書張純傳曰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旣言攝提格又言在寅正與此同此志下文引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大歲在午亦相承爲義也大歲在午曰敦牂大

歲在寅承上攝提格之歲猶大初本星度承上日月在建星矣考之厤法案之文義大歲在子當爲在寅明甚

初六

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念孫案林鍾下更有林鍾二字林鍾初六與黃鍾初九對文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完當依周官大師疏引補

易九尼

三統閏法易九尼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孟康注曰易傳俗本傳下衍也字文選左思魏都賦注陸機樂府注江淹雜體詩注

劉琨勸進表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曹植王仲宣誄注所引竝無所謂陽九之戹百六之會者也漢書攷異曰九戹當爲无妄易雜卦傳无妄災也京房說无妄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復望應劭云萬物無所望于天災異之最大者也漢儒引伸其義故有陽九陰九經歲災歲之說此亦緯書之類孟康以爲易傳猶稽覽圖稱中孚傳也劉淵林注吳都賦引漢書此條正作易无妄可證魏晉時本尚未誤李善注文選屢引此條竝作陽九戹則唐時已譌不始於近代矣引之曰作陽九戹者是也下文孟康注曰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旱陰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

九之尼此正釋陽九尼三字陽九尼蓋三統厤篇名也陽尼五陰尼四合之則九水旱之九七五三又皆陽數故以陽九尼名篇三統閏法陽九尼曰者言三統閏法陽九尼篇有云也孟康注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尼百六之會者謂三統陽九尼篇所云即易傳所謂陽九之尼也俗本陽字誤而爲易注內易傳下又衍也字讀者遂以易九尼爲易傳何不察之甚也據李善注左思魏都賦陸機樂府江淹雜體詩劉琨勸進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曹植王仲宣誄六引漢書皆作陽九尼足正今本之誤至劉逵吳都賦注曰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尼五

陰尼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漢書律厤志具有其事以上吳都賦注案陽尼五陰尼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此約舉漢志文也而災氣有九則易緯說无妄之語蓋連引易无妄說及漢志非謂易无妄云云亦漢志所有也若漢志陽九尼果爲易无妄之譌則陽九尼曰下亦當有災氣有九四字與吳都賦注所引易无妄之文相同今無此語則非易无妄也且志文若作易无妄則孟康及師古必釋无妄二字之義何得但云易傳所謂陽九之尼百六之會而不及易无妄耶錢說非

脫一字

實如法得一句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念孫案實如法得一下當更有一字

大歲日

算盡之外則大歲日也漢書攷異曰日字誤當云大歲所在引之曰日字不誤日下蓋脫辰字日辰謂十日十二辰也紀歲必以日辰六十甲子周而復始故謂之大歲日辰爾雅曰大歲在甲曰閼逢此大歲所在之日名也又曰大歲在寅曰攝提格此大歲所在之辰名也淮南天文篇曰大陰所居日爲德辰爲刑大陰所居謂大

歲所在也上文曰數從丙子起丙子卽大歲所起之日辰

三月

粵若來三月五字連讀說見經義述聞尚書旣死霸引之曰三當爲二此引書以證上文之二月朔日則當爲二月明矣武成正義引此正作越若來二月逸周書世俘篇同

二十二度

歲在大棣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念孫案二十二度當爲二十一度上文云鶉首初井十六度然則鶉首之六度井之二十一度也景祐本作二十度亦非

夫婦之道苦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鹽夫婦之道行鹽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不當假借念孫案孟說是也行鹽謂不堅固也周官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亾鄭注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曰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行苦卽行鹽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眞謂之濫濳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正相反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合高郵人言之則下庚反皆古

之遺語也小雅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牢也苦𦞦也夫婚姻之禮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行盬不固而淫辟之端以起故曰夫婦之道盬而淫辟之罪多作苦者假借字耳師古乃云苦惡也不當假借不知苦惡之苦古正讀如盬食貨志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盬不攻嚴也是也而師古彼注又讀爲甘苦之苦矣辯見食貨志

曲爲之防

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

解上二句云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念孫案大事曰事小事曰曲事爲之制禮儀三百也曲爲之防威儀三千也禮器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事也中庸其次致曲注曰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篇察一曲者高誘注曰一曲一事也主術篇曰不偏一曲不黨一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相對爲文則曲非委曲之謂

未嘗

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念孫案未嘗下脫有字則文義不明當依董仲舒傳補

壽何以不若高宗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念孫案古文尚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尚書作百年漢書所引皆今文此云壽若高宗正謂享國百年也漢石經正作百年五行志曰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傳亦云百年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幷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皆與漢石經同則皆用今文尚書也師古不見今文又未旁考他書故引古文五十九年以釋之實與王吉所引不合上文言中宗享國七十五年若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則年數不及中宗矣吉何以

不言中宗而言高宗乎又王吉傳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百年此則承用漢書舊注是以不誤也

大不備

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虧失莫甚於此念孫案此文兩言大不備語意重複下大不備當是衍文或古惑字言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於此也注非

以功定天下

武言以功定天下也念孫案功上脫武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六十一引此正作以武功定天下漢紀及風俗通

義聲音篇今本無武字乃後人依漢書删之意林引有通典樂一並同

詩語

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念孫案自漢以前無以詩語二字連文者詩語當爲詩詞字之誤也說文歌或作詞五行志怨誦之氣發於詞謠上文曰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筦弦又引堯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此文音聲足以動耳承上聲律八音而言詩詞足以感心承上詩詞而言則語爲詞字之誤明矣漢紀孝惠紀正作詩詞足以感心上文詩歌詠言漢紀亦作詞蓋此篇內歌字本皆作詞後人多見歌少見詞故皆改爲歌也此詞字若不誤爲語則後人亦必改爲歌矣

鄭衞宋趙

桑閒濮上鄭衞宋趙之聲竝出念孫案漢紀趙作楚是也自設兩觀乘大路以下皆述春秋時事春秋時未有趙也下文至於六國以下乃及六國時事耳此以楚從疋趙從走二形相似而誤

營亂富貴之耳目　爲妻妾役使所營

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師古曰營猶回繞也念孫案師古訓營爲回繞所謂望文生義者也營者惑也言惑亂富貴之耳目也營字本作䁝說文曰䁝惑也從目熒省聲玉篇唯并胡亭二切或作熒通作營又

通作榮漢紀作榮亂富貴之耳目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言不可惑以祿也說見經義述聞莊子人閒世篇而目將熒之向崔本熒作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楚策曰好利可營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眾是營與惑同義呂氏春秋尊師篇心則無營淮南原道篇精神亂營高注並曰營惑也亂營猶營亂耳李尋傳爲妻妾役使所營亦謂爲其所惑也師古訓營爲繞誤與此同營訓爲惑故或謂之營惑說見後連語下

永至

皇帝入廟門奏永至通典樂一同念孫案永至二字於義無取漢紀作禮至是也上言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嘉神之至也此言皇帝入廟門奏禮至謂皇帝以禮至于廟中故下文云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禮字古文作礼永字隸書作礼二形相似又涉下文永安之樂而誤

高祖廟

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念孫案高祖廟祖字涉上下文而衍景祐本作高廟是也高

祖廟之但稱高廟猶孝文帝孝武帝廟之但稱孝文孝武廟也漢書凡稱高祖廟者皆曰高廟景紀曰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文義正與此同其他不可枚舉後漢書章帝紀注鈔本北堂書鈔樂部三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增祖字初學記樂部上通典樂一引此皆無祖字

曰

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念孫案此不當有曰字蓋涉下文更名曰而衍通典有曰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續漢書禮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藝文類聚樂部三太平御覽樂部十二引此皆無曰字漢紀同下文云

五行舞者本周舞也亦無曰字

明示

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己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念孫案上一明字涉下兩明字而衍上言示下言明明亦示也無庸更加明字景祐本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無明字宋祁亦曰邵本無明字通典所引與二本同上文云以示不相襲也亦無明字

慶陰陰

靈之至慶陰陰師古曰言埀陰覆徧於下念孫案慶讀

爲羌發聲也

帝臨中壇　制數以五　后土富媪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方之神各承四宇也劉攽曰予謂此帝指天子耳念孫案郊祀志云具泰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猶此歌之言帝臨中壇也又云其下四方地爲餟食猶此歌之言四方承宇也若如劉說以帝爲天子則與四方承宇句義不相屬第十五章云神之揄臨壇宇此云帝臨中壇四方承宇文義相同則顏說是也又下文制數以五卽月令所云其神后土其數五張晏以爲祭后土之歌是

也劉云謂武帝改服色而尚黃數用五亦非郊祀志有司議曰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而從祠衣上黃又云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衣上黃故此歌云后土富媼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也劉謂漢以土德故言后土富媼亦非信如劉說則非祭后土之歌矣何以列於郊祀之二章乎

壧處

霆聲發榮壧處頃聽晉灼曰壧穴也謂蟄蟲驚聽也師古曰壧與巖同言靁霆始發草木舒榮則蟄蟲處巖崖者莫不傾聽而起頃讀曰傾念孫案晉說是也古書多

以巖穴連文故說文复字注及楚辭七諫注並云巖穴也蟄蟲皆穴處故曰雷聲發蟄壧處頭聽師古以壧爲巖崖非也蟄蟲處處皆有不當獨指山崖言之

西顥

郊祀歌西顥沆碭秋氣肅殺韋昭曰西顥西方少昊也師古曰沆碭白氣之皃也念孫案韋以顥爲少昊非也西顥謂西方顥天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西方曰顥天高注曰金色白故曰顥天淮南天文篇作皓天高注同說文顥白皃楚詞曰天白顥顥故曰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師古以沆碭爲白氣是也四時之歌春青陽夏朱明秋西顥冬元冥

則顥爲白色明矣爾雅曰春爲靑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彼言白藏猶此言西顥也若少昦則對大昦以立名非白色之義矣

遠姚

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竝會雅聲遠姚師古曰姚僄姚言飛揚也念孫案姚讀爲遙遙亦遠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昭二十五年左傳遠哉遙遙荀子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案盛與成同成亦功也說見荀子楊倞曰姚與遙同是其證注非

闓流離

闓流離抑不詳師古曰流離不得其所者爲開道路使

之安集達道不祥善者則抑黜之以申懲勸也念孫案師古以闢爲開以流離爲不得其所者則闢流離三字義不相屬故增數字以釋之曰爲開道路使之安集其失也迂矣余謂流離者梟也所以喻惡人邶風旄丘篇流離之子陸機曰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闢之言屛除謂屛除惡人也荀子解蔽篇闢耳目之欲楊注闢屛除也字亦作辟周官小司寇前王而辟先鄭司農注辟除姦人闢流離抑不詳兩句同義皆承上文圖匈虐熏鬻殛而言

求其清流

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念孫案上句當作猶濁其源而求清其流今本清其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刑法志

沈斥

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薛瓚曰沈斥水田舄鹵也師古曰沈謂居深水之下也念孫案沈當爲沆胡朗反沆大澤也其字或作㽘或作坑或作亢又爲鹽澤之名其字或作䴚或作坑說文沆大澤也徐鍇傳引博物志曰停水東方曰都一名沆廣雅曰㽘斥澤池也玉篇曰䴚鹽澤也太平御覽地部四十引述征記曰齊人謂湖曰沆沆與斥同類故志以沆斥連文故薛瓚以爲水田舄鹵漢紀孝文紀作除山川坑斥坑與沆同

斥今本作壍非葢後人誤以坑爲坑壍字因改斥爲壍城池邑居園圃街路三千六百井王制正義引異義左氏說曰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斥斥今本作岸非斥本作㡿省作厈因誤而爲岸三十六井定出賦九井此皆其明證矣凡從亢之字隸或作冘故沆字或作沉一誤而爲沉再誤而爲沈師古不達乃曰沈謂居湀水之下其失甚矣沆坑亢三字諸書或誤爲沉或誤爲沈或誤爲坑或誤爲元而學者莫之能辨也凡從亢從元從冘之字傳寫易致差謬爾雅釋木杭魚毒今本杭誤作杬廣雅釋宮䀍道也今本䀍誤作眈齊語至于石抗補音抗苦浪反作枕者非列子黃帝篇攩拯挨抗釋文抗一本作抗淮南說林篇在於批伔今本伔誤作伉楚辭七諫與麋鹿同坑今本坑誤作坑史記仲尼弟子傳原亢籍正義亢作宂漢紀孝昭紀楚亢陽舉兵於外今本

亢誤作冗後漢書光武紀臧宮與延岑戰於沈水注本或作沉水及沆水者並非

風俗通義曰謹案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澤數沉字皆沆字之誤沆與莽聲相近皆大澤之貌說文所謂莽沆大水一曰大澤者也故曰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

淮南俶眞篇茫茫沈沈是謂大治高注茫茫沈沈盛貌也茫讀王莽之莽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數沈字亦沆字之誤茫茫沆沆即莽莽沆沆故高注以爲盛貌漢書禮樂志西顥沆碭師古曰沆碭白氣之貌也故曰沆讀水出沆沆白之沆若作沈沈則非其義矣又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沉亦沆之誤沆與象量藏爲韻渾與沆一聲之轉渾渾沆沆猶言茫茫沆沆耳若作沉沉則義既不合而韻又不諧矣

沆又爲鹽澤故曰斥鹵之類水經巨馬河注曰督

亢溝水東逕督亢澤澤包方城縣風俗通曰沆漭也言平淫淫漭漭無崖際是其證也太平御覽引作言其水平望沆莽無崖際也經河水注曰濕水東北爲馬常坈坈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又膠水注曰膠水北歷土山注於海土山以北悉鹽坈數坈字皆坑字之誤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齊地記曰齊有皮邱坑民煑坑水爲鹽是其證也淮南地形篇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者亢之誤說見淮南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淮南並作沆是其證也又文選西京賦游鷸高翬絕阬踰斥阬與斥同類皆謂澤也阬即沆字也故漢書趙充國傳曰出鹽澤過長阬李

善注阬音剛失之後漢書馬融傳彌綸阬澤皋牢陵山陵與山同類阬與澤同類李賢注以阬爲壑亦失之

載旆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念孫案旆本作發今作旆者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竝引詩武王載發此志上下文所引皆議兵篇文故其字亦作發發謂興師伐桀也豳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律歷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毛詩作旆者俗字耳毛傳訓旆爲旗非也說見經義述聞據師古注云言湯建號興師本由仁義雖執戚

鉞以敬爲先興師二字正釋發字而不言載旆則所見本是發字明矣

憐之

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念孫案景祐本無憐之二字通典兵一亦無疑後人所加

入舂槀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舂槀念孫案女子入下亦有于字而今本脫之當依周官司厲補

議事以制

昝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

然後乃斷其罪不爲一成之刑鑄於鼎也引之曰議讀爲儀儀度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也古字多以議爲儀說見經義述聞左傳

失本惠矣

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念孫案本惠當爲本意字之誤也除肉刑以全民文帝之本意也今以死罔民則失其本意本意二字承上本欲以全民而言若作本惠則非其指矣漢紀孝成紀作非其本意矣是其證唐魏徵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食貨志

農民戶人

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

念孫案農民戶人本作農民戶一人一人二字對下衆男爲餘夫言之下文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又承此農民戶一人言之今本脫一字則文義不明通典食貨一無一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周官載師注及疏引此竝作農民戶一人陳氏禮書引同則北宋本尚未誤

燎

所以省費燎火念孫案景祐本燎作尞毛晃增脩禮部韻略黃公紹古今韻會所引竝與景祐本同又引顏注尞以爲明火以爲溫今則正文注文皆改爲燎矣

世　天之行

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念孫案或說是也世猶歲也史記貨殖傳曰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是歲之有飢穰乃天之道也剝彖傳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天行卽天道說見經義述聞乾行也下曲禮去國三世釋文盧王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晏子春秋雜篇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謂歲之不足也史

記淮南王傳曰萬世之後吾甯能北面臣事豎子乎謂萬歲之後也楚策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荀子非相篇千世之傳韓詩外傳世作歲是世與歲同義故漢紀孝文紀作歲有

飢餓天之常行

慈母

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念孫案慈母當依景祐本作慈父此以父喻君子喻民則作慈父者是也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竝作慈父

聚於力

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念孫

案粟米布帛之生長與聚皆由人力不當專以聚言之力當爲市市者粟米布帛之所聚故曰聚於市言始而生於地繼而長於時終而聚於市其爲時甚久故曰非可一日成也力字本作力與市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百穀部一引此已誤作力漢紀孝文紀正作市

暴虐　暮改

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景祐本暴虐作暴賦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政讀爲征周官通以政爲征征賦斂其義同言急其征暴其賦而斂之又不以時也下文賣田宅鬻子孫皆承急征暴賦言之作政者俗字耳政字師古

無音則已誤讀爲政令之政後人不達而改暴賦爲暴虐失之遠矣白帖八十四引此正作急政暴賦漢紀及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並同朝令而暮改本作得言急征暴賦朝出令而暮已得非謂其朝令而暮改也今作改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易之耳通典已誤作改漢紀正作朝令暮得

生葉　稍耨隴草　隴盡

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晦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

芸除草也秄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念孫案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本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耨隴草言自生三葉以上禾苗稍壯乃耨去隴草而隤其土以附苗根也苗生三葉以上故曰稍壯今本脫三字則以上二字義不可通下文云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則此文之作稍壯耨隴草甚明今本脫壯字則稍字可刪矣隴盡而根深本作隴盡平而根深言每耨輒隤隴土以附苗根及盛暑之時則隴與甽平而苗根深固也今本脫平字則文義不明小雅甫田正義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

誤本漢書刪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此正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又作隴盡平而根淺

庸輓犂

敎民相與庸輓犂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念孫案庸者更也迭也代也方言曰庸佽比侹更佚（佚與迭同）代也（廣雅同）齊曰佚江淮陳楚之閒曰侹餘四方之通語也說文庸用也從用庚庚更事也又曰代更也然則庸輓犂者猶言更輓犂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庸次（次卽方言佽字）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是也上文代田二字

已明著其訓矣師古謂換功共作與庸賃同義是矣而仍訓庸為功則未考方言也

減其賈而糴

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賈而糴今本脫下其字依上文及太平御覽引補念孫案此下有以利民三字上文載李悝說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故壽昌請以穀賤時增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以利民此民字對農而言下文民便之三字則兼農而言今脫去以利民三字則語意不完通典食貨十二無此三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白帖十一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八引此竝作減其賈而糴以利

民漢紀作減賈而糶以贍貧民義亦同也

脫三字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繈百萬念孫案景祐本則準平下有守準平三字是也義門讀書記曰上準平句其始事也必行之經久而後能有藏蓄守字極有關係通典食貨十二亦有此三字管子國蓄篇曰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云云是其證

五穀不爲多

賈誼諫曰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

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爲音于僞反不爲多猶言爲之不多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五穀不爲多多字因上文姦錢日多而衍羣書治要引此已誤爲音于嫣反不音于僞反五穀不爲者爲成也言五穀不成也晉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韋注曰爲成也廣雅同呂氏春秋任地篇曰種稑禾不爲稑種重禾不爲重言不成稑不成重也墨子襍守篇曰歲不爲賈子孽產子篇曰歲適不爲皆言歲不成也史記天官書曰風從西北來戎菽爲集解引孟康漢書注曰爲成也淮南天文篇曰敦牂之歲禾不爲協

治之歲菽麥不爲本經篇曰君臣不和五穀不爲高注曰不爲五穀續漢書律麻志注引易緯曰小寒晷未當至而至來年麻不爲穀雨晷當至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爲是不爲卽不成也此言民皆棄其農事而鑄錢故五穀不成賈子銅布篇曰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捐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尤其明證矣

謀馬邑

王恢謀馬邑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謀上有設字是也漢伏兵馬邑旁誘單于而擊之王恢實設此謀故曰設謀馬邑今本脫去設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設字

十餘萬眾

衞靑比歲十餘萬眾擊胡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十餘萬眾上有將字是也脫去將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將字

富商賈

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念孫案賈上有大字而今本脫之文選蜀都賦注引此正作富商大賈史記通鑑竝同下文云富商大賈亾所牟大利張湯傳云排富商大賈貨殖傳云關中富商大賈皆有大字

苦惡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句器苦惡賈貴如湻曰苦
或作盬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
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脃惡故揔云苦惡也
念孫案如說是也苦讀與盬同唐風鴇羽傳云盬不攻
致也言鐵器既盬惡而鹽鐵之價又貴也史記平準書
作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鹽鐵論
水旱篇云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皆其證師古讀苦為
甘苦之苦而以鹽鐵器苦惡連讀斯文不成義矣高惠
高后文功臣表云道橋苦惡息夫躬傳云器用盬惡匈
奴傳云不備善而苦惡管子度地篇云取完堅補弊久

去苦惡書傳言苦惡者多矣若讀甘苦之苦則其義皆不可通

九寸

公竈九寸念孫案九寸下有以上二字與下侯竈子竈文同一例而今本脫之通典食貨八已與今本同禮器正義初學記鱗介部引此皆作九寸以上

五均司市稱師

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甾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念孫案第一稱字涉下四稱字

而衍五均司市師者司市師卽上文所云市令市長貨殖傳云王莽以王孫卿爲京司市師是也師上不當有稱字文選西都賦注鮑照詠史詩注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運命論注引此竝作五均司市師無稱字通典食貨十一通鑑漢紀二十九竝作五均司市無稱師二字

蝗蟲

枯旱蝗蟲相因念孫案蝗蟲本作蟲蝗枯旱蟲蝗相對爲文後人不解蟲蝗二字之義故改爲蝗蟲案蟲蝗猶言蟲螟見月令亦猶禮言草茅傳言鳥烏荀子言禽犢今

人言蟲蟻耳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爲災今本改爲蝗蟲辯見經義述聞說文曰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皆其證也又荊燕吳傳蝗蟲起史記亦誤作蝗蟲夏侯勝傳蝗蟲大起皆本作蟲蝗而後人改之凡言蟲蝗者非獨蝗爲災也他蟲亦有焉考五行志自武帝元光五年至征和四年兼有螟蝗之災故夏侯勝總而言之曰蟲蝗大起不得改蟲蝗爲蝗蟲也又酷吏傳河南界中又有蝗蟲蟲字亦後人所加凡漢書之紀蝗猶春秋之書螽也加一蟲字則大爲不詞後漢書酷吏傳注引漢書無蟲字

漢書第四

讀書雜志

PL
2265
.W34
v.6

漢書弟五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郊祀志

民以物序

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孟康曰各有分敘也念孫案序當依楚語作享應劭曰嘉生嘉穀也嘉穀既生則民取之以供粢盛故曰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也嘉穀不生則民無以供粢盛故楚語又曰嘉生不降無物以享與此文正相應也楚語享字凡四見若云民以物序則義無所取且與無物以享之文不相應孟云各有分敘此則望

文生義而非其本旨矣亭序篆文相似趙策亭萬古之勳史記趙世家亭誤作序又涉上文各司其序而誤耳史記厤書亦作民以物亭

野雞

其神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念孫案殷殷云者殷殷然也上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亦謂若石然也僖二十九年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謂其音然也史記周本紀曰其色赤其聲魄云謂其聲魄然也師古曰云傳聲之亂也則誤讀為紛紜之紜矣野雞夜鳴如雷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見史記封禪書集解師古曰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駮文也引之曰雉字之見於史記漢書者

甚多皆不爲呂后諱何獨於此而諱之五行志云有飛雉集于庭又云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壄雞皆鳴一篇之中旣言雉又言野雞正與郊祀志同不應駁文若是之多也蓋書傳中稱野雞者有二一爲雉之別名杜鄴傳云野雞著怪高宗深動是也一爲野地所畜之雞則此云野雞夜鳴是也易林睽之大壯云鷹飛雉遽兔伏不起狐張狼鳴野雞驚駭四句之中而雉與野雞並見則野雞非雉也又急就篇說飛鳥云鳳爵鴻鵠鴈鶩雉其說六畜則云豭豶狡犬野雞雛然則野雞爲常畜之雞矣師古注急就篇云野雞生在山野鷸雞鶡雞天雞山雞之類如此則非復常畜者矣何以急就篇數六畜

而及之乎野雞夜鳴猶淮南言雄雞夜鳴耳見泰族篇郊祀志之雄雉野雞五行志之野雞飛雉皆判然兩物謂野雞避呂后諱者惑於荀悅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作野雞夜聲義與漢書同聲亦鳴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聲者鳴也鄭注論語先進篇云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淮南兵略篇云彈琴瑟聲鍾竽是聲與鳴同義宋王觀國學林引封禪書曰野雞夜聲又引郊祀志曰野雞夜鳴是王所見史記正作夜聲而今本史記作夜雊雊字集解索隱正義皆無音釋明是後人誤以野雞爲雉而妄改之

盛山

七曰日主祠盛山齊氏息園曰案封禪書作成山此志後文云成山於不夜成山祠日又地理志亦作成山則

此文盛字譌也然師古注云盛音成則唐初本已作盛山矣念孫案古字多以盛爲成則盛非譌字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公羊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成竝作盛左傳文十八年以誣盛德正義本盛作成引服虔曰成德謂成就之德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楊倞注盛讀爲成

怪迂

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師古曰迂謂回遠也念孫案迂讀爲訏說文訏詭譌也字又作謣說文謣妄言也法言問明篇曰謣言敗俗謣好敗則訏謣竝與迂通妄言與詭譌同義怪迂猶詭怪也周語郤犨見其語

迂單子曰迂則誣人迂亦謂詭譎也故賈子禮容語篇迂作訏說見經義述聞下文曰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又曰言神事如迂誕楊雄傳曰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橈世事史記孟子荀卿傳曰作怪迂之變義並同也

參辰南北斗　風伯雨師

雖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大白歲星塡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廉也雨師屛翳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則知非箕畢也念孫案周官大宗伯以槱燎

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司農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鄭注堯典及獨斷風俗通義竝與此同此漢儒相承之舊說若飛廉爲風伯屏翳爲雨師雖見於楚辭注而其名爲祀典所不載不得援以爲據也風伯雨師雖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旣有專祀則不得不別言之猶之上文參辰南斗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旣有專祀不得不別言之也案晉語曰辰參天之大紀也故與南北斗竝有專祀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漢書舊儀曰祭參辰星於池陽谷口是其證大宗伯職旣言祀星辰而又言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其義亦猶是也考史記封禪書文正與此同而劉奉世乃謂參與南斗爲衍字義門讀書記又

讀參辰爲三辰其謬滋甚蓋諸家皆以後世屬辭之例求古人之文故辯論紛紛而卒無一當也

冬

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念孫案景祐本無冬字是也高紀云二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六月還櫟陽是高帝以三月東擊楚以六月還入關皆非冬時也又下文詔曰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而高紀云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是詔祠上帝山川諸神亦是六月時事非冬也冬字乃後人所加故史記無冬字通典禮二禮五竝同

祠稷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念孫案稷上脫社字下文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卽其證初學記歲時部下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竝作祠社稷史記同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念孫案師古以汾陰直三字連讀非也當以直有金寶氣五字連讀直猶特也言東北汾陰之地特有金寶氣也直特古字通說見史記直墮其履氾下下

奇書

迺爲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念孫案奇書之書後人以意加之也少翁若言牛腹中有書則恐人覺其僞故但言此牛腹中有奇及殺視之乃得帛書而其言甚怪正所以惑人也後人不達而於奇下加書字謬矣景祐本無書字史記封禪書續孝武紀皆無

憙

而天子心獨憙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憙讀曰喜喜好也音許吏反念孫案景祐本憙作喜是也喜樂也音

許里反憙好也音許吏反（桓六年穀梁傳陳侯憙獵釋文憙虛記反）獨憙獨好也而景祐本作喜者俗字耳注當作喜讀曰憙憙好也音許吏反今本既改正文作憙又互改注內喜憙二字而其義遂不可通太平御覽神鬼部一引漢書正作喜史記同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賈子階級篇同）喜亦俗字也故師古曰喜讀曰憙音許吏反憙好也好為志氣也而今本正文亦改為憙注文喜憙二字亦互改矣（唯憙好也之憙未改）

上雍

其秋上雍且郊師古曰雍地形高故云上也念孫案上

雍當從封禪書續孝武紀作上幸雍上謂武帝也且郊者上將郊也下文云上遂郊雍郎其證本書言幸雍者多矣此文偶脫幸字師古遂望文生義而爲之說索隱本從師古作上雍皆非

冕矦

黃帝得寶鼎冕矦冕矦封禪書作宛朐續孝武紀作宛矦念孫案冕當爲冤冤句音劬濟陰之縣也地理志郡國志竝作冤句水經濟水篇作冤朐王子矦表楚元王傳竝作宛朐今作冕矦者冤冕形近而誤句矦聲近而通故續孝武紀作宛矦也

封禪

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念孫案景祐本作漢帝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是也下文曰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此涉上文兩封禪而誤封禪書續孝武紀竝與景祐本同

君七千　君之　君畜產

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念孫案君當依封禪書作居孝武紀亦作居言黃帝時有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其七千也今本居作君則義不可通葢居君字形相似又涉注文汪芒氏之君而誤上文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閒史記封禪書居譌作君

義門讀書記曰封君七千當如李奇之說此方士自爲地也念孫案張晏曰神靈之封山川之守也以封字絕句則封下無君字明矣李奇曰說僊道得封者七千國也此是誤解神靈之封四字謂諸侯萬國而以僊道得封者居其七千耳非若今本作封君七千也居誤爲君而即以封君連讀則誤之又誤矣又張騫傳大月氏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爲臣爲之作君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既言臣大夏則爲大夏之君矣無庸更言君之西域傳但云西擊大夏而臣之不更言爲之君也君亦當依史記大宛傳作居索隱欲改居爲君謂殆爲師古注所惑

居其地也下文地尻饒少寇正承居之二字而言又薛宣傳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念孫案君畜產本作居處畜產居處謂公門畜產謂路馬也若但云君畜產則遺去下公門一事矣此居誤爲君又脫去處字也通典刑四正作居處畜產

泰一鏠旗

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大一三星爲泰一鏠旗命曰靈旗念孫案鏠旗之旗後人以意加之也景祐本無旗字注同宋祁亦曰新本云泰一鏠無旗字此謂畫日月北斗登龍於幡上又畫三星於大一之前爲泰一

鏠（鏠與鋒同）命之曰靈旗不得謂之泰一鏠旗也封禪書續孝武紀皆無旗字集解引晉灼云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爲泰一鋒亦無旗字

空侯

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蘇林曰作空侯與瑟念孫案景祐本空侯作坎侯是也宋祁亦曰邵本空作坎風俗通義曰謹按漢書孝武皇帝命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邪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據此則應所見漢書正作坎侯（藝文類聚

樂部四引凡將篇云鍾磬竽笙筑坎侯　蘇林曰作空矦與瑟此是以空矦釋坎矦非正文本作空矦也今本作空矦者後人誤以蘇注改之耳文選曹植箜篌引注引漢書亦作坎矦坎矦卽空矦也故封禪書作空矦

改元爲元封

下詔改元爲元封念孫案景祐本作下詔改元封元年是也此後人以意改之耳武紀詔曰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封禪書亦曰以今年爲元封元年

東萊

遂至東萊東萊宿留之宋祁曰渻化本無下東萊二字

念孫案濬化本是也東萊二字不當重見景祐本及史記皆無

明堂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句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念孫案明堂中有一殿明堂下亦當有圖字此圖字統下九句而言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引此已脫圖字初學記禮部上引作明堂圖中有一殿史記封禪書孝武紀竝同續漢書祭祀志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居處部竝引作圖中

有一殿此省去明堂二字水經汶水注同

商中

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爲商庭念孫案商中本作唐中如注本作唐中唐庭也封禪書孝武紀竝作唐中索隱曰如淳云唐庭也今本脫此三字據後漢書注文選注補下文詩云中唐有甓云云乃小司馬語非如淳語詩云中唐有甓鄭元曰唐堂塗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彌望廣象是也以上史記索隱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後漢書注文選注引漢書竝作唐中又引如注云唐庭也是二李司

馬所見本並作唇中師古所見本譌作商中如注亦譌作商庭也乃又誤以商庭二字連讀而訓爲西方之庭其失甚矣篆書唇商相似故唇譌作商韓詩外傳湻于髡曰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與孟子所稱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者略相似高商卽高唐之譌

脩

脩武帝故事又王褒傳宣帝時脩武帝故事又王吉傳是時宣帝頗脩武帝故事又匡衡傳君遵脩法度又孔

光傳守法度脩故事又外戚傳脩許后故事念孫案脩
皆當爲循凡言循者皆率由舊章之謂作脩則非其旨
矣劉向何武傳並云宣帝循武帝故事杜欽傳云鳳不
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貢禹傳云大臣循故事皆其
證也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外戚傳正作循隸書循脩
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形勢篇

孝惠帝

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念孫案帝字後人所
加說見禮樂志高祖廟下景祐本無帝字韋元成傳云
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亦無帝字

莫大乎承天之序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念孫案莫大乎承天下本無之序二字此因下文而衍也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四句相對爲文序亦事也周頌閔予小子傳曰序緒也爾雅曰緒事也猶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承天之事莫重於郊祀耳孟子萬章篇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與此同若弟二句內有之序二字則詞重意複矣通典禮二有此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成紀無此三字續漢書祭祀志注引黃圖載王莽奏亦云帝王之義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

竢

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念孫案竢來也來天神地祇卽所謂天神降地祇出也說文𥏫字解云詩曰不𥏫不來（此文有誤）從來矣聲爾雅不俟不來也釋文俟作𥏫是𥏫與來同義故其字從來也𥏫俟竢古字通

遥興輕舉

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遥遠也師古曰遥古遙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念孫案遥興者疾興也疾興與輕舉義正相承方言曰搖

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閒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但言其疾輿輕舉下文登遐倒景乃言其遠去耳

足以揆今

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材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念孫案足以揆今上脫往事之迹四字則語意缺而不完當依漢紀補

燔尞南郊　瘞于北郊

天用牲左及黍稷燔尞南郊墬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念孫案燔尞南郊瘞于北郊當依通典禮二作燔尞於南郊瘞薶于北郊上文云燔尞瘞薶用牲一即其證

天文志

背穴

暈適背穴抱珥𧓍蜺孟康曰背形如北字也各本北作背涉上文而誤案韋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然則日兩旁氣外向者爲背形與北字相似故孟云背形如北字也今改正穴多作鐍其形如半鐍也如湻曰凡氣在日上爲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鐶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日爲鐍鐍抉傷也念孫案抱珥皆內

向之名背鐍皆外向之名背字或作倍鐍字或作譎又作僪呂氏春秋明理篇日有倍僪有暈珥高注曰皆日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僪在上內向爲冠兩旁內向爲珥淮南覽冥篇曰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然則背鐍同義特有在旁在上之分耳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謂其各守所見分離乖異也如以氣刺日爲鐍失之

中宮

中宮天極星念孫案宮當爲官下文東宮南宮西宮北宮竝同說見錢氏史記攷異

宗廟

亢爲宗廟念孫案宗廟本作疏廟天官書亢爲疏廟篇內凡兩見索隱曰文燿鉤云亢爲疏廟宋均以爲疏外也晉書天文志曰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一曰疏廟隋書天文志同皆作疏廟無作宗廟者此後人不曉疏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爾雅釋天疏引此已誤

曰哀烏

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念孫案曰字本在哀烏下史記作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徐廣曰蔚然一云哀烏索隱曰漢書作哀烏則哀烏蔚然皆星之貌狀其星

為郎位以上索隱是郎位為星名而哀烏乃眾星相聚之貌故曰後聚十五星哀烏句曰郎位今本作曰哀烏郎位則哀烏亦似星名矣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府也尤非依烏郎哀烏引之曰烏疑當作焉字相佀而誤哀焉猶依然也依然猶蔚然也蔚與依皆眾盛之貌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車舝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木貌是也哀依古同聲哀卽依也焉者狀事之詞與然同義若小弁惄焉如擣秦誓其心休休焉之類是也眾星相聚依然甚多故曰後聚十五星哀焉

隨星

廷藩西有隨星四齊曰案天官書作隋星注隋音他果反此作隨星葢誤念孫案隨字古音在歌部讀與隋相近（說見唐韻正）故字亦相通隨非誤字也上文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耑銳史記索隱亦云隨音他果反淮南齊俗篇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隨與橢同橢亦音他果反

鳥喙　喙爲鳥星

柳爲鳥喙念孫案喙當爲啄（音晝）字之誤也（淮南氾論篇顏啄聚今本譌作顏喙聚凡隸書從豕從彖之字多相亂）字本作咮或作噣通作啄又通

作注說文咮鳥口也噣喙也玉篇引曹風候人篇不濡其噣今詩作咮毛傳曰咮喙也考工記梓人以注鳴者釋文注陟又反韓詩外傳引傳曰鳥之美羽句啄者鳥畏之漢書東方朔傳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啄鳥觜也音竹救反咮噣注啄古同聲而通用喙則聲遠而不可通天官書作桺爲鳥注注啄古字通則此喙字明是啄字之譌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喙矣喙字不須作音若啄字則當音竹救反五行志引劉歆說於天文南方喙爲鳥星喙亦啄之譌爾雅曰咮謂之桺桺鶉火也襄九年左傳曰咮爲鶉火心爲大火是桺星謂之咮不謂之喙不得

言喙爲鳥星爾雅釋文咮豬究反本或作喙許穢反則亦未知喙爲啄之譌也

大白還之　鬼魅不能自還

故熒惑從大白軍憂當其行大白還之破軍殺將念孫案還當爲遝字之誤也遝之誤爲還猶鰥之誤爲鱞律厤志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遝師戊午度于孟津遝與逮同今本誤作還漢書攷異已辯之墨子非攻篇遝至乎夏王桀今本亦誤作還遝與逮同中庸所以逮賤也釋文逮作遝哀十四年公羊傳祖之所逮聞也漢石經逮作遝漢太尉陳球後碑遝完徂齊實爲陳氏太尉劉寬碑未遝誅討亂作不旋吉成矦州輔碑遝事和熹后孝安帝安思皇后並以遝爲逮又墨子見上逮及也言熒惑行而大白及之則主破軍殺將也考史記天官書及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文

燿鉤竝作大白逮之又天官書曰熒惑與他星鬬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皆其明證也又楊雄傳甘泉賦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濬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逮逮及也念孫案作還者亦逮之譌逮與逮同故一本作逮也文選亦作逮張載魏都賦注引此甘泉賦亦作逮言臺之高峻鬼魅不能及其顛故半途而下墜非謂其不能還也若云不能至其極而還則加數字以解之已非其本義矣

歷大白右

辰星歷大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𠙚念孫案說文歷過也言過大白右則與下文出大白右無異歷當爲摩字之誤也摩謂相切摩而過也繫辭傳剛柔相摩王注云相切摩也釋文京云相磑切也馬云摩切也蓋寬饒傳云摩切左右天官書正作摩大白右開元占經五星占引石氏同又引春秋文燿鉤云辰星摩大白入相傾此三字有誤又引荊州占云辰星從大白光芒相及若摩之其下有數萬人戰

從塡以重

從塡以重韋昭曰謂以威重得念孫案重謂厚重也說見史記

揚

牽牛婺女揚州又地理志揚州藪揚州川揚州山又鼂錯傳南攻揚粵景祐本揚字並作楊念孫案景祐本是也凡楊州字古皆從木不從手徧檢汪本如何武傳之遷楊州太守儒林傳之楊州牧南粵傳之略定楊粵王莽傳之荆楊之民大將軍楊州牧其字皆作楊與景祐本同若他篇則景祐本亦有作揚者至明監本則全書皆作揚矣案藝文類聚州部初學記州郡部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尚書周官爾雅楊州字皆從木宋本爾雅江南曰楊州字亦從木宋本史記天官書牽牛婺女楊州及夏本紀淮

海維楊州楚世家伐庸楊粵三王世家楊州保疆蔡澤傳南收楊越南越傳略定楊越其字亦從木佩觿云楊柳也亦州名又云按禹貢淮海惟楊州正義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尚從木也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爲據然亦可見楊州字之本從木矣（夢溪筆談雜誌篇亦云楊州宜楊荆州宜荆）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者爲非而唐石經遂定從手旁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踵張氏之誤禹貢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閒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閒其氣專質厥性信

謹故曰兖兖信也淮海閒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楊楊揚也今本作揚輕也乃後人所改辯見下荆州其氣燥剛厥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冀近兖信徐舒楊揚荆彊豫舒雍壅皆同聲而異字後人徒以厥性輕揚之語遂謂楊州字當從手旁不知以揚釋楊猶以壅釋雍也若改楊州爲揚州則亦將改雍州爲壅州乎楊州字既改爲揚則楊揚也之文不可通故又改爲揚輕也以彌縫其闕不知李釋九州皆取同聲之字爲訓輕與揚不同

聲也又公羊莊十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無楊揚也三字葢後人改楊爲揚遂刪此三字耳據尚書正義所引有揚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妄刪矣公羊疏所引有冀近也豫舒也雝雝也荊彊也兗信也徐舒也幽要也營均也而無楊揚也爾雅釋文於荊徐營三州未引李注所引六州有冀近也豫舒也雝雝也兗信也幽要也而亦無楊揚也較尚書正義所引獨少一句明是後人所刪今書傳中楊州字皆改從手旁唯漢魏碑從木人不能改故至今尚存酸棗令劉熊碑出省楊土郃陽令曹全碑兗豫荊楊魏公卿上尊號奏領楊州刺史其字皆從木隸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楊州荊州刺史度尚碑楊賊畔於□□車騎將軍馮緄碑督使徐

楊二州此碑今本譌作揚依萬厤本改大尉陳球碑陸梁荊楊陳球後碑剝落荊楊無極山碑楊越之槴□條蕩巴郡太守張納碑楊州寇賊其字亦皆從木王獻之進書訣帖乞倉楊州市上其字亦從木足正唐以後歷代相沿之誤

寅趙

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衞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念孫案邯鄲卽趙也辰爲邯鄲則寅非趙矣隋蕭吉五行大義引此作寅楚是也淮南天文篇及廣雅竝作寅楚

路踵

石氏曰名路踵念孫案踵本作歱說文歱跟也踵追也義各不同今經傳中足歱字皆作踵而歱字遂廢天官書路踵作跰踵索隱曰天文志作路歱引字詁云歱今作踵是小司馬所見漢志本作歱與史記不同而今本亦作踵則後人依史記改之也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繼歱相承其字正作歱

其後發病

見而去其後發病雖勝亾功念孫案其後發病當依天官書作其發疾疾速也言氣暈既見而速去也今本疾作病涉上文而誤後字亦涉上文而衍景祐本疾字不

誤

戰居上

雲氣有戰居上者勝念孫案戰當依天官書作獸字之誤也開元占經雜雲氣占曰雲氣如伏虎居上者不可攻是其證

前方而後高者銳

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念孫案當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說見史記

相遇

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念孫案遇本作禺禺讀爲偶

謂兩氣相敵偶也偶禺古字通管子海王篇禺策之尹知章曰禺讀爲偶偶對也史記封禪書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二匹索隱曰禺一音偶謂偶其形於木也又下文以木禺馬代駒孝武紀禺作耦

史記作遇索隱曰遇音偶漢書作禺據此則司馬所見本正作禺今作遇者後人以史記改之耳或曰若本作禺而讀爲偶則師古何以無音不知師古此篇之注甚少而音亦甚略後人正以師古無音故徑改之耳

穹閭

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念孫案天官書文與此同索隱曰鄒氏云一作弓閭天文志作弓字音穹據此則漢志本作弓而讀爲穹與史記作穹者異文而今本亦作穹則後人以史記改之也案車蓋弓說文謂之穹隆說文淮陽

名車穹隆轒考工記謂之弓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穹弓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

枯槀

城郭門閭潤息枯槀念孫案枯槀當依景祐本作槀枯汲古閣本亦作槀枯枯與閭爲韻上下文亦皆用韻也天官書亦誤作枯槀史記攷異已辨之

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厤推之從歲星也劉敞曰按厤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

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
也引之曰此用崔浩前三月聚東井之說（見魏書高允傳）其實
非也下文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
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是五星聚東井在入秦之月高紀
曰秦三年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爲秦王下遂云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封
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是入秦在十月上與九月相接
非建亥之月而何若七月則沛公猶未入秦不足爲受
命之符矣史記張蒼傳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厤以高
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以十月爲歲首弗革若以

十月爲今七月則非秦之歲首矣據秦楚之際月表歲首建十月而終於九月其弟四月避諱改正月爲端月漢高惠文景紀及武紀元封六年以前正月皆在弟四月無以十月爲正月者亦無以七月爲十月者葢秦用顓頊厤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未嘗易其次也豈得謂秦之十月今七月乎辨見高紀春正月下十月五星聚東井乃事之必無者高允以爲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見高允傳是也必欲强爲之說以遷就之則謬矣

三年　旦去

孝景中元年塡星當在觜觿參去居東井其三年三月

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觜觿旦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念孫案中三年在下文則此三年當作二年也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正作中二年旦去當爲且去且將也言始出長丈將去則益小至十五日則不見也下文云流星始出小且入大卽其證開元占經引此正作且去又下文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大如二斗器色白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大如桃壬申去旦亦當爲且開元占經妖星占中引此亦作且去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同

傷成於戊

占曰傷成於戊木爲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念孫案戊當依景祐本作戉戉古鉞字故曰誅將行於諸侯上文傷成戉今本戉譌作戎齊氏息園已辯之天官書作鉞是其證下文兩斧戉字亦譌作戊皆當依景祐本改

斗樞極

孝昭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閒念孫案樞上本無斗字樞左右樞也極北極也北極五星在紫宮中而左樞右樞爲紫宮前門故曰在紫宮中樞極閒後人以樞爲北斗第一星故加斗字不知北斗在紫宮外不得言紫宮中斗樞極閒也開元占經客星占七引

此無斗字

西羌反

後二歲餘西羌反念孫案上文言七國反則幷及漢滅七國事言南越反則幷及滅南越事下文言夜郎王歆大逆不道則幷及捕殺歆事此不當但言西羌反而不及平羌事也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文云西羌反右將軍奉世擊平之今本脫八字當補入

東方有赤白色　南方有

孝成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白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

不至地滅劉奉世曰南方有之下當有氣或色字脫也
念孫案東方有赤白色下亦當有氣字而今本脫之下
文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正承此氣字而言太平御
覽咎徵部四氣下引此作東方有赤白色氣是其證又
下文一日有兩氣同時起兩氣二字兼上文東南兩方
而言則南方有下所脫亦是氣字非色字

西南行一刻而止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
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讙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念孫
案下西南行三字涉上文而衍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

無此三字一刻而止本作一刻所止此後人不知所字之義而妄改之也一刻所猶言一刻許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所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言讙聲如雷者一刻許而止也上文云有流星在斗西北子亥閒酉一刻所又曰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十二刻所息皆其證也檀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史記倉公傳曰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並與此所字同義開元占經妖星占中引此正作一刻所止

五行志

施

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兩施字師古無音念孫案陽可言施陰不可言施施皆讀爲弛經傳通以施爲弛弛解也言陰陽俱解故上下不交也開元占經冰占篇引此正作弛

中山

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念孫案景祐本無中山二字是也宣紀云甘露元年夏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漢紀火作災皆無中山二字

有水旱之災　大水

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念孫案景祐本毛本有水旱作亾水旱是也此言土失其性則雖無水旱之災而不能成稼穡下文云劉向以為不書水旱而曰大亾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其證左氏春秋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正義曰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即用劉向之說此篇但說稼穡不成之事若水旱之災則在後篇水不潤下及厥罰恒陽下後人既改下文之大亾麥禾為大水亾麥禾故又改此文之亾水旱為有水旱以從之而不自知其

謬也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亾麥禾念孫案景祐本無水字
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
氣故大水也遂增入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且
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亾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
矣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以爲無麥禾由於大水大
水由於夫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詞非經文實有水字
也何注公羊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卽
用仲舒之說

燕壤民室

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
餘人念孫案燕壞民室本作漢水出壞民室今本漢譌
作燕孔龢碑爲漢制作漢字作瀟其右邊與燕相似而誤又脫水出二字矣漢水
出與藍田山水出文同一例若不言水出而但言壞室
則敘事不明漢紀孝文紀正作漢水出壞民室八千餘
所

五曰思　思曰容　容作聖　思慮　宮爲土
爲信爲思

經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艾明作

悊聰作謀容作聖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錢氏曉徵攷異曰按伏生傳本作容董生春秋繁露述五行五事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此志說思心之不容云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寛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則爲包容之容非睿智字明矣今漢書刊本作容非容非睿亦失班氏之舊念孫案錢說是也本志下篇曰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正所謂思心之不容也說苑君道篇尹文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

為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今本容作睿乃後人所改與上文不合此又一證也今本漢書思曰容本作思心曰容思心說見下應注容通也古文作睿本作容寬也古文作睿容寬也卽用班氏原文睿與容不同字故別之曰古文作睿若正文本作容而訓爲通則容睿聲義竝同何必別言之乎下文容作聖亦本是容作聖其注文張晏曰容通達以至於聖七字文不成義亦是後人所改也又案上文五曰思本作五曰思心注文應劭曰思思慮本作心思慮此是釋思心二字之義非專釋思字之義下篇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此卽應注所本後人

旣於正文內删去心字又改注文心思慮爲思思慮甚矣其妄也其春秋繁露之五曰思思曰容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删洪範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今本改作次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據鄭注及續漢書晉書隋書五行志所引訂正又本志中篇曰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又曰劉歆以爲思心臝蟲孽也下篇曰思心氣毀故有牛禍又曰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又曰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臝蟲之孽又曰思心失逆土氣又曰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藝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思下皆有心字葢古文尚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今

文尚書作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漢書及五行傳
春秋繁露說苑皆本今文故與古文不同後人見古文
而不見今文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又本志下篇
曰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以爲近牛
禍內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旤作思慮亦本
作思心而後人改之也下文曰周景王思心霿亂敘傳
曰思心既霿牛旤告妖漢紀孝景紀曰梁王北獵梁山
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爲牛禍思心霿亂之咎也皆
其證矣又律麻志宮爲土爲信爲思思下無心字亦是
後人所刪天文志曰塡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

義正與此同下文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心上亦當有思字漢紀孝武紀曰宮爲士爲信爲思心此尤其明證今本作爲思爲心下爲字因上而衍

不可以終

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念孫案不可以終各本及左傳竝同景祐本作何以終世僖十一年左傳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文義與此相似疑向歆所見左傳與今本不同而各本作不可以終轉是後人以左傳改之也

天虖

趙孟曰天虖念孫案天當從景祐本作夭下文其幾何

正承天字言之今本左傳亦譌作天昭元年唯唐石經不誤

丙之晨

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景祐本丙下有子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丙子之晨正與丙子旦之文相應且此謠皆以四字爲句也若但云丙之晨何以知其必爲丙子乎此志所論左傳事文皆本於劉歆蓋歆所見傳文丙下有子字故所引如是自賈服以下諸本皆脫子字故釋文正義不言他本有子字而晉語亦作丙之晨韋注丙丙子也則晉語亦脫子字矣若今

本漢書無子字則後人依左傳刪之耳律厤志引傳作丙子之辰正與此志同足徵景祐本之不謬律厤志亦本於劉歆也

介夏陽之阸

是時虢爲小國介夏陽之阸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也念孫案介怙皆恃也說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搖搖

鸜鵒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念孫案以搖搖爲不安貌則與遠字義不相屬師古說非也搖搖即遠貌遠哉搖搖猶言始哉岌岌耳漢書攷異曰春秋

傳作遥遥說文無遥字當從漢志

河陽

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念孫案河陽當作陽阿外戚傳云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案地理志陽阿屬上黨陽阿屬平原師古以陽阿爲平原之縣失之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文選曹植箜篌引陽阿奏奇舞李善注引外戚傳漢紀孝成紀亦作陽阿則作河陽者誤也互見高祖功臣表陽河下

無冰

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念孫案無當依上下文作亾此後人依春秋改之也凡漢書無字皆作亾其或作無者卽是後人所改他皆放此

共御

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共御五福迺降用章于下者也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恭己以禦災也一說御治也恭治其事也念孫案下文云改行循正共御厥罰又云人君能循政共御厥罰則禦災之說是也故鄭注五行傳共御曰御止也一說非是

故冬華華者

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念孫案故冬華華者景祐本作故冬華者是也華字不宜疊

而葉

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摎結大如彈丸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師古曰摎繞也摎音居虯反念孫案葉本作莎先禾反卽爾雅所謂薃侯莎者也天雨草而莎者而讀曰如謂天雨草其狀如莎也草必有狀故曰如莎下文又云天雨草狀如永光時

不得泛言雨草也相摎結者謂其草皆互相摎結不專指葉言之後人不知而之讀爲如遂不得其解而改莎爲葉其失甚矣而莎二字師古皆無音釋則所見已是誤本太平御覽咎徵部四引此誤與今本同漢紀孝元紀云永光二年天雨草如莎相摎結如彈丸孝平紀云元始三年天雨草狀如莎相摎結如彈丸皆本漢志今據以訂正

不然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對曰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失古佚字各本皆作泆今從景祐本及文選求自試表注引改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

變更終已不改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師古曰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脩改也老母帝之母即太后也言帝不自脩改國家危亾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念孫案師古以不然爲不如所諫自脩改非也終已不改已見上文此言如有不然者不然謂非常之變也非常之變即師古所謂危亾也故下文即云老母安得處所高祖天下當以誰屬師古以不然爲不從諫則與下文不相貫注故又加國家危亾四字以聯合上下耳言漢家如有非常之變則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古謂非常之變曰不然墨子辭過篇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言足以待非常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衞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

雪

元鼎二年三月雪念孫案上下文皆言雨雪則此亦當有雨字（雨于具反）太平御覽咎徵部五引此正作雨雪

建昭　三月

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念孫案建昭四年當爲成帝建始四年今本作建昭者涉上文元帝建昭二年而誤又脫成帝二字據下文云其後許后坐祝詛廢則爲成帝時事明矣且下文陽朔四年上無成帝二字即蒙

此文而省也三月本作四月後人以下文谷永對云皇后桑蠶以治祭服正以是日大寒雨雪故改四月爲三月不知漢時行親蠶禮亦有用四月者續漢書禮儀志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注云案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據此則志文本作四月明矣成紀云建始四年夏四月雨雪此尤其明證

十月　霍皇后廢

宣帝地節四年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念孫案十月當爲七月宣紀百官表及漢紀通鑑載

誅霍禹事皆在七月太平御覽咎徵部五引此志亦作七月其霍皇后廢上原有八月二字後人以八月不當在十月後故刪此二字而不知十月爲七月之譌也宣紀及漢紀通鑑載廢霍后事皆在八月太平御覽引此志亦云八月霍皇后廢

臨延登受策

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念孫案臨延登受策本作臨拜句延登受策今本脫去拜字則文義不完通鑑無拜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此正作臨拜

延登受策朱博傳亦云博元竝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

力政

天子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一說諸侯之政當以德禮今王室微弱文敎不行遂乃以力爲政相攻伐也又游俠傳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又南粵傳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又埶文志王道既微諸侯力政又吾邱壽王傳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又東方朔傳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

師古皆無注念孫案政讀爲征謂以力相征伐也若讀
政令之政則力政二字義不相屬必須改作以力爲政
四字而其義始明矣逸周書度訓篇曰力爭則力政力
政則無讓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義
竝與此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可枚舉也項籍傳贊曰
覇王之國欲以力征其字正作征吳語曰將不長弟以
力征一二兄弟之國

夫人

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
使夫人以酒脯祠鼠念孫案夫人二字有誤夫人在宮

中不當使至端門祠鼠上文記此事云王使吏以酒脯祠鼠吏字是也

專祿

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邱陵涌水出念孫案太平御覽咎徵部七引此專祿上有臣字是也此言嗣子無德而臣專祿則地震故上文云臣事雖正專必震也臣專祿故曰茲謂不順若無臣字則義不可通

綏和二年

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念孫案綏和上脫成帝二字

齊楚地山二十九所

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念孫案此當依漢紀孝文紀作齊楚地震山崩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此因地震故山崩而水潰出也且上下文皆紀山崩之事則此亦當有崩字明矣文紀亦云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脫一字

京房易傳曰亾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念孫案開元占經馬占引此亾上有上字是也上無天子語出公羊傳

夫妒父　下不壹　足多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斂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念孫案見夫死父當作見死夫死父今脫一死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平紀作見死夫與父是其證又下文曰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匈俱前鄉又曰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念孫案下不壹當爲上不壹人首在上故上不專壹則人生二首上文所謂各象其類也今作下者涉上下文諸下字而誤漢紀作二首上不一也是其證足多當爲手多此承上文四臂共匈而言故曰手

多今作足者亦涉下文足字而誤漢紀作手多下僭濫也開元占經人占篇引此志作手多所任邪也是其證

十月　門衛戶者　而覺得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念孫案十月當爲七月字之誤也成紀曰建始三年秋關內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云云是其證開元占經人占篇引五行志正作七月也又案門衛戶者當作門戶衛者言門戶之衛者皆莫之見也今

作門衞戶者則文不成義開元占經引此正作門戶衞者又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師古曰覺得事覺而見執得也案此當作至句盾禁中句覺而得句卽師古所謂事覺而見執也今作而覺得亦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覺而得

其明甚著

其明甚著念孫案其當爲甚謂所陳災異之象甚明甚著也漢紀孝哀紀作甚明著是其證

左氏春秋日食分野

引之曰劉歆說左氏春秋日食分野凡三十七事後人

傳寫譌誤者六事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三月魯衞分魯當爲齊周之三月今正月是
月之朔日躔去危而入營室危齊也營室衞也故曰齊
衞分若作魯則爲奎之分野奎爲二月之朔日躔所在
非正月之宿矣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劉歆
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趙當爲越周之正月今十一月
是月二日日躔去箕而入斗箕燕也斗越也故曰燕越
分若作趙則爲胃之分野胃爲三月之朔日躔所在非
十一月之宿矣此國名之誤也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
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六月二日魯趙分六月當爲五

月周之五月今三月是月二日日躔去婁而入胃婁魯也胃趙也故曰魯趙分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是其證也若作六月則爲今之四月四月之朔日躔去畢而入參當云趙晉不當云魯趙矣且凡歆以爲某月者皆與經不同經云六月則歆之所定必非六月也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十二月當爲十月周之十月今八月八月二日日躔去軫而入角軫楚也角鄭也故曰楚鄭分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其證也若作十二月則

爲今之十月十月之朔日躔去心而入尾當云宋燕分不當云楚鄭分矣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齊衞分朔衍字也檢左氏公羊穀梁皆無朔字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公羊以爲二日穀梁以爲晦日故下文云穀梁晦七公羊二日七一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公羊衍朔字辯見經義述聞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者皆言日不言朔故或以爲晦日或以爲二日若有朔字則非晦亦非二日而穀梁

之晦公羊之二日皆不得有七矣且下文曰春秋日食三十六左氏以爲朔十六今徧數上下文劉歆以爲朔者已滿十六之數若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食又書朔而歆無異辭則以爲朔者十七與下文不符矣三月當爲二日凡春秋日食不書朔者劉歆皆實指其晦朔與二日若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食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嚴公十八年三月日食劉歆以爲晦僖公十五年五月日食劉歆以爲二月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食劉歆以爲正月朔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食劉歆以爲三月晦朓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食劉歆以爲五月

二日是也今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食不書朔則歆亦當實指其晦朔與二日不當但言三月也下文曰左氏以爲二日十八又曰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今徧數上下文劉歆以爲二日者十六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二日齊衞分此獲麟後事不在日食三十六之內故不數也尚缺其二蓋一爲僖公十二年三月二日一爲宣公十年四月二日也不然則凡言劉歆以爲者月日皆與經文不同若經文言三月而歆無異辭則但言齊衞分可矣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也何須重複經文而言三月乎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劉歆

以爲二月魯衛分二月當爲二日葢周之四月今二月是月二日日躔去東壁而入奎東壁衛也奎魯也故曰魯衛分若作二月則義不可通周之二月今十二月十二月二日日躔去須女而入虛當言越齊分不當言魯衛分矣自僖公十二年三月之二日譌爲三月宣公十年四月之二日譌爲二月而左氏以爲二日之十八遂缺其二矣此月日之誤也

漢書弟五

漢書弟六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地理志

以建萬國

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念孫案建上本無以字此後人依易象傳加之也孟堅引易以證上文百里之國萬區加一以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無以字

達于泲

浮于汶達于泲念孫案達本作通凡古文尚書言達于某水者今文尚書皆作通漢書皆用今文故亦作通上

文通于河是也史記亦作通其閒有作達者皆後人以古文改之也凡古今文之不同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已詳言之

達于河

浮于淮泗達于河師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念孫案河當依說文作菏師古依文作解而不知其謬也又下文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淮泗今本譌作泗淮通于河水在南河亦當作菏尚書史記皆譌作河自韻會舉要始正其誤而近世閻百詩胡朏明言之益詳毋庸復辯地理志菏字多作荷下文道荷澤又東至于荷及濟陰郡下云禹

貢荷澤在定陶東是也水經注亦作菏泗水注引地理志曰荷水在南

五經文字云菏古本亦作荷

逾于洛

逾于洛念孫案洛本作雒此後人以俗本尚書改之也凡伊雒瀍澗之雒字從隹旁各涇渭洛之洛字從水旁各一爲豫州川一爲雍州浸載在職方不相假借故說文水部洛字注內但有雍州之洛而無豫州之雒今經傳中伊雒之雒多作洛者後人惑於魏文帝之言而改之也尚書有豫州之雒無雍州之洛其字古今文皆作雒而今本作洛則又衞包以俗書改之也此志宏農郡

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左馮翊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其秩然不紊如此而後人猶改雒爲洛弗思之甚也然下文之伊雒瀍澗其川滎雒今本滎作熒辯見高紀滎陽下及宏農郡盧氏黽池新安上雒四縣下之雒字河南郡穀成下之雒字則仍然未改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班氏原文雒洛二字之辯古文尚書撰異言之甚詳今舉其大略如此

貕養

東北曰幽州其藪曰貕養念孫案貕本作奚此後人依職方氏文改之也杜子春讀貕爲奚是奚爲本字貕爲

俗字故班志作奚下文琅邪郡長廣奚養澤在西幽州藪是其證說文藪字注及風俗通義並作奚若志文作豯則注當云豯音奚今注內無音則本是奚字明矣

七年

京兆尹新豐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念孫案七年當爲十年史記高祖紀十年七月更命酈邑曰新豐是其證

古國有扈谷亭

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念孫案古國國上當有扈字下文扈夏啟所伐卽承此扈字言之甘誓正義及史記夏本紀索隱正義引此志並曰扶風鄠縣

古扈國前京兆尹新豐下曰驪山故驪戎國杜陵下曰故杜伯國左馮翊臨晉下曰芮鄉故芮國皆其例也又案有扈谷亭亭上當有甘字說文曰扈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玉篇同續漢書郡國志曰右扶風鄠有甘亭帝王世紀曰在縣南水經渭水注曰甘水北逕甘亭西亭在水東鄠縣南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是其證

潏水

有潏水北過上林苑入渭師古曰潏音決念孫案潏當爲澇字或作潦通作勞史記封禪書曰霸產長水灃澇

涇渭說文曰澇水出右扶風鄠北入渭水經渭水注曰澇水出南山澇谷（郊祀志作勞谷）北逕鄠縣故城西又北注甘水而亂流入於渭卽上林故地也據說文水經注則出右扶風鄠北過上林苑入渭者乃澇水非潏水也又案說文潏水在京兆杜陵則非在扶風鄠也司馬相如傳酆鎬潦潏師古曰潦水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于渭地理志鄠縣有潏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愼云潏水在京兆杜陵此卽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葢爲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水經渭水注曰沈水上承皇子

陂於樊川西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潏水將鄠縣潏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案師古以沈水爲泬水之譌是也但未知地理志潏水乃澇水之譌故明知鄠縣無潏水而仍有改名不識之疑

惠公

雍秦惠公都之念孫案惠公當爲悳公悳古德字也史記秦本紀曰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始皇紀同封禪書曰秦德公既立卜居雍郊祀志同詩譜亦曰秦德公徙於雍悳惠字相似又涉下文惠公而誤史記陳杞世家杞共公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惠亦悳字之誤而師古不云悳古德字蓋所見本已誤

爲惠矣

所都

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念孫案都本作邑後人改之也上文美陽下云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卽其證景祐本正作邑詩譜正義文選北征賦注引此竝作邑

脫四字

杜陽杜水南入渭念孫案景祐本此下有詩曰自杜四字是也顏注云大雅緜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今本沮漆誤作漆沮辯見經義述聞自土沮漆下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

居杜與沮漆之地此正釋詩曰自杜四字若無此四字則顏注爲贅設矣引自杜沮漆而但曰自杜者省文也猶下文引芮阸之卽而但曰芮阸矣王氏詩攷及胡氏通鑑周紀注引漢志竝有此四字

至南鄭

武功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念孫案至南鄭當作南至南鄭與北至郿對文今褒水自漢中府鳳縣東界流過褒城縣東入漢皆南流

伊水出　汝水出　灌水出　毋血水出　女

水出

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句東北入雒念孫案出上當有所字言此山爲伊水所出也脫去所字則易與下句連讀矣禹貢正義引此正作伊水所出凡上言某山則下言某水所出班志皆然若續漢書郡國志則但言某水出而不言其所入故例不用所字也又汝南郡定陵下云高陵山汝水出廬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出今本灌作淮辯見後淮水出下益州郡弄棟下云東農山毋血水出甾川國東安平下云菟頭山女水出水經淄水注引作女水所出出上皆脫所字考各郡國下言某水所出者

凡八十有六唯此五條脫所字當補入

雍州

陝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念孫案西虢在雍州州字後人所加也西虢在雍謂雍縣非謂雍州也大陽滎陽雍皆縣名漢雍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南春秋時爲秦都後置雍縣僖十三年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史記秦本紀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上文右扶風雍秦惠公都之（舊本惠譌作惠辯見前惠公下）皆其證也秦本紀武公十一年滅小虢集解引班固曰西虢在雍（今本雍下有州字亦後人據誤本地理志加之路史國名紀引漢志曰西虢在

雝則羅泌所見本尙無州字水經渭水注曰雍縣晉書地道記以爲西虢地漢書地理志以爲西虢縣太康記曰虢叔之國矣是漢之雍縣爲西虢地故曰西虢在雍不得言在雍州也後漢書和帝紀元興元年夏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曰流俗本雍下有州字者誤蓋淺學人不知雍爲縣名故每於雍下加州字耳

春秋

陸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念孫案地理志述春秋時事皆不加春秋二字其加春秋二字者皆承上之詞若河南郡雒陽下云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是也若非承上之詞則皆不加春秋二

字若河東郡絳下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是也他皆放此且但言遷陸渾戎而不言遷之者則文義不明春秋當爲秦晉僖二十二年左傳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是也此因秦誤爲春後人遂改爲春秋耳

晉武公

河東郡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念孫案武公本作成侯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涑水注云左邑縣故城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公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改之案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此曰唐侯至子燮改爲晉

侯至曾孫成侯侯南徙居曲沃正義引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據此則自晉陽徙曲沃者乃成侯非武公也又下文絳縣下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是武公自曲沃徙絳非自晉陽徙曲沃也且武公之祖桓叔已封於曲沃矣何得謂武公徙曲沃乎

班氏

襄陵有班氏鄉亭念孫案水經汾水注曰汾水又南歷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郤犫之邑也故其地有犫氏鄉亭矣據此則善長所見本作犫氏而今本則班氏廣韻

犨字注曰又姓引風俗通云晉大夫郤犨之後然則犨氏爲郤犨之後而襄陵又爲犨之故邑故其地有犨氏鄉亭作班者非也葢犨字或通作雔（潛夫論志氏姓篇作郤雔）與班相似而誤下文南陽郡犨師古音昌牛反而此處無音則所見本已誤爲班矣

河主

太原郡廣武河主賈屋山在北念孫案河主當爲句注此因句字譌作可（漢巴郡太守張納碑犴無拘紲之人拘字作抲胊忍蠻夷胊字作胴冀州從事郭君碑渴柯霜榮柯字作柯其右畔極相似故從句從可之字往往譌溷說文抲字解引酒誥盡執抲今本作盡執拘攷工記妢胡之笴注故書笴爲笱杜子春云笱當爲笴說文敘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

錢苛之字止句也管子五輔篇上彌殘苛而無解舍苛今本譌作茍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爲苛察苛一本作茍皆其證也而注字之水旁又移置於可字之側故譌爲河主二字也又案後鴈門郡下云句注山在陰館而此言在廣武北者漢廣武故城在今代州西十五里陰館故城在朔州東南八十里句注山在陰館之南廣武之北故兩記之史記劉敬傳正義曰廣武故城在句注山南是其證也賈屋山在今代州東北西與句注相連故言句注賈屋山在北史記趙世家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在代州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與句注山相接是其證也案趙世家曰趙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而張儀傳曰趙襄子約與代王遇於句

注之塞或言夏屋或言句注
蓋二山相連遂得通稱也

入海

上黨郡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念孫案入海本作入漳後人以信都國信都下云禹貢絳水亦入海故改入漳爲入海也不知彼是班氏之說此是班氏引桑欽說不可强同也水經濁漳水注曰絳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後又曰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則此文本作入漳明矣

大黽谷

沾大黽谷淸漳水所出念孫案黽當爲㚷字之誤也㚷卽要領之要玉篇㚷與要同於宵切又於笑切漢斥彰長田君斷碑究屆道要要字作㚷上缺一點者省筆耳此大㚷谷當讀要領之要謂谷之中廣者也後北地郡有大㚷縣師古曰㚷卽古要字音一遙反是其證也說文曰淸漳出沾少山大要谷舊本脫少字今據山海經水經補水經曰淸漳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舊本譌作黽今據注改是大黽爲大㚷之譌黽與㚷字形相似㚷之譌爲黽猶黽之譌爲㚷後漢書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要爲孟字之譌此因孟黽聲相近而借黽爲孟因譌爲要也說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而㚷字師古無音至後北地郡大㚷始音一遙反是則大㚷谷之

寔唐時本已譌作黽矣

滎陽

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此云至滎陽疑傳寫錯誤念孫案水經云沁水至滎陽縣北東入於河卽本於地理志則滎陽非誤文也又汳水注云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汳卽此志沁水至滎陽入河之說也但不當先言至滎陽後言入河耳又案志言沁水過郡三謂上黨河內河南也若僅至武德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南則有上黨河內而無河南不

得言過郡三矣水經云沁水出上黨涅縣過穀遠猗氏陽阿沁水野王州縣懷縣武德至滎陽入河涅縣穀遠猗氏竝屬上黨沁水野王州縣懷縣武德竝屬河內滎陽屬河南故曰過郡三

內黃澤

河內郡蕩陰蕩水東至內黃澤念孫案此文本作蕩水東至內黃入黃澤下文魏郡內黃應劭曰黃澤在西下文曰羑水亦至內黃入蕩文義正與此同脫去入黃二字則文不成義說文曰蕩水出河內蕩陰東入黃澤水經曰蕩水東北至內黃縣入於黃澤皆本地理志

保忠信鄉

河南郡莽曰保忠信鄉念孫案鄉當爲卿王莽傳曰分

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大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是保忠信卿乃官名非地名也若作保忠信鄉則義不可通今本水經穀水注亦誤作鄉惟王莽傳不誤保忠信卿乃官名而列於地理志者與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同義後漢謂之河南尹義亦同也

二十二年

雒陽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念孫案二十二年當依春秋作三十二年

有筦叔邑

中牟有筦叔邑念孫案此當作有筦城故筦叔邑上文宏農郡陝有焦城故焦國是其例也志文若是者多矣今本脫筦城故三字則文義不明續漢書郡國志曰中牟有管城宣十二年左傳次于管杜注曰熒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正義引土地名曰古管國也水經渠水注曰不家溝水東北逕管城西故管國也周武王以封管叔矣皆本地理志

范

東郡范念孫案景祐本范作笵此古字之僅存者漢盧江太守范式碑碑額篆文亦作笵今則范縣范姓字皆

從艸無從竹者矣

南燕

南燕南燕國念孫案上南字涉下南字而衍國有南北燕而縣無南北燕可言南燕國不可言南燕縣也燕縣於戰國時爲魏地秦置燕縣而漢因之魏策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又秦策王舉甲而攻魏拔燕酸棗虛桃人高注曰燕南燕也史記高祖紀曰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爲縣曹丞相世家曰程處反於燕集解徐廣曰東郡燕縣灌嬰傳曰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漢書並同後漢

書樊儵傳曰徙封燕侯續漢書郡國志曰東郡燕本南燕國水經河水注曰河水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濟水注曰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南故南燕姞姓之國也有北燕故以南氏國今本國作縣乃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與上文不合皆其證也通典州郡十云漢南燕縣古南燕國元和郡縣志云古之燕國漢爲南燕縣則杜李所見漢志皆衍南字隱五年左傳注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引此志云東郡燕縣南燕國則唐初本尚不誤師古注高紀曰燕縣名古南燕國則所見本亦不誤今據以訂正

二年

潁川郡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鄭公念孫案二年當爲四年水經汝水注引此已誤平紀云元始四年改周承休公曰鄭公漢紀同恩澤侯表亦云周承休侯綏和元年進爵爲公元始四年爲鄭公

鮦陽

通雅曰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鮦陽孟康曰鮦音紂紅反襄四年左傳注蔡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鮦音紂毎誤其奇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鮦陽注鮦音紂廣韻鮦字下云又直冢直栁二切此皆地理志注之音紂紅而訛失其下紅反二字也錢氏曉徵漢書攷異曰高惠高后

文功臣表敬侯劉到曾孫鮦陽公乘咸師古曰鮦音紂按鮦從魚同聲不得有紂音地理志鮦陽孟康曰鮦音紂紅反正合同聲俗儒不通翻切妄謂鮦有紂音大可怪也引之曰孟康但音鮦為紂紂下紅反二字乃後人妄加之也請列七證以明之玉篇鮦直壟切又直久切直久正切紂字而獨無紂紅之音若孟康音紂紅反則自魏以來相承之音不應缺畧今玉篇有直久而無紂紅則孟康音紂可知其證一　也廣韻平聲一東鮦徒紅切引爾雅鮦大鮦上聲二腫鮦直隴切魚名皆未引鮦陽縣至四十四有鮦除柳切始云鮦陽縣在汝南集韻

類篇竝與廣韻同則是地理志之鮦陽孟康但音紂其證二也顏師古注高紀曰鮦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卽定其字以爲正音乎然則鮦陽音紂師古方不解其意則其爲孟康之音而非師古所創甚明其證三也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鮦陽吳祐傳鮦陽矦相李賢注竝曰鮦音紂晉書地理志汝陰郡鮦陽何超音義曰鮦音紂若孟康音紂紅反而師古音紂二子不應舍自古相承之音而從近代一人之臆見卽不以音紂爲非亦當兼存紂紅之音而紂外叜無他音則孟康與師古竝音紂其證四也太平御覽州郡部河南

道引漢志鮦陽屬汝南郡鮦音紂此是引孟康之音非引師古之音而紂下亦無紅反二字其證五也襄四年左傳釋文曰鮦陽孟康音紂直九反若孟康音紂紅反釋文何得言孟康音紂直九反其證六也又考景祐本汪本地理志鮦音紂下原無紅反二字則此二字之妄加寔自明監本始其證七也汲古閣本亦無紅反二字蓋從舊本也說者皆謂鮦從同聲不當音紂不知紂字古音在幽部同字古音在東部東部多與幽部相通如大戴禮勸學篇以從由爲韻楚辭天問以龍遊爲韻又齊風南山篇衡從其畝韓詩從作由昭五年左傳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

韓子說林篇由作融說文東北曰融風易通卦驗融作調見隱五年左傳正義調從周聲古讀若稠而小雅車攻篇楚辭離騷七諫韓子揚推篇竝以同與調韻銅從同聲而史記衞靑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漢書作調雖同與調稠同聲則與紂聲相近故銅從同聲而亦讀如紂說文銅讀若絝襱襱從衣龍聲或作襩從衣賣聲賣字古音在幽部龍字古音在東部則襱字卽是東幽兩通之字銅讀若襱固宜其轉入幽韻而音紂矣洪範曰雺之雺音武工反而其字以矛爲聲冡字以九爲聲而呂氏春秋觀表篇注讀如穹窮之穹此諧幽部之聲而讀入東部也牢字古讀若雷而說文從冬省聲𤢇字從狃聲古讀與狃近而

齊風遭我乎猺之閒兮漢書地理志引作嶩其字以農爲聲此諧東部之聲而讀入幽部也又何疑於鮦之音紂乎

樂家

博陽莽曰樂家念孫案樂家水經潁水注作樂嘉於義爲長

脫四字

定陵高陵山汝水出出上脫所字說見前伊水出下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念孫案此下脫莽曰定城四字水經汝水注曰汝水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王莽

叜之曰定城是其證

北筮山

南陽郡宛縣南有北筮山念孫案宛縣故城爲今南陽府治其地無北筮山山當爲聚筮卽澨字也水經淯水注曰淯水左右舊有二澨所謂南澨北澨澨者水側之濆楚辭九歌注澨水涯也聚在淯陽之東北下文育陽有南筮聚則此當爲北筮聚明矣

蔡

舞陰中陰山說文作中陽瀙水所出東至蔡入汝念孫案蔡上脫上字上蔡屬汝南郡沛郡有下蔡故加上水經云

瀙水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是其證今瀙水東北過上蔡縣界又東南過汝陽縣入汝漢上蔡故城在今上蔡縣西

比陽

比陽應劭曰比水所出東入蔡今本水經作沘水云沘水出沘陽東北大胡山趙氏東潛曰案沘陽漢志續志皆作比陽誤也應劭曰比水東入蔡或是傳寫之譌後漢書光武紀與甄阜梁邱賜戰于沘水西章懷注云沘水在今唐州沘陽縣南盧江灊縣亦有沘水與此別也沘音比竟作比字矣大非念孫案作比者正字作沘者

或字作泚者譌字也若志文本作泚陽則當音且禮反今注內無音則其爲比字甚明何得指爲傳寫之譌乎洪氏隸釋載漢北軍中候郭仲奇碑云舉廉比陽長又吉成侯州輔碑陰有比陽張超其字皆作比豈亦傳寫之譌乎水經曰比水東南過比陽縣南今本作泚非據新校本改泄水從南來注之善長駁之云比陽無泄水蓋誤引壽春之泚泄耳比與泚同音故水經誤以爲壽春之泚水若字本作泚則不得有斯誤以此知水經之本作比也又比水或謂之泌水唐置泌陽縣卽因水以立名漢比陽故城卽在今泌陽縣西比泌一聲之轉猶壽春之沘水或謂之淠水也

若本名沘水則不得轉而爲泌矣後漢書和帝紀劉聖公傳東海恭王傳清河孝王傳比陽字皆不誤而章德竇皇后紀桓帝鄧皇后紀竇融傳鮑昱傳皆譌作沘陽比或作沘因譌而爲沘呂氏春秋處分篇今本分譌作方據篇內三分字改章子與荊人夾沘水而軍今本亦譌作沘水蓋後人多見沘少見沘故沘譌作沘然各史志中之比陽縣則無作沘陽者漢志續志晉志宋志後魏志皆作比陽正與漢碑相合光武紀作沘章懷注云沘水在今唐州沘陽縣南音比其言亦必有所據乃趙氏皆以爲非而唯誤本水經是從傎矣

有長城

葉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念孫案有長城上原有南字而今本脫之史記齊世家楚方城以爲城索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是其證左傳僖四年注亦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魯山

魯陽魯山滍水所出念孫案魯山當爲堯山此涉上文魯山而誤說文曰滍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水經曰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皆本地理志今滍水出魯山縣西界之堯山若魯山則在縣東非滍水所出

脫四字

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念孫案此下脫莽曰魯山四字縣在魯山之陽故曰魯陽王莽因改爲魯山水經注曰滍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王莽之魯山也是其證

淮水出

盧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出上脫所字說見前伊水出下念孫案淮當爲灌卽下文灌水北至蓼入決者也水經決水注曰灌水導源盧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舊本此下有卽淮水也四字乃後人惑於誤本漢書而妄加之近時全氏趙氏皆爲其所惑今依新校本删許

愼曰出雩婁縣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閒嘉林之中今史記龜策傳作在江南嘉林中乃後人所改辯見史記蓋謂此水也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至蓼入淮灌水亦於蓼入決據此則淮水爲灌水之誤明矣今灌水自商城縣流入固始縣界北流入決水大蘇山在商城縣東南雩婁廢縣在商城縣東北蓼縣故城在固始縣東北全氏謝山趙氏東潛竝以爲班志原是淮字淮水卽灌水非出桐柏之淮水也余案說文灌水出廬江雩婁北入淮若灌水一名淮水則是淮水入淮也且信如全趙之說則志文上言淮水出東陵鄉下言灌水入決一水而上下異名學者何以知淮水之卽爲灌

水乎世人多聞淮水寡聞灌水故灌誤爲淮不必曲爲之說也或又曰廬江郡下有灌水雩婁縣下復有灌水非重出乎曰非也灌水出金蘭西北東陵鄉是紀其所出也灌水北至蓼入決是紀其所入也志文固有一水而兩見者說見後北地郡下

陶邱亭

濟陰郡定陶禹貢陶邱在西南句陶邱亭念孫案陶邱亭三字文義未明其下蓋脫在南二字（詩譜正義所引已與今本同）水經濟水注曰菏水東逕陶邱北地理志曰禹貢陶邱在定陶西南（今本譌作禹貢定陶西南有陶邱據新校本改）陶邱亭在南是其

證陶邱在今定陶縣西南七里定陶故城在縣西北四里

鍇叔繡所封

沛郡公邱故滕國周懿王子鍇叔繡所封景祐本鍇叔繡下有文公二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文公二字者後人以滕文公不當與祖同謚而删之也不知子孫不可與祖父同名未嘗不可同謚周公之謚曰文固與文王同謚矣魯之文公又與周公同謚矣推之他國亦多有此豈得憑臆妄删乎水經泗水注云公邱縣故城在滕西北地理志周懿王子鍇叔繡文公所封也正

與景祐本同路史後紀十叔繡下亦有文公二字

垓下

洨垓下高祖破項羽念孫案垓下下脫聚字續漢書郡國志曰洨有垓下聚高祖破項羽水經淮水注曰洨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皆本地理志高紀圍羽垓下李奇曰沛洨縣聚邑名也此言垓下聚而高紀但言垓下者猶上文言鄱鄉高祖破黥布而黥布傳但言鄱也此記各縣鄉聚之名則必當言鄱鄉垓下聚矣故垓下聚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東南

育成

莽曰育成念孫案育成當爲脊成字之誤也師古曰浚音脊是浚脊同音故莽改浚爲脊成猶上文鄴縣之改鄴城蘄縣之改蘄城也水經注作育城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新校本改爲脊城是也汲古閣本作有城亦誤

沙

魏郡沙續漢書郡國志同水經濁漳淸漳二水注沙竝作涉趙氏東潛曰兩漢志本作沙縣至三國時始有涉名魏書云太祖圍鄴涉長梁岐以縣降是也念孫案趙說非也水經淸漳水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注云地理

志魏郡之屬縣也漳水於此有涉河之稱蓋名因地變也是善長所見漢志本作涉不作沙且漳水至涉縣而有涉河之名則涉縣之名由來已久不然漳水何以無涉河之名乎魏志武帝紀稱涉長梁岐則涉乃漢時舊名非自三國時始元和郡縣志云涉縣本漢舊縣屬魏郡因涉河水爲名（太平寰宇記同）亦不言本名沙縣後改爲涉縣也趙氏以兩漢志皆作沙遂謂涉縣本名沙縣今考王子侯表云離石侯綰後更爲涉侯則涉縣乃西漢時舊名而今本兩漢志作沙皆傳寫之誤明矣

市樂

鉅鹿郡新市莽曰市樂念孫案市樂當依水經濁漳水注作樂市

泹水　黃河

常山郡元氏泹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念孫案泹當爲泜字之誤也凡隷書從氐之字或作互又作亙故泜字或作洹玉篇曰泜俗作洹又作洹形與泹字相似因譌而爲泹史記高祖功臣矦者年表稾祇矦陳鍇漢表祇作祖亦是祇或作洹因譌爲祖也下文濟水東至廮陶入泜風俗通義譌作入泹是其明證也說文曰泜水在常山郭璞注北山經曰今泜水出中邱縣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縣入於漳水皆

本地理志則沮水爲泜水之譌甚明而泜字師古無音至下文洨水東南至廮陶入泜始云泜音脂又音丁計反又史記張耳陳餘傳斬陳餘泜水上索隱曰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邱縣不引地理志而引郭注似唐時地理志泜字已譌作沮然文選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重以泜水漸漬疆宇李善注曰漢書恒山郡元氏縣有泜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入黃河則唐時本尚有作泜者矣又案北山經注言泜水入漳而此云入黃河者蓋本俗章爲漳禹貢至于衡漳地理志漳作章又信都國信都下云故章河在北章與黃字形相近因譌而爲黃也隸書章字作章黃字

作黃二形相近漢之堂陽即今之新河乃漳水所經水經曰漳水過堂陽縣西非河水所經地理志亦不謂河為黃河也而文選注亦作黃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北谷

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義門讀書記曰北谷即飛狐口後書注引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史記正義作得恒山眅名飛狐口念孫案飛狐口無北谷之名北谷疑當作代谷管子輕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史記趙世家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

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岋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瀑水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葢恒山與代谷相連故並及之也太原郡廣武下云句注賈屋山在北文義與此同

石濟水

房子贊皇山石濟水所出念孫案濟水上衍石字說文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風俗通義同案應劭誤以此濟水爲四瀆之濟則濟上本無石字明矣續漢書郡國志曰常山國房子有贊皇山濟水出濟上皆無石字

世祖卽位更名高邑　明帝改曰漢陽

鄗世祖卽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念孫案後漢所改郡縣皆班志所不載世祖以下八字非班氏原文蓋應劭注語也且當在莽曰禾成亭之下今則前後倒置又脫應劭曰三字矣考後漢所改郡縣如河東郡彘縣順帝改曰永安河內郡隆慮避殤帝名改曰林慮東郡觀縣世祖更名衞國以封周後淸縣章帝更名樂平壽良世祖叔父名良改曰壽張汝南郡寖縣世祖更名固始新郪章帝封殷後更名宋山陽郡胡陵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爲侯更名湖陸沛郡敬邱明帝更名大邱菑縣世

祖叓名臨睢淸河郡厝縣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厝改曰甘陵勃海郡千童靈帝改曰饒安平原郡富平明帝叓名厭次千乘郡和帝叓名樂安狄縣安帝叓名臨濟武陵郡索縣順帝叓名漢壽中山國苦陘章帝叓名漢昌安險章帝叓名安憙信都國明帝叓名樂安安帝改曰安平梁國留縣章帝改曰考城以上二十條皆是應注則鄗之叓名高邑亦是應注明矣又天水郡下云明帝改曰漢陽明帝上亦當有應劭曰三字

白陸谷

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攷異曰說文作白陘

谷念孫案作陘者是也爾雅曰山絕陘考河北八陘有白陘之目見元和郡縣志引述征記與此白陘谷義相近也若作白陸谷則義無所取葢俗書陘字作陸與陸相似而誤

芯題

清河郡芯題師古曰芯古莎字廣韻集韻亦作芯引之曰字從心聲者不得有莎音芯當爲⿱艹𣲡說文沙或作𣲡故莎從沙聲而或作⿱艹𣲡今作芯者⿱艹𣲡之省文也隸書心字作心與尐相似而誤尐少也讀若輟也

涿郡故安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念孫案也

字涉注文入淶也而衍

水亦至范陽

水亦至范陽入淶念孫案水上脫濡字此承上文而言言易水至范陽入濡濡水亦至范陽入淶也說文曰濡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淶今本淶字譌作漆涑二字據一切經音義六引改水經易水注曰濡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東南合易水而注互馬水又互馬河注曰互馬河卽淶水也此易水入濡濡水入淶之明證師古所見本已脫濡字乃曲爲之說曰言易水之至范陽入淶也斯爲謬矣又案遼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海下衍陽字辯見後海陽下此濡字

音乃官反水經濡水注所謂濡難聲相近者也此云易
水至范陽入濡濡音而于反昭七年左傳盟于濡上是
也而師古曰濡音乃官反則又誤以涿郡之濡爲遼西
之濡矣又案遼西之濡字本作渜說見後洫水下

南東

叚鄉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念孫案南東當爲東南

民曰

勃海郡成平虖沱河民曰徒駭河禹貢錐指曰漳故徒
駭也土俗猶能識之故不言漳滹沱仍曰徒駭念孫案
某河民曰某河地理志文無此例民曰當爲或曰字之

誤也上文河南郡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成皐故虎牢或曰制下文北海郡營陵或曰營邱琅邪郡姑幕或曰薄姑皆其證

五百六十里　八百九十里　七百五十里

平原郡平原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念孫案五百上脫行字又武陵郡無陽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辰陽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行七百五十里今本並脫行字

年

濟南郡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濟南國景帝二年爲郡

念孫案二一當爲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曰濟南王辟光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郡地入于漢濟南王十一年景帝三年也見高五王傳及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

臨樂子山　至蓋

泰山郡蓋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今本泗水作池水以字形相近而誤水經注已辯之）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念孫案臨樂子山子字涉上注肥子國而衍（自景祐本以下皆作子毛本又譌作于）臨樂山在今沂州府蒙陰縣東北說文云洙水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水經云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注

引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是其證又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注云或云出臨樂山是洙水沂水同出臨樂山故志云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也至蓋當爲至卞此涉正文蓋縣而誤既言洙水出蓋則不得又言至蓋且水經與注竝言洙水至卞縣入泗卞縣有泗水而蓋縣無泗水又不得言至蓋入泗也今本水經注引地理志作至蓋此後人以誤本漢志改之與經注皆不合下文言泗水出卞卞縣故城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故云洙水至卞入泗水而今之洙水乃在曲阜縣北上源既不遠而下流又入沂不入泗與漢志水經故道迥殊矣

丹

東萊郡腄丹水所出丹東北入海念孫案下丹字衍

沂

曲成陽邱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念孫案沂非縣名不得言南至沂若沂水則去此甚遠東萊一郡之水皆不得至沂也至沂當爲至計斤（計斤縣屬琅邪）因脫去計字後人遂於斤旁加水耳說文治水出東萊曲成陽邱山南入海玉篇除之切治水卽古之尤水今之小沽河也出萊州府掖縣之馬鞍山（卽陽邱山在掖縣東南三十里）南流至平度州東南與大沽河合又南逕卽墨縣西至膠州之麻灣口

入海大沽河卽古之姑水也昭二十年左傳姑尤以西杜注曰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句南入海齊乘曰姑卽大沽河尤卽小沽河曲成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計斤故城在今膠州西南二沽入海之處卽漢計斤縣地則沂爲計斤之誤明矣尤字古讀若飴說見唐韻正聲與治相近故治字亦有飴音下文鴈門郡陰館有治水師古曰治音弋之反左傳作尤漢志作治古今字異耳而全氏謝山乃謂漢志說文皆誤以沽水爲治水是未曉古音而輕議前人也

東至

琅邪郡邞膠水東至平度入海念孫案水經膠水注引

此東至作北至是也漢之郱縣在今膠州西南平度故城在今平度州西北而平度州正當膠州之北則當言北至平度不當言東至也今膠水出膠州之膠山北流過高密縣東又北過平度州西又北過掖縣西又北至海倉口入海

黝

丹陽郡黝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師古曰黝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念孫案說文曰黟黑木也從黑多聲丹陽有黟縣又曰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則地理志本作黟明矣水經注引此亦作黟黟從多聲於古

音屬歌部於今音屬支部若黝從幼聲則古今音皆屬幽部幽部之字無與支歌部通者黟字不得偕作黝也此因字形相似而誤耳各史志或作黟或作黝其作黝者皆爲誤本漢志所惑玉篇黝字無伊音廣韻黝於脂切縣名屬歙州誤與各史志同

在

豫章郡餘汗餘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念孫案衍在字餘水自餘汗北至鄡陽則在餘汗可知不必更言在矣凡言某水至某縣入某水者皆無在字若宏農郡盧氏下云育水南至順陽入沔是也其言某水在縣之某方

者皆不兼及他縣若右扶風漆縣下云水在縣西是也他皆放此

南水

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念孫案南水當爲牽水隸書牽字或作牽與南相似而誤水經贛水注曰牽水西出宜春縣東逕新淦縣而注於豫章水湖漢及贛竝通稱也是其證

入湖

桂陽郡郴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念孫案入湖當爲入湘湘湖字相似又涉下文入湖而誤也水經曰

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北入於湘湘水注引地理志曰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入湘是其證

匯

臨武秦水東南至湞陽入匯（秦讀為溱）師古曰匯音胡罪反又下文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今本鬱下有林字辯見下條）念孫案匯皆當為滙字之誤也滙讀若匡隸省作洭說文曰滙水出桂陽盧聚南出滙浦關為桂水（出字舊本譌作山山上又脫南字今據水經訂正）從水匡聲又曰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滙滙字或作匯形與匯相似因譌而為匯案方言南楚瀑洭之閒郭璞曰洭音匡洭水在桂陽水經曰滙水出桂陽縣

盧聚（今本譌作匯）東南過含洭縣南出洭浦關爲桂水史記南越傳出桂陽下滙水（今本譌作匯）漢書作湟水（水經注曰滙水山海經謂之湟水今山海經海內東經作潢水）滙與湟聲相近故字相通若作匯則聲與湟遠而不可通矣（魏策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一本作方湟說苑正諫篇後漢書文苑傳竝作方淮淮亦滙之譌故與湟通）下文有含洭縣南海郡有洭浦關（舊本關譌作官今據說文水經改）其字正作洭不作匯也又案漢成陽令唐扶頌曰賦政于外爰及鬼方匯夷來降寇賊迸亾匯卽滙字滙夷謂滙水上之夷也上文云除豫章鄡陽長夷粵抪掘伎强難化君奮威颺武視㠯好惡蠻貉振疊稽顙帥服以今輿地考之滙水發源

於連州南至廣州府之三水縣入於鬱水鬱水今謂之西江於漢爲桂陽南海兩郡之地故云夷粵抪扈又云匯夷來降也而隸釋乃讀匯爲匯而以爲匯澤之盜漢隸字原又讀爲淮夷來同之淮胥失之矣據漢碑及方言說文則此志之匯水明是洭水之譌而史記水經亦譌作匯唯含洭縣洭浦關兩洭字不譌師古又有胡罪反之音後之學者多見匯少見洭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鬱林

桂陽洭水南至四會入鬱林宋祁曰景本無林字念孫案無林字者是也後人不知鬱爲水名故加林字耳水

經曰溱水過湞陽縣出洭浦關與桂水合即洭水南入於海注云溱水南注於鬱而入於海是其證餘見上條下文武陵郡鐔成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鬱下無林字是也而宋祁乃云當添林字謬矣又零陵郡零陵陽海山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林字亦後人所加史記南越傳正義引此已有林字水經曰灕水出陽海山南至廣信縣入於鬱水是其證今灕水出桂林府興安縣陽海山南至蒼梧縣入鬱

陽山

陽山矦國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

非也念孫案水經曰洣水西北過陰山縣南注云縣本陽山縣卽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見王子侯表形家言其勢王故塹山湮谷改爲陰山縣是後漢之陰山卽前漢之陽山故應云今陰山也師古自未之考耳

監原

武陵郡臨沅莽曰監原念孫案監原當依水經沅水注作監沅聲之誤也凡縣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爲監而下一字不改

高郵王念孫

鬵谷水　在谷水

漢中郡安陽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漢念孫案鬵谷水谷字涉下文在谷水而衍水經鬵作涔沔水篇云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注云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卽地理志文也涔水篇曰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北至安陽縣南入於沔涔下皆無谷字涔或作潛史記夏本紀索隱潛出漢中安陽縣西北入漢

亦無谷字在谷水洍水注作左谷水亦於義爲長

新都谷

廣漢郡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念孫案新都下衍谷字新都乃縣名非谷名也華陽國志曰李冰導洛通山水出瀑口經什邡與郫别江會新都大渡水經江水注曰洛水出洛縣章山又南逕洛縣故城西又南逕新都縣與緜水湔水合是其證漢新都故城在今新都縣東

小江入

蜀郡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念孫案入當爲八

字之誤也謂此八小江幷行千九百八十里也下文曰遼西郡有小水四十八幷行三千四十六里鬱林郡有小谿川水七幷行三千一百一十里九眞郡有小水五十二幷行八千五百六十里日南郡有小水十六幷行三千一百八十里皆其證也

木官

嚴道有木官念孫案木當爲橘寫者脫其右半耳左思蜀都賦戶有橘柚之園劉逵注引地理志曰蜀郡嚴道有橘官下文巴郡朐忍魚復二縣竝云有橘官

七 二千

湔氏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趙氏水經注釋曰今本漢書誤也宋本是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禹貢錐指曰今江水所過於漢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易祓曰江源自松州交川縣至夷陵凡四千三百三十里自夷陵至泰州凡三千六百三十里是江自松潘至泰州行七千九百六十里自泰州至海門又四百里通計八千三百餘里據此則俗本漢書固非而宋本亦未合也以上水經注釋念孫案後人所記江行里數未必與班志原文相符且

志但云至江都則里數固不及八千也錐指又云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二當作八或是七其言或是七者正與趙氏所見宋本合又說文繫傳水部江下引漢志云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郡數里數皆與宋本同則是舊本相承如此今據以訂正

郙鄏

楗爲郡郙鄏念孫案郙本作存此因鄏字而誤加阝也說文曰存鄏楗爲縣（宋本如是今本改存爲郙）而無郙字自玉篇始有之而字書韻書皆仍其誤水經作郙鄏亦後人所改華陽國志晉書尚作存鄏且師古注鄏字有音而郙字

無音則本作存明矣

則禺同山

越巂郡青蛉則禺同山有金馬碧雞念孫案華陽國志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續漢書郡國志後漢書西南夷傳水經淹水注竝同劉逵注蜀都賦引地理志曰金馬碧雞在越巂青蛉縣禺同山則禺同山上不當有則字未知何字之誤或此處尚有脫文也

池

益州郡俞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念孫案池上脫南字池在縣南故曰南池水經溫水注曰橋水

上承俞元之南池東流至毋單縣注於溫卽本地理志

臘

收靡南山臘涂水所出念孫案臘下脫谷字水經若水注曰涂水導源收靡縣南山臘谷卽本地理志

脫三字

巴郡秦置屬益州念孫案桓九年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正義曰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據此則巴郡秦置下當有故巴國三字而今本脫之應注云左氏巴子使韓服告楚正釋此三字也

潛水　徐谷

宕渠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江明監本入江譌作入灊而胡氏東樵遂引之以駮水經大誤趙氏東潛已辯之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灊徐谷念孫案潛水本作灊水卽下文入灊之灊今作潛者後人以水經改之也說文灊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潛涉水也一曰漢爲潛是出巴郡宕渠入江者字本作灊水經作潛者俗字耳又案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灊灊下不當有徐谷二字水經潛水注云宕渠縣西北有不曹水南逕其縣下注潛水不言入灊徐谷也徐谷二字未知何字之譌

東漢水

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念孫案東字後人所加下文隴西郡氐道下云養水東至武都爲漢今本脫東字辯見後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稱

循成道

循成道念孫案循當爲脩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傳寫易譌說見史記倉公傳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注竝作脩城

至武都

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齊曰養當作漾前文引禹貢嶓冢道漾即其證也念

孫案說文瀁古文作瀁今志作養者養之假借字也續漢書郡國志亦作養淮南地形篇作洋高注云洋或作養是古書多以養爲瀁至武都爲漢念孫案至上脫東字禹貢嶓
冢導瀁東流爲漢即班志所本說文瀁水出隴西豲道今本豲譌作柏據水經注引改豲道非瀁水所出當依漢志作氐道水經注已辯之東至武都爲
漢水經云瀁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
爲漢水皆本班志

西漢

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念孫案西漢下脫水字

脫三字

東南至江州入江念孫案此下脫有鹽官三字水經瀁

水注曰鹽官水北有鹽官在嶓冢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其證

脫七字

金城郡河關念孫案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則此縣下當有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而今本脫之也

宣帝神爵二年置

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水經注曰湟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全氏謝山據此謂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乃應劭注非班志原文今本脫應

劭曰三字念孫案上文之河關下文之允街並云宣帝
神爵二年置則此亦班志原文非應劭注也水經注所
引乃應劭地理風俗記耳淇水注曰白溝又東北逕平
恩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漢宣帝地節三年置是其
比例也或曰旣係班志原文善長何以不引班志而引
地理風俗記乎曰西河郡鴻門下云有天封苑火井祠
火從地中出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河水注以爲地理
風俗記文日南郡下云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此
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溫水注亦以爲地理風俗記文然
則水經注中固有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者矣右

扶風渭城下云故咸陽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渭水注則云渭城文穎以爲故咸陽彼言文穎以爲故咸陽猶此言應劭曰宣帝神爵二年置也豈得因應劭曰三字而遂謂其非班志原文乎

脩遠　溝搜

允街莽曰脩遠念孫案脩遠下脫亭字王莽改允吾爲脩遠故改此縣爲脩遠亭也又朔方郡莽曰溝搜渠搜莽曰溝搜亭今本亦脫亭字皆當依水經注補

鹽羌

臨羌莽曰鹽羌念孫案鹽羌當依水經注作監羌凡縣

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爲監

南籍端水　其澤

敦煌郡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謂出縣北入其澤念孫案南籍端水南字涉下文南羌而衍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一引此作籍端水出羌中無南字又案西北入其澤及應注冥水出北入其澤兩其字疑皆冥字之譌蓋縣曰冥安本因冥水以得名而冥水所入之澤因謂之冥澤元和郡縣志云晉昌縣本漢冥安縣因縣界冥水爲名也又云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大澤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豐水草宜畜牧猶菏水出於菏澤因謂之菏水也故曰冥水出北入冥

澤冥澤旣爲冥水所入又爲籍端水所入故曰籍端水西北入冥澤也若云入其澤則大爲不詞

威成

北地郡莽曰威成念孫案威成當依水經注作威戎

出東西入洛

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念孫案洛在沮東不得言西入洛說文作瀘云瀘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水經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於洛則此文本作沮水出西東入洛明矣

入河

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又前左馮翊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禹貢錐指曰歸德下云洛入河褱德下云入渭蓋雜採古記故有不同其曰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亦可稱洛耳念孫案入河二字後人妄加之也洛水出北蠻夷中記其所出也洛水東南入渭記其所入也說文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今本北地作左馮翊案歸德屬北地不屬左馮翊此後人不明地理而妄改之今正淮南地形篇洛出獵山高注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水東南流入渭皆本地理志而但言入渭不言入河則志無入河之文明矣或曰許高所據乃左馮翊褱德下入渭之注非北地歸德下入河之注曰不然許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

夷界中高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皆據北地歸德之注而皆言入渭則褱德下有入渭之文而歸德下無入河之文明矣記大川所入而前後異文漢志從無此例東樵曲爲之說非也或曰一水而前後兩見或記其所出或記其所入漢志亦有此例乎曰有隴西郡氐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今本脫東字辯見前至武都下武都郡武都下云漢水受氐道水今本漢上有東字辯見前東漢水下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漁陽郡白檀下云濡水出北蠻夷中今本濡譌作洏又脫中字辯見後洏水下遼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海下衍陽字辯見後海陽下臨渝下云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交黎下云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鬱林郡臨塵下云有斤

員水領方下云斤員水入海皆一水兩見而分記其出入洛水亦猶是也下文郁郅下云泥水出北蠻夷中亦不記其所入此與洛水濡水文同一例或謂蠻夷中下有脫文非也說文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蠻中亦不言其所入

圁水

上郡白土圁水出西東入河師古曰圁音銀又下文西河郡圜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師古曰圜字本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爲名也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圜字今有銀州銀水郎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又下文圜陽師古曰此縣在圁水之陽又匈奴傳居于

西河圜洛之閒晉灼曰圜音囂三倉作圁師古說與地理志同又史記匈奴傳居于西河圜洛之閒集解徐廣曰圜在西河音銀索隱圜晉灼音囂三蒼作圁今本史記正文圜作圁集解作徐廣曰圁在西河索隱作三蒼圁作圜此校書者以注文改正文而後人復據已改之正文轉改注文也今據索隱單行本及晉灼注訂正地理志云圜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圜當爲圁續郡國志及太康地志竝作圁字也以上索隱念孫案圜與圁聲相近古無圁字故俗圜爲之韋顏竝以圜爲圁之誤非也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圜水作圁水全氏謝山校本曰觀善長所見之本卻不鉏豈後人因王莽有方陰之名而妄改爲圜字以實之乎案全說非也若漢志本是圁字則韋不當云圜當爲圁矣水經注引作圁者據韋注改之耳乃謂善長所見本不鉏

後人始改圁爲圜何不察之甚也王莽誤以圜爲方圜之圜故改圜陰爲方陰而圜陰之圜實非誤字史記漢書之圜水圜陰圜陽圜洛其字皆不作圁漢平周鉦所紀縣名有平周平定圜陰三縣皆屬西河漢印有圜陽宰印少室神道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竝有西河圜陽馮寶劉寬碑陰有西河圜陽田植是圁水之圁古皆作圜也王莽誤改圜陰爲方陰卽古無圁字之明證故說文有圜無圁

可𪹍

高奴有洧水可𪹍師古曰𪹍古然火字念孫案可𪹍本作肥可𪹍肥者膏也此謂水上之肥可然非謂水可然

也脫去肥字則文不成義水經注引地理志曰高奴縣有洧水肥可難又云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爲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以上水經注據此則志文原有肥字而師古不爲作解葢所見本已脫之矣古者謂膏爲肥故此云肥可難而說文亦云膏肥也肪肥也脟腸閒肥也段氏說文注不得其解乃謂此三肥字皆脂字之譌豈其然乎

火從地出

西河郡鴻門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也念孫案地下脫中字火從地中出謂從井中出也郊祀志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文與此同皆有中字

原高

五原郡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水經河水注原高作原亭云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又東逕原亭城南闞駰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念孫案作原亭者是也亭所以守也中部都尉治原亭西部都

尉治田辟師古讀辟爲壁壁亦謂築城以守也匈奴傳曰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至盧朐是也

樓煩鄉　富代

鴈門郡陰館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莽曰富代念孫案樓煩上當有故字言陰館縣乃故樓煩鄉景帝後三年始置縣也志文若是者多矣脫去故字則文義不明水經㶟水注正作故樓煩鄉富代水經注作富臧亦於義爲長

入沽

代郡且如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廣甯入沽舊本脫廣字今據水經注補師古曰沽音姑又音故又下文平舒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念孫案沽皆當爲治字之誤也上文鴈門郡陰館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師古曰治音弋之反卽此水也水經灅水注曰灅水一曰治水舊本灅譌作濕說文曰灅水出鴈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或曰治水也從水纍聲玉篇音力追切今據改又曰灅水東逕下洛縣故城南地理志作下落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元鎮西長川城南小山東至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於灅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甯入治非矣案注曰于延水又東逕大甯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甯也又東南逕茹縣故城北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

於灅水是于延水至廣甯尚未入治故云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甯入治非矣趙氏東潛未解非矣二字之意而改入治爲入沽謂六朝時漢志已譌治爲沽故道元以爲非葢誤會也又案注言灅水左會于延水於下洛縣故城東南灅水即今之桑乾河漢下落故城在今直隸保安州西于延水即今之洋河源出山西天鎮縣邊外東至保安州入桑乾河與水經注合是于延水入治非入沽也又案灅水注曰祁夷水出平舒縣東東北至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於灅水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灅是也灅水即治水是祁夷水入治非入沽也祁夷水即今之壺流河源出山西廣靈縣西東北至直隸蔚縣入桑乾河即此志所謂至桑乾入治者也漢桑乾故城在今蔚縣東北又案下文漁陽郡漁陽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海此即今之白河源出直隸赤城縣邊外東南至天

津縣由直沽入海者也非于延祁夷二水所入且廣甯桑乾皆治水所經非沽水所經則此志入沽明是入治之譌師古音姑又音故胥失之矣

參合　虖池別

鹵城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齊曰參合當是參戶之譌參戶縣屬勃海虖池所經也若參合故城在北塞之外限隔重山非虖池所得至矣念孫案齊說是也虖池別下當有河字下文河閒國弓高下云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是其證

溫餘水

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念孫案溫餘本作㶟餘㶟力追反㶟省作漯與濟濕之濕相亂因譌而爲濕濕它合反卽濕字之省故今本水經注作濕餘水又譌而爲溫濕字俗書作湿溫字俗書作温二形相似而誤戴先生水經注校本已詳辯之而師古㶟字無音則所見本已譌爲溫矣

樂陽水　入海

且居樂陽水出東東入海念孫案樂陽當爲陽樂入海當爲入沽水經沽水注曰陽樂水出且居縣引地理志曰水出縣東又曰陽樂水東南合赤城河又東南入沽水是其證今猶謂之陽樂河出宣化府龍門縣西娘子

山東南至鵰鶚堡合南河即赤城河又東至赤城縣入沽河與水經注合其入沽之處在赤城縣南界尚未出山不得言入海也此涉下文沽水入海而誤

庳奚

漁陽郡庳奚孟康曰庳音題念孫案庳皆當爲虒韻書虒庳二字並有題音易於相亂又隸書虒字或作㡿形與庳亦相亂案古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蓋俗書虎字作㡿與帝字相似故二字互譌也今經傳相承嗁字作啼䖘字作蹏皆其類然則虒奚之作庳奚當亦是傳寫者以㡿爲㡿因譌而爲庳矣故虒誤作庳續漢書郡國志水經鮑邱水注並作傂奚傂字以虒爲聲則漢志之本作虒奚甚明集韻庳虒二字

竝田黎切厗字注引說文厝厗后也虒字注云虒奚縣名是厗字自爲厝厗后而虒字則爲虒奚縣作厗奚者誤也太平御覽州郡部八引十道志云檀州本漢虒奚縣又引漢志虒奚屬漁陽虒音題則宋初本尙不誤

洫水　蠻夷

白檀洫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洫音呼鶪反漢書攷異曰案水經注濡水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縣北蠻夷中（念孫案今地理志脫中字）葢酈元所見之漢書本作濡水不知何時譌濡爲洫師古不能正也漢之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灤水所經濡灤古今字別無洫水之名

念孫案錢說是矣而未盡也余謂出漁陽白檀塞外之濡水字本作渜從水耎聲耎俗作輭故渜從其聲而音乃官反聲相近故也若出涿郡故安之濡水則字從需聲而讀若儒兩字判然各異說文濡玉篇音儒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淶不言出漁陽白檀北蠻夷中也今本漢志水經渜字皆譌作濡學者莫能是正余謂隸書需字或作需易需卦釋文曰需字從雨重而者非與耎相似故從耎之字多譌從需若愞之爲懦㨎之爲擩⿸广耎之爲⿸广需蝡之爲蠕皆是渜水之爲濡水猶士喪禮渜濯棄于坎之渜喪大記譌作濡也渜與洏字形相似故渜譌爲洏若本是濡字不得譌爲洏矣世人多見濡少見渜故渜水字

今皆作濡此洝字若不譌爲洏則後人亦必改爲濡矣又考水經注濡水一名難水又云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譌耳葢其字本從耎聲故聲與難相近洝水一名難水猶有骨醢謂之腝而字或作薷也今人謂之灤河聲與耎亦相近也集韻平聲二十六桓洝奴官切水名在遼西肥如或作濡類篇同云洝水在遼西肥如郎本於漢志而又云或作濡則仍爲俗本所惑然以洝爲正文而以濡爲或字則固非無據而云然矣是書已將付梓而友人以段氏若膺經韵樓集見贈其中洝濡灤三字攷大旨與予同而引證互有詳略因幷記之

灅水

右北平郡俊靡灅水南至無終東入庚師古曰灅音力

水反又音郎賄反宋祁曰灅當作瀠念孫案說文灅水出右北平俊靡東南入庚從水壘聲玉篇力水切水經鮑邱水注云灅水出右北平俊靡縣東南流逕后門峽又西南入於庚水引地理志灅水云云其字皆作灅不作瀠子京言灅當作瀠蓋誤以爲出鴈門陰館之瀠水矣說文瀠水出鴈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從水纍聲玉篇力追切此卽今之桑乾河與出右北平俊靡之灅水了不相涉

海陽

遼西郡肥如濡水南入海陽念孫案陽字涉上文海陽而衍水經雖云濡水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於海然可

言入海不可言入海陽也且善長駁之云濡水東南至絫縣碣石山南入海而不逕海陽西也葢經誤證耳據此則溴水入海之處在絫縣而不在海陽也漢海陽故城在今灤州西南絫縣故城在今昌黎縣南

四年

元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念孫案四年水經遼水注作三年是也武帝紀朝鮮傳竝作三年史記朝鮮傳漢紀竝同樂浪郡下亦云元封三年開

水

鬱林郡定周水首受無斂入潭念孫案水上脫周字水

經曰存水出楗爲郁鄢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又東北至潭中縣注於潭注云存水東逕牂柯郡之毋斂縣北而東南與毋斂水合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爲周水案此所敘周水來源與班志不同而周水之在定周則同其言合毋斂入潭亦與志同則志文水上當有周字明矣又溫水注曰潭水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皆其證

入高要

合浦郡臨允牢水北入高要入鬱念孫案入高要當爲至高要水經溫水注曰牢水出交州合浦郡臨允縣北流逕高要縣入於鬱水高要縣屬蒼梧卽今肇慶府高

要縣也臨允縣在今新興縣南

十八年

留川國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爲國念孫案十八年當爲十六年水經巨洋水注作十八年則善長所見本已誤高五王傳曰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矦見在者六人爲王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孝文十六年同日俱立諸矦王表及史記漢興以來諸矦表齊悼惠王世家竝同漢紀亦同上文濟南郡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濟南國下文膠東國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國高密國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皆與表傳相符唯留川不合

三后山

膠東國下密有三后山祠念孫案三后當爲三户字之誤也水經濰水注引此正作三户郊祀志曰宣帝祠三户山於下密山在今平度州西南七十里

慮

城陽國慮念孫案慮當爲盧字之誤也水經沂水注曰盧川水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是其證全氏謝山曰今本漢書盧作慮慮有盧音如昌慮取慮之類念孫案全說非也慮字雖有盧音而古書盧字無通作慮者若盧通作慮則注當云慮音盧今注內

無音則本是盧字明矣

脫四字

淮陽國圉念孫案王莽傳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畱圉縣莽改曰益歲然則圉縣下當有莽曰益歲四字而今本脫之也

脫三字

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念孫案此下當有青州藪三字

屬豫州

魯國屬豫州念孫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魯國本屬徐州

兖武改屬豫州此記前漢郡國則當云屬徐州不當云屬豫州葢後人所改

沛　沛渠

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念孫案入沛當爲入沖渠今本沖譌作沛又脫渠字沖渠者沖水分出之渠東入於泗水一名菏水即前山陽郡湖陵下所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菏水在南者也水經曰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者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湖陸即湖陵章帝更名又曰泗水又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注云菏水即濟水之所苞

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卽此所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泲渠者也水經泗水注云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濟互受通稱又下文蕃下云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沛渠沛渠亦當爲泲渠水經注引此正作泲渠今本水經注脫渠字此言入泲渠則知上文泗水至方與入泲沛下當有渠字矣

荊州　十一年　四年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漢書攷異曰州字衍高帝六年封劉賈爲荊王兼有廣陵之地故云屬荊其時未設諸州刺史不得言

荊州也念孫案錢說是也十一年當爲十二年（文選蕪城賦注引此已誤）諸侯王表曰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吳王濞以故代王子沛侯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曰高祖十二年更荊爲吳十月辛丑初王濞元年故曰高帝十二年更屬吳也景帝四年當爲三年諸侯王表曰江都易王非以景帝二年三月甲寅立爲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年者景帝之三年也（史表誤在四年梁氏曜北史記志疑已辯之）史記孝景紀曰三年六月乙亥徙汝南王非爲江都王漢紀同故曰景帝三年更名江都也

山川林澤

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念孫案山川林澤當依漢紀作山林川澤見周官大司徒

其剛柔緩急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念孫案其本作有言五常之性不同故民函五常之性亦有剛柔緩急及音聲之不同也今本有作其字之誤耳管子小匡篇則有制令史記律書非有聖心以乘聰明今本有字竝誤作其周南關雎正義小雅谷風正義采菽正義左傳文六年昭二十一年正義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竝作有

秦豳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豳吳札觀樂爲之歌秦念孫案秦豳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葢涉上文兼秦豳兩國而衍

洋洋

邶詩曰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段氏詩經小學引盧氏紹弓說曰玉篇水部⿰氵芈亾爾切亦瀰字集韻瀰或作⿰氵芈然則洋洋乃⿰氵芈⿰氵芈之譌卽新臺之河水瀰瀰也廣雅釋邱有⿰氵芈字今亦譌爲洋念孫案廣雅釋邱涘厓也宋本涘譌作洣集韻遂誤收入洣字音迷浮切引廣雅洣厓也今本廣雅又譌洣爲洋盧以洋爲⿰氵芈之誤非也河水⿰氵芈⿰氵芈之⿰氵芈不得訓爲厓念孫案盧說是也⿰氵芈字本作⿰氵芈以芈姓之芈爲

聲俗書芈姓字作芊與篆文羊字無異故洋譌爲洋也下文引衛詩河水洋洋則此洋洋爲洋洋之譌明矣

巫鬼

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念孫案巫鬼上原有好字此言大姬好祭而用巫故其民化之而皆好巫鬼也脫去好字則文義不明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引此志正作其俗好巫鬼又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摠名故漢書唯言好巫巫正義兩引此皆云好巫則有好字明矣匡衡傳亦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一都之會

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念孫案都會之閒不當有之字篇內皆言一都會無之字史記貨殖傳亦無

昴畢

趙地昴畢之分壄引之曰昴上當有胃字史記天官書正義引星經曰胃昴趙之分野晉書天文志引費直周易分野曰自婁十度至畢八度胃昴在其中趙之分野又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自胃一度至畢五度趙之分野高注呂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天文篇竝曰胃昴畢趙之分野

皆其證漢紀高后紀云胃鼂畢趙也廣雅同即本漢書尤
其明證矣史記正義論例引此已脫胃字

冰紈

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如淳曰紈白熟也臣瓚曰冰
紈紈細密堅如冰者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
其色鮮潔如冰者也紈素也念孫案冰紈謂素色鮮潔
如冰也師古分冰紈爲二物亦非

溝洫志

釃二渠

迺釃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釃分也師古曰釃音山支

反念孫案釃本作灑注內釃字並同此後人不識古字而以意改之也河渠書作廝索隱曰廝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韋昭云疏決為灑據此則漢書本作灑明矣司馬相如傳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楊雄傳灑沈菑於豁瀆師古並云灑分也所宜反則此注亦作灑明矣墨子兼愛篇灑為九澮字亦作灑文選南都賦開竇灑流李善曰漢書音義曰灑分也所引即孟康注

溉注

渠成而用溉注塡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念孫案上溉字涉下溉字而衍下言溉舄鹵之地則此句不

得先言溉據注云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則上句無溉字明矣上文云竝北山東注洛欲以溉田亦是先言注而後言溉也史記及水經沮水注通典食貨二皆無上溉字

慮婢爲河　慮亾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　慮莫不王　慮有德色　慮非顧行也　慮不動於耳目

瓠子決兮將柰何浩浩洋洋慮婢爲河師古曰慮猶恐也念孫案師古訓慮爲恐謂恐婢爲河非也下句云婢爲河兮地不得甯則是已婢爲河矣今案慮猶大氐也

言河水所漫之地浩浩洋洋大氐盡爲河矣荀子議兵篇旁慮䘵用賞慶刑罰埶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漢書賈誼傳慮亾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亾與無同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矦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下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亦言大氐莫不王也師古曰慮計也計亦謂大計也今本慮莫譌作莫慮賈子五美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今據改又曰偕父櫌鉏慮有德色言大氐有德色也又曰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言大氐非顧行也師古曰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失之又曰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言大氐不動於耳目也是慮爲大氐之稱也或謂之無慮疊韻字也高誘注淮南俶眞篇

曰無慮大數名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以無慮爲無小計慮非是辯見經義述聞）或作亾慮趙充國傳亾慮萬二千人師古曰無慮大計也慮與閭古同聲而通用（宣十一年左傳注無慮計功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爾雅釋木諸慮山櫐釋文曰諸慮如字又力余反又地理志河內郡隆慮東海郡昌慮臨淮郡取慮遼西郡且慮遼東郡無慮並音閭）故河渠書作閭殫爲河猶遼東之無慮縣因醫無閭山以爲名也裴駰謂州閭盡爲河尤失之

弗鬱

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孟康曰鉅野滿溢則衆魚弗鬱而滋長近冬日乃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

汪本非作是涉上注韋說是也而誤據景祐本改別本或刪此四字尤非弗鬱憂不樂也水長涌溢滅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於冬日將甚困也栢讀與迫同念孫案顏說亦非也河水本濁不待汎濫而始濁魚本生於河中亦不以水濁而不樂也余謂弗鬱讀爲沸渭河渠書作沸鬱沸渭猶汾沄魚衆多之貌也楊雄長楊賦汾沄沸渭李善曰汾沄沸渭衆盛貌也河溢鉅野則其地皆魚矣故曰魚弗鬱下文蛟龍騁兮放遠游意亦與此同迫冬日者言時已近冬而水猶汎濫也迫冬日指水災言之非指魚言之武紀元鼎二年詔曰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與此迫冬日同意

鬲

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念孫案鬲下有津字而今本脫之鬲津爲九河之一而鬲乃縣名非河名九河以徒駭爲極北鬲津爲極南故曰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不當言自鬲以北也周頌般正義引此無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案正義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此正釋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之文則有津字明矣禹貢正義爾雅釋水疏引此竝作自鬲津以北

住十餘歲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

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念孫案上旣言居則下不得更言住住當爲往言故大隄在河西而民居在隄東與水相迫故往十餘歲時民更於大隄內築直隄以自衞也下文云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是其證隸書從彳從亻之字多相亂故往譌作住

藝文志

與不得已

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

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眞而曾最近之念孫案旣言咸非其本義則無庸更言皆不得其眞余謂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說見釋詞不得已者必欲求其本義也言三家說詩皆非其本義如必求其本義則曾最爲近之也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語意與此相似

后倉

曲臺后倉九篇念孫案后倉下脫記字則文義不明據如注云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則有記字明矣儒林傳云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

記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五引此竝作曲臺后倉記

法式

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念孫案式本作戒字之誤也隸書戒字或作式與式相似而誤言行之是者可以爲法非者可以爲戒故曰愼言行昭法戒劉向傳云言得失陳法戒是也若作法式則非其旨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三引作式則宋時本已然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作戢戢亦戒之誤陳禹謨不知戢爲戒之誤遂依俗本漢書改爲式左傳序正義引此正作戒

魯論語

傳魯論語者念孫案語字涉上文而衍論下無語字者省文也上文傳齊論者亦無語字皇侃論語疏敘引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壁所得謂之古論皆其證也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引此正作傳魯論者無語字陳禹謨依俗本漢書增語字

芊子

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師古曰芊音彌史記孟子荀卿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曰吁音芊別錄作芊子今吁亦如字也正義曰藝文志芊子十八篇顏師

古云音弭棨芊子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念孫案正義說是也芊有吁音故別錄作芊子史記作吁子小雅斯干篇君子攸芊毛傳芊大也釋文芊香于反或作吁作芊者字之誤耳

武帝時說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念孫案古今人表捷子在戶子之後鄒衍之前或作接子史記田完世家自如騶衍湻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正義曰接子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孟子荀卿傳正義同是捷子乃六國時人不言六國時者蒙上條而省非武帝時人武帝時說四字乃涉下條注武帝時說於齊王而衍

君人

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念孫案君人當爲人君穀梁傳序疏爾雅序疏引此皆不誤

非禮

見儉之利因以非禮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禮下有樂字是也墨子有節用節葬非樂三篇故曰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穀梁序疏引此已脫樂字

作賦以風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風讀曰諷念孫案風下原有諭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枚乘司

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風諭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竝作作賦以風諭

門人

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念孫案門下人字涉上文兩人字而衍據注云孔氏之門不用賦則無人字明矣此文本出法言吾子篇而法言亦無人字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删去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皆無人字

傳周

耿昌月行度二卷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念孫案傳當爲傳耿昌傳周皆上姓下名

太歲謀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引之曰謀當爲諜應劭注揚雄傳曰諜譜也上文有漢元殷周厤諜今本譌作諜厤十七卷下文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唐人避太宗諱書諜字作諜因譌而爲謀矣僖二十五年左傳諜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諜出譌作謀士

奇胲

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如

湑曰胲音該師古曰許愼云胲軍中約也念孫案說文奇侅非常也淮南兵略篇明於刑德奇賌之數即此所云奇胲刑德又曰明於奇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高注云奇賌陰陽奇祕之要非常之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然則奇侅者非常也侅正字也胲咳賌皆俗字耳脈法之有五色診奇侅術猶兵法之有五音奇侅皆言其術之非常也師古徒以奇胲用兵四字連文遂以胲爲軍中約不知軍中約之字自作該說文該軍中約也字從言非奇胲之義且奇胲二字同訓爲非常若以胲爲軍中約則與奇字義不相屬矣

所施

而用度箴后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念孫案所施上亦當有之字方與下句一例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此有之字

瘲瘛

金創瘲瘛方三十卷念孫案師古注瘛音在前瘲音在後則瘲瘛當爲瘛瘲說文瘛小兒瘛瘲病也諸書皆言瘛瘲無言瘲瘛者

讀書樵志

PL
2261
.W34
v.7

漢書弟八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陳勝項籍列傳

次所

又聞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爲之非戍人所止也念孫案張說是也下文言卒皆夜驚恐則此次所明是戍卒所止處非廣所止處也且構火狐鳴所以驚戍卒也若非戍卒所止處則構火狐鳴何爲乎

兩勝廣

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念孫案此文本作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句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上文魚腹中書及構火狐鳴之語皆曰陳勝王故卒中往往指目陳勝而吳廣不與焉吳廣素得士卒心故忿尉辱己以激怒其衆見下文而陳勝不與焉史記陳涉世家作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句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是其證今本指目勝下有廣字廣素愛人上又有勝字則與上下文不合

張楚

勝乃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已弛今立楚爲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念孫案張耳陳餘傳曰陳王今以張大楚以與己同則劉說不誤

蠭起

楚蠭起之將師古曰蠭起如蠭之起言其衆也念孫案蠭起本作蠭午說見史記

諸軍

願爲諸軍決戰念孫案諸軍當依史記漢紀作諸君羽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文亦作諸君

脫二字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念孫案史記秦始皇紀燕下有楚齊二字是也下文兩言九國之師又云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是其證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竝脫楚齊二字

仰關

仰關而攻秦念孫案仰本作卬古仰望字皆如此作師古注當云卬讀曰仰（此四字見於師古注者不可枚舉）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卬字作叩非也（以上師古注）今本則正文注文卬字皆改

爲仰又删去卬讀曰仰四字矣卬叩字相似故卬誤爲叩若本是仰字何緣誤爲叩乎

阡陌

躡足行伍之閒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阡陌之中也念孫案阡陌本作什伯此因什伯誤作仟伯故又誤作阡陌耳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皆誤作阡陌唯秦始皇本紀作什伯羣書治要引同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據此則正文及如注皆本作什伯明矣陳涉世家索隱亦作什伯注云謂在十八百八之長也今本

什伯誤作仟伯十人誤作千人與匈奴傳索隱不合且下文云將數百之衆則不得言千明矣匈奴傳索隱引續漢書百官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又引過秦論云俛起什百之中此皆其明證上言行伍故下言什伯淮南兵略篇所謂正行伍連什伯也或謂陳涉起於田閒當以作阡陌者爲是不知陳涉起於大澤乃爲屯長時事非爲耕夫時事上文先言毗隸之人後言遷徙之徒此文行伍什伯皆承遷徙之徒言之下文適戍之衆又承行伍什伯言之躡足行伍之閒免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四句一意相承皆謂戍卒也若作阡陌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棘矜

鉏櫌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穫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櫌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穫同謂矛鋋之把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櫌及戈戟之穫以相攻戰也念孫案方言曰矜謂之杖棘矜謂伐棘以爲杖也淮南兵略篇曰陳勝伐櫾棗而爲矜義與此同伐棘爲矜卽上文所云斬木爲兵也後徐樂傳曰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嚴安傳曰陳勝吳廣起窮巷杖棘矜史記淮南厲王傳曰適戍之衆鐖鑿棘矜義竝與此同師古以棘爲戟非也下文鉤戟長鎩乃始言

戟耳

張耳陳餘傳

庸奴其夫亾邸父客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亾邸父客王楙曰史記謂嫁庸奴亾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亾去也班史削去嫁亾二字義便不同念孫案王說非也史記本作庸奴其夫亾去抵父客無嫁字辯見史記

乃

乃求得趙歇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念孫案說文仍從乃聲仍乃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司几筵凶

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讀爲仍是仍字古通作乃也爾雅仍乃也則仍可訓爲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今本脫乃字據蜀志郤正傳注引補論衡道虛篇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東方朔傳迺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水經渭水注引迺作仍閩粤傳迺悉與衆處江淮之閒通典邊防二迺作仍子京未識古字故以爲非而改之

尙魯元公主

尙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尙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尙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案尙之爲配古無此訓辯見周易諸言尙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尙公主與尙書尙

倉同意訓尚爲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旣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爲辭史記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曰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恐非其義引之曰小司馬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爲辭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則所謂尚者乃奉事之稱國人承翁主承亦奉也不得以尚爲配又司馬相如傳卓王孫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以就之耳念孫案此尚字卽當字也與尚公主之尚

不同古字當與尚通史記魏其武安傳非大王立當誰立哉漢書當作尚故一本作當廣雅配當也當可訓爲配尚則不可訓爲配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

陽爲

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師古曰陽縛其奴爲殺奴之狀也今流俗書本爲字作僞非也陽卽僞耳不當重言之念孫案爲字古通作僞古書爲字多作僞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陽僞卽陽爲史記作爲本字也漢書作僞借字也師古不識古字而讀爲詐僞之僞故改僞作爲而反以古本爲俗本

韓彭英盧吳傳

蓐食

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引之曰方言蓐厚也厚食猶言多食說見經義述聞秣馬蓐食下

又

淮陰少年又侮信念孫案此又字非承上之詞又讀爲有言少年中有侮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爲有說見釋詞史記正作少年有侮信者或曰漢書何以無者字曰者字可有可無下文人有言上亦無者字

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　唯天子亦以爲國器　唯上亦難焉　唯其人之贍知哉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師古斷唯字爲句注云唯應辭念孫案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當作一句讀唯讀爲雖言非獨大王以爲弗如雖信亦以爲弗如也雖字古多借作唯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竝曰雖或爲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曰唯讀爲雖秦策曰獘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獘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曰雖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

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睢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唯竝與雖同

又俗作惟

淮南精神篇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惟與雖同

史記淮陰侯傳作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則不得斷惟字爲句而讀爲唯諾之唯矣又案韓長孺傳曰士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亦以爲國器今本亦字誤在上句士字下據顏注云天子一人亦以爲國器則亦字在下句明矣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亦不說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改正史記韓長孺傳亦字亦在上句則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耳唯讀爲雖言不獨士稱慕之雖天子亦以國器許之也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爲國器云天子一人則是訓唯爲獨失其

指矣又金安上傳曰敞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唯亦讀爲雖言不獨左右憚之雖上亦難之也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又失之矣又楊雄傳曰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唯亦讀爲雖文選解嘲正作雖師古曰非唯其人贍知乃會時之可爲也又失之矣

令齊趙

令齊趙共擊楚彭城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合謂漢與齊趙合而共擊楚也

必不爲二子所禽矣

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念孫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本作不句必爲二子所禽矣不與否同言若不用臣之計則必爲二子所禽也史記作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是其證後人不知不字自爲一句而以不必二字連讀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爲必不以爲陳餘用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爲二子所禽不知上文明言兩將之頭可致戲下豈特不爲所禽而已乎弗思甚矣通典兵十三作不然必爲所禽矣通鑑漢紀二作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

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師古

以前行屬上句云行音戶郎反劉奉世曰前行當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恐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行如字念孫案劉說非是恐吾阻險而還者趙軍恐漢軍阻險而還也若謂韓信自恐阻險則當曰吾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阻險而還矣下文使萬人先行出正所謂前行也而趙軍不擊之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也行字仍當音戶郎反而以前行屬上句

幾是乎

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薛瓚曰幾近也念孫案幾讀爲豈

言人相我當刑而王今豈是乎史記黥布傳亦作幾集解引徐廣曰幾一作豈索隱曰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是其明證矣豈與幾古同聲而通用趙岐注孟子告子篇曰幾豈也荀子榮辱篇曰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又曰幾不甚善矣哉楊倞竝曰幾讀爲豈韓子姦劫弒臣篇曰幾不亦難哉續史記滑稽傳曰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幾竝與豈同

夏漢誅梁王彭越

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偏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念孫案高紀云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漢紀同則不得言夏也且上下文皆不紀時而此獨紀時亦爲

不類史記作夏亦誤也夏漢誅梁王彭越當作漢復誅
梁王彭越復者承上之詞葢布見淮陰矦誅而心恐復
見醢彭越之事遂大恐也復字右邊與夏相似因誤而
爲夏又誤在漢字上耳羣書治要引作復誅彭越是其
證

入漢

及高祖初起沛絹以客從入漢齊曰史記作從入漢中
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念孫案從入漢卽從入漢中非
有脫文也功臣表云曹參以中涓從起沛以將軍入漢
蕭何以客初從入漢樊噲以舍人起沛從以郎入漢皆

其證

荊燕吳傳

避不肯與戰

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念孫案避本作壁壁不肯與戰謂築壘壁而守之不肯與戰也吳王濞傳曰條侯壁不肯戰是其證後漢書耿弇傳注曰壁謂築壘壁也後人不知其義而改壁爲避其失甚矣史記荊燕世家正作壁不肯與戰

閒招

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念孫案後漢書鄧禹傳注曰

閒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史記項羽紀沛公道芷陽閒行謂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也師古曰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也則於義轉迂矣

同情相求

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史記同情相求作同情相成念孫案惡助爲韻好留爲韻情成爲韻欲趨爲韻利死爲韻則作成者是也淮南兵略篇亦曰同利相死同情相成成字隸或作成與草書求字相似因譌而爲求矣昭二十年左傳虛以求媚晏子外篇求作成

轉胡衆

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轉字師古無音念孫案轉讀爲專專謂統領之也史記作搏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又田完世家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下文云王專并將其兵義與此同專搏轉聲相近故專又通作轉莊子盜跖篇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卽山木篇所謂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也

渡淮

於是吳王廼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亾去度淮走丹徒念

孫案淮當爲江丹徒卽在江南故曰度江走丹徒若度淮則去丹徒尙遠此涉上文吳王之度淮而誤史記正作度江走丹徒漢紀亦云吳王亾走江南保丹徒

漢兵還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念孫案此時漢兵尙未還不得言漢兵還也還當依史記作遠字之誤也行遠則兵罷故曰已罷可襲

及未有詔虎符

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爲乃說見史記

圖之

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念孫案下之字後人所加景祐本及史記竝無

豈不危哉

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劉攽曰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

世疑危亦本是佹字後人不曉改之念孫案事發相重習說是也豈不危哉危讀爲詭詭者奇異之稱猶言豈不偉哉耳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詭文奇異之文也薛綜注西京賦曰詭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呂氏春秋侈樂篇曰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奇物譎詭俶儻窮變王逸天問章句序曰琦瑋譎詭譎詭與琦瑋同義故史記作偉偉與瑋通漢書作危危與詭古同聲而通用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其證也張衡西

京賦曰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文義正與此同師古讀危爲安危之危遂以事發爲事發覺相重爲相累誤貢父又疑危字爲後人所改皆由不知危爲詭之借字遂致紛紛之說

楚元王傳

路少

德字路少脩黃老術念孫案路少本作路叔隸書叔字或作尗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泰山都尉孔宙碑陰因譌而爲少宋祁曰路字下疑有叔字而不言少字之誤則是以少爲幼少之少屬下句讀矣案此言少脩黃老術下又言少時數言

事則詞意重複明此少字乃叔字之譌非謂幼少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初學記職官部下白帖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八引此並作字路叔脩黃老術今本文選注脩上有少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皆無少字

肺附

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念孫案一說近之然既言附又言託則語意重出余謂肺附皆謂木皮也說文曰朴木皮也柹劄木札朴也作肺者假借字耳後漢書方術傳云風

吹削肺是也今本肺誤作哺顏氏家訓已辯之小雅角弓箋曰附木桴也正義曰桴謂木表之麤皮也桴附朴聲竝相近肺附語之轉耳言己爲帝室微末之親如木皮之託於木也下文云臣幸得託末屬是其證矣田蚡傳曰蚡以肺附爲相中山靖王傳曰得蒙肺附衞青傳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閒宣元六王傳曰博幸得肺附師丹傳曰肺附何患不富貴王莽傳曰伏自惟念得託肺附史記惠景閒侯者表序曰諸侯子弟若肺附今本附作腑因肺字而誤凡肺附字作肺腑者皆誤古書藏府字亦無作腑者後漢書盧芳傳曰以肺附之故太元親次八曰肺附乾餱其幹已良義竝同也若以肺爲

胏肝之胏則義不可通

通所聞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念孫案通猶道也謂道其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彼注曰通謂陳道之也

不可勝原　功無原

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念孫案師古以原爲本數非也原者量也度也言其麗與盛不可勝量也廣雅曰量源度也源與原古字通宋玉神女賦曰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曰掩其跡

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曰原度天道禍福所移皆其證也又王莽傳曰功亾原者賞不限原亦量也有無量之功故有不限之賞淮南本經篇巖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無原亦謂無量也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亦失之高注齊策曰度計也計與度同義故計亦謂之原東方朔傳曰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不可勝計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亦失之

忤恨　恨其父　常連恨勝　爭恨　相恨

恨上

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念孫案恨讀爲很忤逆也很違也謂與王鳳相違逆非謂相怨恨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曰很違也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盭也盭亦違也（盭通作戾鄭注大學云違猶戾也）齊策秦使魏冉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卽違秦是很與恨通也又李廣傳李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恨亦讀爲很很違也謂廣欲居前部以當單于而青不聽也又龔勝傳夏侯常連恨勝恨亦讀爲很很者相爭訟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上文曰勝以手推常曰去又曰常恚謂勝曰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下文云御史中丞劾奏勝常不崇禮義而居

公門下相非恨恨讀爲很疾言辯訟是也曲禮很毋求勝鄭注曰很鬩也謂爭訟也小雅常棣篇兄弟鬩于牆毛傳曰鬩很也爾雅鬩恨也孫炎本作很云相很戾也李巡云相怨恨失之辯見經義述聞作恨者俗字耳又魏相傳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恨亦讀爲很謂相爭鬬也孟子言好勇鬬很是很與爭鬬同義故以爭很連文作恨者亦俗字耳又匈奴傳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與漢吏相恨恨亦讀爲很謂相爭鬬也史記作與漢吏相距義亦同也又外戚傳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寝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之夫人遂

轉鄉獻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
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恨
亦讀爲很很違也謂不從上意也作恨者亦借字耳晏
子雜篇曰君歡然與子邑子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新序
節士篇曰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恨竝與很同而六傳
內恨字師古皆無音又注李廣傳云令其父恨而死也
則是皆讀爲怨恨之恨而不知其爲很之借字矣

根垂地中　首垂泥中

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
屋根垂地中宋祁曰垂作臿一作函通鑑漢紀二十二

作函司馬康曰函測洽切胡三省曰字書測洽之臿從干從臼與今函字不同漢書作根臿地中意函即臿字也念孫案漢書作臿乃函字之誤（淮南要略禹身執虆臿以爲民先今本臿誤作臿）函即臿之俗體司馬音及宋校皆是也梓柱得地氣而復生故其根臿入地中地中非空虛之處不可以言臿則作臿者是也廣韻臿俗作函（周官典瑞注插之於紳帶之閒釋文插作函初洽反）胡以函爲臿字誤矣漢紀孝成紀作根插地中插臿古字通則漢書作臿明矣又儒林傳先敺旄頭劒挺墮墜首臿泥中宋祁曰臿字當是臿字亦是也泥中可言臿不可言臿太平御覽儀式部一引此正作臿又

舊本北堂書鈔儀飾部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方術部八
引此竝作插

積思

專積思於經術念孫案積思當爲精思字之誤也藝文類聚雜文部一太平御覽學部十竝引作專精經術北堂書鈔藝文部三論語序疏竝引作專精思於經術漢紀孝宣紀同文雖小異而字皆作精董仲舒傳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兒寬傳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

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

篇劉奉世曰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念孫案史記夏本紀云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云云論衡問孔篇云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勑禹毋子不肖子也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譴告篇云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蓋司馬劉王所稱皆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師古不見今文故不能言其同異而但云見虞書益稷篇也若仲馮據今本尚書以駁子政固無譏焉

高五王傳

既欺

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念孫案既欺本作既見欺謂見欺於齊王而不得反其國也今本脫見字則文不成義燕王劉澤傳注引此有見字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同

後聞　後擊　後見熊

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念孫案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爲復言欒布等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與三國有謀遂欲伐

齊也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正作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西南夷傳云王侯受詔已復相攻又周勃傳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後擊亦當依史記作復擊又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宋祁曰浙本後作復案浙本是也見犬見熊皆一時之事故總而言之曰左右皆莫見不當云後見熊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正作復見熊復後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復譌作後說見史記韓王信傳

或白晝使羸伏念孫案景祐本羸作𧝹此古字之僅存者說文𧝹袒也從衣𣎆聲或從果聲作裸俗作臝不合六書之義世人多見羸少見𧝹而經傳中𧝹字皆譌爲羸矣

蕭何曹參傳

魏將孫遬

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宋祁曰浙本遬字下有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上下文皆言攻某軍擊某軍脫去軍字則語意不完水經涑水注引此有軍字史記同

少朕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爲年少故也史記索隱曰案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念孫案小司馬說是也晏子春秋外篇亦云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羣書治要所引如是今本少譌作小

載其淸靖

載其淸靖民以寧壹念孫案載行也見堯典鄭注昭十年左傳注周語注淮南俶眞篇注謂行其淸靖之治也師古訓載爲乘失之

張陳王周傳

氾上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今本圯作圮乃張佖所改劉攽宋祁已辯之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圯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也念孫案水經沂水注曰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閒以爲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于圯上卽此處也據此則文穎以圯爲沂水上橋是也師古不審地望而非之誤矣

直墯其履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墯其履圯下師古曰直猶故

也一曰正也念孫案直猶特也說見史記

斂衽

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念孫案衽謂袂也廣雅曰袂衽袖也衽袂也此云斂衽而朝貨殖傳云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是衽即袂也管子弟子職篇曰攝衽盥漱又曰振衽埽席趙策曰攝衽抱几列女傳母儀傳曰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皆謂袂也

鹿臺之財

散鹿臺之財念孫案財當依史記作錢此後人依晚出古文尚書改之也辯見史記周本紀

天下不復輸積

息牛桃林之墟天下不復輸積宋祁曰浙本天字上有示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史記漢紀及新序善謀篇皆有示字

有故怨

雖齒與我有故怨念孫案怨字因注文而衍葢正文本作雖齒與我有故故服注申之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若正文有怨字則服注爲贅語矣有故卽有怨呂氏春秋精諭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爲

請無故卽無怨也史記作維齒與我故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引漢書竝作維齒與我有故新序善謀篇同皆無怨字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大子位必矣景祐本上字下有曰字劉攽曰曰字後人妄加念孫案劉說非也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是四皓述高帝之語如此外國傳曰大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己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故下文曰明其代大子位必矣若無曰字則爲四皓語矣是四皓以大子爲不肖也豈其然乎史記亦有曰字

避逃我

吾求公避逃我念孫案避逃上更有一公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外戚恩澤侯表序注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引此竝作吾求公公避逃我史記及新序善謀篇作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皆重一公字

所與

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宋祁曰浙本所與下有上字念孫案浙本是也無上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上字

絳灌等或讒平　議者或言　竹柏或枯

絳灌等或讒平史記或作咸念孫案旣言絳灌等則讒

平者非止一人作咸者是也又匈奴傳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漢紀孝成紀或作咸案下文云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不如勿受是議者皆言宜受其降唯永欽以爲不可也亦以作咸者爲是又王莽傳天鳳三年二月大雨雪深者一丈竹柏或枯或亦當從漢紀孝平紀作咸皆字之誤也北堂書鈔天部四引王莽傳正作咸

爲匈奴圍

至平城爲匈奴圍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字念孫案文

逕劉琨重贈盧諶詩注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女弟

樊噲帝之故人又呂后女弟呂須夫念孫案弟上本無女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女弟而但曰弟者省文耳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女字樊噲傳云噲以呂后弟呂須爲婦五行志云趙皇后弟昭儀高五王傳云紀大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弟上皆無女字

固請之

因固請之得循衞中朱祁曰之字可删念孫案宋說是

也此時平尚未得宿衞中但請之耳下文大后以爲郎中令然後得其所請若云因固請之得宿衞中則是平已得宿衞而下文爲贅語矣之字涉下文兩之字而衍史記無

唼血而盟

始與高帝唼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宋祁曰浙本無而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景祐本作唼而盟而卽血之誤此作唼血而盟者一本作血一本作而而寫者誤合之耳史記呂后紀作啑血盟無而字

各有主者

平曰各有主者宋祁曰越本無各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各字此涉下文苟各有主者而衍下文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故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此文但言有主者而已不須言各北堂書鈔政術部下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二一引此皆無各字史記亦無

續封之

願得續封之然終不得也宋祁曰浙本無之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封下不當有之字後漢書袁安傳注引此無之字

樊酈滕灌傳靳周傳

擁輕車騎

別擊西丞白水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念孫案擁當依景祐本作雍擊雍輕車騎雍南者上雍是章邯爲雍王之雍下雍是雍縣也二雍字並於用反史記正作雍輕車騎正義音於拱反則已誤讀爲擁矣酈商傳亦云破雍將軍烏氏後人改雍爲擁則義不可通

攻其前垣

從擊縣布攻其前垣陷兩陳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謂攻其壁壘之前垣史記作攻其前拒集解云徐廣曰拒一作和駰謂拒方陳也念孫案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桓字之譌也垣與桓聲相同拒與桓字相近莊子應帝王篇鯢桓之審爲淵崔譔本桓作拒桓讀爲和和與桓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如淳注漢書酷吏傳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案和桓聲相近桓之讀爲和猶和之讀爲桓水經桓水注引禹貢和夷厎績鄭注曰和讀曰桓逸周書時訓篇將帥不和與言權爲韻亦讀爲桓和謂軍門也周官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孫子軍爭篇合軍聚衆交和而舍魏武帝注曰軍門爲和門兩軍相對爲交和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

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曰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唐開元禮仲冬講武除地爲場四出爲和門言四出則左右前後皆有和門故此言攻其前和也軍前門謂之前和猶棺前蔽謂之前和呂氏春秋開春論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是也和與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周官所謂左右和猶木雙植謂之桓也周官大宗伯公執桓圭鄭注曰雙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猶木四植謂之桓也檀弓三家視桓楹鄭注曰四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而字或爲

桓猶木貫柱四出謂之桓而聲或爲和也漢書酷吏傳瘞寺門桓東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卽華表也然則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桓字之譌也李奇顏籀以垣爲牆垣裴駰以拒爲方陳皆失之訓拒爲方陳則與下文陷兩陳相複且桓與和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若作拒則聲與和遠而不可通矣

將軍

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念孫案越本景祐本是也史記亦無二軍字周勃傳得丞相大將各一人灌嬰傳斬其小將

十八皆無軍字

鄲矦

景帝復封緤子應爲鄲矦蘇林曰鄲音多屬沛國水經淮水注曰芑水東逕鄲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爲矦國音多沈氏繹旃曰漢書周緤傳封緤子應爲鄲矦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鄲也史記周緤傳亦引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造爲當何反之音以附會之觀酈注則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也見趙氏水經注釋念孫案沛郡鄲縣之鄲蘇林孟康皆音多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

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緤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爲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曰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鮦陽下孟康曰鮦音紂紅反（辯見地理志）此傳鄳侯下蘇林曰鄳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所加考鄳縣之鄳蘇林（周緤傳注）孟康（地理志注）酈道元（淮水注）顏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百官公卿表注）司馬貞（高祖功臣侯表索隱）皆音多自是舊讀如此非有脫文史記周緤傳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寒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鄳縣孟康音多正與蘇音相合豈亦脫去

寒反二字邪且蘇林在孟康之前若蘇音多寒反而孟音多則後人當兩存其音不當獨用孟音也今諸家皆音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自東至邯鄲邯鄲二字皆無音而鄲侯之鄲獨有音則其音多而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卽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則豈鄙顏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汪本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爲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多在歌韻鄲從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不知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幷有

轉入哿箇二韻者說文驒從馬單聲而魯頌駉篇有驒有駱之驒音徒河反說文奲富奲奲皃從奢單聲丁可切鼉字說文亦從單聲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黿鼉己與犧羆爲韻犧古讀若訶羆古讀若波說見唐韻正又爾雅癉勞也癉音丁賀反小雅大東篇哀我憚人小明篇憚我不暇憚字竝音丁佐反四牡篇嘽嘽駱馬說文引作痑痑駱馬丁可切凡此皆單聲之字而轉入歌哿箇三韻者也其寒韻中字非從單聲而轉入歌哿箇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於鄲之音多乎而全氏謝山經史問荅且謂沈說足發二千年之謬不知明監本加寒反二字乃二千年未有

之謬也

摧呂祿

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史記酈商傳集解引此同漢紀引摧呂祿作權賣呂祿念孫案權賣呂祿正承上賣友言之於義爲長葢仲豫所見漢書本如是權與摧字形相似而誤又脫去賣字耳

漢書弟八

漢書弟九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張周趙任申屠傳

自卒史

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爲自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宋改以爲自從史記也然自以皆由也則改猶不改耳景祐本亦作以

期期

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大子臣期期不奉語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

言期期劉攽曰期讀如荀子目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爲綦案荀子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注但云綦極也劉云楚人謂極爲綦未知所據念孫案顏說是也臣期期知其不可臣知其不可也臣期期不奉詔臣不奉詔也期期乃吃者語急之聲本無意義劉讀期爲綦而訓爲極臣極不奉詔斯爲不詞矣胡三省訓綦爲近尤非

請閒

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閒景祐本閒作問宋祁曰問疑作閒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作請問

尤好書

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麻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念孫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是也景祐本亦作凡凡當讀爲汎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麻尤邃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無音而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律麻師古亦無音

見寵

其見寵如是宋祁曰越本無見字念孫案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

酈陸朱婁叔孫傳

然吏

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念孫案吏縣中賢豪殊爲不詞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與監門連讀謂食其爲監門小吏而賢豪皆莫敢役使也漢書寫本吏然二字誤倒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書誤本爲是謂縣吏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謬矣如劉說則當云縣吏中賢豪不當云吏縣中賢豪也

輟洗起衣

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酓其上坐謝之師古曰起衣著衣也念孫案古無謂著衣爲起衣者此文本作輟洗起句攝衣句延酓其上坐鄭注士冠禮曰攝猶整也謂整衣而延之上坐也史記管晏傳曰晏子戄然攝衣冠謝師古所見本脫攝字遂以起衣連讀而訓爲著衣誤矣史記正作攝衣文選王粲七哀詩注傅元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人事部一百十五無攝字乃後人以顏本漢書刪之與前所引不合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

負處

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宋祁曰或無負字念孫案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者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加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

何遽不若漢

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念孫案師古以遽爲迫促非也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遽字或作詎距鉅巨又作渠豈子公孟篇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

不明淮南人閒篇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韓子難篇曰衛奚距然哉秦策曰君其試焉奚遽叱也（史記甘茂傳作何遽叱乎）荀子王制篇曰豈渠得免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具備篇曰豈遽必哉莊子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釋文曰詎徐本作巨李云詎何也）淮南齊俗篇曰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史記張儀傳曰且蘇君在儀甯渠能乎（索隱曰渠音詎古字少假借耳）或言何遽或言奚遽或言豈遽或言庸遽或言甯渠其義一也何遽不若漢史記作何渠不若漢則遽爲語詞而非急遽之遽明矣

馬上治

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乎念孫案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七治道部四引此竝作治之史記漢紀通鑑同

淮南衡山濟北傳

刑

命從者刑之日知錄曰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譌下文大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念孫案說文刑剄也廣雅同案說文荆罰辠也從刀井井亦聲刑剄也從刀幵聲是刑訓爲剄與荆罰之荆不同剄刑也是刑與剄同義不必改刑

爲到

輦車

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念孫案輦車爲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十乘乘車四馬車也輦車當依史記作輂車說文輂大車駕馬也周官鄉師與其輂輦鄭注曰輂駕馬輦人輓行故曰輂車四十乘世人多見輦少見輂故輂譌爲輦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軺輂者今本輂譌爲輦

令復之

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今今復之

卽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卽追還也卽字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卽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傳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卽今也餘見釋詞

不相容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念孫案正文注文之不相容皆本作不能相容此歌上四句皆三字下二句皆四字且不能與尚可對文則能字斷不可少今本正文注文皆無能

字者正文脫能字而後人幷删注文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無能字則所見本已誤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及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此皆有能字史記同高誘鴻烈解敘亦同又史記集解引瓚注亦有能字

離騷傳

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念孫案傳當爲傅傅與賦古字通皐陶謨敷納以言文紀敷作傳僖二十七年左傳作賦論語公冶長篇可使治其賦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作傅使爲離騷傅者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安辯博善爲文辭見上文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藝

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竝相類也若謂使
解釋離騷若毛詩傳則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
成書乎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
畢高誘淮南鴻烈解敘云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
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
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愈欲休

王亦愈欲休念孫案愈讀爲偷故史記作王亦偷欲休
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
休二語正相反史記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沬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謂偸一小快也燕策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偸充復而與死同患也史記蘇秦傳偸作愈韓子難一偸取多獸淮南人閒篇偸作愈是偸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偸字矣

鍛矢　鏃矢

作輣車鍛矢（鍛俗作鍜）漢書攷證曰史記作鏃矢是也本書膠東王傳亦作鏃矢念孫案矢必有鏃無庸更言鏃矢膠東王傳作兵車鏃矢師古曰鏃矢大鏃之矢加大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此作鍛矢亦無義鏃與鍛皆當爲

鏃字形相近而誤也說見淮南兵略篇爾雅說矢云金鏃翦羽謂之鍭大雅行葦篇云四鍭既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士喪禮記作猴矢

漸靡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又枚乘傳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絖斷幹漸靡使之然也念孫案漸讀漸漬之漸靡與摩同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鄭注摩相切磋也荀子性惡篇曰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卽摩字莊子馬蹄篇馬喜則交頸相靡李頤曰靡摩也靡字古讀若摩故與摩通說見唐韻正漸靡卽漸摩董仲舒傳云漸民以仁摩

民以詑是也師古於漸字無音於靡字則前訓爲相隨從後訓爲盡皆失之

敵伍江息夫傳

接刃

將爭接刃於公之腹念孫案接讀爲插說文插刺內也內與入同大徐本譌作刺肉也據小徐本改玉篇廣韻竝作刺入也謂以刃刺入公腹作接者借字耳周官廩人共其接盛鄭注曰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釋文初洽反是接有插音故與插通也上文云事刃於公之腹李奇曰東方人以物臿地中爲事臿與插同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事與插同義插與接同

字史記接刃作傳刃是其明證也傳與事同而接字師古無
音則是誤讀爲交接之接矣

墮肝膽

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念孫案墮者輸也
謂輸肝膽以相告也昭四年左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
城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
宗廟是古謂輸爲墮也史記淮陰侯傳作披腹心輸肝
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義與
此同師古亦誤訓爲毀

數行

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念孫案如以行爲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有數處殆失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竝云行道也通谷數行言谿谷之可通者有數道也

被服冠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宋祁曰浙本冠字上有衣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既言被服則當有衣字下文衣紗縠襌衣卽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字則上與被服不相屬下與襌衣不相應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

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删之其人事部二十布帛部三
引此皆有衣字

東崖

如使狂夫嘄謼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師古曰東崖
謂東海之邊也嘄古叫字念孫案東崖猶東方耳非必
東海之邊也廣雅曰厓方也是厓與方同義故文選蘇
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李善注引廣
雅涯方曰厓涯竝與崖通

文三王傳

猥自發舒　猥被以大罪

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念孫案猥猶猝也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言耳若淫亂之事問所不及何故猝自發舒也月令寒氣總至鄭注曰總猶猥卒也卒與猝同廣雅曰猥頓也頓亦猝也成十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曰厲公猥殺四大夫言猝殺四大夫也馬融長笛賦曰山水猥至言猝至也

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騶高句驪矦名正有它心正猶即也說見終軍傳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言今若猝加以大罪則恐其遂畔也師古曰猥多也厚也亦失之

賈誼傳

更奏之

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念孫案悉更奏之當依史記作悉更秦之法秦奏相似而誤又脫法字耳色尚黃以下三句皆是更秦之法故言此以總之若謂奏之於上則但當言奏不當言更奏也師古所見本正作更秦之法故云更改也亦謂改秦法非謂改奏

遙增擊而去之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

增擊而去之如淯曰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李奇曰增益也竝見文選注師古曰增重也言重擊其羽而高去念孫案如以增爲高高上飛之意是也梅福傳曰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增逝與深退對文是增爲高也增或作曾淮南覽冥篇鳳皇曾逝萬仞之上高注曰曾猶高也高擊謂上擊也宋玉對楚王問曰鳳皇上擊九千里是也李訓增爲益顏訓爲重皆失之遙者疾也方言曰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閒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言鳳皇必

覽德煇而後下若見細德之險徵則速高擊而去之也如訓遙爲遠亦失之

來崪

異物來崪孟康曰崪音萃萃聚集也念孫案上文祇有一服不得言聚集也崪者止也其字從止故上文言止於坐隅廣雅崪待也止待逗也逗亦止也見說文楚辭天問北至囘水萃何喜王注云萃止也史記崪作集集亦止也見唐風鴇羽傳晉語注非聚集之謂

怵迫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怵爲利所誘訹也迫迫貧

賤西東趨利也師古曰誘詸之詸則音戌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念孫案孟說是也管子心術篇曰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然則怵迫者怵乎利迫乎害也趨西東者趨利避害也不得以怵爲怵惕明矣

意變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念孫案意讀億萬年之億說文本作意史記正作億億變猶上文言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即莊子齊物之旨作意者借字耳文選劉良注云意與變化齊同失之

好惡積意

衆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薛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念孫案李薛二說皆非也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字本作𢡃或作億文選作好惡積億又作臆說文曰𢡃滿也方言曰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億亦盈也說見經義述聞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卽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盈與逞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𢡃億臆竝與意同

不治

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宋祁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念孫案當作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浙本作不能治治字葢涉上句而衍各本則又脫能字矣賈子宗首篇作雖堯舜不能無治字

將不合諸矦而匡天下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矦而匡天下

虖念孫案將不合諸矦而匡天下虖賈子同漢紀孝文紀作將能九合諸矦而一匡天下乎今案作將能者是也言文帝得位乘時尚不能安危治亂假令居齊桓之

處必不能一匡九合也下文曰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能與不能上下正相應下文又曰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虖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又曰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語意竝與此同賈子作將不恐後人據漢書改之也

洒在

長沙洒在二萬五千戶耳念孫案在讀爲纔廣韻纔僅也言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文紀大僕見馬遺財足又作裁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裁什二三說文在從才聲故與纔財裁通用而在字師古無音則讀如本字矣賈子藩彊篇正作乃纔二

萬五千戶

制從

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通鑑漢紀六同念孫案制從當爲從制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今本作制從則文義不順賈子五美篇漢紀孝文紀竝作莫不從制

病非徒瘇　蹷盭

病非徒瘇也又苦蹷盭念孫案病非徒瘇當作非徒病瘇病瘇與苦蹷盭對文則病字當在瘇字上不當在非徒上賈子大都篇亦誤作病非徒瘇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非

徒病瘇下文云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瘃鑑此尤其明證矣下文又云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師古曰瘃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鑑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攷異曰案說文無瘃字小顏讀爲蹠恐亦臆說當是躋字之譌說文躋脛肉一曰曲脛讀若逵躋鑑謂足脛反戾不便行動念孫案說文跖足下也作蹠者俗字說文楚人謂跳躍曰蹠作瘃者別體耳或從石聲或從庶聲或從炙聲一也石與炙聲相近石與庶聲亦相近故盜跖或作盜蹠庶與炙聲亦相近故小雅楚茨篇或燔或炙與爲豆孔庶爲韻後漢書郅惲傳注引史記曰申包胥晝夜馳驅足腫蹠鑑是古

有蹠盭之語卽此傳之𨂝盭師古讀𨂝爲蹠非臆說也腳掌反戾故曰𨂝盭賈子大都篇亦作𨂝盭錢以𨂝爲跰字之譌非也說文以跰爲曲脛廣雅曰盭曲也是跰盭皆有曲義上既言跰則下不得復言盭史記漢書之字固有不見於說文者必別指一字以當之則鑿矣

廉愧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念孫案古無以廉愧二字連文者愧當爲醜字之誤也廉醜卽廉恥語之轉耳故賈子時變篇作廉恥又下文棄禮誼捐廉恥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竝作廉醜凡賈子書恥字多

作醜逸周書亦然呂氏春秋不侵篇秦昭王欲醜之以辭高注醜或作恥莊子讓王篇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呂氏春秋愼人篇恥作醜韓子說難篇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史記韓非傳恥作醜燕策雪先王之恥新序雜事篇恥作醜淮南脩務篇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亾於己賈子勸學篇恥作醜故知此廉愧爲廉醜之誤

因恬而不知怪

而大臣持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失與泆同禮樂志作風俗流溢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念孫案因當爲固字之誤也固與顧同顧反也見秦策及呂氏春秋審分篇淮南說山篇注恬而恬然也古謂然爲而說見釋詞言大臣但以簿書期會爲急至於俗流泆世壞敗反恬然不以爲怪也賈子俗激

篇正作固恬弗知怪

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

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爲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念孫案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當從賈子俗激篇作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言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爲寒心哉可爲寒心者危之之詞非謂當寒心而憂之也羣書治要引此已誤史記田單傳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

漢書杜欽傳曰小卞之作可爲寒心

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

姦人以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念孫案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本作羣衆信上而不疑惑今本羣下衍臣字此涉上文君君臣臣而衍而字又誤在羣臣上師古遂以羣臣衆信爲句師古曰衆信謂共爲忠信也上不疑惑爲句矣不知此謂衆不疑惑非謂上不疑惑也姦人以所幾幸對上文姦人幾幸而言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對上文衆心疑惑而言羣衆卽衆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楚辭七諫曰羣衆成朋賈子俗激篇正作羣衆信上而不疑惑

瞽史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念孫案上既言有記過之史則此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瞽之事非史之事襄十四年左傳曰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周語曰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楚語曰史不失書矇不失誦又賈山傳見下大戴禮記保傅篇作瞽夜誦詩是也盧辯注反以夜爲史之誤失之列女傳母儀傳曰夜則令瞽誦詩是其證後漢書馬廖傳亦曰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今本夜作史者涉上文而誤賈子保傅篇亦作史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視已成事

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念孫案視已成事本作如視已事此後人不解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卽成事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古者如與當同義昭二十一年左傳君若愛司馬則如亾杜注言若愛司馬則當亾走定五年傳不能如辭杜注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或訓如爲不如者非也說見釋詞言不習爲吏則當視已事以爲法也說苑尊賢篇亦云案往世而視已事下文云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師古注下文云已事已往之事而於此無注則所見本已誤羣書治要所引亦誤大戴禮正作如視已事賈子作而視已事而亦如也

智諠之指

開於道術（句）智諠之指則敎之力也念孫案智諠之指本作智諠理之指智讀曰知（古字多以智爲知說見管子法法篇）與開字相對爲文謂開通於道術識義理之指也後人誤讀智爲智慧之智則智諠理三字義不相屬故刪去理字而不知智諠二字義亦不相屬也通鑑無理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大戴禮賈子竝作知義理之指（舊本賈子皆如是近時盧氏紹弓刻本又刪理字）

司寇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念孫案兩司寇皆當作司空司空掌役使罪人之事故曰輸之

司空編之徒官徒謂役徒也周官大司寇曰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史記儒林傳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詈辱而榜笞之者謂力作不中程則小吏從而笞辱之陳咸傳曰咸爲南陽太守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爲地臼木杵舂不中程輒加罪笞事與此相類也後人不解輸之司空之語故改兩司空爲司寇不知役使罪人非司寇所掌且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司空則不得更言輸之司寇也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則所見本已誤作司寇賈子階級篇作司寇亦後人以誤

本漢書改之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
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引此文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是其
明證矣

而

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
得如此而頓辱之哉念孫案死而死耳猶言死則死耳
也又鄒陽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
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
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
能安其位亦明矣然則也故文選作然則古者

而與則同義說見釋詞

縣屬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爲縣而屬劉奉世曰縣讀如懸念孫案劉音是也淮南主術篇注曰縣遠也言越兩國之地而遠屬於漢也上文云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是其證矣荀子脩身篇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相縣謂相遠也史記高祖紀縣隔千里謂遠隔也

揵之江

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如淳

曰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揵接也師古曰揵音鉅偃反念孫案揵當爲捷字之誤也隸書捷字或作揵與揵字相似因誤而爲揵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收功獻捷捷字作揵是其證也士冠禮建柶今本譌作捷柶史記衞世家嗣伯卒子疌伯立邶風譜正義引作建伯蓋從疌從建之字傳寫往往譌溷捷之言接也如涫前說是解揵字故訓爲立後說是解捷字故訓爲接後說是也諸書無訓揵爲接者而捷與接同義如涫讀揵爲捷故訓爲接也爾雅接捷也郭璞曰捷謂相接續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文十四年晉人內接菑于邾婁左氏穀梁皆作捷莊子則陽篇接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捷是捷

與接字異而義同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者著音直略反謂相聯屬也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者捷與接同亦謂相聯屬也此言梁之地北屬於河淮陽之地南屬於江也如淳前說訓捷爲立非也淮陽包陳以南立之江斯爲不詞矣

頤指

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念孫案人之動頤不能指麾如說非也頤當爲顧顧指謂目顧人而指使之也顧與頤草書相似因譌而爲頤左思吳都賦搴旗若顧指劉逵注引此傳曰

顧指如意是所見本與如本不同也莊子天地篇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是其證釋文顧本亦作頤此亦草書之誤貢禹傳曰家富埶足目指氣使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燕策曰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後漢書仲長統傳曰睇眄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義與顧指竝相近

言問其臣

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引之曰師古以言爲發言非也言亦問也連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

廣雅曰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曰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曰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此古人謂問爲言之證周官冢人言鸞車象人注曰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灋度者大祝言甸人注曰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曰訊言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所生得

者而言問之此言問二字連用之證

財幸　裁察　財擇　財哀　財畱神　財覽

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念孫案如師古說則財幸二字意不相屬今案財猶少也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言願陛下少畱計也諸葛豐傳曰唯陛下裁幸佞幸傳曰唯陛下哀憐財幸義竝同也鼂錯傳曰唯陛下裁察又曰唯陛下財察皆言唯陛下少察之也鼂錯傳又曰唯陛下財擇王吉傳曰唯陛下財擇焉皆言唯陛下少擇之也張安世傳曰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言唯天子少哀之也

李尋傳曰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言唯陛下少留神猶賈誼言願陛下少留計也師古以財爲裁量非是師丹傳曰唯陛下財覽衆心言唯陛下少覽衆心也財與裁古通用亦通作纔李陵傳注曰財僅也廣雅曰堇少也堇與僅同

爰盎鼂錯傳

本兵柄

是時絳侯爲大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本者主也言主兵柄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曰言有主行有本繫辭傳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說

苑說叢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史記作主兵柄是其明證矣

遇霜露

如有遇霜露行道死陛下有殺弟名柰何念孫案霜當爲霧霧字說文本作霚形與霜相近因譌而爲霜考史記袁盎傳淮南厲王傳及漢書淮南厲王傳並作霧露後漢書謝弼傳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語意卽本此

不可用

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

念孫案受其言下當更有一言字言不可用正與言可采對文今本脫一言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引此正作言不可用史記同

迺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

迺以刀決帳句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亾也念孫案道讀曰導導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處直出也說見史記

金鼓之音

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據云金鼓則音爲是作

指非念孫案作指者是也景祐本亦作指指者意也鼓之意主於進金之意主於止若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則與金鼓之意相失非謂與其音相失也顏注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正釋指字之義宋改指爲音而各本皆從之誤矣通典邊防十作音亦後人以俗本漢書改之漢紀正作指

材官騶發

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淳曰騶矢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騶發發騶矢以射也蘇音失之矣引之曰訓騶爲

矢則與下句矢字相複蘇讀騶爲驟是也驟發謂疾發也字或作趨韓子八說篇貍首射矦不當强弩趨發趨發騶發竝與驟發同曲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是騶有驟音也荀子禮論篇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正論篇趨作騶史記禮書作驟是騶趨竝與驟通也漢紀孝文紀正作材官驟發

積死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積字師古無注念孫案積讀爲漬漬死病死也埶謂地埶也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相漸漬而

死也周官蜡氏注引曲禮四足死者曰殰今本殰作漬注云漬謂相瀸汙而死也引莊二十年公羊傳大災者何大漬也今本漬作瘠何注云瘠病也齊人語也又十七年齊人瀸于遂傳曰瀸者何瀸積也（瀸積即漸漬）注云瀸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瀸積衆多也釋文積本又作漬殰漬積瘠並字異而義同

相募

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念孫案募當爲慕民慕先至者之安樂而欲往故曰相慕而勸往不當云相募也此涉上文募民而誤通典邊防

十作募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鑑漢紀七正作慕

徙遠方以實廣虛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念

實廣虛　橫術何廣廣兮

孫案廣與曠同曠空也虛與墟同謂徙遠方之民以實空曠之墟也漢紀作實空虛是其證矣邱墟字古皆作虛五行志師出過時兹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是曠與廣通廣虛猶言曠土耳若以廣爲寬廣虛爲空虛則廣虛之下必加之地二字而其義始明矣又武五子傳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薛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案蘇說是也曠曠者虛無

人之貌故下句云固知國中之無人若讀廣爲廣大之廣則與下句意不相屬矣莊子天道篇曰廣廣乎其無不容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恢恢然廣廣然義竝與曠同

不擘

通關去塞不擘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擘畜之如淳曰擘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念孫案廣雅瀗疑也瀗今作讞瀗與擘同聲故字亦相通不疑諸侯卽承上句言之如說是也賈子壹通篇疏山東擘諸侯亦謂疑諸侯也

張馮汲鄭傳

外臨廁

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念孫案外臨廁當依史記作北臨廁劉向傳亦作北臨廁謂北臨霸水之厓也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側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念孫案廁與側通魏風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毛傳側亦厓也此時帝北向故下文指北山言之而漢紀亦云上望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北臨廁明矣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似故北誤爲外史記魯仲連傳士無反北之心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字竝誤作外

中渭橋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念孫案劉說襲史記索隱而誤辯見史記

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

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劉奉世曰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念孫案如劉說則下句當刪去然字矣史記作然以逆順爲差若以等爲等差則是且罪差然以逆順爲差也豈其然乎齊曰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念孫案如云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正釋差字之義則漢

書亦是差字作基者字之誤耳

王恬咸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史記恬咸作恬開徐廣曰漢書作啟啟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念孫案史記以避諱作開則漢書作啟明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竝作啟此作咸者俗書啟字或作启因譌而爲咸宋祁反以作咸者爲是謬矣

欲見

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念孫案欲見當依史記作欲見謝謂欲見帝而謝罪也下文卒見謝卽承

此句言之則此句內原有謝字明矣

爲將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牧下有時字是也今本無時字者後人不解其義而删之耳時讀爲而言吾獨不得廉頗李牧而爲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大戴記保傅篇而作時聘義曰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大戴記朝事篇而作時史記大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漢書司馬遷傳而作時是其證史記亦有時字

顏聚

令顏聚代之宋祁曰聚一作最史記索隱亦曰聚漢書作最又廉頗藺相如傳之顏聚趙策作顏最念孫案作最者皆冣之譌也說文冣才句切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冣冣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冣故書傳中冣字皆譌作最也隱元年公羊傳會猶冣也何注冣聚也樂記會以聚衆鄭注聚或爲冣史記殷本紀大冣樂戲於沙邱徐廣曰冣一作聚周本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冣今諸書冣字皆譌作最此作聚者校書者依史記改之耳

河內

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或父子相倉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史記臣過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竝作河
南唯上文河內失火作河內念孫案史記是也葢河內
失火武帝使黯往視道經河南見貧民傷水旱因發倉
粟振之是黯未至河內先過河南故曰臣過河南若黯
已至河內而發粟振民則當云臣至河內不得言過矣
漢書後三河內皆因上文河內失火而誤

門下

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㠯貴賤㠯留門下者宋祁曰
門下者邵本無下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下字葢涉上

文戒門下而衍白帖三十四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八
事部一百十六引此皆無下字史記同

賈鄒枚路傳

比諫

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李奇釋公卿比諫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余謂比諫當爲正諫字之誤也言工誦箴諫瞽誦詩諫而公卿則正諫其非也東方朔傳贊曰正諫似直敘傳曰正諫舉郅韓詩外傳曰主有失敢皆交爭正諫說苑正諫篇曰諫有五一曰正諫漢紀

作比諫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呂氏春秋達鬱篇曰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淮南主術篇曰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說與此略同而皆作正諫大戴記保傅篇瞽夜誦詩工誦正諫疑亦本作工誦箴諫公卿正諫而今本脫去箴諫公卿四字也

道諛

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念孫案道諛卽諂諛之轉聲說見史記越世家

訟

又訟淮南王無大罪舊本訟作誦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各本皆依宋說改爲訟念孫案訟古通作誦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作誦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誦皆其證也子京疑誦當作訟而後人輒改之皆未達六書假借之旨

縣衡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縣衡天下服虔曰闗西爲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縣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爲威力彊

固非爲平法也下文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念孫案如說是也縣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讀衡爲從橫之橫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連橫也下文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無涉亦非以從橫對文

蹈雍之河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爲小流也言狄初

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雍音於龍反念孫案雍讀爲甕謂蹈甕而自沈於河也井九二甕敝漏釋文甕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汲甕水經晉水篇作縣甕是甕與雍古字通也史記作申徒狄自沈於河索隱曰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今新序雜事篇作蹈流之河後人改之也彼言抱甕此言蹈甕義相近也蹈甕之河負后入海皆欲其速沈於水耳莊子謂申徒狄負后自投於河意與此同漢紀孝成紀荀悅曰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后入海申徒狄蹈甕之河此尤其明證也服虔以爲蹈雍州之河師古以爲初蹈雍

遂入河皆失之遠矣

情素

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素謂心所向也念孫案師古以鄭注中庸訓素爲向故以素爲心所向然非此所謂素也情素猶情實也下文云濟北見情實卽此所謂見情素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注引史記披心腹示情素蔡澤傳而釋之曰素猶實也俗作愫集韻曰愫誠也情素與心腹對文則素非心所向之謂

荊軻

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始皇

不成而夘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荊字也尋諸史籍荊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劉攽曰王充書言秦怨荊軻幷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作荊軻景祐本無荊字案浙本郭本去荊字云據注無荊字南本徐鍇亦滅荊字念孫案劉說是也論衡語增篇云傳語云町町若荊軻之閭言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秦王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荊軻之里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仲任不信町町之說而信滅九族之語九族七族小異而大同則漢時傳語固有荊軻滅族之事矣且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相對爲文則正文內當有荊字若無荊字則應注當云軻荊軻也今直云荊軻爲燕刺秦始皇則正文原有荊字甚明師古所見本偶脫荊字遂云不知何人誤矣諸校本去荊字卽惑於師古之說也史記新序文選皆有荊字

開忠

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文選李善注引小雅曰開達也念孫案李說是

法而不譎

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念孫案法猶正也故論語作正而不譎僖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卽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法制度卽正制度荀子性惡篇云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又云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大戴禮勸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法與正同義師古以法爲守法則於義稍迂

勁不足以扞寇

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念孫案勁當爲埶字之誤也俗書埶字作埶勁字作勁二形相似權輕則不足以守國埶弱則不足以扞寇埶與權正相對若作勁則與權不相對矣師古云權謀勁力不能扞守加謀力二字以曲通其義而不知勁爲埶之譌也漢紀孝景紀作勢不足以扞寇以是明之

所以爲大王惑

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爲王三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有此三字則文義不順後人以下文復說吳王書云此臣所

以為大王患也遂妄加此三字耳景祐本及漢紀文選羣書治要皆無此三字說苑正諫篇同

不知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念孫案知當為如字之誤也不如二字與下文兩莫若一不如文同一例不如就陰而止與下文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亦文同一例若作不知則與下文不合矣或曰莊子漁父篇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景不離身不知處陰以休景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不知二字正與此同曰否莊子上言不知故下言愚甚若作不如則與下文不合矣此文上言不如故下言景滅迹絕言與其愈走而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

陰而止則景自滅迹自絕也若作不知則叉與下文不合矣下文云不如絕薪止火而已若改作不知其可乎文選正作不如

南距羌筰之塞

筰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劉攽曰卭筰武帝始通此云秦南距羌筰之塞非念孫案史記西南夷傳云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漢書同 是秦已通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復棄之而關蜀故徼也司馬相如傳載相如之言亦云卭筰冄駹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此言秦

南距羌笮正與二傳合貢爻特未之考耳

方輸錯出

夫漢幷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張晏曰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師古曰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念孫案方猶竝也言郡國之貢賦竝輸雜出運行不絕也高誘注淮南氾論篇曰方竝也微子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史記宋世家方作竝荀子正論篇曰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竝起於亂今也漢書刑法志竝作方是方與竝同義呂刑曰方告無辜于上謂竝告無辜也說見經義述聞鄉射禮曰不方足謂不竝

足也爾雅曰大夫方舟謂竝兩舟也

所以爲大王樂

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此以字涉上文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而衍上文當有以字此不當有三復之而其義自明漢紀文選皆無以字

讒惡

與宂從爭見讒惡師古曰惡謂宂從言其短惡之事念孫案師古以惡爲短惡之事非也惡與䛩同說文䛩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又烏路切䛩俗作⿰言惡字通作惡見讒

惡卽見譏毀上文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彼注曰惡謂譏毀也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爲惡

上得之

皋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宋祁曰得之越本無之事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之字上得者卽謂上得之無庸更加之字張耳陳餘傳陳涉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但言見而不言見之文義正與此同漢紀孝武紀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亦但言得而不言得之也文選兩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及十六引此竝作上得無之字

變化之後　異舊之恩

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漢紀孝宣紀變化作變亂異舊之恩作雋異之德念孫案上文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下文曰湊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則作變亂者是也宣帝繼昌邑王之後故曰繼變亂之後作變化則非其義矣異舊亦當依漢紀作雋異今本雋誤爲舊又誤在異字之下耳宣十五年左傳注曰雋絕異也雋異之恩謂非常之恩下文曰滌煩文除民疾存亾繼絕以應天意所謂雋異之恩也若作異舊之恩則非其義矣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始受命

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念孫案命字涉上文受命而衍上文云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愼始也故此云正始受之統且與改前世之失對文則本無命字明矣漢紀及說苑貴德篇皆無命字

周內

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念孫案晉注精孰是解鍛練二字周悉是解周字致之法中是解內之二字如此則周內分爲二義矣今案內讀爲納納者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而言

謂密補其奏中之罅隙非謂致之法中也鍛練而周內之謂鍛練其文而周納其隙廣雅曰紩納也又曰衲補也論衡程材篇曰納縷之工不能織錦納衲內古字通今俗語猶謂破布相連處爲納頭矣

漢書弟九

漢書弟十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竇田灌韓傳

矯先帝詔害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辠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義門讀書記曰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念孫案漢書凡言坐矯詔辠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記亦有之武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史記同如湻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外戚侯表宜春侯衛伉坐矯制不害免史記同終軍傳張湯劾徐偃

矯制大害法至死皆其證何以害爲衍文葢未考漢律也

小苛禮

今大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念孫案小苛禮史記作小節苛禮是也此脱節字則文義不完

自上古弗屬

今匈奴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史記作自上古不屬爲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爲人念孫案如晉注則漢書本作自上古弗屬爲人而顏注

云不內屬於中國則所見本已脫爲人二字矣史記主父偃諫伐匈奴書亦云禽獸畜之不屬爲人

天下之功　功義

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念孫案傷天下之功本作傷天下之功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爲文報讎雪恥一己之私怒也按兵恤民天下之公義也故曰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義公偕爲功又脫去義字詞意遂不完備羣書治要引此已誤新序善謀篇作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漢紀孝武紀作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皆其證也議與義同莊子齊物論篇

有倫有義釋文義崔本作議史記畱侯世家義不爲漢臣新序善謀篇作議司馬相如傳義不反顧酷吏傳義不受刑漢書竝作議又杜鄴傳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功亦與公同公與私相對言鄴業緣私恩而得封非公義所在也師古曰非有功而侯則功義二字義不相屬矣

逗橈

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案橈字之訓未確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畱畏愞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畱止也橈屈弱也念孫案逗當爲迟說文迟

曲行也從彡只聲玉篇音邱戟切說文又云乚隱讀若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莊子人間世篇吾行卻曲釋文卻字書作迟卻曲卽迟曲也廣雅云橈迟曲也是橈與迟同義恢不擊單于輜重而輒罷兵故曰迟橈當斬淮南氾論篇云令曰屈橈者要斬是也迟與逗字相似世人多見逗少見迟故迟譌爲逗史記韓長孺傳同逗止也橈曲也二字各爲一義不得以逗橈連文服應所見本正作迟故服云迟音企以企迟聲相近也若逗字則聲與企遠而不可通矣應云迟曲行避敵也曲行二字正用說文迟字之訓若逗字則不得訓爲曲行矣蘇如所見本始譌

作逗故誤訓爲逗留師古不知逗爲迟之譌反是蘇如
而非服應失之矣

至它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
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史記至它作郅他索隱
曰上音質下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
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念孫
案至與郅通它古他字壺遂臧固至它皆人姓名謂長
孺舉此三人皆天下名士也若云至於他餘所舉亦皆
天下名士則名士不應若是之多且至它二字文不成

義必加所舉二字於下而其義始明矣小司馬以至它爲至於他處尤非解漢書者不以至它爲人姓名徒以郅讀入聲至讀去聲耳不知至字古讀若質聲與郅同古字亦相通幽風東山篇我征聿至與垤室窒爲韻小雅杕杜篇期逝不至蓼莪篇入則靡至竝與恤爲韻月令寒氣總至與室爲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至漢書司馬相如傳爰周郅隆文穎曰郅至也郅隆郎至隆史漢中人姓人名類多借字郅至之通亦是也

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各名顯

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而各名顯念孫案名上本無各字今作各名顯者一本作名一本作各而後人誤合之也用一時決策而

名顯者用亦以也言賓田皆以外戚重而灌夫則以一時決策而名顯也名顯專指灌夫下文竝位卿相乃總承賓田灌言之耳師古不知各爲名之誤衍而以各名顯爲總上之詞遂以灌夫用一時決策爲句不與下連讀失之矣史記正作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

景十三王傳

頃王子

復立頃王子畯弟郚鄉侯閔爲王宋祁曰兩浙本無頃王子三字念孫案兩浙本是也閔爲畯弟則爲頃王子可知無庸更言頃王子矣上文云復立元弟上郡庫令

是下文云立尊弟高皆不言某王子是其例也

淮陽

建與母弟定國爲淮陽侯念孫案淮陽乃王國非侯國陽當爲陵王子侯表云淮陵侯定國江都易王子是其證漢淮陵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與江都相近

覆我

漢廷使者卽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念孫案訓覆爲治於古無據爾雅覆察審也鄭注考工記弓人云覆猶察也言使者若復來審問我則我必叛也

帛布單衣

毐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念孫案帛布當從史記五宗世家作皁布皁布單衣賤者之服也皁與帛字相似因誤爲帛管子輕重戊篇立皁牢服牛馬今本皁譌作帛衣帛則不衣布衣布則不衣帛不得言衣帛布也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爲單衣斯爲曲說矣

李廣蘇建傳

將數十騎從

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張晏解將數十騎從云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

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念孫案師古以從爲隨從非也旣在大軍前則不得言隨從若謂以騎自隨則當云從數十騎（下文云李敢從數十騎）不當云將數十騎從也張讀從爲放縱是也而云放縱遊獵亦非今案從讀爲縱兵之縱謂馳擊之也史記作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蓋得其意矣下文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匈奴傳曰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朝鮮傳曰率遼東兵先縱幷與將數十騎從之從同義

不去

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念孫案去當爲走字之誤也走與不走文正相對不當變走言去太平御覽兵部二十五引此正作不走史記及通典兵六通鑑漢紀十六竝同

有恨

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念孫案恨上有所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藝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惑失道　不爲利惑

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念孫案正文注文皆本作或今作惑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以字本作或故師古釋之曰或迷也衛青霍去病傳或失道師古亦曰或迷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並作或史記同又卜式傳不爲利惑字亦本作或宋祁曰一作或故師古曰言不惑於利若作惑則又不煩訓釋矣

客遇之

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亾還天子客遇之宋祁曰浙本客作容念孫案客字義不可通衛霍傳但云浞野侯趙

破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左王爲虜所得遂没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大子安邦亾入漢無所謂天子客遇之之事客當依浙本作容字之誤也容寬也見五行志遇待也見管子任法篇注寬待之謂不問其没軍之罪

何以女爲見

武厲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爲也念孫案見字當本在女字上何以見女爲猶論語言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耳若云何以女爲見則文不成義矣漢紀孝昭紀作何用見女爲兄弟乎爲下加兄弟二字遂失其指

然據此知漢書本作何以見女爲也

絕不飲倉

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倉念孫案此本作絕不與飲倉師古所見本脫與字則義不可通乃曲爲之說曰飲於禁反倉讀曰飤誤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五陳禹謨依顏本漢書刪與字服飾部三此卷與字未刪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人事部百二十七服用部十引此皆作絕不與飲倉是諸家所見本皆與師古異也漢紀本於漢書而亦作絕不與飲倉是仲豫所見本正與諸家同也今據以訂正新序節士篇亦作絕不與飲倉

綢紡繳

武能綢紡繳檠弓弩宋祁曰綢字上疑有結字念孫案結綢與紡繳對文宋說是也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引此正作結綢紡繳漢紀同

某澤

言天子躲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念孫案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爲荒字之誤也隸書荒字或作桒與某相似荒澤卽上文所云北海上無人處也凡塞外大澤通謂之海海邊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吳子論將篇曰軍居荒澤草楚幽穢言天子射鴈得書知武等在荒澤中也藝文類

聚鳥部中引作某澤則此字之譌已久漢紀孝昭紀正作荒澤

物故

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歾音沒又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此師古後說所本史記張丞相傳集解引高堂隆荅魏朝訪曰物無也此是讀物爲勿故事也言無所能於事念孫案子京說近之物與歾同說文歾終也或作歿歾物聲近而字通今吳人

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歾故猶言死亾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矦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爲歾之借字故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

著節

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念孫案著節本作苦節字之誤也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九出蘇武苦節優寵六字注引此傳云宣帝以武苦節老臣令朝朔望陳禹謨本仍改苦爲著藝文類聚職官部二同

衞青霍去病傳

當云何

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念孫案注言處斷其罪則誤以當爲廷尉當之當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解云何二字亦未了余謂云何者如何也問建棄軍之罪當如何也如云語之轉李陵傳所與博德言者云何東方朔傳隱云何王莽傳五聲八音條各云何皆謂如何也

三年

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宋祁曰三年越本作二年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

本及史記竝作元狩二年本書武紀亦云元狩二年春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漢紀同又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云冠軍景桓侯霍去病以元朔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自元朔六年至元狩二年凡三年故曰侯三歲

道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爲要約來言之於邊界念孫案使人先要道邊當依史記作使人先要邊集解云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也今本集解誤入正文內辯見史記道卽邊字之

誤而衍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或謂道邊爲路旁尤不成語

渾邪裨王將

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念孫案渾邪裨王將當依史記作渾邪王裨將

涉獲

票騎將軍去病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念孫案上文曰涉狐奴又曰涉鈞耆濟居延下文曰濟弓盧凡言涉言濟者其下皆是水名今不言所涉之水而但言涉獲則涉非涉水之謂矣余謂涉猶入也入其軍獲其近臣

故曰涉獲單于章渠高紀贊涉魏而東晉灼曰涉猶入也是其證

失期

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宋祁曰景德本無失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後票騎期卽失期也無庸更加失字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失字

爲矦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矦念孫案矦上脫翕字當依史記補翕矦又見武功臣表及匈奴傳史記同

董仲舒傳

褎然

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張晏曰褎進也爲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褎然盛服貌也詩邶風旄邱之篇曰褎如充耳念孫案褎然者出衆之貌故曰褎然爲舉首大雅生民篇實種實褎毛傳曰褎長也義與褎然爲舉首之褎相近張晏訓褎爲進猶爲近之師古訓爲盛服貌則與爲舉首三字義不相屬且下句云朕甚嘉之者嘉其賢良出衆非嘉其盛服也

桀紂之行

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宋祁曰浙本行下有作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此言桀紂之行作而王道大壞

脱去作字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及文選移讓太常博士書注引此皆有作字

辭之所謂大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念孫案大當爲本下文曰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而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而言又曰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仍承始字本字而言則上文本作辭之所謂本明矣本字上半與大相似又涉下文視大始而誤元字雖可訓爲大而仲

舒則訓元爲本以起下欲正本之語非訓爲大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重政篇曰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以上二條皆訓元爲本又訓爲始始亦本也晉語注曰始本根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本始也若訓元爲大則別出一義非仲舒正本之指矣漢紀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

未以位爲樂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未下有聞字語意較完

又盡善也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錢氏養新錄曰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念孫案錢說是也據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本是矣字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而亦是矣字

所謂

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絫久也

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景祐本作非謂積日絫久也通典選舉一通鑑漢紀九竝同漢紀作不謂積日累久也皆無所字

予之齒

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浙本同有上字據注亦當有只云予之齒是通上下殊非義理念孫案羣書治要引作予上齒者去其角無之字與下句相對句法較爲整齊春秋繁露度制篇亦云有角不得有上齒如之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念孫案如猶當也說見史記李將軍傳

司馬相如傳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念孫案正文注文皆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賦奏在下文則此不得先言奏且下其辭曰三字乃總承上文言之忽插此二句則語意中斷矣後人以下文云相如旣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遂增此二句而不自知其謬也史記有此二句亦後人所加

隆崇律崪

子虛賦其山則盤紆茀鬱隆崇律崪岑崟參差日月蔽虧宋祁曰越本無隆崇律崪四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此四字而史記文選有之疑皆後人所加也注引郭璞曰詰屈竦起也茀音佛詰屈是釋盤紆二字文選注詰屈作隆崇乃後人不曉注意而妄改之竦起是釋茀鬱二字而隆崇律崪不與焉且茀字有音而崪字無音其可疑一也文選律崪作嵂崒而兩字皆無音其可疑二也西都賦巖峻崷崪西京賦隆屈崔崪皆有音藝文類聚產業部下引子虛賦云其山則盤紆茀鬱岑崟參差日月蔽虧而無隆崇律崪四字與越本景祐

本同其可疑三也後人加此四字而以鬱嵂爲韻不知此三句但以差虧爲韻而首句不入韻也

軼　轊

軼野馬轊騊駼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轊車軸頭也師古曰轊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念孫案軼讀若迭隱九年左傳懼其侵軼我也杜注曰軼突也僖三十二年將有西師過軼我釋文竝云軼直結反成十三年迭我殽地迭與軼同此言軼野馬亦是侵軼之意當讀若迭而訓爲突也轊讀爲躛躛蹋也莊子馬蹄篇釋文引廣雅曰踶蹋也說文踶躛也躛踶躛也舊本譌作衛也今據踶字注及

牛部衛字注改是躗爲踢也躗轊二字並音衛故字亦相通言突野馬而踢騊駼也上林賦之轊白鹿義與此同蹵蛩蛩蟨距虛軼野馬轊騊駼皆上文所云陵狡獸也張訓軼爲過郭訓轊爲軸頭顏謂軸頭衝而殺之案軸頭不能殺獸雖彊爲之解而不可通皆非是

揚旌枻

浮文鷁揚旌枻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爲旌建於船上枻拖也史記作揚桂枻集解引韋昭曰枻檝也文選作揚旌栧本作枻李善避太宗諱故改爲栧李善注引郭璞曰栧船舷樹旌於上念孫案當從史記作揚桂枻韋昭訓枻爲檝是也

桂枻謂以桂爲檝猶楚辭言桂櫂兮蘭枻也浮文鷁揚桂枻張翠帷建羽葢皆相對爲文旌字隸書或作旌與桂字相似枻與抴亦相似故桂枻譌爲旌抴張揖謂建旌於船上而訓抴爲拖郭璞訓枻爲船舷而謂樹旌於其上揆之本句及上下文義均有未安

勺藥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韋昭曰和齊鹹酸美味也勺丁削反藥旅酌反見文選子虛賦及七發注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鵽香稻鮮魚以爲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文說是也師古曰

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爲音訓以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文選李善注曰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爲得引之曰師古說非諸家之說皆是也韋云勺丁削反藥旅酌反者勺藥之言適歷也適歷均調也說文曰𤯷和也從甘麻麻調也𤯷音甘麻音歷周官遂師注曰磨者適歷疏曰分布希疏得所名爲適歷也然則均調謂之適歷聲轉則爲勺藥楊雄蜀都賦曰乃使有伊之徒調

夫五味甘甛之和勺藥之羹論衡譴告篇曰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由人勺藥失其和也稽康聲無哀樂論曰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張協七命曰味重九沸和兼勺藥皆其證矣服虔注此賦列或說云以勺藥調食見文選注蕭該亦云芍藥香草可和食見廣韻師古襲用其說遂謂勺藥根主和五藏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不知五味之和總謂之勺藥故云勺藥之和具若專指一物何以得言具乎然且歷詆諸家妄爲音訓斯爲謬矣此賦及蜀都賦之勺藥皆謂五味之和陸機詩疏引此以證鄭風之勺藥亦與師古同誤

赤螭

上林賦於是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爲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愼云离山神也字則單作离形若龍子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念孫案呂氏春秋舉難篇龍食乎淸而游乎淸螭食乎淸而游乎濁高注曰螭龍之別也自蛟龍赤螭以下九句皆指水族言之且赤螭與蛟龍連文則螭爲龍屬甚明若山神獸形之离則非其類矣而師古乃云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則果爲何物乎

崇山矗矗巃嵸崔巍

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念孫案矗矗二字後人所加也崇山巃嵸崔巍六字連讀後人加矗矗二字而以崇山矗矗爲句失之矣史記作崇山巃嵸崔巍嵳峩文選西都賦注引作崇山巃嵸崔巍而皆無矗矗二字且矗矗二字漢書文選皆無音釋其爲後人所加無疑吳都賦之橚矗矗森萃蕪城賦之矗似長雲李善皆有音釋而此獨無則本無矗矗二字可知

巖突洞房

夷嵕築堂纍臺增成巖突洞房念孫案突當從史記作宎字之誤也宎突字相似傳寫往往譌溷莊子徐無鬼篇鶉生於宎釋文宎烏弔反郭徒忽反字

則穴下犬淮南地形篇突生海人今本突誤作突文選作窔李善引郭璞注曰言於巖窔底爲室潛通臺上也說文窅窔深䆗皃窔與突同巖突洞房皆言其幽深故下句曰類杳眇而無見甘泉賦曰雷鬱律於巖窔兮文選如是楊雄傳作雷鬱律而巖突兮而字突字皆誤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突矣魯靈光殿賦曰巖突洞出逶迤詰屈皆其證也師古不知突爲窔之誤乃曰於巖穴底爲室若竈突然潛通臺上襲郭注而小變之強爲突字作解斯爲謬矣

娛游往來

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娛戲也

娛音許其反今本娛音許其反娛字作戲此後人所改也後人以娛與許其音不相協而戲字可讀平聲故改娛爲戲以牽合許其之音耳不知戲字讀平聲者乃是伏戲之戲非游戲之戲且戲讀平聲亦在支部不在之部音許宜反不音許其反也此娛字乃娭字之譌娭非常見之字故須爲之作音若游戲之戲則不須作音矣後人之改甚矣其謬也文選李善注曰說文曰娛戲也許其切念孫案娛音虞不音許其反說文娛訓爲樂不訓爲戲以顏李二說考之則娛爲娭字之譌也說文娭戲也玉篇音虛基切虛基與許其同音又楚辭招魂娭光眇視王注曰娭戲也漢書禮樂志神來宴娭師古曰娭戲也娭音許其反音訓正與此同則娛爲娭之誤明矣娭卽嬉戲之嬉故顏李竝音許其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作

嬉游往來此尤其明證也下文大人賦吾欲往乎南娭氾濫水娭史記竝作嬉又案楚辭九章屬貞臣而日娭洪興祖曰娭一作娛非是招魂縣人以娭娭一作娛漢書楊雄傳羽獵賦踔天蟜娭澗門五臣本文選娭作嬉李善本作娛蓋後人多見娛少見娭故娭字多誤爲娛矣

下磧歷之坻

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師古曰磧歷沙石之皃也坻水中高處也音遲念孫案師古說坻與磧歷之義皆非也坻謂山阪也說文曰秦謂陵阪曰阺字或作坻玉篇坻直飢切水中可居曰坻又音底埤蒼云坂也是陵阪

之坻音底與水中之坻音遲者不同張衡南都賦曰坂坻巀嶭而成巘是也文選西京賦右有隴坻之隘李善注引應劭漢書注曰天水有大坂曰隴坻張揖曰磧歷不平也見文選注案磧歷疊韻字謂山阪不平磧歷然也師古以磧與沙石同類輒云磧歷沙石之貌望文生義失其本指矣故曰下磧歷之坻坻爲山阪故言下若水中之坻則不得言下矣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皆言山而不言水下文越壑厲水乃始言涉水耳坻讀如底與下文水豕氏豕爲韻非與危爲韻危字古音魚戈反說見史記劉氏危下亦不與坻爲韻也

要褭

羂要褭射封豕念孫案要當依景佑本作[illegible]隸續斥彰

長田君斷碑究屆道叟跋引漢書羂叟褭又引注云叟古要字今則正文改作要又削去注文矣

族居

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念孫案歌聲可言起不可言居師古言聚居非也居讀爲舉族舉者具舉也遞奏者更奏也荀子王制篇云舉錯應變而不窮非相篇云居錯遷徙應變不窮居錯卽舉錯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是舉居古字通也史記正作族舉遞奏

緜藐

長眉連娟微睇緜藐郭璞曰緜藐視遠貌念孫案下文云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則此非謂視遠貌也今案緜藐好視貌也方言曰南楚江淮之閒驢瞳子謂之矊郭璞曰言緜邈也楚辭招魂曰靡顏膩理遺視矊些矊與緜同義藐音莫角莫沼二反楚辭九歌目眇眇兮愁予王注曰眇眇好貌眇與藐同義合言之則曰緜藐方言注作緜邈張衡西京賦曰眳藐流眄一顧傾城薛綜以眳為眉睫之閒失之並字異而義同

奉幣使　緜使吏

今奉幣使至南夷郎自賊殺或亾逃抵誅宋祁曰越本使作役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作役奉幣役謂奉幣之役卽上文所云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者也發役奉幣以衞使者則當言奉幣役不當言奉幣使也役字古文作役與使相似而譌史記文選及藝文類聚雜文部四竝作役又韓延壽傳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使亦當依浙本作役漢紀作私假傜役吏民是其證

衍溢

㫺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念孫案李善本文選衍溢作湓溢注曰張揖曰湓溢也字林匹寸切古漢書爲湓今

爲衍非也據此則李所見古本作溢與顏異也溝洫志河水溢溢師古曰溢踊也崔瑗河隄謁者箴亦曰溢溢滂汨後漢書陳忠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涉秋霖漉盆溢口漏盆竝與溢同文選江賦注引淮南子曰人莫鑒於流瀿而鑒於澄水見說山篇許愼曰楚人謂水暴溢爲瀿扶園切瀿與溢聲近而義同

銜橜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橜騑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橜謂車之鉤心

也銜橜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徧考諸書無謂車鉤心爲橜者說文𪘏馬口中橜也史記索隱引周遷輿服志云鉤逆上者爲橜橜在銜中以鐵爲之大如雞子此與張說小異而皆以爲馬口中橜字或作橛莊子馬蹄篇云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韓子姦劫弒臣篇云無極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鹽鐵論刑德篇云猶無銜橛而禦捍馬也是銜橛皆所以制馬若鉤心則在輿之下軸之上釋名云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小畜正義引鄭注云輹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與馬何涉乎當從

張說爲是叉王吉傳其樂豈徒銜橛之閒哉義亦與此同

列僊之儒

列僊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爲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耳史記作列僊之傳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僊居山澤閒小顏及劉氏竝作儒云儒柔也術士之稱非念孫案司馬說是也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與此傳字同義儒與列僊意不相屬劉顏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隸書傳或作傳儒或作儒二形相似

故傳謂爲儒矣

大行

封禪文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文頴曰行道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念孫案文說是大行越成者大道於是始成也古謂道爲行說見經義述聞周易

亟統理順

亟統理順張揖曰理道也其道和順念孫案理亦順也說文曰順理也廣雅曰理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考工記匠人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是理與順同義軓迹夷易湛恩厖洪憲度著明亟統理順夷

易皆平也厖洪皆大也著明皆明也理順皆順也

卒業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或作本或作丕丕大也念孫案爾雅云壯大也壯觀丕業皆承上皇皇哉斯事言之則作丕者是也作卒作本則非其旨矣隸書丕或作𠀑本或作夲卒或作本三者皆相似故丕譌作卒又譌作本史記正作丕五臣本文選同

詩大澤之博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

作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念孫案詩字若訓爲詩賦之詩則詩大澤之博殊爲不詞且字法與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廣符瑞之富皆爲不類矣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强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案導一莖六穗於庖導字訓爲禾與詩大澤之博詩字訓爲詩賦之詩皆語不成詞且與上下文不類也今案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此頌以記大澤之溥博廣符瑞之富饒也詩訓志意之志又訓志記之志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譜正義引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爲詩未發

爲謀怙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是詩訓爲志意之志也賈子道德說篇曰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是詩又訓爲志記之志也

茲爾

茲爾於舜虞氏以興念孫案爾字於義無取當依史記文選作亦文選呂延濟注曰言此獸於舜亦見也今本作爾者亦譌爲尔後人因改爲爾矣淮南詮言篇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故居今本亦竝作爾誤與此同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

策詔諸儒

上策詔諸儒制曰念孫案景祐本儒下有曰字是也制曰二字卽策中之語則上句曰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天子乃復冊之曰制曰卽其證

治民之本

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宋祁曰江南本無民字念孫案江南本是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八事皆治道之大者不專指民而言漢紀無民字下文凡此四者治之本亦無民字

得其要

得其要宋祁曰浙本云得其要術念孫案術字承上文謂之術而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則有術字者是也羣書治要引此亦有術字漢紀同

和起

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念孫案和當爲利草書之誤也順逆利害皆對文若作和則與害不相對矣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正作利

郡國

兒寬千乘人也以郡國選詣博士念孫案千乘郡名非邦名邦字葢後人所加文選兩都賦序注引此作以郡選詣博士史記儒林傳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郡下皆無邦字

漢書弟十

讀書襍志

PL 2261 .W34 v.8

漢書第十一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張湯傳

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

奏讞疑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事字念孫案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漢書皆有事字史記通典同師古曰爲讞疑奏之則所見本無事字　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念孫案下奏字涉上奏字而衍史記作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加奏字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字通典職官七同奏讞疑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師

古連上文平亭疑法釋之非也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宋祁曰南本浙本竝云豈有私邪謝絕弗復爲通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豈有私邪謂薦賢本無私也謝絕弗復爲通謂謝絕其人不復與相見也後人以上文云其人來謝遂移謝字於私字之下而以豈有私謝連讀失之矣據師古注云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告字正釋謝字師古注高紀及周勃車千秋趙廣漢傳竝云謝告也則師古所見本正作謝絕弗復爲通

明矣今本謝字移入上句內則與注不合

郎淫官婢

郎淫官婢念孫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文同一例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刪有字）初學記職官部下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七引此皆有有字通典職官七同

問千秋

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埶念孫案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太平御覽人

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兖字

杜周傳

京師故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念孫案俱以材能稱絕句故字當在京師上而以故京師衣冠五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師士大夫也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四字連讀明矣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爲盲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

失枉巖穴

賢俊失枉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枉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念孫案失讀爲放佚之佚佚字又作逸謂賢俊自放於巖穴非謂朝廷失之也古多以失爲佚見九經古義

治之

當世治之所務也念孫案治之當爲之治上文策曰當世之治何務故欽對曰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關雎之見微

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念孫案師古說見微之義未確上文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此云關雎見微卽指上文言之用魯詩說也覩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馮衍顯志賦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張騫李廣利傳

負私從者　私負從馬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念孫案此謂負私裝以從者不在六萬人中也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則誤分負私與從爲二事矣匈奴傳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亦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爲二事

錯簡正文六十九字注文二十九字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　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

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自其外城壞至此凡三十二字又注文師古曰宛之貴人云云凡二十一字舊本竝誤入下文其殺王之下今依史記大宛傳移置於此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自匿善馬至此凡三十七字又注文師古曰毋寡宛王名八字舊本竝誤入上文其外城壞之上今依史記移置於此舊本匿善馬之上又衍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八字今依史記刪持其頭遣人使貳師

司馬遷傳

武信君

當始皇之時蒯聵元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卽武臣也未爲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

曰趙將司馬卬是知爲武臣之將也劉攽曰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念孫案蒯通傳云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是武信君卽武臣也此秦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記者之誤耳誤本史記始皇之時卬安得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乎貢父據此一句而輒生異說謬矣

糲粱

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念孫案粱當爲粢說見史記自序

興舍

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

也舍廢也念孫案史記作因物與舍於義爲長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鶡冠子世兵篇亦云聖人捐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爲業相對爲文

而流俗人之言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念孫案蘇林曰而猶如也見文選注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文選張銑注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流俗人猶言世俗人師古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非也齊曰文選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

下甚順念孫案齊說亦非也今本文選用字在而字下乃後人所改辯見文選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念孫案不與能死節者比比字後人所加據師古注云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不如能死節者皆其明證也劉良注云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不與死王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今五臣本作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亦比旣

將與能二字倒轉又於世下加俗字比上加亦字揆之李劉二注均不相符此後人妄改非五臣原本也葢與字顏訓爲許李訓爲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解因於句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能死節者特謂我罪固當死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謂同義夏小正傳曰獺獻魚其必與之獻何也與之獻謂之獻也來降燕乃睇室舊本脫室字今據傳文補與之室何也與之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巫馬期也史記高祖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漢書謂作與是與與謂同義不與能死節卽不謂能死節也後人不達而於句末加比字斯爲謬矣與字顏訓爲許

李訓爲如若於句末加比字則許如二訓皆不可通矣

具罪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念孫案如師古注則正文本作繫獄氐罪氐者至也故注言至大罪氐字或作抵禮樂志大氐皆因秦舊事焉師古曰其後字或作抵音義竝同文選作繫獄抵罪是其明證也今本作具罪者氐譌爲且隸書氐字或作互又作五形與且相似因譌爲且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稾祗侯陳鍇漢表祇作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泜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泜譌作沮皆其例也後人又改爲具耳說文曰氐至也呂氏春秋必己篇宋桓司馬抵罪出亾高誘曰抵當也漢書高帝紀傷人及盜抵罪

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見史記集解杜延年傳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法以上凡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氐同故此注云或至大罪若改氐罪爲具罪則非其義矣

函糞土之中

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念孫案函訓爲容容糞土之中則爲不詞函當爲臽臽本作臽形與函相似因譌而爲函說見經義述聞李善本文選作幽於糞土之中幽又函之譌說文臽小阱也今經史通作陷廣雅曰臽坑也漢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堅無臽潰西狹頌刻臽確嵬此其字皆作臽今經史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傳臽糞土之中若非譌爲函則後人亦必改爲陷矣

臽者墜入之謂玉篇臽墜入地也故曰臽糞土之中猶僖四年公羊傳云大陷于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是其明證矣楚語若合而函吾中韋注曰函入也函亦臽字之譌故韋訓爲入舊音及補音皆音咸失之矣說見經義述聞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臽之譌臽啗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啗裴駰司馬貞音含亦失之矣經史中臽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臽吾中史記之臽及士大夫及此傳之臽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爲函後人多見函少見臽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左邱明

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念孫案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邱失明卽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

左氏國語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念孫案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

武五子傳

悼皇

愚以爲親謚宜曰悼皇景祐本無皇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下文云比諸侯王園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文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誤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十六竝作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

職吏事

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如湻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爲詐言受詔得知職事也念孫案爾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之義未確

不及下究

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念孫案景祐本無及字

疑後人所加據注云不終竟於下則正文但作不下究
而無及字明矣武紀亦云化不下究

井水泉竭

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宋祁曰越本
無泉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卽承
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作水一本作泉而
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天部下白
帖二引此竝作井水竭漢紀同

毋桐好逸

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

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念孫案桐字若訓爲輕脫之貌則毋桐好逸姝爲不辭今案史記三王世家作毋侗好佚佚與逸同褚先生釋之曰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是侗訓爲長也侗爲長久之長亦爲長大之長論衡齊世篇曰上世之人侗長佼好是也作桐者假借字耳侗與桐古字通楊子學行篇桐子之命宋咸曰桐當爲侗侗之爲長乃漢人常訓故應注但言無好逸游而不釋桐字

庸身

从不得取代句庸身自逝師古曰言从當自去不如他傜役得顧庸自代也念孫案庸用古字通堯典徵庸二十論衡氣壽

篇庸作用皋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傳用作庸帝庸作歌史記夏本紀庸作用蒼頡篇曰用以也見一切經音義七言从不得取代當以身自往也如師古說則當以从不得取代庸爲句大爲不詞矣

左側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念孫案君側有讒人不當獨指左側言之左側當爲在側字之誤也藝文類聚蟲豸部太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竝作在側

三十九年

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念孫案九當爲七見史記秦始皇紀及六國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作九亦後

入以誤本漢書改之其入事部四引此正作七

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不振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尙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念孫案振救也見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及周語魯語吳語注故漢紀作天子不能救

癉熱

南方暑溼近夏癉熱師古曰癉黃病也念孫案訓癉爲黃病則癉熱二字義不相屬顏說非也今案癉者盛也周語曰陽癉憤盈言陽盛憤盈也字通作僤又作憚大雅

板篇下民卒癉釋文癉作僤爾雅釋詁注引小雅大東篇哀我癉人今本癉作僤大雅桑柔篇曰逢天僤怒言盛怒也秦策曰王之威亦僤矣言威之盛也說見秦策呂氏春秋重己篇衣不燀熱高注曰燀讀曰亶亶厚也義與癉熱亦相近癉熱卽盛熱言南方暑溼之地近夏則盛熱也下文疾癘多作乃始言疾病耳

持久

曠日持久士卒勞倦宋祁曰越本持作引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引引與持字不相似若本是持字無緣譌而爲引疑後人熟於曠日持久之語而輒改之也引久者長久也過秦論曰曠日長久而社稷安是也漢紀作曠日

彌久彌亦長也說文作镾

皆從

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從字師古無音念孫案從讀爲聳聳動也言一方有急而四方皆聳動也聳或作竦文選海賦莫振莫竦李善曰竦動也韋賢傳云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彼言皆動猶此言皆聳也作從者借字耳故漢紀作四面皆聳

踰領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念孫案一本是也漢紀作兵

己出未逾五嶺南粵閩粵兩傳皆云兵未踰領史記同

將卒

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宋祁曰浙本卒作率念孫案浙本是也率卽帥字漢紀作美將帥之功是其證隸書率與卒相似因譌爲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

入視之　臥內

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景祐本入下有內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耳入內卽上文所云入室中也古者謂室爲內故謂入室爲入內武紀云甘泉宮內中產芝師古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淮

南傳云閉大子使與妃同內鼂錯傳云家有一堂二內皆是也其他書謂室爲內者甚衆具見經義述聞子有廷內下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七引此正作入內視之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盧綰及楚元王傳竝云出入臥內周仁傳云入臥內霍光傳云皆拜臥內牀下金日磾傳云直趨臥內欲入史丹傳云直入臥內皆是也而師古注霍光傳云天子所臥牀前注金日磾傳云天子臥處皆未曉臥內二字之義

澤鹵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念孫案

此用薛瓚注而誤澤鹵卽斥鹵非謂沮澤也說見史記
主父傳

築城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念孫
案築字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城卽築城也小雅出
車曰城彼朔方是也無庸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
以逐匈奴

燕郡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日知錄曰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
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

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而其閒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念孫案景祐本及文選別賦注引此竝作燕無終人也羣書治要引作燕人也皆無郡字顧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爲郡之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西入關見衞將軍衞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爲郎中史記同是樂之上書即在元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在元朔二年

之前凡六年其時燕國尚未改爲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

鄉曲之譽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念孫案史記主父傳作無鄉曲之譽是也此脫無字則文義不明

南挂於越

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念孫案挂讀爲絓絓結也言禍結於越也廣韻絓絲結也楚辭九章曰心絓結而不解兮上句云秦禍北構於胡構亦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尤其明證矣

薦居

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念孫案師古訓薦爲屢隨畜屢居則爲不辭故於屢下加易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謬矣蘇林訓薦爲草是也隨畜薦居謂隨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曰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漢書趙充國傳曰今虜亾其美地薦草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杜預曰荐聚也晉語戎狄荐處韋昭亦曰荐聚也案韋杜之說雖與服異而荐字皆不訓爲屢師古訓荐爲屢而引左傳戎狄荐居

斯爲誤證矣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則荐是草也服言是今本莊子齊物論篇荐作薦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郭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八觀篇曰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問篇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韓子七術篇曰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說文薦獸之所食艸從廌艸古者神人以廌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此皆古人謂草爲薦之證

正

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三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念孫案正猶卽也言卽廢三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

害也又循吏傳黃霸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即頗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言即使坐殘賊免猶可以前功復用也又游俠傳或譏原涉曰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言即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騶即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

發使使匈奴

當發使使匈奴景祐本少一使字念孫案注云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則正文似衹有一使字

彗氾

聖主得賢臣頌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淯曰若以彗掃於氾灑之處也見文選注師古曰彗帚也氾氾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埽氾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念孫案如顏以彗爲帚氾爲氾灑地則彗氾二字義不相屬必於氾字之上加一埽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彗氾與畫塗相對爲文彗者埽也氾者污也謂如以帚埽穢以刀畫泥耳後漢書光武紀注曰彗埽也班固

東都賦曰戈鋋彗雲羽旄埽霓是也彗或作篲枚乘七發曰淩赤岸篲扶桑謂濤勢之大淩赤岸而埽扶桑（李善以篲爲埽竹非是辯見文選）是彗爲埽也方言曰氾洿也（洿與汚同廣雅氾汚也）自關而東或曰氾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浮斿塵埃之外皭焉氾而不俗是氾爲汚也

乘旦

及至駕齧郄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解乘旦曰駕則旦至故以爲名引之曰張以駕則旦至釋乘旦二字甚爲迂曲今案乘旦當爲乘且字之誤也且與駔同駔者駿馬之名謂之乘駔者猶言乘黃乘牡耳說文

駔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駑羸與乘駔兮王注曰乘駔駿馬也乘駔卽乘且爾雅奘駔也樊光孫炎本奘作將駔作且駿馬謂之乘駔亦謂之繫駔晏子春秋外篇景公乘侈輿服繫駔韓子外儲說左篇作趨駕煩且之乘繫駔之爲煩且猶乘駔之爲乘且是駔與且字異而義同此頌內多用韻之句乘且之且古讀若苴故與輿爲韻張讀爲旦暮之旦則失其韻矣

逐遺風　駁遺風

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

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念孫案師古之説甚迂追奔電逐遺風奔遺皆疾意也鄭注考工記弓人曰奔猶疾也遺讀曰隧隧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曰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疾也説見經義述聞楚詞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注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是古謂疾風爲隧風也隧與遺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皆其證也凡從豖從貴之字聲義多相近説文隤下隊也小雅小弁篇是用不潰于成毛傳曰潰遂也白虎通義曰襚之爲言遺也説文旞或作𣄠史記項羽紀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書作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爲圜陳外嚮皆其例也楊雄傳輕先疾雷以馺遺風楚辭

九章悲江介之遺風義竝與此同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遺風之乘亦以其疾如隧風而名之非謂行在風前也李善注文選曰遺風風之疾者於義爲長

遞鍾

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薛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卽讀爲號當依晉音耳念孫案琴無遞鍾之名作遞者號之譌耳淮南脩務篇亦云鼓琴者期於

嗚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鍾

放獵

數從褒等放獵師古曰放士眾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念孫案放獵當爲斿獵字之誤也斿與游同古書言游獵者多矣未有言放獵者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仍改游爲放藝文部八此卷游字未改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竝作游獵

蠻荊

南不過蠻荊又下文詩云蠢爾蠻荊念孫案蠻荊當依通典兵四作荊蠻小雅采芑篇蠢爾蠻荊段氏若膺詩

經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詩荊蠻來威案毛云荊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荊蠻傳寫誤倒之也念孫案今本毛傳云蠻荊荊州之蠻也蠻荊二字亦後人所改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此正作荊蠻荊州之蠻也商頌殷武傳云荊楚荊州之楚國也文義與此同晉語叔向曰楚爲荊蠻韋注荊州之蠻正用毛傳爲說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韋注徐夷徐州之夷也可證荊蠻文法又案吳都賦跨躡蠻荊李善注引詩蠢爾荊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幷精坰爲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荊蠻均吉甫之功毛刻不誤汪文盛本譌倒作蠻荊注引蠻荊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荊蠻注引詩蠢爾荊蠻亦誤倒

顧氏千里曰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荊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荊蠻下文皆作蠻荊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臧氏和貴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荊來威師古曰令荊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荊蠻念孫案段顧臧說是也經傳皆言荊蠻或作蠻荊者後人依誤本毛詩倒之耳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荊蠻荊蠻者羣蠻之一若史記之言楚蠻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不當倒言蠻荊也楊雄楊州牧箴獷矣淮夷蠢蠢荊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蠻與旋為韻後魏肅宗詔亦云蠢爾荊蠻氛埃不息傅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

句法亦本於詩

求來獻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宋祁曰浙本去求字
念孫案浙本是也求卽來之誤字今作求來獻者一本
作來一本作求而後人誤合之耳藝文類聚獸部上引
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邊防四並同文紀亦云令
郡國無來獻

制南海　八郡　七郡

制南海以爲八郡漢紀孝元紀作南制南海以爲八郡
念孫案上文言西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卻匈奴卽此亦

當云南制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脫其一耳八郡當爲九郡南粤傳云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九郡漢紀孝武紀同孝元紀亦誤作八郡五行志云元鼎五年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皆其證矣通典邊防四正作制南海以爲九郡案通典制上亦脫南字又韋元成傳南滅百粤起七郡七亦當爲九

無以爲

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師古曰爲猶用也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姝爲不

詞今案無以者無用也爲語助耳曾子問正義引一解云無用爲者無用此之爲爲是助語言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者其地皆可無用也凡言無以爲何以爲者皆謂無用也郊祀志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言此書尚何用也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言無用毀也又曰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言何用文何用伐也又曰雖多亦奚以爲言雖多何用也爲字皆是語助古書若是者多矣詳見釋詞

東方朔傳

而去之

昨賜肉不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之何也劉攽曰之衍字

日知錄曰以劒割肉而去之者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音舉字或作弆蘇武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念孫案上文云拔劒割肉卽懷肉去此云以劒割肉而去兩去字前後相應則去是來去之去非藏去之去而去下本無之字明矣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有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時序部十六人事部一百七引此皆無之字藝文類聚食物部初學記歲時部下引此亦皆無之字劉以之爲衍字是也

微行始出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念孫案微行上脫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引此竝作上微行始出文選西京賦注東京賦注荅魏太子牋注引此竝作武帝微行始出選注以武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爲微行

斥而營之

斥而營之垣而圍之師古曰斥卻也念孫案卻而營之殊爲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史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慎淮南注曰斥度也

從東司馬門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念孫案從東司馬門下當有入字而今本脫之據蘇注云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則有入字明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有入字

遺行

意者尙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念孫案此言遺行不言可遺之行顏說非也遺者失也謂尙有過失之行

不稱

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念孫

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脫之文選及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不能又厲字皆作廣

損百姓之害

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損減也念孫案師古注非也損當爲捐言將以捐除百姓之害非但減之而已也文選及羣書治要亦誤作損唯漢紀作除則損爲捐字之誤可知

囹圄

囹圄空虛念孫案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圄作圉古今韻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爲圄矣說文圉囹圄所已拘

事人也圄守之也兩字不同義司馬遷傳深幽囹圄之
中史記秦始皇紀贊引過秦論虛囹圄而免刑戮其字
竝作圉

楊胡朱梅云傳

終生

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終字師古無音蓋
讀始終之終念孫案淮南精神篇注云化猶死也既言
終而又言化則複矣終當讀爲衆祭義曰衆生必死死
必歸土故曰死者衆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衆之爲終
俗字耳古字多以終爲衆說見經義述聞祭法漢紀正作衆生之化

相故安昌侯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劉攽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故丞相安昌侯張禹

佞臣一人

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念孫案佞臣一人下原有頭字而今本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中白帖十三九十二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九十三引此竝作斷佞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

埶陵

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念孫案此言漢多賢臣故淮南大臣不敢與王俱叛故曰其大臣不敢和從也埶陵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蓋涉後文埶陵於君而衍而服注以爲臣埶陵君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矣

亾益於時

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亾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伯與霸同念孫案

亾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亾當爲有此承上文高祖晉文齊桓而言言霸主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也今本作亾益於時蓋涉後文亾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

一矣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念孫案一矣二字文不成義一矣本作可見矣言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可見矣三字與上文

何以明其然也正相呼應今作一矣者脫去見字又脫去可字下半耳漢紀孝成紀正作以此卜之可見矣

漢書第十一

漢書第十二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霍光金日磾傳

太宗

太宗以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念孫案太宗當爲大宗各本皆誤

御衣

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念孫案御衣當爲御府衣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

見皇大后封爲陽武矦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則此時未得遽賜御衣也宣紀正作賜御府衣

溫明

東園溫明念孫案溫明下有祕器二字而今本脫之據服注云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顏注云東園署名也其署主作此器皆是釋祕器二字後孔光傳光父霸薨賜東園祕器光薨賜乘輿祕器師古皆無注以注已見於此篇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已脫祕器二字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此正作東園溫明祕器漢紀同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引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溫明祕器

亾如也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亾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亾如猶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視丞相也東方朔傳贊曰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亾一聲之轉史記范睢傳索隱曰亾猶輕蔑也宣元六子傳曰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論語雍也篇蔑作亾論衡問孔篇作無無與亾古字通故大雅桑柔傳曰蔑無也是書己成始見錢氏曉徵三史拾遺其說正與予同因并記之

皆讎有功

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日知錄曰晉說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無慼而感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麻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鄭德曰相應爲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念孫案晉說是也爾雅曰讎匹也廣雅曰等匹讎輩也晉灼曰讎等也其義一而已矣召誥曰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是讎爲相等之義也此言張章諸人皆讎有功則讎當訓爲等不當訓爲對故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若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焉則與此

訓爲等者異義至所引律厤志以下諸條則去此益遠
矣

十四

上迺賜福帛十匹念孫案告霍氏者皆封矦而徐福僅
賜帛十匹則輕重相去太遠十匹當爲千匹通鑑作十
匹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四治道部
十四引此竝作千匹漢紀同

上未起

明旦上未起念孫案未起上脫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
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

八引此竝作上臥未起漢紀同

奉車

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念孫案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儀式部三引此竝作賞爲奉車都尉建駙馬都尉

趙充國辛慶忌傳

親見視

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念孫案見即視字之誤今作見視者一本作視一本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太平御覽

職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

恐怒亾所信鄉

義渠安邦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亾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師古解恐怒亾所信鄉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嚮於是與他族皆叛也念孫案顏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恐當爲怨字之誤也呂氏春秋長攻篇財匱而民怨韓子六反篇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怨上今本怨

字並誤作恐怨怒無所信嚮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後漢書西羌傳述其事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曰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

士寒

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念孫案士上有將字而今本脫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太平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出將士皸瘃四字

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寒手足皸瘃足補今本之缺陳禹謨本刪注內將字而正文尚未刪

空一字

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　益將軍兵校下空一字念孫案景祐本校下是尉字當據補上文云詔卬將入校尉是其證各本校下不空一字非

今

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倉念孫案今當爲令令使也言務積畜省費使穀足支一歲倉也上文云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道橋七

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本令作
令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食貨二作今亦後人以
誤本漢書改之太平御覽兵部六十四引此正作令

不足以故出兵

上賜報曰大幵小幵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
往擊久畱得㠯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幷擊我其意常
恐今兵不出得㠯變生與先零爲一充國奏曰校尉臨
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宐皆鄉風
雖其前辭嘗曰得㠯效五年宐㠯它心不足以故出兵
念孫案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

疑事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注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注宣周語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注竝曰故事也帝以罡幵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罡幵雖有前言而旣聞明詔竝皆鄉風燕有異心不足因此疑事而出兵也今本脫去疑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宣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

傳常鄭甘陳段傳

投石拔距

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卽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

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趫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介之戲葢拔距之遺法念孫案左思吳都賦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劉逵曰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師古之解拔距葢本於此今案投石拔距者石擿也投石猶言投擿擿亦投也廣雅曰擿投也石擿也賈子連語篇曰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是也提亦擿也史記刺客傳荊軻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燕策擿作提拔距超距也故下文即云超踰亭樓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應劭以拔距爲超踰是也距亦

超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距躍三百杜注曰距躍超越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注曰超乘巨踊車上也巨與距同超亦拔也投后拔距投后超距皆四字平列管子輕重丁篇戲笑超距亦四字平列應劭謂投后爲以后投人劉逵謂拔距爲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皆非是

如得此二國　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

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閒城郭諸國危矣念孫案二國當爲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康居也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三國是其證又下文曰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

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亾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念孫案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本作郅支單于分離句所在絕遠句上文曰郅支單于西奔康居康居在大宛之西北去匈奴甚遠故曰郅支單于分離所在絕遠也去國既遠又無金城强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文守則不足自保承上無金城强弩而言亾則無所之承上所在絕遠而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隸書離字或作離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當離墓側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離敗聖輿字並作離顏氏家訓書證篇離則配禹正謂此也形與雖相似因誤爲雖

荀子解蔽篇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雖或作雖
離史記衛將軍驃騎傳大當戶銅離漢書作調雖

上又脫去分字耳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九不得其解而刪去雖字謬矣漢紀正作郅支分離所在絕遠

行事

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句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云云行事二字統下文而言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爲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錢氏攷異曰小顏解行事爲滅項之事是也劉欲以行事屬下句淺陋可笑念孫案行

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劉屬下讀是也行者往也見秦風無衣傳及廣雅往事卽下文所稱李廣利常惠鄭吉三人之事漢紀改行事爲近事近事亦往事也儒林傳谷永疏曰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近事二字亦總目下文之詞然則行事爲總目下文之詞明矣若以行事上屬爲句則大爲不詞通典邊防十一載此疏亦以行事屬上讀而改其文云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其行亦爲顏注所惑錢以顏說爲是劉說爲淺陋失之矣春秋繁露俞序篇云仲尼之作春秋也引史記理往事又引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行事卽往事謂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事也史記自序云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

事之淺切著明也本書藝文志云仲尼與左邱明觀魯史記據行事劉向傳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司馬遷傳云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李尋傳云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王尊傳云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翟方進傳云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彼注亦誤解行事二字劉敞云漢時人言行事成事皆謂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有之案劉說是也論衡一書言行事者甚多皆謂往事也其問孔篇云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殺人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與陳湯傳之行事同又云成事季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成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故劉云漢人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也儒林傳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貨殖傳序云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

云匈奴傳贊云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又云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王莽傳云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敘傳王命論云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又藝文志天文家有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今本脫事字）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行事占驗皆謂吉凶已然之效郎李尋所云案行事考變易也）皆謂往事爲行事也又魏相傳云相以爲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是所謂行事者郎

故事也又云故事句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屛去不奏故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凡漢書中故事二字絕句者皆總目下文之詞與行事文同一例

奔逝

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師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念孫案奔當爲猋字之誤也猋逝言如猋風之逝司馬相如封禪文云武節猋逝是也韓長孺傳云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雷動猋至星流霆擊曰猋逝曰橫厲曰遙集皆言其行軍之速若作奔逝則非其旨矣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誤作奔漢紀孝成紀正作興師猋逝

漢國之盛

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通鑑漢紀二十五同念孫案盛當爲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揚威昆山之西又云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皆其證今本威作盛則非其旨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太平御覽八事部九十三引作陳郅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棱支雖小異而字亦作威

雋疏于薛平彭傳

立莫敢發言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羣書治要引此

同念孫案立字於義無取立當爲竝竝皆也謂丞相以下皆莫敢發言也漢紀孝昭紀作竝不敢言是其證

一姓張

一姓張名延年念孫案一下本有云字上言姓成名方遂此言一云姓張名延年所謂傳聞異辭也脫去云字則文義不明漢紀正作一云姓張名延年

設祖道供張

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念孫案設上脫爲字爲于僞反文選西征賦注別賦注張協詠史詩注藝文類聚人部十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引此皆

有爲字

生怨

吾旣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通鑑漢紀十七同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益其過生其怨兩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意不完漢史孝宣紀正作生其怨

酓酒

定國酓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如湻曰酓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酓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酓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酓字作飲字失其眞

也劉攽曰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
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其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
作飲爲眞念孫案劉說是也上下文皆作飲酒如本上
飲字偶誤爲食遂以食酒爲喜酒顏又以爲費盡其酒
皆非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八藝文類聚食物部白帖十
五四十六太平御覽刑法部五飲食部一引此竝作飲
酒至數后漢紀同

連上書

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宋祁曰連字
南本浙本竝作遠念孫案遠字是

王貢兩龔鮑傳

毋有所發

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愼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上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念孫案發謂發言也上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哉則毋有所發即指發號施令而言師古以爲興舉衆事非也別本或加毋有所言一句或改發爲言皆非

自在

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張晏注翟方進傳曰一切權時也　權譎自在念孫

案自枉二字於義無取枉當爲任之誤言事不師古而自任權譎也

俗吏　任子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俗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子弟以父兄得官則多驕驁而不通古今非獨俗吏之子弟爲然也俗字涉上文今俗吏而衍通鑑漢紀十八有俗字則所見本已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皆無俗字通典選舉一同又下文除任子之令子下脫弟字當依諸書引補

十餘

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念孫案十餘下脫人字則文義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元紀通鑑漢紀二十皆有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虷日

白虹虷日念孫案虷字從虫無義葢字本作干干犯也因虹字而誤加虫耳師古曰虷音干此望文爲音也說文玉篇皆無虷字莊子秋水篇還虷蟹與科斗釋文虷音寒井中赤蟲也亦與干日之義無涉廣韻虷字有寒音而無干音集韻虷音寒井中赤蟲又音干蟲名一曰

犯也蓋爲師古注所惑

摧辱宰相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念孫案摧辱上原有以字言哀帝以宣摧辱宰相遂下其事於御史也今本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通典職官十四無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八引此正作以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漢紀作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文異而義同也

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念孫案小臣上原有亦猶二字言小臣之慕巢由亦猶明主之慕唐虞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亦猶二字謬矣通鑑無亦猶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薦譙元彥表注逸民傳論注太平御覽逸民部一引此皆有亦猶二字漢紀同

韋賢傳

南顧

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故曰南顧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也孟

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念孫案沛在秦之東南故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非在東北也高祖起於沛非起於巴蜀也劉說殊憒憒

祁祁

厥賜祁祁師古曰祁祁行來貌念孫案祁祁言賜予之衆多也上文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亦謂弟子之衆多也豳風七月篇采蘩祁祁商頌元鳥篇來假祁祁傳箋竝曰祁祁衆多也大雅韓奕篇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義亦同也

厲其庶而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念孫案庶與齊韻不相協庶當作幾與齊爲韻幾亦庶也故史記韓非傳索隱云幾庶也高注淮南要略云幾庶幾也誰謂德難厲其幾而言道德雖難而自勉者可以庶幾也故師古曰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今正文作庶者即涉注文庶幾而誤

脫三字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宋祁曰大祖下疑有繼大祖三字念孫案宋說是也通典禮七載此奏正作繼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漢

紀作繼大祖五廟皆迭毀下文亦云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本脫繼大祖三字則文義不全

不私其利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念孫案不私其利承上不受獻言之非承罪人不帑言之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帑稱其仁也躬節儉不受獻不私其利稱其廉也罪人不帑二句別言之者上以三字爲句此以四字爲句各從其類耳景紀詔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又曰減耆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此卽

許嘉等奏議所本

賓賜

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念孫案賓賜二字義不相屬當依浙本作賞賜字之誤也景紀正作賞賜長老

獫狁

獫狁最彊宋祁曰狁浙本作允念孫案說文無狁字則浙本是也凡經傳中作獫狁者皆因獫字而誤衛青傳匈奴傳敘傳並作獫允引詩亦作獫允今詩作玁狁玁字亦說文所無當作獫小雅采薇釋文云玁本或作獫狁本亦作允大雅韓奕箋爲玁狁所逼釋文作獫允

魏相丙吉傳

豈

豈宜褒顯朱子文曰豈字於文爲悖恐是直字當爲直宜褒顯漢書攷異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不爲不不可爲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省文耳朱子文疑當爲直字非孟堅之旨念孫案古人無謂豈不爲豈者錢說亦未安余謂豈猶其也言武帝曾孫病已有美材如此其宜褒顯也吳語曰天王豈辱裁之燕策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魏公子傳曰我豈有所失哉豈字竝與其同義

然

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念孫案然猶乃也言姦吏成其私而君乃無所懲艾也古者然與乃同義說見釋詞

車上

醉歐丞相車上念孫案車下有茵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後師古注茵蓐也音因五字本在此注內因此文脫去茵字校書者遂移入後注耳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八事部百三十八車部五引此竝作醉歐丞相車茵上白帖四十八作歐丞相車茵漢紀作醉嘔吐吉車茵

皆有茵字

大熱

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宋祁曰大熱浙本作以熱念孫案浙本是也以與已同鄭注檀弓曰以與已字本同鄭注考工記云已太也甚也後人不知以爲已之借字故改以熱爲大熱耳羣書治要及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陳禹謨依俗本改以爲大太平御覽職官部二獸部十引此竝作未可以熱通典職官三同漢紀作未可以暑暑上亦是以字

職當憂

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念

孫案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皆有所字漢紀通典同

眭兩夏矦京翼李傳

乘輿

昌邑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後人以乘輿卽是車故删去車字不知此乘輿謂天子也乘輿車卽天子車蔡邕獨斷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周勃傳曰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武五子傳曰騶奉乘輿車薛廣德傳曰當乘輿車免冠頓首

儒林傳曰劒刃鄉乘輿車皆其證矣通鑑漢紀十六無車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此正作乘輿車

此君

齊桓公奏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念孫案此君本作此二君二君謂幽厲也今本脫二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無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通鑑同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有二字漢紀同

以往知來

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

求耳徐鍇改徃知來非是念孫案京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故元帝曰唯有道者能以徃知來耳以徃知來正對上文以幽厲卜之而言江南本作性智求者智與知同古書知字多作智說見管子法法篇徃性來求則字形相似而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注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竝作以徃知來漢紀亦然則楚金之改不誤

上曰以下十二字

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通鑑同念孫案景祐本作陛下視今爲治

邪亂邪所任用者誰與無上曰以下至房曰今十二字
是也下文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云
幸其瘉於彼是對上文治邪亂邪而言云不在此人是
對上文所任用者誰而言故師古曰言今之災異及政
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也若如今本云亦
極亂耳尙何道則與下文瘉於彼之語相左然則上曰
以下十二字皆後人所加明矣世說新語注羣書治要
皆無此十二字漢紀亦無

房止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通鑑同念孫

案房止當依漢紀作止房今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風以大陰下抵建前

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張晏注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大陰在大歲後孟康曰時大陰在未月建在寅從未下至寅南也引之曰此大陰謂大歲也下支大陰建於甲戌指大歲言之則此亦當然奉上封事在初元元年元年大歲在癸酉酉在西方未與申皆在西南風從西南來則在未申之交而當酉下故曰大陰下也孟康誤以歲後二辰之大陰說之以爲

是年大歲在酉則大陰後二辰而在未若然則未卽在酉南風從酉南來正當大陰不得謂之大陰下矣張晏又誤以元年事爲二年事其意葢謂大歲在戌則大陰後二辰而在申欲以牽合正文之日加申而竟忘奉上封事之在元年癸酉其失不已甚乎大歲一名大陰與歲後二辰之大陰迥異說見下

苑囿

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景祐本苑囿作苑馬念孫案景祐本是也元紀云初元元年六月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是其證

大陰建於甲戌

今年大陰建於甲戌漢書攷異曰古法大陰與大歲不同奉上封事在初元二年以今法推之大歲正在甲戌蓋以大歲爲大陰實自奉始矣漢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故大初之元歲在丙子依此下推初元二年歲當在癸酉而云甲戌者以三統歲術計之大初元年歲星在婺女六度已是星紀之末則大歲亦在丙子之末大歲與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大始二年歲星已度壽星而入大火大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故算至初元二年大歲得在甲戌也引之曰錢以大初元年歲在丙

子下推初元二年當在癸酉故以甲戌爲超辰不知大初以前皆以十月爲歲首而終於九月自大初元年五月改厤二年以後遂以正月爲歲首故元年九月以後獨多亥子丑三月凡十五月前三月爲丙子年之冬歲星以建子之月與日同次於丑宮星紀故大歲應之而在子後十二月爲丁丑年之春夏秋冬歲星以建丑之月與日同次於子宮元枵故大歲應之而在丑蔡邕厤議所謂大初元用丁丑也由丁丑下推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實在甲戌何待超辰而後爲甲戌乎大歲超辰之法始於劉歆三統厤而前此無之不得云漢

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超辰之期必待百四十四年自大初元年距初元二年才五十七年未及超辰之期亦不得以爲大歲超辰且大陰爲大歲之一名大歲建辰有二法或應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月或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皆謂之大歲亦皆謂之大陰又不得分大陰大歲爲二也說詳大歲考

注孟康曰大陰在甲戌則大歲在子引之曰此誤以歲後之大陰當之也大陰有三一爲主歲之大陰卽大歲之別名淮南天文篇所言大陰在寅之屬是也一爲歲後二辰之大陰張晏注楊雄傳曰大陰歲後二辰今陰

陽家所謂歲后也大初元年歲在丁丑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在甲戌矣大歲一名大陰故曰今年大陰建於甲戌其爲主歲之大陰明甚若以爲歲後二辰之大陰則大歲在戌大陰當在申不得言大陰建於甲戌矣且是年大歲在戌而以爲在子可乎孟說失之錢氏攷異謂大陰在戌大歲當在申其說亦誤大陰建於甲戌卽指大歲言之又豈有在申之大歲乎

東方作

其於東方作曰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竝起引之曰如師古說則是人物作非東方作矣東方

作者日未出而光已起若詩之言明發俗語之言東方發白也分而言之則曰東方作日初出合而言之則日出亦謂之東方作故莊子外物篇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

戚戚

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戚戚二字無注念孫案戚讀爲蹙蹙蹙急也故事也言治國事不可急也考工記無以爲戚速也鄭注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莊三十年公羊傳蓋以操之爲已戚矣今鄭注戚作蹙乃後人依公羊傳改之釋文戚徐劉將六反李音促今公羊傳作蹙

覆愚臣之言

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念孫案下覆字訓爲察謂反覆察臣之言也谷永傳云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文義正與此同爾雅曰覆察審也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曰覆猶察也定四年左傳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謂可察視也月令命舟牧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覆索之謂察索之也然則下覆字訓爲察與上覆字異義劉原父以爲衍一覆字蓋未達古訓也

趙尹韓張兩王

二人劫之

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爲質令其家將財物贖之念孫案師古言劫取其身爲質則正文劫下當有質字下文曰無得殺質此處師古無注以質字已解於上也又曰釋質束手皆承此質字而言今本脫去質字則下文及師古注皆不可通矣漢紀孝宣紀作二人私劫質之尤爲明證

治罪

事下廷尉治罪念孫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曲直非謂治罪也上文魏相上書自陳願下

明使者治廣漢所驗相家事故宣帝使廷尉治其事旣而廣漢所驗皆誣乃治廣漢之罪此不得先言治罪也景祐本無罪字

便從

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念孫案便當爲使謂除補翁歸卒吏遂使從歸府中案情也今本使作便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一引此正作使

待用之

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

遂待用之念孫案待讀爲特若讀徒亥反則待用二字義不可通謂特用此門卒爲掾也莊子逍遙遊篇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崔譔本特作待待特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特之借字矣漢紀正作遂特用之

千人

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通鑑漢紀十九同念孫案旣云旁轂則不得有千人之多千人當依漢紀作十八

鳴玉佩

進退則鳴玉佩念孫案鳴玉佩本作鳴佩佩玉謂鳴所佩之玉也玉藻云行則鳴佩玉大戴禮保傅篇同尚書大傳云夫

人鳴佩玉於房中見召南小星正義皆敝書所本也漢紀正作進退則鳴佩玉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縱欲

今大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念孫案縱欲當爲縱恣縱恣二字卽指田獵言之徐樂傳云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義與此同且田獵縱恣四字皆見上文則當爲縱恣明矣恣與慾字相似恣譌爲慾又譌爲欲耳漢紀正作縱恣

下臣

令后姬得有所法則句下臣有所稱須宋祁曰臣字可刪念孫案宋說非也下臣當依漢紀作臣下與上句對文

違

靖言庸違師古曰違僻也宋祁曰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念孫案浙本是也說文韋相背也是古違背字本作韋古文尚書酒誥薄韋農父見羣經音辨馬注韋違行也見釋文是其證後人依今本尚書改韋爲違故又改注文耳

立不動

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下文詔曰大守身當水衝正指此言之脫去尊字則文義不明水經河水注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三引此竝作尊立不動漢紀同

葢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

彊禦

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念孫案禦亦彊也說見經義述聞曾是彊禦下

今日

今日鷹隼始擊念孫案日字後人所加今鷹隼始擊卽承上文立秋日言之無庸更加日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引此有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十一羽族部十三引此皆無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陳禹謨本同設官部二十九陳本加日字藝文類聚歲時部上烏部中初學記歲時部上白帖三引此亦皆無日字

分當相直

我與稺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

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直遇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値念孫案師古以顧爲顧念直爲値遇皆非也顧猶特也凡漢書中顧字在句首者如張耳陳餘傳顧其勢初定顧爲王實不反韓信傳顧王策安決顧諸君弗察耳顧恐臣計未足用皆當訓爲特師古皆訓爲念非也他篇放此直繩也言我與稺季本無宿怨特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繩耳說卦傳曰巽爲繩直大雅抑箋云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淮南繆稱篇曰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高注曰繩亦直也繩訓爲直故直亦訓爲繩月令曰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準直即準繩也直爲準繩之繩又爲相繩之繩後漢書循吏傳繩正部郡風威大行李賢注曰繩直也百官公卿表

曰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曰蘧伯玉直己而不直人淮南主術篇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

魚澤障

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念孫案敦煌之魚澤障自武帝時已改爲效穀縣此云魚澤障候者仍舊名也地理志敦煌郡效穀班氏自注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今本注首有師古曰三字後人所加也胡氏東樵已辯之

越巂郡上

會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通鑑漢紀二十七同念孫案上下本有言字上言二字見於本書者多矣今本脫言字則文義

不明漢紀孝平紀有言字

蕭望之傳

洽平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念孫案古無以洽平二字連文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洽平當爲治平字之誤也王嘉傳以致治平即其證

國兵在外軍以夏

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念孫案國兵在外軍以夏本作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上文曰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後將軍即趙充國也以與已同充國

兵在外軍已經夏言其在外已久也宣帝紀曰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此傳下文曰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之病瓜於道路則微之上書已在秋時故曰軍已經夏也今本脫去充字經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刑法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孝宣紀正作充國兵在外已經夏

堯在上

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念孫案下文云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則此文堯上亦當有雖字漢紀及藝文類聚刑法部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皆有雖字

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

宏恭后顯等建白望之淡懷怨望敎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念孫案師古讀懷終不坐爲句非也懷當爲德字之誤也懷字俗書作懷形與德相近又涉上文淡懷怨望而誤自以託師傅德爲句終不坐爲句言望之自以託於師傅之德終不坐罪也漢紀孝元紀作自以託師傅恩德終不坐是其證

其

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念孫案其與期同中山策與不其

衆少其於當戹怨不其湥淺其於傷心淮南說林篇其滿腹而已其竝與期同繫辭傳夙期將至釋文作其韓子十過篇至於期日之夜淮南人閒篇作其燕策樊於期漢武梁石室畫象作其

漢書第十二

漢書弟十三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馮奉世傳

萬二千人騎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宋祁曰浙本南本無人字念孫案無人字者是也此涉上文二千人而衍漢紀亦無人字

令告則得

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念孫案令當爲今此涉上下諸令字而誤案上文云今有司以爲子告得

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下文云今釋令
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此云今告
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三今字文同一例則當
作今明矣藝文類聚刑法部白帖四十三太平御覽治
道部十五引此竝作今

進退

參爲人矜嚴好脩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念孫案進
退本作進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十
初學記職官部下引此竝作進止漢紀同薛宣傳云宣
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文義正與此同

鞠躬履方

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履方蹈方直之道也念孫案師古訓方爲方直而加之道二字以增成其義始失之迂矣今案方卽道也履方猶言蹈道樂記曰樂行而民鄉方又曰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經解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論語雍也篇曰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傳鄭注竝曰方道也

又案師古云鞠躬謹敬皃是也而宋子京云注當云鞠躬曲躬也案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論語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傳云斂身也踧踖

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孔傳本謂鞠躬爲斂
身之貌非訓鞠爲斂躬爲身也皇侃疏云鞠曲斂也躬
身也則如字之義不可通訓鞠躬之躬爲身其誤實始
於此而邢疏因之子京更無論已斂身卽謹敬之意故
又訓爲謹敬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脩斯
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
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是鞠躬爲謹敬也廣雅𩋠𩌀謹敬
也曹憲上音邱六下音邱弓𩋠𩌀與鞠躬同

宣元六六王傳

告之

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宋祁曰之字當删念
孫案漢紀無之字
匡張孔馬傳
不譽
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念孫案譽當爲舉此涉上文令聞休譽而誤也列士不
舉正對上文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而言白帖
十二四十三引此並作不舉漢紀同
以身設利
苟合徼幸以身設利師古曰設施也引之曰以身施利

殊爲不辭設當爲没草書相似而誤也没謂貪冒也冒没語之轉耳秦策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没貪也一本没利作設利誤與此同史記春申君傳及新序善謀篇竝作没利晉語再拜不稽首不没爲後也韋注曰没貪也下文又曰退而不私不没於利也史記貨殖傳曰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没於賂遺也皆其證

在職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宋祁曰在職越本作布職别本同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布職毛本同元紀曰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廣雅曰布列也疑舊本作布職而後人依孟子改之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念孫案此引詩本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乃齊詩非毛詩下文今長安天子之都是承京邑翼翼言之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是承四方是則言之今本京作商是則作之極皆後人以毛詩改之也師古所見本已誤說見經義述聞

歸誠

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句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云云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因歸誠三字下屬為義若無因字則語意不完此以恩因

二字相似故寫者脫去因字耳通典禮二十七有因字

奸忠直

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求忠直之名也奸音干念孫案如師古說則忠直下須加之名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漢紀孝成紀作以訐爲忠直是也訐字正承章主之過而言且用論語訐以爲直之文今本訐誤爲奸又脫爲字耳

右與

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景祐本作天左與王者注作左讀曰佐佐助也宋祁曰案王商傳攜佑

大子注佑助也凡右爲親左爲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爲助也念孫案子京改左爲右而各本皆從之非也古無佐字但作左說文左則箇切𠂇手相左也𠂇則可切徐鍇本譌作手𠂇相左也徐鉉改爲手相左助也尤非今訂正從𠂇工爾雅曰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勴也左右亮也凡經典中佐佑字皆作左右師古注韋元成傳師丹傳並云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子京不知左爲古佐字故有此謬說

可甲卒

將作穹復土可甲卒五百人劉奉世曰可字疑非念孫

案可甲當爲河東字之誤也此謂將作穿復土用河東卒五百人霍光傳云發三河卒穿復土與此事同一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正作河東卒

長安子

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宋祁曰江南湻化本作長安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魯無安字晏公論羨安字甚堅案霸既詔許以八百戶祀孔子即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此八百戶爲祀矣雖浙本作遷遷與還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妄添且復終始無義咎潁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爲衍念孫案陳晏宋說皆

是也或引龔說以此傳前言霸徙名數於長安故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說殊謬不足辯景祐本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所引竝作長子福無安字

王商史丹傅喜傳

皇大子

皇大子希得進見念孫案景祐本皇下有后字是也皇后大子希得進見正對上文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言之下文皇后大子皆憂又承此句言之則當有后字明矣若但言大子希得進見則文偏而不具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皇后大子通鑑同元后傳

亦云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

子嗣

喜以壽終子嗣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念孫案表云高武貞矦傅喜薨矦勁嗣此文傳寫脫勁字耳非史失其名也

薛宣朱博傳

賊取

賊取錢財數十萬宋祁曰賊浙本作賦念孫案浙本是也賦賊字相似據注云斂取錢財則當作賦明矣

手傷

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念孫案手傷下原有人字況首爲惡明手傷人相對爲文今本脫人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據孟康注云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傷人者爲意則正文本作手傷人明矣通典刑四無人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孝哀紀有人字

痏人

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之疻痏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師古曰疻音侈痏音鮪念孫案正文之痏人本作

疻人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兩疻字上下相應應注云雖見毆與毆人罪同兩毆字亦上下相應若下句變疻言痏則與上句不相應矣應云律謂之疻痏此是引律以釋正文疻字非釋痏字也師古曰痏音鮪自爲應注痏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注作爲舊注作音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遂謂正文內有痏字而改疻人爲痏人斯爲謬矣師古注急就篇云毆人皮膚腫起曰疻毆傷曰痏是疻痏大同而小異又不得徑改疻人爲痏人也白帖四十八九十二竝作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通典刑四同

何與

莽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大皇大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爲嫂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念孫案與讀如字何與猶何爲也古者謂爲曰與說見釋詞主與況私亂而莽矯元后詔賜之死故主怒曰嫂何爲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也師古讀與爲豫而以且嫂何與絕句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

閒步

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中候司感事師古曰閒步謂步行
而伺閒隙以去念孫案候司在下文則此非伺閒隙之
謂也閒者私也謂私步至廷尉中也古謂私爲閒說見
史記魏公子傳

大丈夫

大丈夫固時有是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尙方禁以盜
人妻見斫面有瘢故博笑謂之曰丈夫固時有是據顏
注云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則不得言大丈夫明矣景
祐本及白帖四十一引此皆無大字

用禁

馮翊欲洒卿恥抆拭用禁能自效不念孫案禁當爲鄉此涉上下文禁字而誤也欲洒卿恥抆拭用卿兩卿字上下相承白帖四十一四十八引此竝作用卿

尙相得死

匹夫相要尙相得死何況至尊通鑑漢紀二十六同念孫案尙相得死文不成義當依漢紀孝哀紀作尙得相死

翟方進傳

大都授

候伺常大都授時引之曰大字涉注文大講授而衍都卽大也不當更有大字廣雅都大也五行志豕出圂壞都竈師古注都竈烝炊之大竈

也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注都大也謂大會試之鄭吉傳故號都護注都猶大也總也漢紀孝成紀有大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據師古注云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則正文本無大字

簿

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宋祁曰簿一作薄念孫案說文無簿字則一本是也今漢書中簿字無作薄者此一本作薄乃古字之僅存者耳漢郃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其字正作薄又各碑中主簿字作薄者不可枚舉是古字以薄爲簿也

如勿收

義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恢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念孫案師古以如勿收爲不如勿收則與邪字語意不合余謂如猶將也言汝欲令都尉自送則將勿收邪古者如與將同義說見釋詞

奔走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以奔走屬上讀念孫案奔走二字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效經文

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
命爲句奔與賁傅與敷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敷賁敷
前人受命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尚書疑今文無上敷字
但作奔傅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爲奔走傅爲傅近亦用
今文說也

犯祖亂宗

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引之曰當作誕敢犯亂祖宗之序

民獻儀九萬夫

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
謂賢者引之曰正文本作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

字者後人據古文大誥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曰我用此宗室之雋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獻字然考孟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而不言民獻下文曰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則此句內本無獻字明矣案古文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為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葢皆用今文尚書說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為儀郭璞爾雅音曰轙音儀說文曰轙從車義聲或作钀從金獻聲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

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漣漉黎儀即皐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經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皐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然則今文之民儀即古文之民獻王莽本用今文故曰民儀九萬夫今據古文加入獻字民獻儀九萬夫斯爲不詞矣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亦用今文也

易定

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師古曰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念孫案不言易天之定命而言易定則文義不明余謂定當爲正說文𤴓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而

誤大誥作爾時罔敢易法是其證

靜言

皃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爲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內實嫉害也念孫案靜言令色卽巧言令色下文外巧二字統承靜言令色言之則靜非安靜之謂也古文尚書秦誓惟截截善諞言今文作惟諓諓善靜言漢書皆用今文故作靜言也靜字或作竫又作靖文十二年公羊傳引書作惟諓諓善竫言王注楚辭九辯曰靜言諓諓而無信又注九歎曰諓諓讒言貌也引書曰諓諓靖言潛夫論救邊篇曰諓諓

善靖竝字異而義同越語又安知是諓諓者乎賈逵注曰諓諓巧言也見公羊釋文而今文尚書曰惟諓諓善靜言是靜言卽巧言也師古不見今文故訓靜言爲安靜之言而加陽爲二字以足其義

羣鴈

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引之曰鴈者鵝也故曰中庭羣鴈古謂鵝爲鴈說見經義述聞周官膳用六牲下

谷永杜鄴傳

亦惟先正克左右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齊曰

案君牙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所可疑者

西都祇行伏生今文今文缺君牙篇惟孔氏古文有之

然則谷永亦嘗見古文尚書者邪念孫案顏齊二說皆

非也此所引乃文侯之命非晚出古文之君牙師古誤

記耳

則不湥察

陛下則不湥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

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念孫案則不湥察若不湥

察也古者則與若同義說見釋詞

變改

如使危亾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念孫案變改更三字語意重疊改當爲政謂變其政而更用之也變政與易姓對文此因字形相似而誤

能或滅之

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言火燎方熾甯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爲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念孫案師古此注始沿鄭箋之誤此引詩作能或滅之非謂甯有能滅之者也案能者乃也言

燎火方熾而乃有滅之者以喻赫赫之宗周而竟爲褒姒所滅也能字古讀若耐說見唐韻正聲與乃相近故義亦相同昭十二年左傳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能爲則三字相對爲文能者乃也言中美乃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也孫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之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乃避之也魏策曰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薜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密乎臣爲王不取也言王乃又封其子乎臣

爲王不取也史記淮陰侯傳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言韓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太史公自序序佞幸傳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列女傳賢明傳曰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言以不斜之故乃至於此也能與乃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後漢書荀爽傳陳便宜策曰鳥則雄者鳴鴝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是也能與乃同義故又可以通用淮南人閒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藝文類聚禮部下引此能作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

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是也能與甯一聲之轉故此作能或滅之毛詩作甯或滅之宋祁曰姚本能作甯亦甯此依毛詩改也乃也鄭箋誤解甯字說見經義述聞甯或滅之下

炮烙

榜箠瘠於炮烙念孫案炮烙本作炮格格音古伯反不音洛故師古曰膏塗銅柱此句釋格字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此三句釋炮字江鄰幾雜志引漢書正作炮格今諸書皆作炮烙者後人不知古義而改之也說見史記殷本紀

建治

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念孫案建治二字義不相屬師古以爲建議劾治此曲爲之說也建當爲逮逮捕也言罪之明白者則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則逮而治之也王莽傳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隸書建字或作建見漢北海相景君銘郎中鄭固碑與逮相似故逮譌作建

婧出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婧出之具師古曰婧亦惰字耳惰出惰游也宋祁曰姚本婧作媠音又耦也蕭該音義亦作媠音侑念孫案婧出二字義不相屬師古强訓爲惰游非也當依蕭該本作媠出說文媠耦也從女有聲讀

若祐或從人作侑然則婧出者耦出也車馬耦出謂與北宮私奴共乘車馬而出也上文云陛下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閱免遁樂晝夜在路故此云絕羣小之私客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婧出之具也婧與婍字相似世人多見婍少見婧故婧譌爲婍矣

貫行

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竝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念孫案貫可訓爲聯不可訓爲續今案貫行猶言服行謂以次服行之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奉承貫行義與此同爾雅曰服

貫事也廣雅曰服貫行也是貫與服行同義論語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以貫之即一以行之也

三朝之會　燕告急齊

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念孫案三朝上原有於字於猶在也言日食在三朝之會也今脫去於字則上下義不相屬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東都賦注鮑照數詩注引此並作日有食之於三朝之會又匈奴傳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上亦脫於

字太平御覽四夷部二十一引此有於字史記同

法出而後蹕

願陛下係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蹕陳兵清道而後行念孫案法出而後蹕當作法蹕而後出謂法蹕既具而後出也如淳注文帝紀曰法駕者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今本蹕出二字互誤則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朝覲法蹕而後出

專攻

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念孫案攻字義不可通攻當爲政字之誤也政與正同

正諫也景十三王傳云廣川王去師數諫正去王吉傳
云忠直數諫正鮑宣傳云唇林數上疏諫正呂
氏春秋慎大篇云不可正諫說文作
証云諫也齊策云士尉以証靖郭君言汞所諫正者唯
在上身與後宮而已不言王氏專權之事也漢紀正作
正上身與後宮

奧內

所白奧內唯漢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念
孫案奧亦內也奧內猶隱奧也謂所言隱奧唯將軍漢
察之非謂室中隱奧之處也堯典厥民奧今本作隩乃
衛包所改尙
書撰異
已辯之書大傳壇四奧鄭注竝云奧內也昭十三年左
傳國有奧主正義曰奧主國內之主字或作隩周語宅

居四隩韋注云隩內也是奧內二字同義爾雅屋內爲隩釋文烏到於六二反隩與奧亦同義

文母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大姒引之曰文母謂文德之母非因文王而稱之劉說非也辯見經義述聞亦右父母下

何武王嘉師丹傳

學宮

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師古曰學宮學舍也念孫案

正文注文之學宮景祐本毛本皆作學官是也賈誼傳學者所學之官也注曰官謂官舍韓延壽傳脩治學官注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文翁傳脩起學官注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此傳注亦云學舍則正文本則學官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四陳禹謨本改官爲宮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四引此傳竝作學官

此人

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念孫案此人當作此四人謂兩龔兩唐也見上文今本脫四字則文義不明

不宜

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宋祁曰南本徐鍇去不字子據顏注去之爲允劉敞曰周禮時揖異姓異姓婚姻也正謂外戚耳恐不當去不字念孫案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云親疏相錯爲國計便便字正承宜字而言若作不宜則與下文義不相屬不字乃後人妄加之耳漢紀作令不宜置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不便兩不字皆後人妄加外戚親而異姓疏故曰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然則異姓非謂外戚

也故顏注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下文云於是武舉公孫祿而祿亦舉武武與祿皆異姓而非外戚是其明證矣翼奉傳云今左右亾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此異姓亦非指外戚劉引周官時揖異姓非此所謂異姓也此所謂異姓乃周官所謂庶姓耳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一引此正作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光祿大夫龔勝　勝獨以爲

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

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今本脫罪字依漢紀補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念孫案劾嘉之上不當有兗祿大夫龔勝六字下文勝獨以爲上當有兗祿大夫龔五字此謂諸臣皆劾嘉迷國罔上而兗祿大夫龔勝獨以爲不然故師古曰孔兗以下眾其劾嘉而勝獨爲異議也若劾嘉上有兗祿大夫龔勝六字則與勝獨以爲之語相反校書者不知此六字之爲衍文反刪去下文之兗祿大夫龔五字斯爲顛倒矣漢紀孝哀紀云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兗祿大夫龔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應以迷

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足正今本之誤又龔勝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曰嘉舉相等過微薄尤足與此傳互相證明

尊卑

今定陶共皇大后共皇后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大皇大后竝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念孫案卑字涉上文兩尊卑而衍此言傳昭儀丁姬不得與元后竝尊故曰尊無二上語出曾子問坊記尊下不當有卑字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二十五皆無卑字

楊雄傳

段氏若膺曰贊曰雄之自序云爾乃總上一篇之辭故師古注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漢書記雄之年壽卒葬皆於贊中補載而不繫諸傳與他篇體例不同則傳文爲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無疑唐初自序已無單行之本師古特就贊首一語明之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修家子雲又似震族貢父所見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僞作雄果自序其受氏從才不從木漢書音義及師古注必載其說何唐以前並無此論至宋而

後有之且班氏用序爲傳但曰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閒攷左氏傳霍楊韓魏皆姬姓國而滅於晉羊舌肸食采於楊故亦稱楊肸其子食我亦稱楊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仲遠謂卽楊侯國說左傳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手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而從手也修與雄姓果不同字蘄不曰修家子雲以啟臨淄侯之欺笑修語正可爲辨僞之一證矣作僞自序者殆因班傳無它楊於蜀一語不知師古注但云蜀諸姓楊者皆非雄族不云諸姓楊者皆從木與雄從扌異也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則云姓出宏農天水二

望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爲氏然則姓有楊而無揚甚明今貢父所見僞自序不知存否而據班贊知班傳之外別無自序其謂雄姓從手者僞說也念孫案若膺之論致確景祐本汪本毛本楊揚二字雜出於一篇之中而明監本則皆改爲楊其分見於各志各傳者五行地理藝文三志趙充國谷永游俠匈奴元后五傳及敘傳又劉向馮唐司馬相如司馬遷東方朔五傳贊趙尹韓張兩王傳贊王貢兩龔鮑傳序景祐本汪本毛本從木者尚多而監本則否余考漢郎中鄭固碑云君之孟子有楊烏之才烏郎雄之子也而其字從木則雄姓之不從手益明矣

反離騷

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念孫案反離騷離字涉上下文而衍（下文獨載反離騷同）曰反騷曰廣騷其篇名皆省一離字後漢書梁竦傳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應奉傳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篇名皆省一離字義與此同也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作反離騷離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魏都賦注贈秀才入軍詩注陳情表注與稽茂齊書注運命論注辯命論注皆引作反騷又水經江水注後漢書馮衍傳注舊本北堂

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加離字藝文類聚雜文部二白帖六十五八十六太平御覽文部十二百卉部三亦皆引作反騷吳氏刊誤補遺引此作反騷則吳所見本尚無離字

畔牢愁

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念孫案如李說則畔牢愁三字義不相屬訓牢爲聊而又言無聊義尤不可通余謂牢讀爲懰廣韻懰力求切怨也廣雅曰怨怨憂也是懰爲憂也集韻懰慄憂也外戚傳懰慄不言師古曰懰慄哀愴之意也義竝相近牢字古讀若劉說見古韻標準

故與懰通牢愁疊韻字也畔者反也或言反騷或言畔牢愁其義一而已矣

天軌之不辟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使純善貞絜之人遭此難也念孫案天軌猶天道也周語及淮南本經篇注並曰軌道也辟明也見王制祭統及洪範五行傳注言天道不明故使純絜之人遭此難也若云天路不開則去遭難之意尚遠

竢慶雲而將舉

反離騷曰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念孫案龍

潛於淵得雲而舉不必躨慶雲也躨慶雲而將舉本作慶躨雲而將舉此後人不知慶之讀爲羌而妄改之耳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辭也羌與慶古字通後甘泉賦曰厥高慶而不可虖疆度敘傳幽通賦曰慶未得其云已師古竝云慶發語辭讀與羌同晉灼曰龍躨風雲而後升師古曰龍潛居待雲皆但言雲而不言慶雲則慶爲語辭明矣又下文慶天顇而喪榮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明汪文盛本如此監本改亦爲讀非是亦者承上之辭然則此注內本有慶與羌同之文而後人妄刪之也宋祁說此句云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此尤其明證矣

鶗鴂

引之曰杜鵑一名鶗鴂一名買鶬一名子鴂鶗鴂一作鵜鴂一作鷤鴂楚辭離騷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王注曰鵜鴂一名買鶬常以春分鳴反騷徒恐鶗鴂之將鳴兮服虔曰鶗鴂一名鵙伯勞也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爲春鳥謬也見文選思元賦注案服意蓋謂春分之時衆芳始盛不得言百草不芳因以爲五月始鳴之鵙五月陰氣生故百草爲之不芳也今案離騷言此者以爲小人得志則君子沈淪野鳥羣鳴則芳草衰謝此乃假設爲文不必實有其事亦如九章云

鳥獸鳴以號羣分草苴比而不芳豈謂鳥獸羣號之時實有不芳之草哉若然則子搗爭鳴而衆芳歇絕可無以春鳥爲疑矣況鶗鴂杜鵑一聲之轉方俗所傳尤爲可據玉篇鶗鴂又名杜鵑思元賦注引臨海異物志曰題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宋祁筆記引蕭該漢書音義曰蘇林鶗鴂音殄絹是鴂鵑同聲也子鴂太平御覽引蜀王本紀作子搗華陽國志作子鵑子搗之爲子鵑猶鶗鴂之爲杜鵑矣故廣雅亦以鶗鴂爲子鴂也而師古注漢書乃牽就其說云鶗鴂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將歇張衡思元賦舊注則云題鴂以秋分鳴廣韻又云題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此皆於王服兩家之說不能決定故爲游移兩可之詞而不知鶗鴂春

月卽鳴不得遲至立夏物候皆記其始又不得兼言秋分也

雄鴂

抨雄鴂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鴂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宋祁曰鴂江南本作鳩監本作鴂今從監本念孫案宋校非也離騷本作雄鳩此文及注亦本作雄鳩離騷先言鴆而後言雄鳩此文但言雄鳩又云百離而曾不壹耦則不言鴆而鴆在其中故注必兼引鴆與雄鳩而其義乃全而監本作雄鴂卽

因注內鴆字而誤雄鳩善鳴故曰雄鳩之鳴逝兮淮南天文篇亦云雄鳩長鳴若作雄鴆則非其指矣徧考諸書亦無雄鴆之文子京不察且幷改注文之雄鳩爲雄鴆則豈有上言鳩而下又言雄鴆者乎弗思甚矣

八神

甘泉賦八神奔而警蹕兮師古曰自招搖至獝狂凡八神也劉攽曰此八神齊之八神也劉奉世曰擊而出之固非八神也葢自有八神耳文選李善注曰漢書武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念孫案李說是也萬石君傳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亦謂八方之神也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耳楚辭九歎

合五嶽與八靈王注亦云八靈八方之神

鳥䀪

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䀪師古曰頡䀪上下也䀪胡岡反文選李善注云頡䀪猶頡頏也念孫案䀪者肮之譌肮字古讀胡岡反史記龜策傳壯士斬其肮與狂為韻故俗為頡頏之頏不知何時肉旁譌作目旁而集韻十一唐遂收入䀪字矣說文玉篇廣韻皆無䀪字

唐其壇曼

平原唐其壇曼兮鄧展曰唐道也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曼然廣大念孫案訓唐為道雖本爾雅然平原道其

壇曼姝爲不詞今案唐者廣大之貌唐其者形容之詞既言唐而又言壇曼者言重詞複以形容之若上文言灘乎慘纚矣說文曰唐大言也白虎通義曰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是唐爲廣大之名

迣迣

迣迣離宮般以相燭兮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脩治之師古曰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文選李善注曰往往往言非一也念孫案李說是

梜棖

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梜棖服虔曰梜中央

也㡚屋梠也師古曰柍音鞅今本鞅譌作央考玉篇廣韻集韻類篇柍字俱無央音宋祁引蕭該音義柍於兩反李善文選注同今據以訂正念孫案柍當作央今作柍者因㡚字而誤加木旁耳凡字有上下相因而誤者如璿機之爲璿璣鳳皇之爲鳳凰窀夕之爲窀穸展轉之爲輾轉蓑笠之爲簑笠畎畝之爲畎畝皆柍㡚之類也㡚與宸同說文宸屋宇也卽服注所謂屋梠鄭注士喪禮曰宇梠也卽今人所謂屋檐央㡚謂半檐也日月纔經於半檐極言臺之高也央㡚與上榮相對爲文則央字不當作柍服虔訓爲中央則所見本亦必作央也蕭該音義曰柍於兩反則所見本已譌作柍矣西京賦曰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淸澂彼言中宸猶此言央㡚則央之不當作柍益明矣魏都

賦旅楹閑列暉鑒柍振張載曰柍中央也則其字亦必作央今本作柍亦是傳寫之誤說文柍柍梅也於京切玉篇於兩切此卽爾雅所謂時英梅者也與央振之義無涉集韻柍屋中央也則爲誤本漢書所惑矣

穆羽相和

陰陽淸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羽穆然相和也引之曰羽聲穆然相和不得謂之穆羽且於五音之中獨言羽則相和之義不著張說非也今案和讀唱和之和穆變音也羽正音也淮南天文篇說律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主姑洗今本主譌

作生辯見淮南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今本脫不字辯見淮南故爲和此和字讀和睦之和下凡言和穆者並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繆與穆同和穆謂變宮變徵也穆在變音之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應故曰穆羽相和唱和之和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爲和少商爲穆琴有和穆二音而風聲似之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

熛訛碩麟

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師古曰言炎炎熛盛感神物也

訛化也熛音必遥反文選李善本炎作焱注曰言焱熛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炎也爾雅釋草釋文引字林弋劒反說文曰熛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念孫案李說是

爪華蹈衰

河東賦秦神下讋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服虔曰沴河岸之坻也晉灼曰沴渚也蘇林曰華華山也衰衰山也宋祁曰江鄰幾云趙師民指中條山曰此所謂襄山楊雄賦爪華蹈襄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衰馳介問之云据郊祀志衰字誤矣郊祀志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史記封禪書卻作衰山

徐廣云蒲坂縣有衰山則知二字紛錯久矣又衰一本作嵟蕭該音義曰該案說文字林並無嵟字未詳其音請俟來哲李善注西京賦引河東賦云河靈矍踼掌華蹈衰念孫案衰與沴爲韻則作衰者是也今當先審定沴字之音則衰襄二字之孰是孰非不辯而自明案秦風蒹葭篇宛在水中坻毛傳曰坻小渚也坻與沴同字故晉灼訓沴爲渚李善注南都賦引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與沴同字故服虔訓沴爲河岸之坻張衡思元賦曰伏靈龜以負坻此賦曰跖魏負沴負沴即負坻此尤其明證也沴字從㐱得聲古音在諄部沴又爲災沴之沴漢

書孔光傳六沴之作朱祁曰韋昭云沴謂皇極五行之氣相沴戾不和音持軫反服虔曰沴音戾案韋昭音持軫反則在諄部服虔音戾則又在脂部坻字從氐得聲古音在脂部脂部之音多與諄部相通故從氐之字亦與從㐱之字相通曲禮眕於鬼神鄭注曰眕或爲祗小雅無將大車篇曰無思百憂祇自疧兮思元賦曰思百憂以自疹自疹卽自疧是其證也然則負沴之沴古讀若坻故與衰爲韻若改衰爲襄則與沴字不協余靖初校本作衰是也蕭該所見一本作嶵者雖非正體然加山作嶵則其字之本作衰明矣郊祀志作襄者傳寫誤耳未可引以爲據宋祁所引封禪書及西京賦注並作衰而今本皆作襄

則又後人據郊祀志改之也封禪書正義尚作衰音色省反則襄字爲後人所改無疑義門讀書記云從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史記襄字正作衰水經河水注引封禪書河東賦並作襄恐亦後人所改

驂服

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元冥及祝融宋祁曰驂字可刪服字當作驂念孫案宋說是也麗鉤芒與蓐收所謂兩服上襄也驂元冥及祝融所謂兩驂鴈行也顏注麗並駕也是釋上句驂三馬也是釋下句言皆役服是總釋二句之義而正文內本無服字也今本驂誤作服而上句又衍一驂字則上句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

豈或

羽獵賦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羲神農爲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乎念孫案師古以豈謂二字代豈或非也或者有也或與有聲相近義相同而字亦相通說見釋詞言伏羲神農豈有後世帝王之彌文哉

數千萬里

蕭條數千萬里外念孫案萬字後人所加文選無

列眥

逢蒙列眥師古曰列整也蕭該曰案淮南曰瞋目裂眥

秦族篇念孫案蕭說是也韓彭英盧吳傳贊咸得裂土南面稱孤燕王劉澤傳裂十餘縣王之史記裂竝作列內則衣裳綻裂釋文云裂本又作列艮九三列其夤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禳瘞管子五輔篇大袂列荀子哀公篇兩驂列楊倞注列與裂同皆古分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今則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爲行列字矣

光純天地　黎湻燿于高辛

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李善引方言曰純文也念孫案二李說皆非也純讀曰焞焞明也光焞天地猶言光

燿天地也說文焞明也引鄭語焞燿天地今本焞作淳云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韋注曰祝始也融明也焞淳純古竝通用敘傳黎淳燿于高辛義與鄭語同應劭訓淳爲美亦失之太元元測序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苑望亦曰淳明也

沈沈　噱㖨紭中

沈沈容容遙噱㖨紭中宋祁曰沈蕭該本作沇音餘水反文選亦作沇沇念孫案蕭本是也沇容雙聲字謂禽獸衆多之貌也上文萃從允溶文選亦作沇溶李善曰

沇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沇溶淫鬻沇以水切今本水譌作汖據上林賦注改溶音容是其證沇沈草書相似故沇譌爲沈史記六國表索隱鱄音屬沇反今本沇譌爲沈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沈矣

晉灼曰各本晉灼作師古案下有師古曰則此非師古之注今據文選注改口之上下名爲噱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噱吐舌於紭罔之中也師古曰噱音其略反紭古紘字念孫案晉以口之上下爲噱則噱虖紭中四字義不相屬故又言張噱吐舌以曲通其義殆失之迂矣余謂噱讀爲窮極倦谻之谻字本作御又作㣬方言曰㣬傍也傍與倦同說文作御玉篇廣韻竝其

虐切廣雅曰疲羸劵御極也劵亦與倦同御曹憲音巨略去逆二反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徼𠛬受詘郭璞曰𠛬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𠛬驚憚讋伏郭璞曰窮極倦𠛬疲憊也然則遙噱虖紭中謂禽獸皆遙倦𠛬於羅網之中也作噱者假借字耳𠛬噱竝音其略反故字亦相通

儲胥

長楊賦木雝槍纍以爲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爲外儲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言有儲

蓄以待所須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陸皆宮館名念孫案儲胥猶言儲蓄也謂驅禽獸於陸中外則木擁槍纍以爲儲蓄也儲胥疊韻字師古謂有儲蓄以待所須分儲胥爲二義已失之迂若黃說以儲胥爲宮館名則與以爲二字義不相屬其失甚矣

擜邑

所麾城擜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擜音車幰之幰師古曰擜舉手擬之也文選擜作撕李善曰蒼頡篇曰撕拍取也鄭元禮記注曰撕之言芟也禮器有撕而播也注字林曰撕山檻切宋祁校漢書引韋昭曰撕拜也音芟念孫案擜當

從韋本作擲玉篇廣韻皆無擲字葢卽擲字之譌

平不肆險

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棄也師古曰肆放也不放心於險言常思念也念孫案不棄險不放險於義皆有未安若云不放心於險則必加心於二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肆亦忘也肆讀曰㣟廣雅曰㣟忘也又曰㣟緩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肆緩也是肆與㣟通

赤吾之族

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見

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宋祁曰賓革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遺師古注以爲流血赤其族大謬念孫案顏說是也上言朱丹下言赤其義一也猶云客徒欲赤吾之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耳赤字正指血色言之而賓乃以空盡無物爲赤引赤地赤貧爲證夫赤地千里謂徒有地在也其家赤貧謂其家一無所有亦是徒有家在也若赤族則非徒有族在之謂矣以赤地赤貧解赤族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五剖

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竝爲戰國宋祁曰剖草本作福匹力反念孫案文選亦作剖剖與福義得兩通然恐本是副字而後人改之也說文福判也又曰副判也籒文作疈玉篇福副竝普逼切大雅生民篇不坼不副正義曰坼副皆裂也引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爲去聲遂不得其解而改副爲剖耳匡謬正俗曰副本音普力反義訓剖劈後之學者但以爲副貳字讀詩不坼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而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剖矣副與福同音而俱訓爲判故韋本作福若本是剖字不得與福通矣且結逸七爲一韻古音在質部副國爲一韻

古音在職部若改副爲剖則失其韻矣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副而產焉今本副作剖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引史記作坼疈而生郭注海內經引啟筮曰鮌死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今本亦作剖初學記武部引歸藏曰大副之以吳刀是用出禹呂氏春秋行論篇亦曰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皆後人不識古字而妄改之也

徽以糾墨

徽以糾墨制以質鈇師古曰徽糾墨皆繩也念孫案師古訓徽爲繩義本坎卦之係用徽纆不知徽以糾墨與制以質鈇對文則徽非徽纆之徽今云徽糾墨皆繩則是繩以繩也今案廣雅徽束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徽

纆耳太元養次七云小子牽象婦人徽猛猛虎也見范望注是徽爲束也文選李注引服虔曰徽縛束也今本徽譌作制應劭曰徽音以繩徽弩之徽今本譌作束以繩徽弩之徽據宋祁引蕭該音義改則舊注皆不誤下文免於徽索之徽乃訓爲繩耳

雀鳥　乘鴈　雙鳧

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厓鳥字或作島其義兩通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古島字有通俗作鳥者書禹貢鳥夷孔讀鳥爲島可證此言江湖之厓勃解之島其地廣闊故鴈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子

雲偕鳥爲島淺者因改厓作隺以配之師古不能定因謂其義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隺鳥則下文之乘鴈雙鳧爲贅語矣文選載此正作江湖之厓渤澥之島念孫案臧說是也又案應以乘鴈爲四鴈非也雙鳧當爲隻鳧乘鴈隻鳧謂一鴈一鳧也子雲自言生逢盛世羣才畢集有一人不爲多無一人不爲少故以一鳥自喻不當言四鴈雙鳧也乘之爲數其訓不一有訓爲四者若經言乘馬乘禽乘矢乘壺乘皮之屬是也有訓爲二者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淮南泰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乖辯見淮南列女傳仁

智傳曰夫睢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是乘又訓爲二也有訓爲一者方言曰絓挈儧介特也楚曰儧晉曰絓秦曰挈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飛鳥曰隻（今本隻作雙義與上文不合乃後人所改辯見方言疏證補）鴈曰乘廣雅曰乘壹弌也（弌古一字）管子地員篇曰有三分而去其乘尹知章曰乘三分之一也是乘又訓爲一也乘鴈隻鳧卽方言所謂飛鳥曰隻鴈曰乘矣應仲遠但知乘之訓爲四而不知其又訓爲一故以乘鴈爲四鴈後人又改隻鳧爲雙鳧以配四鴈殊失子雲之旨文選作雙鳧亦誤（李善注引方言飛鳥曰雙四鴈曰乘四字亦後人所加方言無四字）

顉頤

蔡澤顉頤折頞師古曰顉曲頤也音欽宋祁曰顉一作頷蕭該音義作顩韋昭曰曲上曰顩該案字林曰顩狹面銳頤之貌也倉頡篇亦云念孫案作顉者正字作顩者俗字作頷者譌字也注內顉字同玉篇顉音欽曲頤也廣韻及殷敬順列子湯問篇釋文竝同音義與師古同上文蔡澤雖噤吟師古曰噤吟顉頤之貌其字正作顉故知此顩字爲顉字之譌玉篇廣韻顉字皆無欽音集韻顉袪音切曲頤也或作顉此卽惑於俗本漢書而誤文選作顩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欽頤折頞皆顉之俗字

涬滃雲

解難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師古曰浡盛也各本浡下衍滃字今刪滃雲氣皃念孫案浡滃雲與散歊烝對文則浡當訓爲作孟子天油然作雲爾雅浡作也郭注曰浡然興作皃字或作悖又作勃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悖焉孟子梁惠王篇則苗浡然興之矣莊子天地篇則勃然作色皆興作之皃

獿

獿人亾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獿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汚有小飛泥誤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

古曰墍則今之仰泥也獿挍拭也故謂塗者爲獿人獿音乃高反又乃回反乃高反又四字乃後人所加辯見下念孫案獿當作巎說文巎今本譌作獿玉篇廣韻同墀地說文墀涂地也涂與塗同故服注訓爲塗墍㠯巾㨉之此即師古所謂挍拭從巾𤕨聲𤕨籀文婚字今本𤕨譌作夒讀若水溫⿰黽隹⿰黽隹字注云安⿰黽隹溫也玉篇奴旦切徐鉉依唐韻乃昆切玉篇奴回奴昆二切廣韻乃回乃案二切廣雅曰墀墍巎塗也今本巎字亦譌作獿巎字曹憲音奴回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富者堊巎壁飾今本巎譌作夒莊子徐無鬼篇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釋文曰郢人漢書音義作巎人今本巎譌作優服虔云此下引服注與今本同巎音溫⿰黽隹今本脫⿰黽隹字近時盧氏紹弓刻本改音溫爲音鐃大

謬韋昭乃回反（以上莊子釋文）要而論之此字本作⿰巾憂從巾夒
聲非從夒聲音乃昆乃回二反非音乃高反夒籀文婚
字故⿰巾憂從其聲而讀乃昆反車部之⿰車憂字亦從夒聲而
讀若閔是其例也許服竝讀⿰巾憂為溫䪿與乃昆之音相
近韋讀乃回反則師古之音所本也廣韻乃昆之音在
魂部乃回之音在灰部古音魂灰二部多相轉故⿰巾憂字
亦兼乃昆乃回二音若夒字則在豪部音乃高反與⿰巾憂
字之音迥不相涉祇以世人多見夒少見夒故漢書說
文廣雅之⿰巾憂字遂譌為⿰巾夒與諧聲之理不合然玉篇音
奴回奴昆二切曹憲音奴回師古音乃回則字雖譌而

音尙未譌也不知漢書懮字何時又譌而爲獿後人不察遂增乃高一音於乃回之上以從獿字之音則誤之又誤矣案說文獿獿獶也從犬夒聲女交切玉篇獿與猱同獸也乃刀切此與乃昆乃回二反之懮字訓爲塗墍者截然兩字今服讀若温[illegible]而訓爲塗墍顏音乃回反而訓爲抆拭明是懮字非獿字也何得加以乃高之音乎且獿字本無乃回之音亦不得云又乃回反也玉篇廣韻獿字皆無乃回之音集韻上平聲十五灰獿奴回切古之善塗墍者下平聲六豪夒奴刀切說文貪獸也或作獿一曰獿善塗墍者此皆惑於俗本漢書而誤

今本莊子釋文引漢書作懮其心旁卽巾旁之譌然則漢書𢅥字之從巾不從犬甚明今改獿爲𢅥以正其字削去乃高反以正其音而正文注文乃各還其舊矣

卽

大氐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大氐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說非也卽猶或也或爲怪迂析辯詭辭也師古注不誤但未釋卽字耳卽與或古同義說見釋詞

哲民情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知讀如字宋祁曰司

馬溫公云哲當作晢晢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念孫案顏說是也吳祕注亦云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僞無不先知古書皆訓哲爲知不當改爲晢說見法言開明篇

漢書弟十三